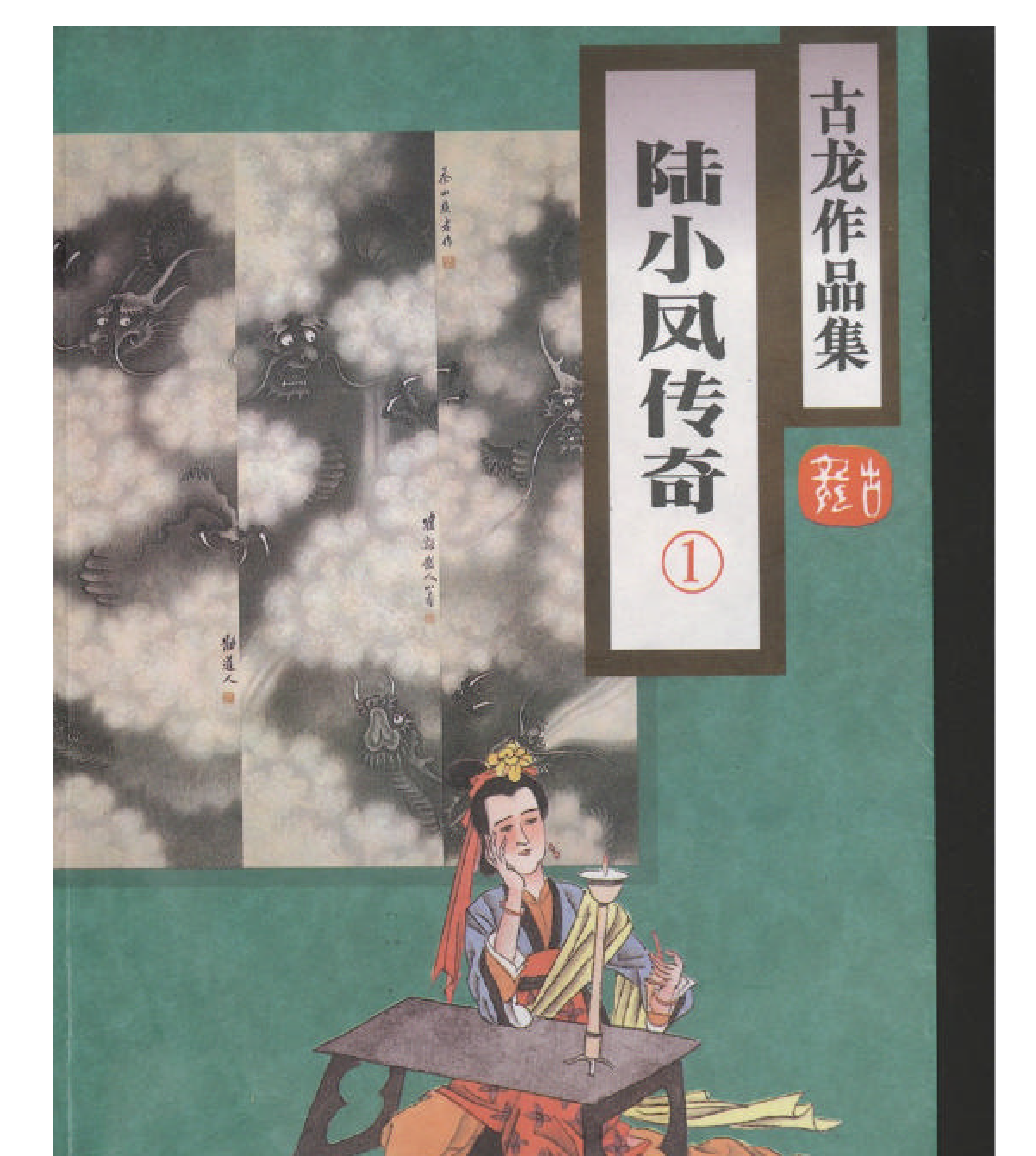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按济却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侠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已，以忘掉自已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侍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很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讨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鳞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足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与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己落入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己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

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弓》《游侠录》《剑容行》《月异星邪》《残多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洗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风》，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涉“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私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 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

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涎、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射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魏，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听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啊，而高手决战是不容

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一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则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 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 蕴深遂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时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逃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

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每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风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陆小凤是一个人。是一个绝对能令你永难忘怀的人。

在他充满传奇性的一生中，也不知遇见过多少怪人和怪事。也许比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听说过的都奇怪。

现在我想先介绍几个人给你，然后再开始说他们的故事。

（一）熊姥姥的糖炒栗子

月圆，雾浓。圆月在浓雾中，月色凄凉朦胧，变得令人的心都碎了。

但张放和他的伙伴们却并没有欣赏的意思，他们只是想无拘无束的随便走走。

现在他们刚交过一趟从远路保来的镖，而且刚喝过酒，多日来的紧张和劳苦都已结束。

他们觉得轻松极了，也愉快极了。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了熊姥姥。

熊姥姥就好像幽灵般忽然间就在浓雾里出现了。

她背上仿佛压着块看不见的大石头，压得她整个人都弯曲了起来，连腰都似已被压断。

她手里提着个很古的竹篮子，用一块很厚的棉布紧紧盖住。

“篮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在问。

现在他们的兴致都很高，无论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

“糖炒栗子。”熊姥姥满是皱纹的脸上已露出笑容：“又香又热的糖炒栗子，才十文钱一斤。”

“我们买五斤，一个人一斤。”

栗子果然还是热的，果然很甜很香。张放却只吃了一个。

他不喜欢吃栗子，而且他的酒也喝得太多，只吃了一个栗子，他已觉得胃里很不舒服，好像要呕吐。

他还没有吐出来，就发现他的伙伴们突然全都倒了下去，一倒下去，身子立刻抽紧，嘴角就像马一样喷出了白沫。

白沫忽然又变成了红的，变成了血！

那老太婆还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已变得说不出的诡秘可怕。

“糖炒栗子有毒！”张放咬着牙，想扑过去，但这时他竟也已忽然变得全没有半分力气。

他本想扼断这老太婆的咽喉，却扑倒在她脚下。

他忽然发现这老太婆藏在灰布长裙里的一双脚上，穿着的竟是双色彩鲜艳的绣花红鞋子。就好像新娘子穿的一样。

不过鞋面上绣的并不是鸳鸯，而是只猫头鹰。

猫头鹰的眼睛是绿的，好像正在瞪着张放，讥嘲着他的愚昧和无知。张放怔住。

熊姥姥吃吃的笑了，道：“原来这小伙子不老实，什么都不看，偏偏喜欢偷看女人的脚。”

张放这才勉强抬起头，嘎声问：“你跟我们究竟有什么仇恨。”

熊姥姥笑道：“傻小子，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你们，怎的会跟你们有仇恨？”

张放咬了咬牙，道：“那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熊姥姥淡淡道：“也不为什么，只不过为了我想杀人。”

她抬起头，望着浓雾里凄凉朦胧的圆月，慢慢的接着道：“每到月圆的时候，我就想杀人！”

张放看着她，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只恨不得一口咬在她咽喉上。

可是这老太婆忽然间就已在他眼前幽灵般消失，消失在浓雾里。夜雾凄迷，月更圆了。

（二）老实和尚

夕阳西下，秋风吹着蓑草，岸上渺无人迹，一只乌鸦远远的飞过来，落在岸旁系船的木桩上。

这里本就是个很荒凉的渡头，现在最后一班渡船已摇走。

摇船的艄公是个连胡子都已白了的老头子。

二十年来，他每天将这条破旧的渡船从对岸摇过来，再摇回去。

生命中能令他觉得欢乐的事已不多，已只剩下喝酒跟赌钱。

可是他发誓今天晚上绝不赌。因为船上有个和尚。

这和尚看样子虽然很规矩，很老实，但和尚就是和尚。

每次他只要看到和尚，就一定会连身上最后的一个铜板都输光。

老实和尚规规矩矩的坐在船上的角落里，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脚很赃。很赃的脚上，穿着双很破的草鞋。

别的人都坐得离他很远，好像生怕他身上的虱子会爬到自己身上来。

老实和尚也不敢去看别人，他不但老实，而且很害羞。

就连强盗跳上船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抬头去看一眼，只听见渡船上的人在惊呼，又听见四个人跳上船头的声音，然后就听见强盗们的厉喝声：“大爷们都是水蛇帮的好汉，一向只要钱，不要命，所以你们也不必害怕，只要把你们身上带着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就没事了。”

夕阳照着他们手里的刀，刀光在船舱里闪动。

船舱里的男人在发抖，女人在流泪，身上带的钱财越多抖得越厉害，泪也流得越多。

老实和尚还是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忽然他看到了另一双脚，一双穿着削尖大匝鞋的大脚，就站在他面前：“轮到你了，快拿出来。”

老实和尚好像根本就不懂他说的话，嗫嚅着道：“你要我拿什么？”

“只要是值钱的，全都拿出来！”

“可是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老实和尚的头垂得更低了。

他发现这人好像要抬起腿来踢他一脚，但却被另一人拉住：“算了吧，这邋遢和尚看来也不像有油水的样子，咱们还是扯呼了吧！”

扯呼的意思就是走。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做贼的人多多少少总是有点心虚的。

船上立刻就骚动了起来，有人在跺脚，有人在大骂，不但骂强盗，也骂和尚：“遇见了和尚，果然晦气！”

他们骂的时候并不怕被和尚听见，老实和尚也好像根本没有听见。

他还是垂着头，坐在那里，神情好像很不安，忽然跳起来，冲上船头。

船头上摆着块木板，本是船到岸时搭桥用的。

老实和尚抓起了这块木板，轻轻一拍，三寸厚的木板就碎成了五六块。船上的人立刻全都怔住。老实和尚将第一块木板抛出去，木板刚落在水面上，他的人已飞起，脚尖在这块木板上轻轻一点，第二块木板已跟着抛了出去。

他的人就好像忽然变成了只点水蜻蜓，在水面上接连四五个起落，已追上了那艘水蛇帮的快艇。

水蛇帮的强盗大爷们正在计算着他们今天的收获，忽然发现一个人飞仙般凌波而来，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上，竟是刚才那邋遢和尚。

这种轻功他们非但连看都没有看见过，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原来这和尚竟是真人不露相，等我们财物到手后，他再来架横梁。”

每个人的手里都捏着把冷汗，只希望这和尚也只要他们的钱，不要他们的命。

谁也想不到这和尚竟忽然在他们面前直挺挺的跪了下来，恭恭敬敬的说道：“我身上还有四两银子，本来是准备买件新衣服，买双新草鞋的，这已经犯了贪念。”

他已从身上将这锭银子掏出来，摆在他们脚下，接着道：“何况出家人本不该打诳语，我刚才却在大爷们面前说了谎，现在只求大爷们原谅，我回去后也一定会面壁思过，在我佛面前忏悔三个月。”

每个人全都怔住，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的。

老实和尚垂着头，道：“大爷们若是不肯原谅，我也只好在这里跪着不走了。”

又有谁愿意这么样一个人留在船上。

终于有个人鼓起勇气，道：“好，我……我们就……就原谅了你。”

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人说出来的，但是这个人说话的时候，连声音都变了。

老实和尚脸上立刻显露出欢喜之色，“咚、咚、咚”在甲板上磕了三个响头，慢慢的站起来，突然横身一掠四丈，又到了岸上，忽然就连人影都已看不见。

大家怔在船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一起看看这锭银子发怔。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个人长长吐出口气，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你们难道真的以为他是个和尚？”

“不是和尚是什么？”

“是个活菩萨，不折不扣的是个活菩萨。”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水蛇帮上上下下十八条好汉忽然全都死在他们的窝里。

每个人好像都死得很平静，既没有受伤，也没有中毒，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怎么死的。

（三）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他剑上的血。

盆里的水还是温的，还带着栀子花的香气。

西门吹雪刚洗过澡，洗过头，他已将全身上下每个部分都洗得彻底干净。

现在小红正在为他梳头束发，小翠和小玉正在为他修剪手脚上的指甲。

小云已为他准备了一套全新的衣裳，从内衣到袜子都是白的，雪一样白。

他们都是这城里的名妓，都很美，很年青，也很懂得伺候男人——用各种方法来伺候男人。

但西门吹雪却只选择了一种。他连碰都没有碰过她们。

他也已斋戒了三天。

因为他正准备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世上最神圣的事。

他要去杀一个人！这个人叫洪涛。

西门吹雪说不认得他，也没有见过他，西门吹雪要杀

他，只因为他杀了赵刚。

无论谁都知道赵刚是个很正直的，很够义气的人，也是条真正的好汉。

西门吹雪也知道，可是他也不认得赵刚，连见都没有见过赵刚。

他不远千里，在烈日下骑着马奔驰了三天，赶到这陌生的城市来，熏香沐浴，斋戒了三天，只不过是为了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复仇，去杀死另外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洪涛看着西门吹雪，他简直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样的人，会做这么样的事。

西门吹雪白衣如雪，静静的站在西门里，静静的在等着洪涛拔刀。

江湖中大部分人都知道洪涛叫“闪电刀”。他的刀若不是真的快如闪电，“一刀镇九州”赵刚也不会死在他的刀下！

洪涛杀赵刚，也正是为了“一刀镇九州”这五个字，五个字，一条命！

西门吹雪一共只说了四个字！

洪涛问他的来意时，他只说了两个字：“杀你！”

洪涛再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又说了两个字：“赵刚！”

洪涛问他：“阁下是赵刚的朋友？”他只摇了摇头。

洪涛又问：“阁下为了个不认得的人就不远千里赶来杀我？”

他只点了点头。

他是来杀人的，不是来说话的。

洪涛脸色已变了，他已认出了这个人，也听说过这个人的剑法和脾气。

西门吹雪的脾气很怪，剑法也同样怪。

他决心要杀一个人时，就已替自己准备了两条路走，只有两条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现在洪涛也已发现自己只剩下这两条路可走，他已别无选择的余地。

西风吹过长街，木叶萧萧落下。高墙内的庭园里，突然有一群昏鸦惊起，飞入了西天的晚霞里，洪涛突然拔刀，闪电般攻出八刀。

赵刚就是死在他这“玉连环闪电八刀”下的。

可惜他这“玉连环”也像世上所有其他的刀法一样，也有破绽。只有一点破绽。

所以西门吹雪刺出了一剑，一剑就已刺穿了洪涛的咽喉。

剑拔出来的时候，剑上还带着血。

西门吹雪轻轻的吹了吹，鲜血就一连串从剑尖上滴落，恰巧正落在一片黄叶上。

黄叶直被西风舞起时,西门吹雪的人已消失在残霞外,消失在西风里……

（四）花满楼

鲜花满楼，花满楼对鲜花总是有种强烈的热爱，正如他热爱所有的生命一样。

黄昏时，他总是喜欢坐在窗前的夕阳下，轻抚着情人嘴唇般柔软的花瓣，领略着情人呼吸般美妙的花香。现在正是黄昏，夕阳温暖，暮风轻柔。

小楼上和平而宁静，他独自坐在窗前，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上天赐给他如此美妙的生命，让他能享受如此美妙的人生。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很急促的脚步声 。

一个十七八岁的个姑娘，匆匆的奔上了楼，神情很惊慌，呼吸也很急促。

她并不能算太美，但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却非常灵活聪敏，只可惜现在她眼睛里也带着种说不出的惊慌和恐惧。花满楼转过身，面对着她。

他并不认得这个女孩子，但态度还是很温和，而且显得很关心：“ 姑娘莫非出了什么事？ ”

小姑娘喘息着，道：“ 后面有人在追我，我能不能在你这里躲一躲？ ”

“ 能！ ”花满楼的回答几乎完全没有考虑。

楼下没有人，大门总是开着，这小姑娘显然是在惊慌中无意闯进来的。

但就算是一匹负了伤的狼在躲避猎犬追逐时投奔到他这里来，他也同样会收容。

他的门永远开着，正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人到他这里来，他都同样欢迎。

小姑娘的眼睛四面转动着，好像正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花满楼柔声道：“ 你已用不着再躲，只要到了这里，你就已安全了。 ”

“ 真的？ ”小姑娘眨着大眼睛，仿佛还有点不信：“ 追我的那个人不但凶得很，而且还带着刀，随时都可能杀人的！ ”

花满楼笑了笑，道：“ 我保证他绝不会在我这里杀人。 ”

小姑娘还是在慌张，还准备问他：“ 为什么？ ”

可是她已没法子再问，追他的人已追到这里来，追上了楼。

他的身材很高大，上楼时的动作却很轻快。

他手里果然提着柄刀，眼睛里也带着种比刀还可怕的凶光，一看到小姑娘，就瞪起眼来厉声大喝：“ 这下子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

小姑娘正在往花满楼身后跑，花满楼正在微笑着，道：“ 她既已到了这里，就不必再跑了。 ”

提刀的大汉瞪了他一眼，发现他只不过是个很斯文，很秀气的年青人，立刻狞笑着道：“ 你知道老子是谁？敢来管老子的闲事？ ”

花满楼的态度还是同样的温和，道：“ 你是谁？ ”

大汉挺起了胸，道：“ 老子就是‘ 花刀太岁 ’崔一洞，老子给你一刀，你身上就多了一个洞！ ”

花满楼道：“ 抱歉得很，阁下这名字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身上也不必再增加别的洞了，无论大洞小洞我已都不想再要。 ”

小姑娘忍不住“ 噗哧 ”一声笑了！

崔一洞脸上都已变了颜色，突然狂吼：“ 你不想要也得要！ ”

他反手抖起了一个刀花，刀光闪动间，他的刀已向花满楼的胸膛上直刺了过来。

花满楼身子连动都没有动，只动了两根手指。

他突然伸出手，用两根手指一夹，就夹住了崔一洞的刀。
这柄刀好像立刻就在他手指间生了根。
崔一洞用尽了全力，竟还是没法子把这柄刀拔出来。他的冷汗都已流了出来。
花满楼还是在微笑着，柔声道：“这柄刀你若是肯留在这里，我一定代你好好保管，我这里大门总是开着的，你随时都可以来拿。”
崔一洞满头大汗，突然跺了跺脚，放开手里的刀，头也不回的冲下楼去，下楼时远比上楼时还要快得多。
小姑娘银铃般笑了起来，她看着花满楼时，显得又佩服，又惊异：“我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花满楼笑了笑，道：“不是我有本事，是他没本事！”
小姑娘道：“谁说他没本事？江湖中有好多人都打不过他，连我都打不过他。”
花满楼道：“你？”
小姑娘道：“我虽然打不过他，可是也有很多大男人打不过我，我就是江南的上官飞燕。”
她立刻又自己摇了摇头，叹着气道：“这名字你当然也不会听说过的！”
花满楼走过去，将手里的刀轻轻放在靠墙边桌子上，忽又回过头，问道：“他为什么要追你？”
上官飞燕咬着嘴唇，迟疑着，终于嫣然而笑，道：“因为我偷了他的东西。”
花满楼并没有觉得吃惊，反而又笑了。
上官飞燕抢着道：“我虽然是个小偷，但他却是个强盗，我从来也不偷好人的东西，我专偷强盗。”
她垂下头，用眼角偷偷的瞟着花满楼，又道：“我只希望你不要看不起我，不要讨厌我。”
花满楼微笑着，道：“我喜欢你，我喜欢说实话的人。”
上官飞燕眨着眼，道：“说实话的人可不可以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花满楼道：“当然可以。”
上官飞燕好像松了口气，嫣然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真怕你会把我赶出去。”
她走到窗口，深深的呼吸着，风中充满了花香。窗外暮色渐浓，屋子里已暗了下来。
上官飞燕轻轻叹了口气，道：“一天天过得真快，现在天又黑了。”
花满楼道：“嗯。”
上官飞燕道：“你为什么还不点灯？”
花满楼笑道：“抱歉得很，我忘了有客人在这里。”
上官飞燕道：“有客人在你才点灯！”
花满楼道：“嗯。”
上官飞燕道：“你自己晚上难道从来不点灯的？”
花满楼微笑道：“我用不着点灯。”
上官飞燕道：“为什么？”
她已转过身，看着花满楼，眼睛里充满了惊异之色。
花满楼的表情却还是很愉快，很平静，他慢慢的回答：“因为我是个瞎

子。”

暮色更浓了，风中仍充满了芬芳的花香。

但上官飞燕已完全感觉不到，她已完全怔住。

“我是个瞎子。”

这虽然只不过是很平凡的五个字，可是上官飞燕这一生中却从来也没有听见过比这五个字更令她惊奇的话。

她瞪着眼睛看着花满楼，就是这个人，他对人类和生命充满了热爱，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他随随便便伸出两根手指一夹，就能夹住别人全力砍过来的刀锋，他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这小楼上，非但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且随时都在准备帮助别人。

上官飞燕实在不能相信这个人竟会是个瞎子。她忍不住再问了句：“你真的是个瞎子？”

花满楼点点头，道：“我七岁的时候就瞎了。”

上官飞燕道：“可是你看来一点也不像。”

花满楼又笑了，道：“要什么样的人才像瞎子？”

上官飞燕说不出来。她看见过很多瞎子，总认为瞎了一定是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人，因为这多彩多姿的世界，对他们说来，已只剩下一片黑暗。

她虽然没有说出心里的话，但花满楼却显然已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微笑着又道：“我知道你一定认为瞎子绝不会过得像我这么样开心的。”

上官飞燕只有承认。

花满楼道：“其实做瞎子也没有不好，我虽然已看不见，却还是能听得到，感觉得到，有时甚至比别人还能享受更多乐趣。”

他脸上带着种幸福而满足的光辉，慢慢的接着道：“你有没有听见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你能不能感觉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你知不知道秋风中常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传过来的木叶清香？……”

上官飞燕静静地听着他说的话，就像是在倾听着一首轻柔美妙的歌曲。

花满楼道：“只要你肯去领略，就会发现人生本是多么可爱，每个季节里都有很多足以让你忘记所有烦恼的赏心乐事。”

上官飞燕闭上眼睛，忽然觉得风更轻柔，花也更香了。

花满楼道：“你能不能活得愉快，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个瞎子？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想快快乐乐的活下去。”

上官飞燕抬起头，在朦胧的暮色中，凝视着他平静而愉快的脸。

现在她眼睛里的表情已不再是惊异的怜悯，而是尊敬与感激。

她感激这个人，并不是为了他救了她，而是因为他已使得她看清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她尊敬这个人，也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是因为他这种伟大的看法与胸襟。

但她还是忍不住要问：“你家里已没有别的人？”

花满楼微笑道：“我的家是个很大的家族，家里有很多人，每个人都很健康，很快乐。”

上官飞燕道：“那你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里？”

花满楼道：“因为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一个人真正独立？因为我不愿别

人处处让着我，帮助我，我不愿别人把我当做个瞎子。”

上官飞燕道：“你……你在这里真的能一个人过得很好？”

花满楼道：“我在这地方已住了八个月，我从来也没有像这么样愉快过。”

上官飞燕轻轻叹息了一声，道：“但是除了冬天的雪，春天的花之外，你还有什么呢？”

花满楼道：“我有很充足的睡眠，有很好的胃口，有这间很舒服的屋子，有一把声音很好的古琴，这些本已足够，何况我还有个很好的朋友。”

上官飞燕道：“你的朋友是谁？”

花满楼脸上又发出了光，道：“他姓陆，叫陆小凤。”

他微笑着，又道：“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女人，他名字虽然叫小凤，但却是条不折不扣的男子汉。”

上官飞燕道：“陆小凤？……这名字我好像也听说过，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花满楼笑得更愉快：“他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永远再也不会忘记，他不但有两双眼睛和耳朵，有三只手，还长着四条眉毛。”

两双眼睛和耳朵，当然是说他能看见的和听见的都比别人多。

三只手也许是说他的手比任何人都快，都灵活。

但“四条眉毛”是什么意思呢？上官飞燕就实在不懂了。

她决心以后一定要想法子去看看这个有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最漂亮的老板娘

黄昏，黄昏后。这正是龙翔客栈最热闹的时候，楼下的饭厅里每张桌上都有客人，跑堂的伙计小北京忙得满头大汗，连嗓子都有点哑了。

楼上是四六二十四间客房，也已全都客满。

客人们大多数都是佩刀挂剑的江湖好汉，谁也不懂这平时很冷落的地方，怎么会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

突然间，蹄声急响，两匹快马竟从大门外直闯了进来。

健马惊嘶，满堂骚动，马上的两条青衣大汉却还是纹风不动的坐在雕鞍上。

一匹马的雕鞍旁挂着一副银光闪闪的双钩，马上人紫红的脸，满脸大胡子，眼睛就好像他的银钩一样，锋锐而有光。

他目光四面一闪，就盯在小北京脸上，沉声道：“ 人呢？ ”

小北京道：“ 还在楼上天字号房。 ”

紫面虬髯的大汉又问：“ 九姑娘在哪里？ ”

小北京道：“ 也还在楼上缠着他。 ”

紫面大汉不再说话，双腿一夹，缰绳一紧，这匹马就突又箭一般窜上楼去。

另一批马上的人动作也不慢。这人左耳缺了半边，脸上一条刀疤从左耳角直划到右嘴角，使得他铁青的脸看来更狰狞可怖。

马一冲上楼，他的人已离鞍而起，凌空倒翻了两个跟头，突然飞起一脚，“ 砰 ”的，已踢开了楼梯口旁天字号房的门。

他的人扑进去时，手里已多了对百练精钢打成的判官笔。

然后他就突然怔住，房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

一个完全赤裸着的女人，雪白的皮肤，丰满的脸膛，修长结实的腿。

这本是个任何男人一看见她就会联想到床的女人，但现在却在屋顶上。

屋梁很高，她就四平八稳的坐在上面，表情却急躁得像是条蹲在发烫的白铁皮屋顶上叫春的猫。她没有叫，只不过因为她的嘴已被塞住。

紫面大汉手里的马鞭一挥，鞭梢已灵蛇般将她嘴里含着的一快红丝巾卷了出来。

刀疤大汉已在问：“ 人呢？ ”

屋梁上的女人喘了几口气，才回答：“ 走了，他好像早就已发现我是什么人。 ”

刀疤大汉立刻追问：“ 在哪边走的？ ”

屋梁上的女人道：“ 听他的马蹄声，是往北边黄石镇那方面去的。 ”

她急着又道：“ 你们先把我弄下去，我跟你们一起去追。 ”

刀疤大汉冷冷道：“ 又没人拉着你，你自己难道不会下来？ ”

这句活没说完，他的人又已凌空翻起。

屋梁上的女人更急，大叫道：“ 我下不去，那小王八蛋点了我腿上的穴道。 ”

但这时两条大汉都已掠出窗外，下面竟已有人早就准备好另外两匹健马，勒住缰绳在等着。

他们的人一落到马鞍上，两匹马立刻就又箭一般向北面窜了过去。

屋梁上的女人听到这一阵马蹄声，气得连嘴唇都白了，用力打着屋梁，

恨恨道：”王八蛋，一个个全他妈的都是王八蛋……”

门是开着的，她看着自己赤裸裸的腿，咬着嘴唇道：“这次占便宜的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

“是我这个王八蛋。”小北京正笑嘻嘻的走了进来，也眯着眼睛在看着她那双又白又结实的长腿。然后门就被关了起来。

黄石镇是个大镇。这条街本来是条很繁荣热闹的街。

但现在夜已深，新月如钩，淡淡的照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那两骑快马急驰而来时，街上已看不见什么人。

刀疤大汉勒马四顾．沉声道：“你想他会不会在这镇上留一宵？”

紫面大汉道：“会。”

“他”也是个人，晚上他要睡觉的，只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睡觉有个毛病。

刀疤大汉道：“他若已留下来，留在哪里？”

紫面大汉想也不想，道：“迎春阁。”

迎春阁是这里漂亮女人最多的地方。“他”睡觉绝不能没有女人，这就是他的毛病。

每个人岂非都多多少少有点毛病？

迎春阁大门口的灯笼还亮着，绯色的灯光，正在引诱着人们到这里来享受一个绯色的晚上。

门半掩。紫面大汉手提缰绳，“的卢”一声，健马就直闯了进去。

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打瞌睡。

紫面大汉手里的马鞭忽然已绕上了他的脖子，厉声道：“今天晚上这里有没有一个穿着大红披风的年青人来过？”

这人已被鞭梢勒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只能不停的点头。

紫面大汉终于放过了他，道：“他还在不在？”

这人喘着气，又点了点头。

紫面大汉道：“在哪里？”

这人道：“他刚才还在桃花厅跟四个人喝酒，四个人轮流灌他，总算把他灌醉了！”

刀疤大汉动容道：“四个什么样的人？”

这人道：“四个看样子很凶的人，但是对他倒还很客气！”

刀疤大汉道：“他们的人呢？”

这人道：“见他们送他回房去的，直到现在，还留在他房里！”

紫面大汉已勒转马头，冲入了左面一片桃花林。桃花林里的桃花厅灯还亮着。

桃花厅里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三四个酒坛子都已空了。

刀疤大汉凌空翻身，一个箭步窜了进去，一脚踢开了厅后的门。他又怔住。

房里只有四个人，四个人一排，直挺挺的跪在门口，本来已经苍白得全无血色的脸，看见这刀疤大汉，突然一下子涨得通红。

四个人身上穿的衣裳都很华丽，看来平常一定都是气派很大的人，但现在四个人的脸上却已都被人画得一塌糊涂。

第一个人额头上被人画了个乌龟，脸上还配了四个字：

“我是乌龟。”

第二个人额头上画的是只王八：“我是王八。”

第三个人：“我是活猪。”

第四个人：“我是土狗。”

刀疤大汉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脸上的画和字，突然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连腰都弯了下去，好像这一辈子从来也没看过这么好笑的。

四个人咬着牙，狠狠的瞪着他，看他们眼睛里那种愤恨怨毒之色，就像是恨不得跳起来一口把他咬死。

但四个人都还是全直挺挺的跪在那里，非但跳不起来，连动都动不了。

刀疤大汉狂笑道：“威风凛凛的江东四杰，几时变成乌龟王八，活猪土狗的？这倒真是怪事。”

紫面大汉已大笑着冲出去，拍手大呼道：“欢迎大家来参观参观大名鼎鼎的江东四杰现在的威风，无论谁进来看一眼，我都给他十两银子。”

跪在地上的四个人，四张脸突又变得白里透青，冷汗雨点般落了下来。

刀疤大汉笑道：“那小子虽然也是个王八蛋，但倒真是个好样的王八蛋。”

紫面大汉道：“咱们这一趟走的倒还不冤枉。”

两个人的笑声突然停顿，因为他们又看见外面有个人垂着头走了进来。

一个最多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虽然打扮得满头珠翠，满脸脂粉，但还是掩不住她脸上那种又可怜，又可爱的孩子气。

她垂着头，轻轻问：“两位是不是来找陆大少爷的？”

刀疤大汉沉下了脸，道：“你怎么知道！”

这个小姑娘嗫嚅着，道：“刚才陆大少爷好像已快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刚好坐在他旁边，就偷偷的替他喝了两杯酒！”

刀疤大汉冷笑，道：“看来他在女人堆里人缘倒真不错！”

小姑娘涨红了脸，道：“谁知道！后来他忽然又清醒了，说我的心还不错，所以就送给我一样东西，叫我卖给你们。”

紫面大汉立刻追问：“他送你的是什么？”

小姑娘道：“是……是一句话。”

紫面大汉皱了皱眉，道：“一句话？一句什么话？”

小姑娘道：“他说这句话至少要值三百两银子，连一文都不能少，他还说，一定要两位先付过银子，我才能把这句话说出来。”

她自己似乎也觉得这件事很荒唐。话没说完，脸更红了。

谁知紫面大汉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立刻就拿出三张一百两的银票，抛在这小姑娘面前的桌子上，道：“好，我买你这句话。”

小姑娘张大了眼睛，看着这三张银票，简直不能相信天下竟真有这么荒唐的人，竟真的肯拿三百两银子买一句话。

紫面大汉道：“你过来，在我耳朵旁边轻轻的说，千万不能让里面那四个畜生听见，”

小姑娘迟疑着，终于走过去，在他耳畔轻轻道：“他说的这句话只有八个字：“要找我，先找老板娘。”

紫面大汉皱起了眉，他实在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世上的老板娘也不知有多少，每家店铺里都有个老板娘。这叫他怎么去找。

小姑娘忽然又道：“他还说，你若是听不懂这句话，他还可以另外奉送一句，他说这老板娘是天下最漂亮的一个。”

紫面大汉又怔了怔，什么话都不再问，向他的伙伴一招手，就大步走了

出去。

刀疤大汉已跟着走出来，突又转身，拿起个空酒坛，随手一抛。

这空酒坛就恰巧落在第二个人头上，酒坛子是绿的。

刀疤大汉大笑，道：“ 这才真正像是不折不扣的活王八。 ”

世上漂亮的老板娘也不少，最漂亮的一个是谁呢？

刀疤大汉皱着眉道：“ 这小子难道要我们一家家店铺去找，把店里的老板娘全都找出来，一个个的看。 ”

紫面大汉道：“ 不必。 ”

刀疤大汉道：“ 你难道还有别的法子？ ”

紫面大汉沉吟着，道：“ 也许我已猜出了这句话的意思。 ”

刀疤大汉道：“ 他是什么意思？ ”

紫面大汉忽然笑了笑，道：“ 你难道忘了朱停的外号叫什么？ ”

刀疤大汉又大笑，道：“ 看来我也该弄个酒坛子给他戴上朱停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生意，也没有开过店。

他认为无论做什么生意，开什么店，都难免有蚀本的时候。他绝不能冒这个险。

其实他不做生意还有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只因他从来也没有过做生意的本钱。但他的外号却叫“ 老板 ”。

朱停是个很懂得享受的人，而且对什么事都很看得开，这两种原因加起来，就使得他身上的肉也一天天增加了起来。

胖的人看来总是很有福气的样子，有福气的人才能做老板，所以很多人都叫他老板。

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很有福气的人。

他自己的长相虽然不敢恭维，却有个非常美的老婆，他这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做过一样正经事，却总是能住最舒服的房子，穿最讲究的衣服，喝最好的酒。

他还有件很自傲的事——他总认为自己比陆小凤还懒。

你只要一看见他坐到那张宽大而舒服的太师椅上，世上就很少还有什么事能让他站起来。

因为他无论要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先“ 停 ”下来想一想。

只要想开了，世上也就没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了。

到现在他日子还能过得很舒服，只因为他有双非常灵巧的手，能够做出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只要你能想得出的东西，他就能做得出。

有一次他跟别人打赌，说他能做出一个会走路的木头人来。

结果他赢了五十桌上好的燕翅席，外加五十坛陈年的好酒。这使得他身上的肉至少又增加了五斤。现在他正在研究，怎么样才能做得出一个能把人带上天去的大风筝。

以前他曾经想到地底下去看看，现在他却想上天。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外面的蹄声马嘶，然后就看见了那两条青衣大汉。

这一次那刀疤大汉没有踢门，因为门本来就是开着的。

他一冲进来，就瞪起了眼，厉声道：“ 老板娘呢？ ”

朱停淡淡道：“ 你要找老板娘，就应该到对面的杂货铺去，那里才有老板娘。 ”

刀疤大汉道：“ 这里也有，你叫老板，你的老婆就是老板娘。 ”

朱停笑了，道：“ 这里的老板娘若知道有青衣楼的人特地来找她，一定也会觉得很荣幸。 ”他认得这两个人。

“ 青衣楼 ”并不是一座楼，青衣楼，有一百零八座，每楼都有一百零八个人，加起来就变成个势力极庞大的组织。

他们不但人多势大，而且组织严密，所以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就很少有做不成的。

这两个人都是青衣楼第一楼上有画像的人。

谁也不知道青衣楼第一楼在哪里，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那一百零八张画像。

但无论谁都知道，能够在那里有画像的人，就已经能够在江湖上横冲直闯了。

有刀疤大汉叫“ 铁面判官 ”——据说别人一刀砍在他脸上时，连刀锋都砍得缺了个口，“ 铁面 ”这两个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另外的一个叫“ 勾魂手 ”，他的一双银钩也的确勾过很多人的魂。

朱停淡淡的接着道：“ 只可惜她现在有很要紧的事，恐怕没空见你们。 ”

铁面判官道：“ 什么要紧的事？ ”

朱停道：“ 她正在和朋友喝酒，陪朋友喝酒岂非正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 ”

铁面判官道：“ 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姓陆？ ”

朱停忽然沉下了脸，道：“ 你最好听清楚些，姓陆的只不过是她的朋友，不是我的。 ”

铁面判官道：“ 他们在哪里喝酒？ ”

朱停道：“ 好像是在那小子住的那家青云客栈里。 ”

铁面判官看着他，上上下下的看了几眼，面上忽然露出一丝恶毒的微笑，道：“ 你老婆在客栈里陪一个有名的大色鬼喝酒，你居然还能在这里坐得住？ ”

朱停淡淡道：“ 小孩要撒尿，老婆要偷人，本就是谁也管不了的，我坐不住又能怎么样？上房去翻跟头？滚在地上爬？ ”

铁面判官大笑，道：“ 你这人倒真看得开，我佩服你。 ”

他常常大笑，只因他自己知道笑起来比不笑时更可怕——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刀疤就突然扭曲，看来简直比破庙里的恶鬼还狰狞诡秘。

朱停一直在看着他，道：“ 你有没有老婆？ ”

铁面判官道：“ 没有。 ”

朱停笑了笑，悠然道：“ 你若也有个像我这样的漂亮老婆，你也会看得开了。 ”

陆小凤躺在床上，胸口上放着满满的一大杯酒。

酒没有溅出来，只因为他躺在那里，连一动都没有动，看起来几乎已像是个死人。连眼睛都始终没有张开来过。他的眉很浓，睫毛很长，嘴上留着两撇胡子，修剪得很整齐。

老板娘就坐在对面，看着他的胡子。

她的确是个非常美的女人，弯弯的眉，大大的眼睛，嘴唇玲珑而丰满，看来就像是个熟透了的水蜜桃，无论谁看见都忍不住想咬一口的。

但是她身上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她这张脸，也不是她的身材，而是她那种成熟的风韵。

只要是男人，就会对她这种女人有兴趣。
但现在她却好像对陆小凤这两撇胡子很有兴趣，她已看了很久，忽然吃吃的笑了，道：“ 你这两撇胡子看来真的跟眉毛完全一模一样，难怪别人说你是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
她笑得如花枝招展，又道：“ 没看见过你的人，一定想不到你还有两条眉毛是长在嘴上的。 ”
陆小凤还是没有动，忽然深深的吸了口气，胸膛上的酒杯立刻被他吸了过去，杯子里满满的一杯酒竟也立刻被他吸进了嘴，“ 咕嘟 ”一声，就到了肚子里。
他再吐出口气，酒杯立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老板娘又笑了，道：“ 你这是在喝酒，还是在变戏法？ ”
陆小凤还是闭着眼睛，不开口，只伸手来指了指胸口上的空杯子。
老板娘就只好又替他倒了杯酒，忍不住道：“ 喂，你叫我来陪你喝酒，为什么又一直像死人一样躺着，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
陆小凤终于道：“ 我不敢看你。 ”
老板娘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我怕你勾引我！ ”
老板娘咬着嘴唇，道：“ 你故意要很多人认为我跟你有点不清不白的，却又怕我勾引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
陆小凤道：“ 为了你老公！ ”
老板娘道：“ 为了他？你难道认为他喜欢当活王八？ ”
陆小凤道：“ 活王八总比死王八好！ ”
他不让老板娘开口，接着又道：“ 干他这行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人一刀砍下脑袋来的，他认得的人太多，知道的秘密也太多！ ”
老板娘也不能不承认，朱停的确替很多人做过很多又秘密，又奇怪的东西！
那些人虽然都相信他的嘴很稳，但死人的嘴岂非更稳？
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这种事，那些人本就是随时都能做得出的。
陆小凤道：“ 他死了之后，你若能为他守一年寡，我就不信！ ”
老板娘扬起了眉，冷笑道：“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潘金莲？ ”
陆小凤悠然道：“ 只可惜就算你是潘金莲，我也不是西门庆！ ”
老板娘瞪着他，突然站起来，扭头就走。陆小凤还是动也不动的躺着，连一点拉住她的意思都没有。
但老板娘刚走出门，突又冲了回来，站在床头，手叉腰，冷笑道：“ 你难道以为我真不懂你的意思，难道以为我是个呆子？ ”
陆小凤道：“ 你不是？ ”
老板娘大声道：“ 你跟他闹翻了，却又怕他被别人毒死，所以才故意让别人认为我跟你好为了要表示清白，为了不想做寡妇，当然就会求你保护他，有了你保护他，别人就真要杀他，也不得不多考虑考虑了！ ”
她的火气更大，声音也更大，接着道：“ 可是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我为什么要不明不白的背上这口黑锅？ ”
陆小凤道：“ 为了你老公！ ”
老板娘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女人为了自己的丈夫牺牲一点，岂非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陆小凤淡淡道：“ 所以只要你老公相信你，别人的想法，你根本就不必去管它！”

老板娘咬着唇，发了半天怔，忍不住道：“ 你认为他会相信我？”

陆小凤道：“ 他不笨！”

老板娘瞪着他，道：“ 但他是不是也一样信任你呢？”

陆小凤懒洋洋的叹了口气，道：“ 这句话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他又吸了口气，将胸口的一杯酒喝下去，喃喃道：“ 青衣楼的人若是也不太笨，现在想必已经快到了，你还是快去吧！”

老板娘眼睛里又露出关切之色，道：“ 他们真的要找你，找你干什么？”

陆小凤淡淡道：“ 这也正是我想问他们的，否则我也不会让他们找来了！”

朱停坐在他那张太师椅里，痴痴的发呆，心里又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就是这么样想出来的。

老板娘施施然走了进来，用两根手指头拈着块小手帕，扭动着腰枝，在他面前走了两遍。朱停好像没看见。

老板娘忍不住道：“ 我回来了！”

朱停道：“ 我也看见了！”

老板娘脸上故意作出很神秘的样子，道：“ 我刚才跟小凤在他房里喝了许多酒，现在头还是有点晕晕的！”

朱停道：“ 我知道！”

老板娘眼珠子转动着，道：“ 但我们除了喝酒之外，并没做别的事！”

朱停道：“ 我知道！”

老板娘忽然叫了起来，道：“ 你知道个屁！”

朱停淡淡道：“ 屁我倒不知道！”

老板娘的火气又大了起来，大声道：“ 我跟别的男人在他房里喝酒喝了半天，你非但一点也不吃醋，还在这里想什么糊涂心思？”

朱停道：“ 就因为我没有想糊涂心思，所以我才不吃醋！”

老板娘的手又叉起了腰，道：“ 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一个象我这样的女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难道真的会一直都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喝酒？”

她冷笑着，又道：“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是个圣人？是柳下惠？”

朱停笑了，道：“ 我知道他是个大混蛋，可是我信任他！”

老板娘火气更大，道：“ 你不吃醋，只因为你信任他，并不是因为信任我？”

朱停道：“ 我当然也信任你！”

老板娘道：“ 可是你更信任他！”

朱停道：“ 真忘记我们是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已认得了！”

老板娘冷笑道：“ 你们既然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为什么现在忽然变得像仇人一样，连话都不说一句！”

朱停淡淡道：“ 因为他是个大混蛋，我也是个大混蛋！”

老板娘看着他，终于忍不住“ 噗哧”一声笑了，摇着头笑道：“ 你们这两个大混蛋做的事，我非但连一点都不懂，而且简直越来越糊涂。”

朱停道：“ 大混蛋做的事，你当然不懂，你又不是大混蛋！”

老板娘嫣然道：“ 你总算说了句人话！”

朱停笑了笑，悠然道：“ 你最多也只不过是个小混蛋而已，很小很小的一个小混蛋！”

陆小凤还是闭着眼睛，躺在那里，胸膛上还是摆着满满的一杯酒。”

这杯酒是老板娘临走时替他加满的。他自己当然不会为了要倒一杯酒就站起来。

这张床又软又舒服，现在能要他从床上下来的人，天下只怕也没有几个人。

他的红披风就挂在床头的衣架上。也不知为了什么，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要带着这么样一件红披风。

只要看见这件红披风，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必定也在附近。

铁面判官和勾魂手现在已看到了这件红披风，从窗口看见的。

然后他们的人就从窗口直窜了进来，一下子就窜到床头，瞪着床上的陆小凤。

陆小凤还是像个死人般躺在那里，连一点反应也没有，甚至好像连呼吸都没有呼吸。

铁面判官厉声道："你就是陆小凤？"还是没有反应。

勾魂手皱了皱眉，冷冷道："这人莫非已死了！"

铁面判官冷笑道："很可能，这种人本来就活不长的！"

陆小凤忽然张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却又立刻闭上，喃喃道："奇怪，我刚才好像看见屋子里有两个人似的！"

铁面判官大声道："这里本来就有两个人！"

陆小凤道："屋子里如真的有人进来，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听见敲门的声音？"

勾魂手道："因为我们没有敲门。"

陆小凤又张开眼看了看他们，只看了一眼，忽然问道："你们真的是人？"

铁面判官怒道："不是人难道是活鬼？"

陆小凤道："我不信。"

勾魂手道："什么事你不信？"

陆小凤淡淡道："只要是个人，到我房里来的时候都会先敲门的，只有野狗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从窗口跳进来！"

勾魂手的脸色变了，突然一鞭子向他抽了下去。他不但是关内擅使双钩的四大高手之一，在这条用蛇皮绞成的鞭子上，也有很深的功夫。

据说他可以一鞭子打碎摆在三块豆腐上的核桃。

陆小凤的人当然比核桃大得多，而且就像是死人般躺在他面前，这一鞭子抽下去，当然是十拿九稳的。

谁知陆小凤突然伸出了手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捏，就好像老叫化子捏臭虫一样，一下子就把他灵蛇般的鞭梢捏住。

这一手不是花满楼教他的，是他教花满楼的。

勾魂手现在的表情，也就像崔一洞的刀锋被捏住时一样，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红。

他用尽全身力气，还是没法子把这条鞭子从陆小凤两根手指中里抽出来。

陆小凤却还是舒舒服服的躺在那里，胸膛上满满的一杯酒，连半滴都没有溅出来。

铁面判官在旁边看着，眼睛里也露出了很吃惊的表情，忽然大笑，道："好，好功夫，陆小凤果然是名不虚传。"

勾魂手也忽然大笑着放下手里的鞭子，道：“我这下子总算试出这个陆小凤是不是真的陆小凤了！”

铁面判官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江湖上的冒牌货也 一天比一天多了，陆朋友想必不会怪我们失礼的。”

两个人一搭一挡，替自己找台阶下，陆小凤却好像又已睡着。

勾魂手渐渐又有点笑不出了，轻咳了两声，道：“陆朋友

当然也早已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他好像在提醒陆小凤，莫忘记了“青衣楼”是任何人都惹不起的。

铁面判官道：“我们这次只不过是奉命而来，请陆朋友劳驾跟我们回去一趟，我们非但管接管送，而且保证绝不动陆朋友一根毫发。”

陆小凤终于懒洋洋的叹了口气，道：“我跟你们回去干什么？你们的老板娘又不肯陪我睡觉！”

铁面判官的脸沉了下来，冷冷道：“我们那里没有老板，这里有！”

陆小凤也沉下了脸，道：“你们既然已知道这件事，就该赶快回去告诉你们楼上那姓卫的，叫他最好不要来动朱停，否则我把一把火烧光你们一百零八座青衣楼！”

铁面判官冷笑道：“我们若杀了朱停，岂非对你也有好处？”

陆小凤淡淡道：“你们难道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一向不喜欢寡妇。”

铁面判官道：“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去走一趟，我就保证绝不让老板娘做寡妇。”

他这句话刚说完，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

不是外面有人在敲门，敲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进了这屋子。他也并不是用手敲门的，因为他没有手。

又是黄昏。

夕阳从窗外照进来，恰巧照在敲门的这个人脸上。那根本已不能算是一张脸。

这张脸左面已被人削去了一半，伤口现在已干瘪收缩，把他的鼻子和眼睛都歪歪斜斜的扯了过来——不是一个鼻子，是半个，也不是一双眼睛，是一只。

他的右眼已只剩下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额角上被人用刀锋划了个大“十”字，一双手也被齐腕砍断了，现在右腕上装着个寒光闪闪的铁钩，左腕上装着的却是个比人头还大的铁球。

铁面判官和这个人一比，简直就变成了个英俊潇洒的小白脸。

现在他就站在门里面，用右腕上的铁钩轻轻敲门，冷冷说：“我是人，不是野狗，我到别人房里来的时候，总是要敲门的！”

他一说话，被人削掉了的那半边脸，就不停的抽动，又好像是在哭，又好像是在笑。

看到了这个人，连铁面判官都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他居然没有发觉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勾魂手已后退了两步，失声道：“柳余恨？”

这人喉咙里发出一连串刀刮铁锈般轻涩的笑声，道：“想不到这世上居然还有人认得我，难得，难得！”

铁面判官也已惊然动容，道：“你就是那个‘玉面郎君’柳余恨？”

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叫“玉面郎君”？

这人却点点头，黯然神伤，道：“多情自古空余恨，往事如烟不堪提，现在‘玉面郎君’早已死了，只可恨柳余恨还活着。”

铁面判官变色道：“你……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似乎对这人有种说不出的畏惧，竟使说话的声音都变柳余恨冷冷道：“十年前柳余恨也就已想死了，无奈偏偏直到现在还活着，我此来但求一死而已。”

铁面判官道：“我为什么要你死？”

柳余恨道：“因为你若不要我死，我就要你死……”

铁面判官怔住。勾魂手的脸色也已发青。

就在这时候，他们又听见一阵敲门声。

这次敲门的人是在外面，但忽然间就已走了进来，没有开门就走了进来。

这扇用厚木板做成的门，在他面前，竟像是变成了张薄纸！

他既没有用东西撞，也没有用脚踢，随随便便的往前面走过来，前面的门就突然粉碎。

可是看起来他却连一点强横的样子也没有，竟像是个很斯文，很秀气的文弱书生，一张白白净净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现在他正微笑着道：“我也是人，我也敲门。”

铁面判官忽然发现他就算在笑的时候，眼睛里也带着种刀锋般的杀气。

勾魂手已又后退了两步，失声道：“萧秋雨！”

这人微笑道：“好，阁下果然有见识，有眼力。”

铁面判官又不禁悚然动容，道：“莫非是‘断肠剑客’萧秋雨？”

这人点点头，长叹道：“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每到杀人时，我总是难免要发愁的！”

铁面判官忍不住问道：“发什么愁？”

萧秋雨淡淡道：“现在我正在发愁的是，不知道是我来杀你，还是让柳兄来杀你？”

铁面判官突又大笑，但笑声却似已被梗在喉咙里，连他自己听来都有点像是在哭。

勾魂手更已手足失措，不停的东张西望，好像想找一条出路。

突听一人笑道：“你在找什么？是不是在找你的那对银钩？”

这人就站在窗口，黑黑瘦瘦的脸，长得又矮又小，却留着满脸火焰般的大胡子，手里拿着对铁钩，正是勾魂手的。

他微笑着，又道：“银钩我已经替你带来了，拿去！”

“去”字出口，他的手轻轻一挥，这双银钩就慢慢的向勾魂手飞了过去，慢得出奇，就好像有双看不见的手在下面托着似的。

这人连铁面判官都认得。已失声道：“千里独行独孤方？”

独孤方淡淡道：“我不杀野狗，我只看别人杀。”

他索性搬了张椅子坐下来，就坐在窗口。窗外暮色更浓。

陆小凤却还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这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好像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柳余恨，萧秋雨，独孤方，这三个人他也知道。

江湖中不知道这三个人的只怕还很少，可是现在能让陆小凤从床上下来的人更少。他好像已经准备在这张床上赖定独孤方，萧秋雨，柳余恨，这三个人就算不是江湖中最孤僻的，最古怪的人，也已差不了许多。但现在他们

都居然凑到了一起，而且忽然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呢？
勾魂手的脸虽已发青，却还是冷笑道：“青衣楼跟三位素无过节，三位今天为什么找到我们兄弟头上来？”
萧秋雨道：“因为我高兴！”
他微笑着，又道：“我一向高兴杀谁就杀谁，今天我高兴 杀你们，所以就来杀你们！”勾魂手看了铁面判官一眼，缓缓道：“你若不高兴呢？”
萧秋雨道：“我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算跪下来求我杀你，我也懒得动手的！”
勾魂手叹了口气，就在他叹气的时候，铁面判官已凌空翻身，手里已拿出了他那双黑铁判官笔，扑过去急点柳余恨的天突、迎香，两处大穴。
他用的招式并不花俏，但却非常准确、迅速、有效！
但柳余恨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这双判官笔！
他反而踏上一步，只听“叭”的一声，一双判官笔已同时刺入了他的肩头和胸膛。
可是他左腕的铁球也已重重的打在铁面判官的脸上。铁面判官的脸突然就开了花。
他连呼声都没有发出来，就仰面倒了下去，但柳余恨右腕的铁钩却已将他的身子勾住。
一双判官笔还留在柳余恨的血肉里，虽然没有点到他的大穴，但刺得很深。
柳余恨却好像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冷冷的看着铁面判官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忽然冷冷道：“这张脸原来并不是铁的！”
铁钩一扬，铁面判官已从窗口飞了出去，去见真的判官了。
就在这时，勾魂手的那对银钩也飞了起来，飞出了窗外。
他的人却还留在屋子时，面如死灰，双手下垂，两条手臂上的关节处都在流着血。
萧秋雨手里的一柄短剑上也在滴血。
他微笑着，看着勾魂手，道：“看来你双手以后再也勾不走任何人的魂了！”
勾魂手咬着牙，牙齿还是在不停的“格格”作响，忽然大吼道：“你为什么还不杀了我！”
萧秋雨淡淡道：“因为现在我又不高兴杀你了，现在我要你回去告诉你们楼上的人，这两个月最好乖乖的待在楼上不要下来，否则他恐怕就很难再活着上楼去。”
勾魂手脸色又变了变，一句话都不再说，扭头就往门外去。
谁知独孤方忽然又出现在他面前，冷冷道：“你从窗口进来的，最好还是从窗口出去！”
勾魂手狠狠的看着他，终于跺跺脚——从窗口进来的两个人，果然又全部都从窗口出去了！
柳余恨正痴痴的注视着窗外已渐渐深沉的夜色，那双判官笔还留在他身上。
萧秋雨走过去，轻轻的为他拔了下来，看着从他胸膛里流出来的血，冷酷的眼睛里竟似露出了一种惋惜之色！
柳余恨突然长长叹息，道：“可惜……可惜……”

萧秋雨道：“可惜这次你又没有死？”

柳余恨不再开口！

萧秋雨也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你这又是何苦？

独孤方突也叹息着道：“你断的是别人的肠，他断的却是自己的！”

屋子里已死了一个人，打得一塌糊涂，陆小凤还是死人不管，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

更奇怪的是，这三个人居然也好像没有看见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床上还躺着个人。

屋子里也暗了下来。他们静静的站在黑暗里，谁也不再开口，可是谁也不走。

就在这时，晚风中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声，美妙如仙乐。

独孤方精神仿佛一振，沉声道：“来了！”

是什么人来了？是什么人奏出的乐声如此美妙？

陆小凤也在听，这种乐声无论谁都忍不住要听的。

他忽然发现这本来充满血腥气的屋子，竟然变得充满了香气。

比花香更香的香气，从风中吹来，随着乐声传来，一转眼天地间仿佛就都已充满着这种奇妙的香气。

然后这间暗的屋子也突然亮了起来。

陆小凤终于忍不住张开了眼睛，忽然发觉满屋子鲜花飞舞。

各式各样的鲜花从窗外飘进来，从门外飘进来，然后再轻轻的飘落在地上。

地上仿佛忽然铺起了一张用鲜花织成的毯子，直铺到门外。

一个人正慢慢的从门外走了进来。

陆小凤看见过很多女人，有的很丑，也有的很美。但他却从未看见过这么美的女人。

她身上穿着件纯黑的柔软丝袍，长长的拖在地上，拖在鲜花之上。

她漆黑的头发披散在双肩，脸色却是苍白的，脸上一双漆黑的眸子也黑得发亮。

没有别的装饰，也没有别的颜色。

她就这样静静的站在鲜花上，地上五彩缤纷的花朵，竟似已忽然失去了颜色。

这种美已不是人世间的美，已显得超凡脱俗，显得不可思议。

柳余恨、萧秋雨、独孤方都已悄悄走到墙角，神情都仿佛显得很恭敬。

陆小凤的呼吸好像已经快停止了。但他还是没有站起来。

黑衣少女静静的凝视着他，一双眸子清澈得就像是春日清晨玫瑰上的露水。

她的声音也轻柔得像是风，黄昏时吹动远山上池水的春风。

谁知独孤方忽然又出现在他面前，冷冷道：“你从窗口进来的，最好还是从窗口出去！”

勾魂手狠狠的看着他，终于跺跺脚——从窗口进来的两个人，果然又全部都从窗口出去了！

柳余恨正痴痴的注视着窗外已渐渐深沉的夜色，那双判官笔还留在他身上。

萧秋雨走过去，轻轻的为他拔了下来，看着从他胸膛里流出来的血，冷

酷的眼睛里竟似露出了一种惋惜之色！

柳余恨突然长长叹息，道：“ 可惜……可惜…… ”

萧秋雨道：“ 可惜这次你又没有死？ ”

柳余恨不再开口！

萧秋雨也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 你这又是何苦？

独孤方突也叹息着道：“ 你断的是别人的肠，他断的却是自己的！ ”

屋子里已死了一个人，打得一塌糊涂，陆小凤还是死人不管，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

更奇怪的是，这三个人居然也好像没有看见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床上还躺着个人。

屋子里也暗了下来。他们静静的站在黑暗里，谁也不再开口，可是谁也不走。

就在这时，晚风中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声，美妙如仙独孤方精神仿佛一振，沉声道：“ 来了！ ”

是什么人来了？是什么人奏出的乐声如此美妙？

陆小凤也在听，这种乐声无论谁都忍不住要听的。

他忽然发现这本来充满血腥气的屋子，竟然变得充满了香气。

第一富人

酒杯还在陆小凤手里，杯子里的酒却已有一大半溅在他身上。

他刚进霍老头屋里来的时候，霍老头也正在喝酒。

这是个很简陋的小木屋，孤孤单单的建筑在山腰上的一片枣树林里。

屋子虽陈旧，里面却打扫得很干净，布置得居然也很精致。

霍老头的人也正像这木屋一样，矮小，孤单，干净，硬朗，看起来就像是一枚风干了的硬壳果。他正坐在一张小而精致的椅子上喝酒。

酒很香，屋子里摆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酒坛子，看来居然全都是好酒。

他看到陆小凤手里的酒杯，就忍不住笑了，摇着头笑道：“你难道还怕我不知道你是来喝酒的？还带着个酒杯来提醒我？”

陆小凤也笑了，道：“我走的时候几乎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了，哪里还有空放下这杯子？杯子里还有酒，丢在路上又太可惜！”

霍老头好像觉得很奇怪，皱着眉问道：“什么事能让你急成这样子？”他实在想不通。

陆小凤叹了白气，苦笑道：“其实也没什么事，只不过有个女人到了我房子里！”

霍老头又笑了，道：“我记得你屋子里好像天天都有女人去的，你从来也没有被吓跑过一次！”

陆小凤道：“这次的这个女人不同！”

霍老头道：“有什么不同？”

陆小凤道：“什么地方都不同！”

霍老头眯起了眼睛，道：“这女人难道是个丑八怪？”

陆小凤立刻用力摇头，道：“非但不是丑八怪，而且简直像天仙一样美，像公主一样高贵！”

霍老头道：“那你怕她什么？怕她强奸你？”

陆小凤笑道：“她若真的要强奸我，就是有人用扫把来赶我，我也不会走了！”

霍老头道：“她究竟做了什么事，才把你吓跑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她向我跪了下来！”

霍老头张大了眼睛，看着他，就好像他鼻子上忽然长出了一朵喇叭花一样。

陆小凤却好像还怕他听不懂，又解释着道：“她一走进我屋子，就忽然向我跪了下来，两条腿全都跪了下来！”

霍老头终于也长长叹了口气，道：“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很正常的小伙子，一点毛病也没有，但现在我却开始有点怀疑了！”

陆小凤苦笑道：“现在你怀疑我有毛病？”

霍老头道：“一个美如天仙的女人，到你屋里去，向你跪了下来，你就被吓得落荒而逃？”

陆小凤点点头，道：“不但是落荒而逃，而且是撞破屋顶逃出来的！”

霍老头叹道：“看来你脑袋不但有毛病，而且病已经很重。”

陆小凤道：“就因为我脑筋一向很清楚，所以我才要逃！”

霍老头道：“哦！”

陆小凤道：“我说过，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派头奇大！”

霍老头道：“她派头有多大？”

陆小凤道：“简直比公主还大！”

霍老头道：“你见过公主没有？”

陆小凤道：“没有，但我却知道，她用的那三个保镖，就算真的公主也绝对请不到！”

霍老头道：“那三个保镖是谁？”

陆小凤道：“柳余恨，萧秋雨，和独孤方！”

霍老头又皱了皱眉，道：“是不是那个打起架来不要命的柳余恨？”

陆小凤道：“是！”

霍老头道：“是不是那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但力气却比野牛还大的萧秋雨？”

陆小凤道：“是！”

霍老头道：“是不是那个一向行踪飘忽，独来独往的独孤方？”

陆小凤道：“是！”

霍老头道：“这三个人全做了她的保镖？”

陆小凤道：“是！”

霍老头不说话了，而又倒了杯酒，一口喝下去。

陆小凤也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喝了下去，道：“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想通了？”

霍老头道：“是！”

陆小凤道：“你想她为什么要向我下跪呢？”

霍老头道：“她有事求你！”

陆小凤道：“像她这么样一个人，居然不惜跪下来求我，为的是什么事？”

霍老头道：“一件很麻烦的事！”

陆小凤道：“我连看都没有看见过她，为什么要为她去惹麻烦呢？”

霍老头道：“只有笨蛋才会去惹这种麻烦！”

陆小凤道：“我是笨蛋？”

霍老头道：“你不是！”

陆小凤道：“你若是我，遇见这种事怎么办？”

霍老头道：“我也会跟你一样落荒而逃，而且说不定逃得比你还快！”

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微笑道：“看来你虽然已经很老，却还不是个老糊涂。”

霍老头道：“像她那种人，居然不惜跪下来求你，这件事当然是别人解决不了的！”

陆小凤同意。

霍老头道：“现在她既然已找到了你，你想你还能逃得了？”

陆小凤道：“你认为她还会来找我？”

霍老头道：“说不定她现在就已经找来了！”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别的本事没有，但逃起来却快得很！”

霍老头道：“是不是已经快得没有人能追上？”

陆小凤道：“能追上我的人至少还不太多！”

霍老头冷笑。

陆小凤道：“你冷笑是什么意思？”

霍老头道：“ 我冷笑就是冷笑的意思！ ”
陆小凤道：“ 你的意思我不懂。 ”
霍老头道：“ 你不懂的事多得很。 ”
陆小凤却又笑了，道：“ 至少我还懂得分别你这些酒里哪 一坛最好？ ”
他随随便便的一伸手，果然就挑了坛最好的酒，刚想去拍开泥封，突听“ 咚、咚、咚 ”，三声大响，前、左、右三面的墙，竟全都被人撞开了个大洞。
三个人施施然从洞里走了进来，果然是柳余恨，萧秋雨，和独孤方。
三个人的神情都很从容，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墙上的三个大洞就好像根本不是他们撞开的，就好像三个刚从外面吃喝饱的人，开了门，回到自己家里来一样。
萧秋雨甚至还在微笑着，悠然道：“ 我们没有从窗口跳进来！ ”
独孤方道：“ 所以我们不是野狗。 ”
两个人嘴里说着话，手上已提起张椅子，随手一拗，“ 喀喇 ” 一声响，两张很精致的雕花木椅，就已被他们拗得四分五裂。
柳余恨却慢慢的坐到床上，还没有坐稳，又是“ 喀喇 ” 一声响，床已被他坐垮了。
萧秋雨皱了皱眉，道：“ 这里的家具不结实。 ”
独孤方道：“ 下次千万要记住，不能再到这家店里去买。 ”
两句话还没有说完，又有五六件东西被砸得粉碎。
陆小凤和霍老头都好像根本没有看见。
霍老头还在慢慢的喝着酒，连一点心疼的样子都没有，这些人砸烂的东西，就好像根本不是他的。
片刻之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已被这三个人砸得稀烂，十七八坛好酒也已被砸得粉碎。
萧秋雨四面看了一眼，道：“ 这房子看来好像也不太结实，不如拆了重盖！ ”
独孤方道：“ 好主意！ ”
三个人竟真的开始动手拆房子了。陆小凤和霍老头居然还是不闻不问，还是在继续喝他们的酒。
只听“ 叮咚、喀喇 ”，一连串声响，四面的墙壁都已被打垮，屋顶就“ 哗喇喇 ” 一声整个落了下来，眼看就要打在陆小凤和霍老头的脑袋上。
但就在这时，他们的人已忽然不见了。
独孤方和萧秋雨对望了一眼，转过头，就发现他们的人已坐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坐的还是刚才那两张椅子，面前的桌上，还摆着刚才那坛酒。
萧秋雨道：“ 色是刮骨钢刀，酒是穿肠毒药，留下来总是害人的！ ”
独孤方道：“ 对，连一坛都留不得！ ”
他竟大摇大摆的走过来，抓起了桌上这最后一坛酒，重重的往地上一摔。
这次酒坛子并没有被他砸碎。酒坛子忽然又回到桌上。
独孤方皱了皱眉，又抓起来，往地上一摔。
这次他终于看清楚，酒坛子还没有摔到地上，陆小凤突然一伸手，已接住。
独孤方再摔，陆小凤再接。霎眼间独孤方已将这坛酒往地上摔了七八次，但这坛酒还是好好的摆在桌上。独孤方看着这坛酒，好像已经开始在发怔了。

怔了半天，他才转过头，看着萧秋雨苦笑，道：“ 这坛酒里有鬼，摔不破的！ ”

萧秋雨道：“ 什么鬼？ ”

独孤方道：“ 当然是酒鬼。 ”

萧秋雨道：“ 我来试试。 ”

他居然也走过来，好像也没有看见坐在桌子旁边的两个人，突然抓起酒坛子，用力一抡。

这坛酒突“ 呼 ”的一声，飞出去五六丈。但这坛酒还是没有被摔破。

酒坛子飞出去的时候，陆小凤也跟着飞出去。

陆小凤刚到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酒坛子也已回到桌上。

萧秋雨再抓起来用力一抡，这次酒坛子飞得更快，更远。

他本来就是天生的神力，这么样用力一抡，几百斤重的铁都可能被他抡出去。

可是这坛酒即又回来了，跟着陆小凤回来了。

萧秋雨也不禁开始发怔，喃喃道：“ 这坛酒果然有鬼，好像还是个长着翅膀的酒鬼。 ”

柳余恨突然冷笑。只冷笑了一声，他的人已到了桌子前，双手抓起了酒坛子，抓得很紧，突然重重的往他自己脑袋上砸了下去。

别人要砸烂的本是这坛酒，他要砸烂的却好像是自己的头。

萧秋雨叹了口气，这下子酒坛子固然非破不可，他的头只怕也不好受。

谁知他的头既没有开花，酒坛子也没有破。

陆小凤的手已突然伸到他头上去，托住了这坛酒。

柳余恨又一声冷笑，突然飞起一脚，猛踢陆小凤的下腹。他也没有踢着。

陆小凤的人已突然倒翻了起来，从他头顶上翻了过去，落到他背后，手里还是在托着这坛酒。

柳余恨反踢一脚，陆小凤就又翻到前面来了，忽然叹了口气，道：“ 这坛酒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坛酒，这脑袋也是你最后一个脑袋，你又何苦一定要把它们砸破？ ”

柳余恨瞪着他，没有瞎的眼睛也好像瞎了的那只眼睛一样，变成了个又黑又深的洞。

萧秋雨忽然笑了笑，道：“ 看来这个人果然是真的陆小凤！ ”

独孤方道：“ 哦！ ”

萧秋雨道：“ 除了陆小凤外，又有谁肯为了一坛酒费这么大的力气？ ”

独孤方大笑，道：“ 不错，像这样的呆子世上的确不多！ ”

萧秋雨微笑着，将柳余恨手里的酒坛子接下，轻轻的摆在桌上。

突听“ 波 ”的一声，这坛酒突然粉碎，坛子里的酒流得满地都是——刚才柳余恨的两只手，和陆小凤的一只手都在用力，这酒坛子休说是泥做的，就算是铁打的，也一样要被压扁。

萧秋雨怔了怔，苦笑道：“ 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它破的时候，它偏偏不破，你不要它破的时候，它反而破了。 ”

陆小凤却淡淡道：“ 这世上无可奈何的事本来就很多，所以做人又何必太认真呢？ ”

柳余恨独眼里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辛酸之色，默然的转过身，走了出去。

陆小凤的那句话，仿佛又引起了他久已藏在心底的伤心事。

就在这时候，突听一种又可爱，又清越的声音，道：“大金鹏王陛下丹凤公主，特来求见陆小凤陆公子。”

说话的人正是那样子很乖，眼睛很大，穿着身五色彩衣的小女孩。

她正从那片浓密的枣林中走出来，满天的星光月色，仿佛都到了她眼睛里。

陆小凤道：“丹凤公主？”

小女孩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看着他，抿着嘴笑了：“是丹凤公主，不是小凤公主！”

陆小凤看着霍老头叹了口气，喃喃道：“她果然是个真的公主！”

小女孩道：“绝对一点也不假！”

陆小凤道：“她的人呢？”

小女孩又笑了笑，笑得真甜：“她生怕又把陆公子吓跑了，所以还留在外面！”

她笑得虽甜，说的话却有点慢。陆小凤只有苦笑。

小女孩睁着眼，微笑道：“现在她是在外面等着，却不知陆公子敢不敢见她。”

霍老头忽然道：“他敢！”

这深沉而神秘的老人微笑着，悠然接着道：“他若是不去见这位丹凤公主，他所有朋友的屋子只怕都要被他们拆光了！”

群星闪烁，上弦月弯弯的嵌在星空里，枣林里流动着一阵阵清香——并不是枣树的香，是花香。

花香是从一条狗身上传来的，一条非常矫健的，阔耳长腿的猎狗。

它身上披着一串串五色缤纷的鲜花，嘴里还衔着一篮子花。

满篮鲜花中，有金光烁然，是四锭至少有五十两重的金元宝。

小女孩接过了花篮，嫣然道：“这是我们公主赔偿给这位老先生的，都请陆公子替他收下！”

陆小凤睁了睁眼，道：“为什么要赔偿给他？因为你们拆了他的房子？”

小女孩点了点头。

陆小凤道：“这四锭元宝至少有一百多两，的确不算少！”像这样的小木屋，五十两金子就可以盖好几栋，这当然已不能算少。

小女孩道：“一点点小意思，但望这位老人家笑纳！”

陆小凤道：“他不会笑纳的！”

小女孩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这一百多两金子若真是你们送给他的，他根本不需要，若算是你们赔偿他这屋子的，又好像不够。”

小女孩道：“这是五十两一锭的元宝！”

陆小凤道：“我看得出。”

小女孩道：“这还不够赔他的木屋？”

陆小凤道：“还差一点点！”

小女孩道：“差一点点是差多少？”

陆小凤道：“究竟差多少，我也算不出来，大概再加三四万两总差不多了！”

小女孩道：“三四万两什么？”

陆小凤道：“ 当然是三四万两金子。 ” 小女孩笑了。

陆小凤道：“ 你不信？ ”

小女孩吃吃的笑个不停，遇见这么样一个会敲竹杠的人，她除了笑之外，还能怎么样，难道还能真的赔他万两黄金。

陆小凤忽然提起刚才他坐着的那张雕花木椅，道：“ 你知道这是张什么椅子？ ”

小女孩笑道：“ 看来好像是张坐人的椅子！ ”

陆小凤道：“ 但这张椅子却是四百年前的名匠鲁直亲手为天子雕成的，普天之下已只剩下十一张，皇宫大内里有五张，这里本来有六张，刚才却被他们砸烂了四张！ ”

小女孩张大了眼睛，瞪着他手里的这张椅子，渐渐已有点笑不出了！

陆小凤道：“ 你知道这木屋以前是谁住过的？ ”

小女孩摇摇头。

陆小凤道：“ 这本是大诗人陆放翁的夏日行吟外，墙壁上本还有着他亲笔题的诗，现在也已被砸得稀烂。 ”

小女孩的眼睛张得更大，脸上已忍不住露出惊异之色。

陆小凤淡淡道：“ 所以这木屋里每一片木头，都可以算是无价之宝，你们就算真的拿四五万两金子来赔也未必够的。 ”

他笑了笑，接着道：“ 幸好这位老先生连一文钱都不会要你们赔，因为四五万两金子，在他看来，跟一文钱也差不了多少！ ”

小女孩悄悄的伸出舌头来舐了舐嘴唇，吃惊的看着这神秘的老人。

霍老头却还是悠悠闲闲的坐在那里，慢慢的啜着他杯子里剩下的半杯酒，像是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喝这半杯酒更重要的事。

陆小凤忽又转过头向独孤方笑了笑，道：“ 我知道阁下的见闻一向很博，阁下当然也听说过世上最有钱的人是谁了！ ”

独孤方沉吟着，道：“ 地产最多的，是江南花家，珠宝最多的，是关中阎家，但真正最富有的人，只怕算是霍休。 ”

陆小凤道：“ 阁下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

独孤方道：“ 这个人虽然富甲天下，却喜欢过隐士般的生活，所以很少有人能看见他的真面目，只听说他是个很孤僻，很古怪的老人，而且…… ” 他突然停住口，看着霍老头。

现在每个人终于都已明白，这神秘孤独的老人，就是富甲天下的霍休。

霍老头忽然叹了口气，慢慢的站起来，道：“ 现在既然已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这地方我也住不下去了，不如就送给你吧！ ”

陆小凤看着地上一堆堆破木头，道：“ 我记得以前也向你要过，你却连借我住几天都不肯！ ”

霍老头淡淡道：“ 你自己刚才也说过，这里的东西本都是宝贝，宝贝怎么能送人！ ”

陆小凤道：“ 宝贝变成了破木头，就可送人了！ ”

霍老头道：“ 一点也不错！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现在才明白你是怎么会发财的了！ ”

霍老头面不改色，淡淡道：“ 还有件事你也应该明白。 ”

陆小凤道：“ 什么事？ ”

霍老头道：“ 你逃走的时候，世上也许真的没有人能追上你，只可惜这

世上除了人之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譬如说……”

陆小凤道：“譬如说一条鼻子很灵的猎狗！”

霍老头也叹了口气，道：“你总算还不太笨，将来说不定也有一天会发财的！”

漆黑的车子，漆黑的马，黑得发亮，发亮的马车上，也缀满了五色缤纷的鲜花。

小女孩道：“我们的公主就在马车里等你，你上去吧。”

陆小凤道：“上车去？”

小女孩道：“嗯！”

陆小凤道：“然后呢？”

小女孩道：“然后这辆马车就会把你带到一个你从来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我保证你到了那地方后，绝不会后悔的！”

陆小凤道：“我当然不会后悔，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去。”

小女孩又瞪起了眼睛，好像很吃惊，道：“你为什么不去？”

陆小凤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一个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到一个我从来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去？”

小女孩瞪了瞪眼，道：“因为……因为我们会送很多很多金子给你！”

陆小凤笑了。

小女孩道：“你不喜欢金子？”

陆小凤道：“我喜欢金子，却不喜欢为了金子去拚命！”

小女孩眼珠子转了转，悄悄道：“车子里很安静，我们公主又是个很美的美人，这段路也很长，在路上说不定会发生很多事的！”

陆小凤微笑道：“这句话好像已经有点让我动心了！”

小女孩眼睛里立刻发出了光，道：“你已经答应上去？”

陆小凤道：“不答应。”

小女孩嘟起了嘴，道：“为什么还不答应？”

陆小凤淡淡道：“漂亮的女人我一向很喜欢，但却也不喜欢为了女人去拚命！”

小女孩道：“为了什么你才肯拚命？”

陆小凤道：“为了我自己。”

小女孩道：“除了你自己外，天下就再也没有别人能让你去拚命？”

陆小凤道：“没有。”

小女孩眼珠子又转了转，道：“为了花满楼你也不肯？”

陆小凤道：“花满楼？”

小女孩悠然道：“我想你总该认得花满楼的，他现在也就在那地方等你，你若不去，他一定会觉得很失望！”

陆小凤道：“他若要我去，自己会来找我。”

小女孩道：“只可惜他现在不能来！”

陆小凤道：“为什么？”

小女孩道：“因为他现在连一步路都没法子走！”

陆小凤道：“你是说他已落在你们手里？”

小女孩道：“好像是的！”

陆小凤突然大笑，就好像刚听见一样天下最可笑的事，笑得捧起了肚子。

小女孩忍不住问道：“你笑什么？”

陆小凤笑道：“我笑你，你毕竟还是个小孩子，连说谎都不会说！”

小女孩道：“哦！”

陆小凤道：“你们若能制得住花满楼，天下就没什么事是你们做不到的了，又何必来找我？”

小女孩淡淡的笑了笑，道：“你这人的确不太笨，可是也不太聪明！”

陆小凤道：“哦？”

小女孩道：“你若真的聪明，就早已该明白两件事！”

陆小凤道：“哦？”

小女孩道：“第一、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我是丹凤公主的表姐，她今年才十九，我都已二十。”

陆小凤这次才真的怔住了，上上下下的看着这小女孩，看了好几遍，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她已经是个二十岁的少女。她看来简直好像连十二岁都没有。

小女孩又淡淡接着道：“你应该明白，有些人是天生就生不高的，有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比我还矮一大截，你总该也看见过。”

陆小凤虽然还是不太相信，却也不能不承认世上的确是有这种人的。

小女孩道：“第二、你也应该明白，花满楼跟你不一样！”

陆小凤道：“他比我聪明！”

小女孩道：“但他却是个好人。”

陆小凤道：“我不是？”

小女孩道：“就因为你不是好人，所以才不容易上别人当，但他却对每个人都很信任，要他上当，就容易得多了！”

陆小凤看着她，又上上下下的看了好几遍，突又问道：“你真的已经有二十岁？”

小女孩道：“上个月才满二十的。”

陆小凤笑了笑，淡淡道：“二十岁的人就已应该明白，像我这种坏人，是绝不肯为了朋友去拚命的，随便为了什么样的朋友都不行！”

小女孩瞪着眼，看着他，道：“真的？”

陆小凤道：“真的。”

陆小凤已坐在马车上，马车已启行。

车厢里也堆满了五色缤纷的鲜花，丹凤公主坐在花丛里，就像是一朵最珍贵，最美丽的黑色玫瑰。她的眸子也是漆黑的，又黑又亮，她还在看着陆小凤。

陆小凤没有看她，他已闭起眼睛，好像准备在车上睡一觉。

丹凤公主忽然笑了笑，柔声道：“我刚才还以为你不会上车来的。”

陆小凤道：“哦？”

丹凤公主道：“我刚才好像还听见你在说，你绝不会为了任何朋友拚命！”

陆小凤淡淡道：“我本来就不会为了朋友拚命，但为朋友坐坐马车总没什么关系的。”

丹凤公主又笑了。她向你笑的时候，就仿佛满园春花忽然在你面前开放。

陆小凤的眼睛刚睁开，立刻又闭了起来。

丹凤公主柔声道：“你好像连看都不愿看我，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这车厢很小，我又是个禁不起诱惑的人。”

丹凤公主道：“你怕我诱惑你？”

陆小凤道：“ 我也不愿为了你去拚命！ ”

丹凤公主道：“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是要你去拚命的？ ”

陆小凤道：“ 因为我并不笨。 ”

丹凤公主拈起了朵鲜花，默默的凝视着，过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说的不错，我们这次来找你，的确是为了要求你去替我们做一件事，可是我并不想诱惑你，也不必诱惑你。 ”

陆小凤道：“ 哦？ ”

丹凤公主道：“ 因为我知道有种人为了朋友是什么事都肯做的！ ”

陆小凤道：“ 是哪种人？ ”

丹凤公主道：“ 就是你这种人。 ”

陆小凤笑了笑，道：“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你反而知道！ ”

丹凤公主道：“ 我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你，但你的传说我却已听到过很多。”

陆小凤在听着，唯一没有听见过这些传说的人，也许就是他自己。

丹凤公主道：“ 我听见很多人都说你是个混蛋，但就连他们自己都不能不承认，你是所有混蛋中最可爱的一个。 ”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实在听不出这是赞赏？还是讽刺？但他的眼睛总算已睁开。

丹凤公主道：“ 他们都说你外表看来虽然像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其实你的心却软得像豆腐。 ”陆小凤苦笑，他只苦笑。

丹凤公主忽又笑了笑，道：“ 传说当然并不一定可靠，但其中至少有一点他们并没有说谎。 ”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 哪一点？ ”

丹凤公主嫣然道：“ 我一直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说你有四条眉毛，现在我才总算明白了。 ”

陆小凤忽然皱了皱眉，他皱眉的时候，胡子好像也皱了起来。

丹凤公主道：“ 你是不是已经猜到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 ”

陆小凤皱着眉道：“ 花满楼真的在你们那里？ ”

丹凤公主道：“ 我为什么要骗你？反正你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

陆小凤道：“ 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十里外的危险，他都能感觉得到，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会落入你们的手里的。 ”

丹凤公主道：“ 因为他是个好人，又是个男人，一个好男人若是遇见了个坏女人，就难免要上当。 ”

陆小凤冷冷道：“ 他遇见了你？ ”

丹凤公主叹了口气，道：“ 有时我虽然也想去骗骗人，只可惜我十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上官飞燕。 ”

陆小凤道：“ 上官飞燕？ ”

丹凤公主道：“ 上官飞燕就是雪儿的姐姐。 ”

陆小凤道：“ 雪儿又是谁？ ”

丹凤公主道：“ 雪儿就是我的小表妹，也就是刚才去请你来的那个小女孩。 ”

陆小凤道：“ 她不是你的表姐？ ”

丹凤公主公主笑道：“ 她今年才十二岁，怎么会是我表姐？ ”

陆小凤怔住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该大哭三声？还是该大笑三声？

他实在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被一个十二岁的小丫头骗得团团乱转。

有这样的妹妹，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丹凤公主看着他脸上那种哭笑不得的表情，又不禁嫣然一笑，道：“那小鬼说起谎来，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的，你是不是也上了她的当？”

陆小凤苦笑道：“至少我现在总算已想通花满楼是怎么上当的了。”

丹凤公主道：“他虽然在我们那里，但我们还是很尊敬他，那不仅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也因为他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陆小凤道：“他的确是的。”

丹凤公主道：“你跟他，还有朱停，是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认得的！”

陆小凤道：“你对我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多？”

丹凤公主笑了笑，道：“老实说，我们为了要找你，至少己准备了七个月。”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无论谁若是花了七个月的功夫去找一个人，这个人想必都要倒霉了。”

丹凤公主柔声道：“我们要求你做的事虽然危险，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她凝视着他，眼睛里充满了仰慕和信心。

陆小凤道：“你们要我做的究竟是什么事？”

丹凤公主垂下头，迟疑着，道：“现在我也不必告诉你，反正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陆小凤道：“柳余恨，萧秋雨，独孤方，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丹凤公主点点头，又笑道：“找他们虽然也不容易，至少总比找你容易得多！”

陆小凤道：“你们找这三个人用的又是什么法子？”

丹凤公主微笑道；“每个人都有弱点的，他们一定也猜不出我能用什么法子请到你！”

她将手里的一朵鲜花送到陆小凤面前，慢慢的接着道：“柳余恨，萧秋雨，独孤方，花满楼，再加上你，这世上若还有什么事是你们五个人做不到的，那才真的是怪事。”

车窗外已经有乳白色的烟雾升起，车厢里的灯光更柔和。

陆小凤凝视着她手里的鲜花，花虽鲜艳，她的手却更美。

她用她这双纤秀柔柔的手，轻轻的将这朵鲜花插在陆小凤的衣襟上，轻轻道：“我看你还是赶快睡觉的好。”

陆小凤道：“为什么？”

丹凤公主垂下了头，声音更轻，更温柔：“因为我已经忍不住要开始诱惑你了。”

车马前行，冲破了浓雾。雾虽浓，却是晨雾，漫漫的长夜已经结束。

陆小凤斜倚在车厢里，似已睡着。

丹凤公主柔声道：“你好好的睡一觉，等你醒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看见他了。”

陆小凤忍不住又张开眼，道：“他是谁？”

丹凤公主道：“大金鹏王。”

主持公道

长廊里阴森而黑暗，仿佛终年看不见阳光。长廊的尽头是一扇很宽大的门，门上的金环却在闪闪的发着光。他们推开这扇门，就看见了大金鹏王。

大金鹏王并不是个很高大的人。

他的人似已因岁月的流逝，壮志的消靡而萎蓿干瘪，就正如一朵壮丽的大鸡冠花已在恼人的西风里刚刚枯萎。

他坐在一张很宽大的太师椅上，椅子上铺满了织锦的垫子，使得他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株已陷落在高山上云堆里的枯松。

可是陆小凤并没有觉得失望。因为他的眼睛里还是在发着光，他的神情间还是带着种说不出的尊严和高贵。

那条阔耳长腿的猎犬竟已先回来了，此刻正蜷伏在他脚丹凤公主也已轻轻的走过去，拜倒在他的足下，仿佛在低低的叙说此行的经过。

大金鹏王一双发亮的眼睛，却始终盯在陆小凤身上，忽然道：“ 年轻人，你过来。 ”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说的话好像就是命令。陆小凤没有走过去。

陆小凤并不是个习惯接受命令的人，他反而坐了下来，远远的坐在这老人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屋子里的光线也很暗，大金鹏王的眼睛却更亮了，厉声道：“ 你就是陆小凤？ ”

陆小凤淡淡道：“ 是陆小凤，不是上官丹凤。 ”

他现在已知道她也姓上官——昔日在他们那王朝望族里每个人都姓上官的，每个人世世代代都为自己这姓氏而骄傲。

大金鹏王突然大笑，道：“ 好，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看来我们并没有找错人。 ”

大金鹏王道：“ 你找花满楼？ ”

陆小凤点点头。

大金鹏王道：“ 他很好，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随时都可以见到他。 ”

陆小凤道：“ 你说的是什么事？ ”

大金鹏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

他凝视着手上一枚形式很奇特的指环，苍老的脸上，忽然闪起了一种奇特的光辉，过了很久，才慢慢的说道：“ 我们的王朝，是个很古老的王朝，远在你们这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王朝就已存在了。 ”

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力，显然在为自己的姓氏和血统而骄傲。

陆小凤并不想破坏一个垂暮老人的尊严，所以他只听，没有说。

大金鹏王道：“ 现在我们的王朝虽已没落，但我们流出来的血，却还是王族的血，只要我们的人还有一个活着，我们的王朝就绝不会被消灭！ ”

他声音里不但充满骄傲，也充满自信。

陆小凤忽然觉得这老人的确有他值得受人尊敬的地方。

他至少绝不是个很容易就会被击倒的人。陆小凤一向尊敬这种人，尊敬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大金鹏王道：“ 我们的王朝虽然建立在很遥远的地方，但也世代安乐富足，不但田产丰收，深山里更有数不尽的金沙和珍宝。 ”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 那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土来呢？ ”

大金鹏王脸上的光辉黯淡了，目中也露出了沉痛仇恨之意，道：“ 就因为我们富足，所以才引起了邻国的垂涎，竟联合了哥萨克的铁骑，引兵来犯。”

他黯然接着道：“ 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年纪还小，先王一向注重文治，当然无法抵抗他们那种强悍野蛮的骑兵，但他却还是决定死守下去，与国土共存亡。 ”

陆小凤道：“ 是他要你避难到中上来， ”

大金鹏王点点头，道：“ 为了保存一部分实力，以谋日后中兴，他不但坚持要我走，还将国库的财富，分成四份，交给了他四位心腹重臣，叫他们带我到中土来。 ”

他面上露出感激之色，又道：“ 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舅父上官谨，他带我来这里，用他带来的一份财富，在这里购买了田产和房舍，使我们这一家能无忧无虑的活到现在，他对我们的恩情，是我永生也难以忘怀的。 ”

陆小凤道：“ 另外还有三位呢？ ”

大金鹏王感激又变成愤恨，道：“ 从我离别父王的那一天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但他们的名字，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

陆小凤对这件事已刚刚有了头绪，所以立刻问道：“ 他们叫什么名字？ ”

大金鹏王握紧双拳，恨恨道：“ 上官木，平独鹤，严立本。

陆小凤，沉吟着，道：“ 这三个人的名字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

大金鹏王道：“ 但他们的人你却一定看见过。 ”

陆小凤道：“ 哦！ ”

大金鹏王道：“ 他们一到了中土，就改名换姓，直到一年前，我才查出了他们的下落。 ”

他忽然向他的女儿做了个手式，丹凤公主就从他坐后一个坚固古老的柜子里，取出了三卷画册。

大金鹏王恨恨道：“ 这上面画的，就是他们三个人，我想你至少认得其中两个。 ”

每卷画上，都画着两个人像，一个年青，一个苍老——两个人像画的本是同一个人。

丹凤公主摊开了第一卷画，道：“ 上面的像，是他当年离官时的形状，下面画的，就是我们一年前查访出的，他现在的模样。 ”

这人圆圆的脸，满面笑容，看来很和善，但却长着个很大的鹰钩鼻子。

陆小凤皱了皱眉，道：”这人看来很像是关中珠宝阎家的阎铁珊。

大金鹏王咬着牙，道：“ 不错，现在的阎铁珊就是当年的严立本，我只感激上天，现在还没有让他死。 ”

第二张上的人颧骨高耸，一双三角眼里威棱四射，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有权力的人。

陆小凤看过这个人，脸色竟然有些变了。

大金鹏王道：“ 这人就是平独鹤，他现在的名字叫独孤一鹤，青衣楼的首领也就是他…… ”

陆小凤悚然动容，怔了很久，才缓缓道：“ 这个人我也认得，但却不知道他就是青衣楼第一楼的主人。 ”

他长长叹息了一声，又道：“ 我只知道他是峨嵋剑派的当代掌门。 ”

大金鹏王恨恨道：“ 他的身分掩饰得最好，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想得到，公正严明的峨嵋掌门，竟是个出卖了他故国旧主的乱臣贼子！ ”

第三张像画的是个瘦小的老人，矮小，孤单，干净，硬朗。
陆小凤几乎忍不住叫了起来：“霍休！”
大金鹏王道：“不错，霍休，上官木现在用的名字，就是霍休！”
他接着又道：“别人都说霍休是个最富传奇性的人，五十年前，赤手空拳出来创天下，忽然奇迹般变成了天下第一富豪，直到现在为止，除了你之外，江湖中人只怕还是不知道他那庞大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
陆小凤脸色忽然变得苍白，慢慢的后退了几步，坐到椅子上。
大金鹏王凝视着他，慢慢道：“你现在想必已能猜出我们要求你做的是什么事了。”
陆小凤沉默了很久，长长叹息道：“但我却还是不知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
大金鹏王握紧双拳，用力敲打着椅子，厉声道：“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只是公道！”
陆小凤道：“公道就是复仇？”
大金鹏王铁青着脸，沉默着。
陆小凤道：“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去复仇？”
大金鹏王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黯然道：“他们已全都是就快进棺材的老人，我也老了，难道我还想去杀了他们？”
他自己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这句话，又道：“可是我也绝不能让他们就这样逍遥法外。”
陆小凤没有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能说。
大金鹏王又厉声道：“第一、我要他们将那批从金鹏王朝带出来的财富，归还给金鹏王朝，留作他日复兴的基础。”
这要求的确很公道。
大金鹏王道：“第二、我要他们亲自到先王的灵位前，忏悔自己的过错，让先王的在天之灵，也多少能得到些安慰。”
陆小凤沉思着，长叹道：“这两点要求的确都很公道。”
大金鹏王展颜道：“我知道你是个正直公道的年青人，对这种要求是绝不会拒绝的。”
陆小凤又沉思了很久，苦笑道：“我只怕这两件事都难做得到。”
大金鹏王道：“若连你也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得到？”
陆小凤叹道：“也许有人能做得到。”
他很快的接着又道：“现在这三个人都已是当今天下声名最显赫的大人物，若是真的这第样做了，岂非已无异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罪行，他们的声名，地位和财富，岂非立刻就要全部被毁于一旦！”
大金鹏王神情更黯然，道：“我也知道他们自己是当然绝不会承认的。”
陆小凤道：“何况他们非但财力和势力，都已大得可怕，他们自己又都有一身深不可测的武功。”
大金鹏王道：“先王将这重任交托给他们，也就因为他们本就是金鹏王朝中的一流高手！”
陆小凤道：“这五十年来，他们想必在随时提防着你去找他们复仇，所以他们的武功又不知精进了多少？”
他又叹了口气，接着道：“我常说当今天下武功真正能达到巅峰的，只有五六个人，霍休和独孤一鹤完全都包括在其中。”

女人毕竟是好奇的，丹凤公主忍不住问道：“ 还有三四个人是谁？ ”
陆小凤道：“ 少林方丈大悲禅师，武当长老木道人，内外功都已达于化境，但若论剑法之犀利灵妙，还得数南海飞仙岛，‘ 白云城主 ’叶孤城，和‘ 万梅山庄 ’的西门吹雪。 ”
丹凤公主凝视着他，道：“ 你自己呢？ ”
陆小凤笑了笑，只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他已不必说。
大金鹏王忽又长长叹息，黯然道：“ 我也知道这件事的困难和危险，所以我并不想勉强你来帮助我们，你不妨多考虑考虑。 ”
他眉宇间充满悲愤，握紧双拳，厉声道：“ 但我们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跟他们拚一拚的，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跟他们拚到底。 ”
陆小凤叹道：“ 我明白。 ”
大金鹏王沉默了很久，忽又勉强笑了笑，大声道：“ 不管怎么样，陆公子总是我们的贵客，为什么还不上酒来？ ”
丹凤公主垂头道：“ 我这就叫人去准备。 ”
大金鹏王道：“ 要最好的波斯葡萄酒，将花公子也一起请来。 ”
丹凤公主道：“ 是。 ”
大金鹏王看着陆小凤，神情已又变得骄傲而庄严，缓缓道：“ 不管怎么样，你已是我们的朋友，金鹏王朝的后代，从来也不曾用任何事来要挟朋友。”
银樽古老而高雅，酒是淡紫色的。
陆小凤静静的看着丹凤公主将酒倾入古樽的高杯里，花满楼就坐在他身旁。
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只互相用力握了握手。
这就已足够说明一切。酒已倾满，只有三杯。
大金鹏王抬头笑道：“ 我己有多年不能喝酒，今天破例陪两位喝一杯。 ”
丹凤公主却摇了摇头，道：“ 我替你喝，莫忘记你的腿。 ”
大金鹏王瞪起了眼，却又终于苦笑，道：“ 好，我不喝，幸好看着别人喝好酒也是种乐趣，好酒总是能带给人精神和活力。 ”
丹凤公主微笑着向陆小凤解释，道：“ 家父只要喝一点酒，两腿就立刻肿起来，就得寸步难行，我想两位一定会原谅他的。 ”
陆小凤微笑举杯。
丹凤公主转过身，背着他的父亲，忽然向陆小凤做了个很奇怪的表情，陆小凤看不懂。
丹凤公主也己微笑举杯，道：“ 这是家父窖藏多年的波斯葡萄酒，但望能合两位的口味。 ”
她自己先举杯一饮而尽，又轻轻叹了口气，道：“ 果然是好酒。 ”
很少有主人会自己再三称赞自己的酒，丹凤公主也绝不是个喜欢炫耀自己的人。
陆小凤正觉得奇怪，忽然发觉他喝下去的并不是酒，只不过是种加了颜色的糖水。
他忽然明白了丹凤公主的意思，却又怕花满楼看不见她的表情。
花满楼却在微笑着，微笑着喝下他的酒，也叹了口气，道：“ 果然是好酒！ ”
陆小凤笑了，道：“ 我简直从来也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 ”
大金鹏王大笑，第一次真正愉快的大笑，道：“ 这的确是人间难求的好

酒，但你们这两个年青人，也的确配喝我这种好酒。”

陆小凤又很快的喝了三杯，忽然笑道：“这么好的酒，当然是不能白喝的。”

大金鹏王的眼睛亮了，看着他，道：“你的意思是说……”

陆小凤长长吸了口气，道：“你要的公道，我一定去尽力替你找回来！”

大金鹏王忽然长身而立，踉跄冲到他面前，用双手扶住他的肩，一双苍老的眼睛里，已充满了感激的热泪，连声音都己哽咽：“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

他反反复复，不停的说着这两句话，也不知已说了多少遍。

丹凤公主在旁边看着，也不禁扭转身子，悄悄的去拭泪。

过了很久，大金鹏王才比较平静了些，又道：“独孤方和独孤一鹤虽然同是独孤，但却仇深如海，柳余恨的半边脸就是被阎铁珊削去的，萧秋雨却是柳余恨的生死之交，你只要能为我们做这件事，他们三个赴汤蹈火，也跟你走。”

陆小凤却道：“他们最好还是留在这里。”

大金鹏王皱眉道：“为什么？”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也知道他们全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可是，若要他们去对付独孤一鹤和霍休，实在无异要他们去送死。”

大金鹏王道：“你……你难道不要别的帮手？”

陆小凤道：“当然要的！”

他轻轻拍了拍花满楼的肩，微笑道：“我们本来就是老搭档。”

大金鹏王看着花满楼，仿佛有点怀疑。

他实在不信这瞎子能比柳余恨，萧秋雨，那样的高手还强。只怕无论谁都不信。

陆小凤已接着又道：除了他之外，我当然还得去找两三个人！”

大金鹏王道：“找谁？”

陆小凤沉吟着，道：“先得找朱停。”

大金鹏王道：“朱停？”他显然没有听见过这名字。

陆小凤笑了笑，道：“朱停并不能算是个高手，但现在却很有用。”

大金鹏王在等着他解释。

陆小凤道：“你既然找到了他们，他们说不定也已发现了你，你要找他们算帐，他们也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将你杀了灭口！”

大金鹏王冷笑道：“我不怕！”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不怕，我怕，所以我一定要找朱停来，只有他可以把这地方改造成一个谁都很难攻进来的城堡。”

大金鹏王道：“他懂得制造机关消息！”

陆小凤微笑道：“只要他肯动手，他甚至可以制造出一张会咬人的椅子。”

大金鹏王也笑了，道：“看来你的确有很多奇怪的朋友。”

陆小凤道：“现在我只希望我能说动一个人出来帮我做这件事。”

大金鹏王目光闪动，道：“他也很有用？”

陆小凤道：“他若肯出手，这件事才有成功的机会。”

大金鹏王道：“这个人是谁？”

陆小凤道：“西门吹雪。”

长廊里更阴森黝暗，已经是下午。

丹凤公主垂着头，漆黑的头发春泉般披散在双肩，轻轻道：“刚才的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谢谢你。”

陆小凤道：“你说的是刚才那杯酒？”

丹凤公主的脸红了红，垂着头道：“现在你也许已看得出，家父是个很好胜的人，而且再也受不了打击，所以我一直不愿让他知道真象。”

陆小凤道：“我明白。”

丹凤公主幽然叹息着，道：“这地方除了他老人家日常起居的客厅和卧房外，别的房子几乎已完全是空的了，就连些窖藏多年的好酒，也都已陆续被我们卖了出去。”

她的头垂得更低：“我们家里几乎完全没有能生产的人，要维持这个家，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我们还要去做很多别的事，为了去找你，甚至连先母留给我的那串珍珠，都被我典押给别人。”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本来还不很清楚你们的情况，可是那杯酒，却告诉了我很多事。”

丹凤公主忽然抬起头，凝视着他，道：“就因为你已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你才答应？”

陆小凤道：“当然也因为他已将我当做朋友，并没有用别的事来要挟我！”

丹凤公主看着他，美丽的眼睛里似又露出了感激的泪珠所以她很快的垂下头，柔声道：“我一直都错了，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绝不会被情感打动的人！”

花满楼一直在微笑着，他听得多，说的少，现在才微笑着道：“我说过，这个人看来虽然又臭又硬，其实他的心却软得像豆腐。”

丹凤公主忍不住嫣然一笑，道：“其实你也错了！”

花满楼道：“哦！”

丹凤公主道：“他看起来虽然很硬，但却一点也不臭。”

这句话没说完，她自己的脸已红了，立刻改变话题，道：“客房里实在简陋得很，只希望两位不要在意。”

陆小凤轻轻咳嗽，道：“也许我们根本不该答应留下来吃晚饭的。”

丹凤公主忽又嫣然一笑，道：“莫忘记我们还有你为我们留下来的四锭金子。”

陆小凤目光闪动着，道：“那时你们已知道霍老头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丹凤公主道：“直到你说出来，我们才知道。”

陆小凤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道：“但你们又怎会知道独孤一鹤就是青衣楼的主人？这本是江湖中最大的秘密！”

丹凤公主迟疑着，终于回答：“因为柳余恨本是他左右最得力的亲信之一，昔年风采翩翩的‘玉面郎君’变成今天这样子，也是为了他。”

陆小凤的眼睛亮了，似已忽然想通了很多事。

丹凤公主轻轻叹息，又道：“多情自古空余恨，他本是个伤心人，已伤透了心！”

客房很大，但除了一床一几，几张陈旧的椅子外，就几乎已完全没有别的陈设。

花满楼坐了下来，他虽然看不见，却仿佛总能感觉到椅子在那里。

陆小凤看着他，忽然问道：“你从来没有坐空过？”

花满楼微笑道：“你希望我坐空？”

陆小凤也笑了，道：“ 我只希望你坐下去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女人身上。 ”

花满楼道：“ 这种经验你比我丰富。 ”

陆小凤淡淡道：“ 这种经验你若也跟我一样多，也许就不会上当了！ ”

花满楼道：“ 上谁的当？ ”

陆小凤道：“ 你已忘了上官飞燕？ ”

花满楼笑了笑，道：“ 我没有上当，我自己愿意来的。 ”

陆小凤很惊讶，道：“ 你自己愿意来的？为什么？ ”

花满楼道：“ 也许因为我最近过的日子太平凡，也很想找一两件危险而有趣的事来做做！ ”

陆小凤冷冷道：“ 也许你只不过是被一个很会说谎的漂亮女人骗了！ ”

花满楼笑道：“ 她的确是个很会说谎的女孩子，但却对我说了实话。 ”

花满楼道：“ 也许。 ”

陆小风道：“ 也许她已发现对付你这种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说实话。 ”

花满楼道：“ 也许。 ”

陆小凤道：“ 她的目的就是要你来，你既然来了，她就已达到目的。 ”

花满楼微笑道：“ 你好像存心要让我生气！ ”

陆小凤道：“ 你不生气？ ”

花满楼笑道：“ 我为什么要生气？他们用马车接我来，用贵宾之礼接待我，这里风和日丽，院子里鲜花开得正盛，何况，现在你也来了，我就算真的是上了她的当，也已没什么好抱怨的。 ”

陆小凤忍不住笑道：“ 看来要你生气，的确很不容易。 ”

花满搂忽然问道：“ 你真的想去找西门吹雪？ ”

陆小凤道：“ 嗯！ ”

花满楼道：“ 你能说动他出手替别人做事？ ”

陆小凤苦笑道：“ 我也知道天下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动他的事，但我总得去试试。 ”

花满楼道：“ 然后呢？ ”

陆小凤道：“ 现在我还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外面到处走走，到处看看。”

花满楼道：“ 你是想看什么？ ”

陆小凤笑道：“ 也许我最想看的就是上官飞燕。 ”

花满楼还在微笑着，但笑容中却似已有了些忧虑之意，淡淡道：“ 你看不到她的！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花满楼道：“ 自从我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她好像已离开了这里。 ”

陆小凤看着他，眼睛里仿佛也有了些忧虑之色。

花满楼却又笑了笑，道：“ 她好像是个很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女人。 ”

陆小凤忽然也笑了，道：“ 其实女人又有哪个不是这样子的？ ”

屋子里已刚刚黯了下来。花满楼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看来还是那么愉快，那么平静。他永远是愉快而满足的，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领略到一些别人领略不到的乐趣。

现在他正在享受着这暮春三月里的黄昏。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敲门声刚响起，人已推开门走了进来，是两个人，独孤方和萧秋雨。

但脚步声却只有一个人的，独孤方的脚步简直比春风还轻。

花满楼微笑道：“两位请坐，我知道这里还有几张椅子！”

他既没有问他们的来意，也没有问他们是谁，无论谁走进他的屋子，他都一样欢迎，都一样会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和这个人分享。

独孤方却沉下了脸，冷冷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两个人？你究竟是不是个真瞎子？”

他本来认为绝不会有人听到他脚步声的，他对自己的轻功一向很自负！所以他现在很不高兴。

花满楼却还是同样愉快；微笑着道：“有时连我自己也不信我是个真的瞎子，因为我总认为只有那种虽然有眼睛，却不肯去看的人，才是真的瞎子。”

萧秋雨也在微笑着，道：“你忘了还有一种人也是真的瞎子。”

花满楼道：“哪种人？”

萧秋雨道：“死人。”

花满楼笑道：“你怎么知道死人是真的瞎子？也许死人也同样能看得见很多事，我们都还没有死，又怎么会知道死人的感觉？”

独孤方冷冷道：“也许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萧秋雨悠然道：“我们并不认得你，跟你也没有仇恨，但现在却是来杀你的！”

花满楼非但没有吃惊，甚至连一点不愉快的表情都没有，他还是在微笑着，淡淡的笑道：“其实我也早就在等着两位了！”

独孤方道：“你知道我们要来杀你？”

花满楼道：“陆小凤并不笨，可是他得罪的人却远比他自己想像中多得多，因为他有时说话简直就像是个大炮。”

独孤方冷笑。

花满楼道：“谁也不愿意别人认为他还不如个瞎子，何况是两位这样的高手，这当然是件不能忍受的事，两位当然会来找我这个瞎子比一比高下！”

他神情还是同样平静，慢慢的接着道：“江湖好汉们最忍不得的，本就是这口气！”

独孤方道：“你呢？”

花满楼道：“我不是好汉，我只不过是个瞎子。”

独孤方虽然还在冷笑，但脸上却已忍不住露出很惊异的表情。

这瞎子知道的事实在太多了。

萧秋雨道：“你知道我们要来，还在这里等着？”

花满楼道：“一个瞎子又能跑到哪里去？”

独孤方突然厉喝，道：“去死！”

喝声中他已出手，一根闪亮的练子枪已毒蛇般刺向花满

楼咽喉。断肠剑也已出手。

他出手很慢，慢就没有风声，瞎子是看不到剑的，只能听到一剑刺来时所带起的风声。

这一剑却根本没有风声，这一剑才是真正能令瞎子断肠的剑。

何况还有那毒蛇般的练子枪，在前面抢攻，练子枪纵然不能一击而中。这一剑却是绝不会失手的。可是萧秋雨想错这瞎子除了能用耳朵听之外，竟似还有种奇妙而神秘的感觉。

他仿佛已感觉到真正致命的并不是枪，而是剑——他既看不到，也听不到的这一剑！

剑还没有刺过来。他已突然翻身，练子枪从他肩上扫过去的时候，他的双手已“拍”的一声夹住了剑锋。

只听“格、格”两响，一柄百炼精钢长剑，已突然断成了三截——别人的肠未断，他的剑却断了。

最长的一截还夹在花满楼手里，他反手，练子枪就已缠住了剑锋。

花满楼的人却已滑出去三丈，滑到窗口，恰巧坐到窗下的一张椅子上。

独孤方怔住，萧秋雨的脸在暮色中看来，已惊得像是张白纸。

花满楼微笑着，道：“我本不想得罪萧秋雨先生的，但萧秋雨先生的这一剑，对一个瞎子来说，未免太残忍了些，我只希望萧伙雨先生换过一柄剑后，出手时能给别人留下两三分逃路。”

花园里的花本来确实很多，但现在却已有很多花枝被折断。

陆小凤现在才知道丹凤公主带去的那些鲜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

就在这时候，他又看见了那个小女孩。

上官燕儿就站在花丛里，站在斜阳下，淡淡的斜阳，照着她丝绸般柔软光滑的头发。

她看起来还是很乖很乖的样子，就像是从来也没有说过半句谎话。

陆小凤笑了，忍不住走过去招呼，道：“喂，小表姐。”

上官燕儿回头看了他一眼，也笑了笑，道：“喂，小表弟。”

陆小凤道：“你好！”

上官燕儿道：“我不好！”

陆小凤道：“为什么不好？”

上官燕儿道：“我有心事，很多心事。”

陆小凤忽然发觉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里，好像真的带着种说不出的忧郁，甚至连她那甜甜的笑容，都似已变得有点勉强。

他忍不住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上官燕儿道：“我在担心我姐姐。”

陆小凤道：“你姐姐？上官飞燕？”上官燕儿点点头。

陆小凤道：“你担心她什么？”

上官燕儿道：“她忽然失踪了？”

陆小凤道：“什么时候失踪的？”

上官燕儿道：“就是花满楼到这里来的那一夭，也就是我们出去找你的那一天。”

陆小凤瞪着眼，道：“你既然担心，为什么不出去找她？”

上官燕儿道：“因为她说过她要留在这里等你们回来的。”

陆小凤道：“她说的话你全都相信？”

上官燕儿道：“当然相信。”

陆小凤忍不住笑道：“她既然没有出去，又怎么会忽然不见了呢？”

上官燕儿道：“我也想不通，所以我正在找她。”

陆小凤道：“在这花园里找？”

上官燕儿道：“嗯！”

陆小凤道：“她难道会在这花园里躲起来，而且己躲了好几天！”

上官燕儿道：“我不是在找她的人，我是在找她的尸首。

陆小凤皱眉道：“ 她的尸首？ ”
上官燕儿道：“ 我想她一定已经被人杀了，再把她的尸体埋在这花园里！”
陆小凤道：“ 这是你们自己的家，难道也会有人杀她？ ”
上官燕儿道：“ 这里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家，但家里却有别的人。 ”
陆小凤道：“ 别的什么人？ ”
上官燕儿道：“ 譬如说你的朋友花满楼。 ”
陆小凤道：“ 你认为花满楼也会杀人？ ”
上官燕儿道：“ 为什么不会？每个人都可能杀人的，甚至连老王爷都有可能！ ”
陆小凤道：“ 老王爷也可能杀她？为什么？ ”
上官燕儿道：“ 就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才要找！ ”
陆小凤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想得太多了，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孩，本不该想得这么多的！ ”
上官燕儿看着他，看了很久，才慢慢的问道：“ 谁说我只有十二岁？ ”
陆小凤道：“ 你表姐说的。 ”
上官燕儿道：“ 她说的话你相信，我说的话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
陆小凤又笑了，道：“ 至少你看来绝不像是个二十岁的女人。 ”
上官燕儿又看了他很久，忽然叹了口气，道：“ 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作聪明，该相信的你不信，不该相信的你反而相信了。 ”
这句话没说完，她的人影一闪，已消失在花丛里。
暮色苍茫，连那最后的一抹夕阳，也已看不见了，大地已渐渐被笼罩在黑暗里。
满园鲜花，也渐渐失去了颜色。
陆小凤面对着雾一般茫茫的暮色，忽然觉得这地方仿佛本就在雾里。人也在雾里。
暮色更浓，屋子里没有燃灯。
陆小凤进来的时候，花满楼还坐在窗口，仿佛正在享受着窗外吹进来的春风，春风中带着的香气，他随时随地都在享受着生命。
陆小凤忽然问道：“ 他们已来过？ ”
花满楼道：“ 谁来过？ ”
陆小凤道：“ 独孤方和萧秋雨。 ”
花满楼道：“ 你知道他们会来？ ”
陆小凤笑了笑，道：“ 柳余恨不会为了这种事来杀你，可是他们……他们也杀不了你。 ”
花满楼凝视着他，微笑道：“ 你好像算得很准。 ”
陆小凤笑道：“ 我若算不准，刚才为什么要溜出去？ ”
花满楼道：“ 你故意激他们来，故意溜出去，让他们有机会来杀我？ ”
他叹了口气，苦笑道：像你这样的朋友，倒也真难找得很。 ”
陆小凤忽然也叹了口气，道：“ 你那位上官飞燕，也真难找。 ”
花满楼道：“ 你找过她？ ”
陆小凤道：“ 连她妹妹都找不到她，我去找又有什么用？ ”
花满楼安详平静的脸上，又露出一抹忧虑之色，对这个突然失踪了的女孩子，他显然已有了种很不寻常的感情，就算想隐藏也隐藏不了。
这种感情若是到了一个人心里，就好像沙粒中有了颗珍珠一样，本就是

任何人都一眼就可以看出的。

陆小凤当然也看得出，立刻又故意问道：“ 你见过她妹妹没有？ ”

花满楼道：“ 没有。 ”

陆小凤叹道：“ 看来你运气还不错，至少比我的运气好些。 ”

花满楼道：“ 她妹妹是个小捣蛋？ ”

陆小凤苦笑道：“ 岂只是个小捣蛋，简直是个小妖怪，非但说起谎来可以把死人都骗活。而且还有疑心病。 ”

花满楼道：“ 小姑娘也会有疑心病？ ”

陆小凤道：“ 她的疑心病简直比老太婆还重，她甚至怀疑她的姐姐已经被人谋害了，甚至怀疑你和大金鹏王就是凶手。 ”

他本来是想让花满楼开心些的，所以他自己也笑了。

可是花满楼却连一点开心的样子都没有。

陆小凤又忍不住道：“ 你说她这种想法是不是滑稽得很？ ”

花满楼道：“ 不滑稽。 ”

陆小凤道：“ 上官飞燕也只不过是个小姑娘，最多也只不过会说说谎而已，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谁不会说谎呢？别人为什么要谋害这么样一个女孩子，又有谁能下得了这种毒手？ ”

花满楼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现在我只有一个希望。 ”

陆小凤道：“ 什么希望？ ”

花满楼微笑着，道：“ 我只希望他们今天晚上用的不是假酒。 ”

这句话本不是陆小风问的，他本来也不是个喜欢喝酒的陆小凤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的笑容好像也变得有点神秘起来。

无论什么人，只要一到了这里，好像都立刻会变得有点神秘，有点古怪。

陆小凤眨了眨眼，也故装出像是很神秘的腔调，压低声音道：“ 我也有个希望。 ”

花满楼忍不住问道：“ 什么希望？ ”

陆小凤道：“ 我只希望他们今天晚上请我们吃的不是人肉包子，喝的不是迷魂酒！ ”

虚情假意

盛宴。宴席就摆在大金鹏王刚才见客的花厅里，酒菜丰富而精致。

酒是真酒，真正上好的陈年花雕。

陆小凤举杯一饮而尽，忽然叹息着道：“这虽然也是好酒，但比起刚才的波斯葡萄酒来，就差得远了。”

大金鹏王大笑，道：“那种酒只宜在花前月下，浅斟慢饮，你阁下这样子喝法，就未免有些辜负了它。”

花满楼微笑道：“他根本不是在喝酒，是在倒酒，根本连酒是什么味道都没有感觉出，好酒拿给他喝，实在是糟蹋大金鹏王又大笑，道：“看来你倒真不愧是他的知已。”

这主人今天晚上非但兴致很高，而且又换了件用金线绣着团龙的锦袍，看来已真的有点像是国王在用盛宴款待他出征前的大将。

丹凤公主也显得比平时更娇艳，更美丽。

她亲自为陆小凤斟满了空杯，嫣然道：“我们觉得就要像这样子喝酒才有男子汉的气概，那些喝起酒来像喝毒药一样的男人，绝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眼的！”

大金鹏王故意板起了脸，道：“女孩子难道都喜欢酒鬼。”

丹凤公主眼珠子转了转，道：“喝酒当然也有点坏处。”

大金鹏王道：“只有一点坏处？”

丹凤公主点点头，道：“一个人酒若是喝的太多，等到年纪大了，腿有了毛病，不能再喝酒时，看见别人喝酒就会生气，一个人常常生气总不是好事。”

大金鹏王还想板着脸，却已忍不住失笑道：“说老实话，我年轻时喝酒也是用倒的，我保证绝不会比你倒得慢。”

聪明的主人都知道，用笑来款待客人，远比用丰盛的酒菜更令人感激。

所以懂得感激的客人就该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主人觉得自己笑的值得。

陆小凤又倒了一杯酒下去，忽然道：“我准备明天一早就去找西门吹雪。”

大金鹏王拊掌道：“好极了。”

陆小凤道：“这人是个怪物，一定要我自己去才找得出来，朱停就不必了。”

他从身上找出张又赃又皱的破纸，铺开，月筷子蘸了蘸酱油，在纸上画了个龙飞凤舞的“凤”字，然后就交给丹凤公主，道：“你随便找个人带着这张纸去见他，他就会跟那个人来的。”

丹凤公主迟疑着，道：“我听说你们已经有很久不说话了。”

陆小凤道：“我并没有想要跟他说话，只不过要他来而己，那完全是两回事。”

丹凤公主瞪着眼，道：“他不跟你说话，可是一看见你的花押，他就肯跟一个陌生人到陌生的地方来？”

陆小凤道：“绝无问题。”

丹凤公主失笑道：“看来这位朱先生倒也可以算是个怪人。”

陆小凤道：“岂止是个怪物，简直是个混蛋。”

丹凤公主折起了这张纸，才发现这张又脏又皱的破纸，竟赫然是张五千

两的银票。
她忍不住道：“ 这张银票还能不能兑现？ ”
陆小凤道：“ 你认为这是偷来的？ ”
丹凤公主的脸红了红，道：“ 我只不过觉得，你们本来既然是好朋友，你用这种法子去请他，他会不会觉得你看不起他？会不会生气？ ”
陆小凤道：“ 他不会。 ”
他笑了笑，接着道：“ 这个人唯一的好处，就是无论你给他多少钱，他都绝不会生气。 ”
丹凤公主嫣然道：“ 这只因他并不是个伪君子，你也不是。 ”
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在饿着肚子时，却偏偏还要恭维他是个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是条宁可饿死也不求人的硬汉。
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要你寄点钱给他时，却只肯寄给他一封充满了安慰和鼓励的信，还告诉他自力更生是件多么高贵的事。
假如你真的是这种人，那么我可以保证，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上官丹凤不是这种人，她显然已明白了陆小凤的意思。
除了有一张美丽的脸之外，她居然还有一颗能了解别人、体谅别人的心——这两样东西本来是很难在同一个女孩子身上找到的。
只有最聪明的女人才知道，体谅和了解，永远比最动人的容貌还能令男人动心。
陆小凤忽然发现自己竟好像越来越喜欢这女孩子了。直到现在为止，他心里居然还想着她。
现在夜已很深，屋子里没有点灯，春风轻轻的从窗外吹进来，送来了满屋花香。
陆小凤一个人躺在床上，眼睛还是睁得很大。
如此深夜，他为什么还不睡？莫非他还在等人？
他等的当然不会是花满楼，花满楼刚刚才跟他分手没多久。
夜更静，静得仿佛可以听见露珠往花瓣上滴落的声音，所以他听见了走廊上的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很慢，但他的心却忽然跳得快了，这时脚步声已停在门外。
门没有拴，一个人轻轻的推开门，走进来，又轻轻的将门掩起。
屋子里暗得很，连这个人的身材是高是矮都分辨不出。
但陆小凤却没有问她是什么人，好像早已知道她是什么人。
脚步声更轻，更慢，慢慢的走到他的床头，慢慢的伸出手，轻轻的摸着他的脸。
她的手冰冷而柔软，还带着种鲜花的芬芳。
她摸到了陆小凤的胡子，才证实了躺在床上的这个人确实是陆小凤。
陆小凤刚听见衣服落在地上的声音，就已感觉到一个赤裸的身子钻进了他的被窝。
她的身子本来也是冰凉而柔软的，但忽然间就变得发起烫来，而且还在发着抖，就像是跳动的火焰一样，刺激得陆小凤连咽喉都似被堵塞住。
过了很久，他才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 我警告过你，我是禁不起诱惑的，你为什么还要来！ ”
她没有说话，她身子抖得更厉害。
他忍不住翻着身，紧紧拥抱着她，她缎子般光滑的皮肤上，立刻被刺激

得起了一粒粒麻点，就像是春水被吹起了一阵阵漩涡。

她的胸膛已紧紧贴住他的胸膛，她的胸膛就像是鸽子般，嫩而柔软。

陆小凤忽然推开了她，失声道：“你不是……你是什么人？”

她还是不肯开口，身子却已缩成一团。

陆小凤伸出手，刚碰到她的胸膛，又像是触了电般缩回去，道：“你是小表姐。”

她终于不能不承认了，吃吃的笑了笑，道：“我知道你是小表弟。”

陆小凤就像是突然中了箭般突然从床上跳起来，道：“你来干什么？”

上官燕儿道：“我为什么不能来，你刚才以为我是谁？”

听她的声音，好像已生气了。

一个女孩子最不能忍受的事，也许就是一个男人在跟她亲热时，却将她当做了别人。

陆小凤的嘴并不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上官燕儿冷笑了一声，又道：“她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你说！”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因为我跟你一比，简直就像是个老头子了。”

上官燕儿道：“我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已经不是孩子了，要你相信我不是在说谎，你难道还以为我喜欢你，告诉你，你少自我陶醉！”

她的声音越说越大，越说越气，已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

陆小凤的心又软了，刚伸出手，轻轻揉了揉她的头发，刚想说两句安慰的话……

忽然间，房门又被推天，黑暗的房子立刻明亮了起来。

一个人手里举着灯，站在门口，穿着件雪白的袍子，脸色却比她的袍子还苍白。

上官丹凤。陆小凤几乎忍不住要钻到床底下去，他实在受不了她看着他时的那种眼色。

雪儿脸上的表情，也好像一个正在厨房里偷冰糖吃，恰巧被人撞见了的孩子。

可是她立刻又挺起了胸，赤裸裸的站起来，歪着嘴向陆小凤笑了笑，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要来，我本来可以早点走的。”

上官丹凤看着她，连嘴唇都已气得发抖，想说话，却又说不出。

雪儿也已披上了长袍，昂着头，从她面前走过，忽又歪着嘴对她笑了笑，道：“其实你也用不着生气，男人本来就全都是这样子的。”

上官丹凤没有动，也没有开口，她全身都似已僵硬。雪儿的脚步声终于已渐渐远去。

上官丹凤还是站在那里，瞪着陆小凤，美丽的眼睛里似已有了泪光，喃喃道：“这样也好，我总算看清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跺了跺脚，扭头就走。

可是陆小凤已赶过去，拉住了她。

上官丹凤咬着嘴唇，道：“你……你还有什么话说？”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不必说什么的，因为你也应该明白，我本是在等你。”

上官丹凤垂下头，听着，过了很久，也轻轻叹了口气，道：“我本来是想来的。”

陆小凤道：“现在呢？”
上官丹凤道：“现在……现在我却要走了。”
她忽又抬起头，凝视着陆小凤，眼睛里带着种又复杂，又矛盾的表情，也不知是在埋怨，还是在惋惜。
陆小凤苦笑道：“你真的相信我会跟雪儿……”
上官丹凤用指尖轻轻掩住了他的嘴，柔声道：“我知道你不会，可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已不能留在这里。”
无论谁看见这种风景的事，都绝不会再对别的事有兴趣了。
陆小凤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他已放开手。
上官丹凤看着他，忽然垫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亲，轻轻道：“你也应该知道我本来并不想走的。”
陆小凤忽然笑了，微笑着道：“现在你最好还是快点走，否则我说不定会……”
上官丹凤不等他的话说完，已从他怀抱中溜了出去。忽又回眸一笑，道：“我警告你，那小丫头可真是个小妖精，你下次看见她时也最好快点走，我吃醋的时候会咬人的。”
夜更深，更静，天地间充满了宁静与和平！
人的心呢？
上午，青石板的街道已刚刚被太阳晒得发烫，两旁的店铺却还有几家未曾开门。
大城里的人，又有几个还能习惯那种“日出而作”的生活。陆小凤和花满楼正站在发烫的青石板上。
丹凤公主用缀满鲜花的马车，一直将他们送到这里才回头的。
“我们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
“我知道，我等你。”
我等你——有她这么样一个女孩子在等你，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
花满楼忽然笑着，道：“我看你只怕是迟早总免不了要被她咬一口的了。”
陆小凤瞪了他一眼，也忍不住笑道：“这个人的耳朵简直比兔子还灵，下次我倒要提防着点。”
花满楼微笑着，道：“她说的那小妖精，也就是上官飞燕的妹妹？”
陆小凤苦笑道：“像她那样的小妖怪，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很难找出第二个的。”
花满楼沉吟着，终于忍不住问道：“她有没有找到她姐姐？”
陆小凤道：“好像还没有——我刚才应该问问上官丹凤的，她也许会知道你那燕子飞到哪里去了？”
花满楼又笑了笑，道：“你不问也好，问了说不定也要被她咬一口。”
陆小凤道：“我虽然没有问，但雪儿却已应该问过。”
花满楼道：“看样子她也没有问出来！”
他虽然在微笑着，但脸上却又掩不住露出了忧虑之色。
陆小凤沉思着，忽又问道：“你知不知道上官飞燕有多大年纪？”
花满楼道：“她说过，她是属羊的，今年才十八。”
陆小凤用指尖抹着他的胡子，喃喃道：“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会不会有一个二十岁的妹妹？”
花满楼笑道：“这就得看情形了。”

陆小凤怔了怔，道：“ 看情形？ ”

花满楼道：“ 若连你这样的聪明人，都会问得出这么笨的话来，十八岁的女孩子为什么不会有二十岁的妹妹？二十岁的妹妹说不定还会生出八十岁的儿子来！ ”

陆小凤也笑了，忽然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道：“ 十八岁的姐姐显然绝不会有二十岁的妹妹，上官飞燕也就绝不会有意外。 ”

花满楼道：“ 哦！ ”

陆小凤道：“ 雪儿说不定根本就知道她姐姐在哪里，却故意用那些话来唬我，现在我才知道，她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能相信。 ”

花满楼又笑了笑，仿佛已不愿再讨论这件事，忽然改变话题，问道：“ 你说你要到这里来找人？ ”

陆小凤点点头。。

花满楼道：“ 西门吹雪好像并不是住在这里的！ ”

陆小凤道：“ 他本来就不在这里，我找的是别人！ ”

花满楼道：“ 你找谁？ ”

陆小凤道：“ 你很少在外面走动，也许还不知道江湖中有两个很奇怪的老头子，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往今来所有奇奇怪怪的事，他都知道一点，另一个本事更大，无论你提出多奇怪困难的问题来，他都有法子替你解决， ”

花满楼道：“ 你说的是大通和大智？ ”

陆小凤道：“ 你也知道他们？ ”

花满楼淡淡道：“ 我虽然是个瞎子，却一点也不聋。 ”

陆小凤苦笑道：“ 有时我倒真希望你还是聋一点的好。 ”

这时他们已走到阴凉的屋檐下，对面正有一个和尚垂着头，规规矩矩的走过来。

这和尚长得倒也是方面大耳，很有福相，身上穿的却又破又脏，脚上一双草鞋更已几乎烂通了底。

陆小凤看见了这和尚，立刻迎上去，笑道：“ 老实和尚，你好！ ”

老实和尚抬头看见了他，也笑了，道：“ 你最近有没有变得老实些？ ”

陆小凤笑道：“ 等你不老实的时候，我就会老实了。 ”

老实和尚遇着了他，好像只有苦笑。

陆小凤又道：“ 看样子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莫非有什么喜事？ ”

老实和尚苦笑道：“ 老实和尚怎么会有喜事，像你这样不老实的小伙子才会有喜事。 ”

陆小凤道：“ 但今天却好像是例外。 ”

老实和尚皱了皱眉，又叹了口气，道：“ 今天的确是例外。 ”

看他的表情，无论谁都看得出他已不愿陆小凤再问下去。

只可惜陆小凤偏偏有点不识相，还是在问道：“ 为什么？ ”

老实和尚苦着脸，讷讷道：“ 因为……因为我刚做过一件不太老实的事。 ”

他本来不想说的，却又不能不说，因为他是个老实和尚。

所以陆小凤更觉得奇怪，更要问下去：“ 你也会做不老实的事？ ”

老实和尚道：“ 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 ”

陆小凤觉得更有趣了，压低声音，道：“ 你做了什么事？ ”

老实和尚的脸似已有点发红，嗫嚅着道：“ 我刚去找过欧阳。 ”

陆小凤道：“ 欧阳是什么人？ ”

老实和尚看着他，表情忽然变得很奇怪，竟好像有点沾沾自喜的样子，又好像对陆小凤无知很同情，摇着头道：“ 你怎么会连欧阳都不知道？ ”

陆小凤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

老实和尚悄悄道：“ 因为欧阳就是欧阳情。 ”

陆小凤道：“ 欧阳情又是何许人也？ ”

老实和尚的脸更红，结结巴巴的说道：“ 她是个……是个很出名的……妓女。 ”

他好像已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才总算说出了最后这两个字。

陆小凤几乎忍不住要跳了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这老实和尚也会去找妓女。

可是他心里虽然觉得又惊奇，又好笑，脸上却偏偏不动声色，反而淡淡道：“ 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这种事本来就很平常的。 ”

老实和尚反而吃了一惊，忍不住道：“ 这种事还很平常？ ”

陆小凤正色道：“ 和尚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小老婆，一个个身强力壮的，若连妓女都不能找，你叫他们怎么办？难道去找尼姑？ ”

老实和尚已听得怔住。

陆小凤接着道：“ 何况，高僧和名妓不但是妙对，而且本来就有种很密切的关系。 ”

老实和尚忍不住问道：“ 什么关系？ ”

陆小凤道：“ 高僧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名妓却是做一天钟，撞一天和尚……这种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么？ ”话还没有说完，他自己已忍不住笑得弯了腰。

老实和尚却已气得发了呆，呆呆的怔了半天，才叹息着，喃喃道：“ 我佛慈悲，为什么叫我昨天晚上遇见孙老爷，今天早上又遇见陆小凤。 ”

陆小凤忽然不笑了，急急问道：“ 你看见了孙老爷？他在哪里？我正要找他。 ”

老实和尚却好像没听见他的话，嘴里还是念念有词，道：“ 阿弥陀佛，看来坏事真是万万做不得的，我真该死，菩萨应该罚我爬回去。 ”

他念着念着，忽然伏在地上，竟真的一路爬着走了。

陆小凤也只有看着他苦笑，全没有半点别的法子。

花满楼忍不住走过来，问道：“ 他真的在爬？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这个人若说要爬十里，就绝不会只爬九里半的，因为他是个老实和尚。 ”

花满楼笑道：“ 看来他不但是个老实和尚，还是个疯和尚。 ”

陆小凤道：“ 但他却是在装疯，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

花满楼道：“ 孙老爷又是何许人也？ ”

提起孙老爷，陆小凤的兴致又高了，道：“ 这孙老爷的全名应该是龟孙子大老爷。 ”

花满楼失笑道：“ 他怎么会起这么样个好名字？ ”

陆小凤道：“ 因为他自己常说他自己没钱的时候虽然是龟孙子，有钱的时候就是大老爷了，他又恰巧姓孙，所以别人就索性叫他孙老爷。 ”

花满楼笑道：“ 你认得的怪物倒真不少。 ”

陆小凤道：“ 幸好十个怪物，倒有九个都不太讨厌，这孙老爷尤其不讨

厌。”

花满楼道：“你要找的究竟是大通大智，还是他？”

陆小凤道：“大通大智也是两个怪物，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他们，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除了孙老爷外，谁也找不到他们！”

花满楼道：“想不到这孙老爷的本事倒不小。”

陆小凤道：“这个人从小就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平生没做过一件正经事，也没有别的本事，就凭这一样本事，已经足够他逍遥半生了。”

花满楼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无论谁要找大通大智，都得把他从各种地方赎出来。”

花满楼道：“赎出来？为什么要赎出来？”

陆个凤道：“这个人花起钱来比谁都凶，所以他大老爷总是做不了三天，就要变成龟孙子，等到没钱付帐时，他就把自己押在那里，等着别人去赎，这样子的日子他居然一过就是十来年，我想不佩服他都不行。”

花满楼笑道：“看来这个人不但有本事，而且还很有福气。”

陆小凤道：“一点也不错，若要个没福气的人过他这种日子，不出半年准得发疯。”

花满楼道：“现在你准备到哪里去赎他？”

陆小凤道：“我当然要先去找欧阳！”

花满楼道：“欧阳？”

陆小凤笑了，悠然道：“连欧阳你都不知道？欧阳就……”

欧阳情，怡情院里的花牌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她。

据说她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什么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和尚也好，是秃子也好只要你有钱，她就会把你当做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干她这行的，只要有这一样本事，就已足够何况她长得又的确不丑，白生生的脸，乌油油的头发，笑起来脸上一边一个酒涡，一双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看着你，让你觉得无论花多少银子在她身上，都一点也不冤枉。

现在她在笑眯眯的看着陆小凤，看着陆小凤的小胡子，就好像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么英俊的男人，这么漂亮的胡子。

陆小凤却被她看得有点飘飘然了，口袋里的银票，也好像已长出翅膀要往外飞。

欧阳情笑得更甜，道：“你以前好像从没有到这里来过。”

陆小凤道：“从来也没有。”

欧阳情道：“你一来就找我？”

陆小凤道：“我第一个我的就是你！”

欧阳情垂下了头，轻轻道：“这么样说来，难道我们真的有缘？”

陆小凤道：“一点也不假！”

欧阳情眼波流动，道：“可是，你又怎么会知道有我这么样一个人的？”

陆小凤道：“有个神仙今天早上在梦里告诉我，说我们八百年前就有缘了。”

欧阳情惊笑道：“真有这回事？”

陆小凤道：“连半点都不假，那神仙是个和尚，看样子就很老实，他还说连他自己都来找过你。”

欧阳情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嫣然道：“昨天晚上倒真有个和尚来过，我到床上睡觉时，他就在这里坐着看了我一夜，我还以为他有什么毛病，却想

不到他竟是个神仙。”
　　她忽然走过来，坐到陆小凤腿上，轻抚着陆小凤的小胡子，咬着嘴唇笑道：“只不过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学他。”
　　陆小凤道：“我不是神仙。”
　　欧阳情附在他耳旁，轻咬着他的耳朵，吃吃的笑道：“其实做神仙也没什么好处，只要你这朋友也去，我就可以让你觉得比神仙还快活。”
　　花满楼一直微笑着，静静的坐在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他好像已不愿让这出戏再演下去，忽然道：“我们是来找孙老爷的，你一定知道孙老爷在哪里？”
　　欧阳情道：“孙老爷，听说他还在隔壁的潇汀院，等着人去赎他，你一出去就可以找到潇汀院了。”她希望花满楼快走。
　　但是陆小凤却先推开她站了起来。
　　欧阳情皱起眉，道：“你也要去？”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也不想去，只可惜非去不可。”
　　欧阳情道：“你要去赎他？”
　　陆小凤道：“不是去赎他，是陪着他一起等人来赎。”
　　他苦笑着拍了拍腰袋，又道：“老实说，现在我们身上剩下的钱，连买张大饼都不够。”
　　欧阳情虽然还笑，但却已忽然变成一种笑了，一种让你一看见就再也坐不住的假笑。
　　陆小凤却好像看不出，忽又笑道：“但我们既然有缘，我又怎么能走？我看不如还是让他……”
　　欧阳情立刻打断了他的话，道：“我们既然有缘，将来应该还是会在一起的，现在你还是去找他吧，我……我忽然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肚子疼。”
　　陆小凤走过来，迎着从东面吹过来的春风，长长的吸了口气，微笑着道：“你若要摆脱一个女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让她自己说肚子疼，一个出来玩玩的男人，至少应该懂得三种法子让女人肚子疼。”
　　花满楼淡淡道：“我一向知道你的办法很多，但直到今天才知道你完全不是个君子。”
　　陆小凤道：“为什么？”
　　花满楼道：“你明明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当面揭穿她？”
　　陆小凤道：“因为我不喜欢虚情假意的人。”
　　花满楼道：“可是她不能不虚情假意，她要活下去，假如她对每个人都有真情，在这种地方怎么能活得下去？”
　　他微笑着，接着道：“你够义气，够朋友，甚至已可真是个侠客，但你却有个最大的毛病。”
　　陆小凤只有听着。
　　花满楼道：“这世上有很多人虽然很可恶，很可耻，但他们做的事，有的也是被逼不得已的，你最大的毛病，就是从来没有替他们想过。”
　　陆小凤看着他，过了很久，才轻轻的叹息了一声，道：“有时我的确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花满楼道：“哦！”
　　陆小凤道：“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人还不错，可是跟你一比，我简直就好像是个混蛋了。”

花满楼微笑道：“一个人若知道自己是混蛋，那么他总算还有救药。”

“我是个混蛋，一等一的大混蛋，空前绝后的大混蛋，像我这样的混蛋一百万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他们一走进潇汀院，就听见有人在楼上大叫大喊。

花满楼道：“孙老爷？”

陆小凤笑道：“一点也不错，自己知道自己是混蛋的人并不多。”

花满楼笑道：“所以他还有救药。”

陆小凤道：“现在我只希望他还不太醉，还能站得起来。”

孙老爷虽然已站不起来，幸好还能坐起来。

现在他就直挺挺的坐在陆小凤刚雇来的马车里，两眼发直，瞪着陆小凤，道：“你就算急着要去找那两个老怪物，至少也该先陪我喝杯酒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只奇怪那些人，明明知道你已囊空如洗，为什么还要给你酒喝！”

孙老爷咧开嘴一笑，道：“因为他们知道迟早总有你这种冤大头会去救我。”

其实他自己的头绝不比任何人的小，没有看见过他的人，几乎很难想像他这么样一个又瘦又小的人，会长着这么样一个大脑袋。

陆小凤道：“像你现在这样子，是不是还能马上找得到他们！”

孙老爷傲然道：“当然，无论那两个怪物多古怪，我却偏偏正好是他们的克星——可是我们先得先约法三章。”

陆小凤道：“你说。”

孙老爷道：“一个问题五十两，要十足十的银元宝，我进去找时，你们只能等在外面，有话要问时，也只能在外面问。”

陆小凤苦笑道：“我实在不懂，他们为什么从来也不愿见人！”

孙老爷又笑了，道：“因为他们觉得世上的人除了我之外，全都是面目可憎的大混蛋，却不知天下最大的一个混蛋就是我。”

山窟里阴森而黑暗，洞口很小，无论谁都只有爬着才能进去。孙老爷就是爬进去。

陆小凤和花满楼在外面已等了很久，陆小凤已等得很不耐烦。

花满楼却微笑着道：“我知道你一定已等得着急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这里的风景多美，连风吹在身上都是舒服的，一个人能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岂非是福气。”

陆小凤道：“你怎么知道这里的风景好？”

花满楼道：“我虽然看不见，却能领略得到，所以我总觉得只有那些虽然有眼睛，却不肯看的人，才是真正的瞎子。”

陆小凤说不出话来了。

就在这时，山窟里已传出孙老爷的声音，道：“可以开始问了。”

第一块五十两重的银子抛进去，第一个问题是：“五十年前，世上是不是有个金鹏王朝？”

过了片刻，山窟里就传出一个人低沉而苍老的声音：“金鹏王朝本在极南一个很小的国度里，他们的风俗奇特，同姓为婚，朝中当权的人，大多复姓上官，这王朝虽然古老而富庶，但五十年前已覆没，王族的后代，据说已流亡到中土来。

陆小凤吐出口气，仿佛对这答复很满意，于是又抛了锭银子进去，开始

问第二个问题："除了王族的后代外，当时朝中的大臣，还有没有别人逃出来的？"

"据说还有四个人，受命保护他们的王子东来，其中一人也是王族，叫上官谨，还有三个人是大奖军平独鹤，司空上官木，和内库总管严立本。"

这问题还有点补充："这王朝所行的官制，和我们汉唐时相差无几。"

第三个问题是："他们后来的下落如何？"

"到了中土后，他们想必就已隐姓埋名，因为新的王朝成立后，曾经派遣过刺客到中土来追杀，却无结果，当时的王子如今若还活着，也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

陆小凤沉吟了很久，才问出第四个问题："若有件极困难的事定要西门吹雪出手，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他？"

这次山窟里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了四个字的回答："没有法子。"

城里"上林春"的竹叶青和硝牛肉，五梅鸽子，鱼羊双鲜，都是远近驰名的，所以他们现在正在上林春。

陆小凤是个很讲究吃，也很懂得吃的人。

"没有法子，这算是什么回答？"陆小凤喝了杯竹叶青，苦笑道："这一桌子酒菜最多也只有五两银子，这见鬼的回答却要五十两。"

花满楼淡淡的微笑着，道："他说没有法子，难道就真的没有法子？"

陆小凤道："西门吹雪既有钱，又有名，而且还是个彻底的自了汉，从来也不管别人的闲事，再加上六亲不认，眼高于顶，你对这个人能有什么法子？"

花满楼道："但有时他却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奔波三千里去复仇。"

陆小凤道："那是他自己高兴，他若不高兴，天王老子也说不动他的。"

花满楼微笑道："无论如何，我们这次总算没有空跑一趟，我们总算已知道，大金鹏王说的那些事，并不是空中楼阁。"

陆小凤道："就因为他说的不假，所以这件事我们更非管不可，就因为我们要管这件事，所以更少不了西门吹雪。"

花满楼道："他的剑法真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陆小凤道："也许比传说中还可怕，从他十五岁时第一次出手，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在他剑下全身而退的。"

花满楼道："这件事为什么一定非他不可？"

陆小凤道："因为我们要对付的既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一个人。"

他又倒了杯酒下去，接着道："独孤一鹤若真是青衣楼的大老板，他手下就至少有五六个很难对付的人，何况，峨嵋派本身就已高手如云！"

花满楼道："我也听说峨嵋七剑，三英四秀，都是当今武林中，后起一代剑客中的佼佼者。"

陆小凤道："阎铁珊'珠光宝气阁'的总管霍天青，却比他们七个人加起来还难对付，这个人年纪不大，辈份却极高，据说连关中大侠山西雁，都得叫他一声师叔的。"

花满楼道："这种人怎么肯在阎立本手下做事？"

陆小凤道："因为他昔年在祁连山被人暗算重伤，阎立本曾经救过他的命。"

花满楼道："霍休常年踪影不见，他那庞大的财产，当然也有极可靠的人照顾，那些人当然也不是好对付的。"

陆小凤道：“ 一点也不错。 ”
花满楼道：“ 所以我们非把西门吹雪找出来不可。 ”
陆小凤道：“ 完全说对了。 ”
花满楼沉吟着，道：“ 我们能不能用激将法，激他出来和这些高手一较高低？ ”
陆小凤道：“ 不能。 ”
花满楼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这个人非但软硬不吃，而且聪明绝顶，就跟我一样。 ”
他笑了笑，接着道：若有人对我用激将法，也是连半点用处都没有的。 ”
花满楼又沉默了很久，缓缓道：“ 我有个法子，倒也许可以去试一试。 ”
陆小凤道：“ 什么法子？ ”
这个法子花满楼还没有说出来，就忽然听见门口发生一阵骚动，一阵惊呼。
一个人踉踉跄跄的从门外冲进来，一个血人。
四月的春阳过了正午已偏西，斜阳从门外照进来，照在这个人身上，照得他满身的鲜血都发出了红光，红得令人连骨髓都已冷透。
血是从十七八个地方同时流出来，头顶上，鼻子里，耳朵里，眼睛里，嘴里，咽喉上，胸膛上，手腕上，膝盖上，双肩上，都流着血。
就连陆小凤都从未看见过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伤口，这简直令人连想都不敢想像。
这人也看见了他，突然冲过来，冲到他面前，用一双已被鲜血染红的手，一把抓住他的肩，喉咙里“ 格格 ”的响，像是想说什么。
可是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他的咽喉已被割断了一半。但他却还活着。
这是奇迹，还是因为他在临死前还想见陆小凤一面，还想告诉陆小凤一句话。
陆小凤看着他狰狞扭曲的脸，突然失声而呼：“ 萧秋雨！ ”
萧秋雨喉咙里仍在不停的“ 格格 ”直响，流着血的眼睛里，充满了焦急，恐惧，愤怒，仇恨。
陆小凤道：“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
萧秋雨点了点头，突然发出了一声绝望的惨呼，就像是一匹孤独，饥饿，受了伤的狼，垂死前在冰天雪地中所发出的那种惨呼一样。
然后他的人突然一阵抽搐，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鞭子，重重的抽在他身上。
他想告诉陆小凤的，显然是件极可怕的秘密，可是他已永远说不出来了。
他倒下去时，四肢已因痛苦绞成了一团，鲜红的血，已渐渐变成紫黑色。
陆小凤跺了跺脚，振起双臂，高大的身子就像是飞鹏一样，掠过了四五张桌子，从人们的头顶上飞出来，掠到门外。
青石板铺成的长街上，也留着一串鲜血，从街心到门口。
“ 刚才有辆马车急驰而过，那个人就是从马车上被推下来的。 ”
“ 是辆什么样的马车？ ”
“ 黑马车，赶车的好像是条青衣汉子。 ”
“ 往哪边去的？ ”
“ 西边。 ”

陆小凤什么也不说，逐着斜阳追出去，奔过长街，突然又听见左边的那条街上传来一阵惊呼，一阵骚动。

一辆漆黑的马车，刚闯入一家药铺，撞倒了四五个人，撞翻了两张桌子。

现在马已倒了下去，嘴角还在喷着浓浓的白沫子。

赶车的人也已倒了下去，嘴角流的都是血，紫黑色的血，一滴滴落在他的衣襟上。

青布衣裳，他的脸也已扭曲变形，忽然间，淡黄的脸已变成死黑色。

陆小凤一把拉开了车门，车厢里的座位上竟赫然摆着一副银钩。

银钩上悬着条黄麻布，就像是死人的招魂幡，上面的字也是用鲜血写出来的：“以血还血！”

“这就是多管闲事的下场！”

银钩在闪闪的发着光。

花满楼轻抚着钩的锋，缓缓道：“你说这就是勾魂手用的钩？”

陆小凤点点头。

花满楼道：“勾魂手就是死在萧秋雨手上的？”

陆小凤长长叹息，道：“以血还血！”

花满楼道：“但另外一句话，却显然是警告我们不要多管闲事的。”

陆小凤冷笑道：“青衣楼的消息倒真快，但却看错人了。”

花满楼也叹了口气，道：“他们的确看错人，青衣楼本不该做出这种笨事的，难道他们真的认为这样子就能吓倒你？”

陆小凤道：“这样做只对一个人有好处。”

花满楼道：“对谁？”

陆小凤道：“大金鹏王！”

这世上有种人天生就是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你越是吓唬他，要他不要管一件事，他越是非管不可，陆小凤就是这种现在你就算用一百八十把大刀架在他脖子上，这件事他也管定了。

他紧握着银钩，忽然道：“走，我们就去找西门吹雪去，现在我也想出了一种法子对付他。”

花满楼道：“什么法子？”

陆小凤道：“这次他若一定不肯出手，我就放火烧了他的万梅山庄。”

远山传歌声

万梅山庄还没有梅花。

现在是四月，桃花和杜鹃正在开放，开在山坡上。

面对着满山遍地的鲜花，花满楼几乎不愿再离开这地方了，他安详宁静的脸上，忽然有了无法形容的光采，就仿佛初恋的少女看见自己情人时一样。

陆小凤忍不住道：“我并不想杀风景，可是天一黑，西门吹雪就不见客了。”

花满楼道：“连你也不见？”

陆小凤道：“连天王老子都不见。”

花满楼道：“若他不在呢？”

陆小凤道：“他一定在，每年他最多只出去四次，只有在杀人时才出去。”

化满楼道：“所以他每年最多只杀四个人。”

陆小凤道：“而且杀的都是该杀的人。”

花满楼道：“谁是该杀的人，谁决定他们是不是该杀的？”

他忽然叹了口气，道：“你去找他，我情愿在这里等你。”

陆小凤没有再说什么，他很了解这个人。

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花满楼发过脾气，可是他若决定了一件事，也从来没有任何人能改变他的主意。

他面对着满山鲜花，慢慢的接着道：“你见到他时，最好先试试我的法子，再试你的。”

屋子里看不见花，却充满了花的芬芳，轻轻的，淡淡的，

就像是西门吹雪这个人一样。

陆小凤斜倚在一张用长青藤编成的软椅上，看着他，杯中的酒是浅碧色的，他身上雪白的衣裳轻而柔软。

一阵阵比春风还轻柔的笛声，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却也看不见吹笛的人。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这人这一生中，有没有真的烦恼过？”

西门吹雪道：“没有。”

陆小凤道，“这世上有没有你得不到的东西？”

西门吹雪道：“也没有。”

陆小凤道：“你真的已完全满足？”

西门吹雪淡淡道：“因为我的要求并不高。”

陆小凤道：“所以你从来也没有求过人？”

西门吹雪道：“从来没有。”

陆小凤道：“所以有人来求你，你也不肯答应。”

西门吹雪道：“不肯。”

陆小凤道：“不管是什么人来求你，不管求的是什么事，你都不肯答应？”

西门吹雪道：“我想要去做的事，根本就用不着别人来求我，否则不管谁来都一样。”

陆小凤道：“若有人要放火烧你的房子呢？”

西门吹雪道：“谁会来烧我的房子？”

陆小凤道：“我。”

西门吹雪笑了。他很少笑，所以他的笑容看来总仿佛带着种说不出的讥

讽之意。
陆小凤道：“ 我这次来，本来就是要你帮我去做一件事的，我答应过别人，你若不肯出去，我就放火烧你的房子，烧得干干净净。 ”
西门吹雪凝视着他，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我的朋友并不多，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两三个，但你却一直是我的朋友。 ”
陆小凤道：“ 所以我才来求你。 ”
西门吹雪淡淡道：“ 所以你不管什么时候要烧我的房子，都可以动手，不管从哪里开始烧都行。 ”
陆小凤怔住了，他也很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射出去的箭一样，从来也不会回头的。
西门吹雪道：“ 我后面的库物，有松香和柴油，我建议你最好从那里开始烧，最好在晚上烧，那种火焰在晚上看起来一定很美。 ”
陆小凤忽然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大通大智这两个人。 ”
西门吹雪冷冷道：“ 听说这世上还没有他们答不出的问题，天下的事他们难道真的全知道？ ”
陆小凤道：“ 你不信？ ”
西门吹雪道：“ 你相信？ ”
陆小凤道：“ 我问过他们，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你，他们说没有法子，我本来也不信，但现在看起来，他们倒真的了解你。 ”
西门吹雪看着他，忽又笑了笑，道：“ 这次他们就错了。 ”
陆小凤道：“ 哦？ ”
西门吹雪道：“ 你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子打动我！ ”
陆小凤道：“ 我有什么法子？ ”
西门吹雪微笑着，道：“ 只要你把胡子刮干净，随便你要去干什么，我都跟你去。 ”
朋友们以后再看见陆小凤时，也许会不认得他了。
这个本来有四条眉毛的人，现在已只剩下了两条，他本来长胡子的地方，现在已变得像是个刚生出来的婴儿一样光滑。
只可惜花满搂看不见。
他当然也看不见跟着陆小凤一起来的西门吹雪，却微笑着道：“ 西门庄主？ ”
西门吹雪道：“ 花满楼？ ”
花满楼点点头，道：“ 只恨在下身带残疾，看不见当代剑客的风采。 ”
西门吹雪凝视着他，忽然道：“ 阁下真的看不见？ ”
花满楼道：“ 庄主想必也该听说过，花满楼虽有眼睛，却瞎如蝙蝠。 ”
西门吹雪道：“ 阁下难道竟能听得见我的脚步声？ ”
他也正如独孤方一样，忍不住要问这句话，他对自己的轻功和剑法，都同样自负，他的轻功也实在值得他自负。
花满楼道：“ 据在下所知，当今天下，最多只有四五个人行动时能完全不发出任何声音，庄主正是其中之一。 ”
西门吹雪道：“ 但你却知道我来了！ ”
花满楼笑了笑，道：“ 那只因庄主身上带着杀气！ ”
西门吹雪道：“ 杀气？ ”
花满楼淡淡道：“ 利剑出鞘，必有剑气，庄主平生杀人几许？又怎会没

有杀气？”

西门吹雪冷冷道：“这就难怪阁下要过门不入了，原来阁下受不了我这种杀气！”

花满楼微笑道：“此间鲜花之美，人间少见，庄主若能多领略领略，这杀气就会渐渐消失于无形中的。”

西门吹雪冷冷道：“鲜花虽美，又怎能比得上杀人时的血花？”

花满楼道：“哦！”

西门吹雪目中忽然露出一种奇特的光亮，道：“这世上永远都有杀不尽的背信无义之人，当你一剑刺入他们的咽喉，眼看着血花在你剑下绽开，你若能看得见那一瞬间的灿烂辉煌，就会知道那种美是绝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他忽然转过身，头也不回的走了。

暮霭苍茫，仿佛在花丛里撒下了一片轻纱，他的人忽然间就已消失在暮色里。

花满楼忍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道：“现在我才明白，他是怎么会练成那种剑法的了。”

陆小凤道：“哦！”

花满楼道：“因为他竟真的将杀人当做了一件神圣而美丽的事，他已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这件事，只要杀人时，他才是真正活着，别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等而已。”

陆小凤沉思着，忽然也轻轻叹息，道：“幸好他杀的人，都是该杀的。”

花满楼微笑着，没有再说什么。

这时无边的夜色忽然已笼罩了大地。

疏星刚升起，一弯蛾眉般的下弦月，正挂在远处的树梢。

风中还带着花香，夜色神秘而美丽。

花满楼慢慢的走在山坡上，仿佛也已落入了个神秘而美丽的梦境里。

陆小凤却忍不住道：“你为什么不问我，此行是不是已有收获？”

花满楼笑了笑，道：“我知道你已说动了他。”

陆小凤道：“你知道？怎么会知道的？”

花满楼道：“他既没有留你，也没有送你，你却也没有生气，当然是因为你们已约好了相见之地。”

陆小凤道：“你也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法子？”

花满楼道：“当然是我的法子。”

陆小凤道：“为什么？”

花满楼道：“因为他虽无情，你却有情，他知道你绝不会烧他房子的，何况，你就算真的烧，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陆小凤笑了，微笑着叹了口气，道：“不管你多厉害，有样事你还是永远也想不到的。”

花满楼道：“什么事？”

陆小凤摸了摸他本来留着胡子的地方，道：“你慢慢的猜，猜中时我再告诉你。”

花满楼笑了，道：“我若已猜出来，又何必还要告诉我？”

陆小凤也笑了，可是他还没有开口，忽然发现花满楼安详平静的微笑，竟在这一瞬间忽然变得说不出的奇特僵硬。

他忍不住问道：“你又发现了什么？”

花满楼没有回答，也没有听见他的话，却仿佛在倾听着遥远处一种神秘的声音，一种只有他才能听得见的声音。

他忽然改变方向，向山坡后走了过去。

陆小凤只有跟着他走，夜色更黯，星月都已隐没在山峰后。

忽然间，他也听见了一阵飘渺的歌声，带着种淡淡的忧郁，美得令人心碎。

歌词也是凄凉，美丽，而动人的，是叙说一个多情少女，在垂死前向他的情人，叙说她这一生的飘零和不幸。

陆小凤并没有仔细去倾听这歌词，因为他觉得花满楼的神情奇怪，他又忍不住要问：“你以前听见过这首歌？”

花满楼终于点了点头，道：“我听人唱过！”

陆小凤道：“听谁唱过？”

花满楼道：“上官飞燕。”

陆小凤常常说：这世上可以让他完全信赖的东西一共只有十二样，其中有一样就是花满楼的耳朵。

别人连亲眼看见的事，有时都会看错，可是花满楼却从来没有听错过。

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已无异告诉了陆小凤，现在唱歌的也正是上官飞燕。

这个已神秘失踪了的少女，怎么会又忽然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要一个人躲在这月夜荒山里，唱这首凄凉幽怨的歌曲？

她是唱给谁听的？

难道她也像歌词中那身世飘零的孤女一样，在垂死前向她的情人叙说她命运的凄苦和不幸。

陆小凤并没有再问下去，因为这时黑暗中已忽然出现了一点灯光。

歌声正是从灯火闪动处传来的。

花满楼已展动身形，向那边飞掠了过去，他虽然看不见这盏孤灯的光，可是他飞掠的方向却完全没有错误。

灯火越来越近了，陆小凤已可分辨出那是一间小小的庙宇，供奉的也不知是山神？还是土地？

就在这时，歌声竟突然停顿，天地间突然变得说不出的空虚寂静。

陆小凤看了花满楼一眼，忍不住道：“她若是真的在唱给你听，就不会走的。”

可是她已走了。灯光还亮着，阴森森的山庙里，却已看不见人影。

黑脸的山神提着钢鞭，跨着猛虎，在黯淡的灯光下看来，仿佛正待挥鞭痛惩世上的奸贼，为善良的人们抱不平。

油漆剥落的神案上，有个破旧的铜盆，盆中盛满了清水，水上漂浮着一缕浅乌丝。

花满楼道：“你在看什么？”

陆小凤道：“桌上有一盆水，水里还有几根头发。”

花满楼道：“头发？”

头发很柔软，还残留着一种少女特有的发香。

陆小凤道：“是女人的头发，刚才好像还有个女孩子在这里，一面唱着歌，一面用这盆水作镜子梳头，但现在她的人却已不见了。”

花满楼慢慢的点了点头，仿佛早已想到她绝不会在这里等他。

陆小凤道：“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她居然还有心情梳头，显然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

花满楼淡淡道：“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又有谁不爱漂亮？”

陆小凤道：“上官飞燕岂非正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花满楼道：“她本来就爱漂亮。”

陆小凤看着他，试探着道：“你以前当然摸过她的头发！”

花满楼笑了笑——笑有很多种，他这种笑的意思，就是承认。

陆小凤道：“这是不是她的头发？”

他相信花满楼的指尖，也和耳朵同样灵敏，他亲眼看见过花满楼用指尖轻轻一触，就可以分辨出一件古董的真假。

花满楼已接过那根头发。正在用指尖轻轻抚摸，脸上忽然又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竟分不出是欢喜？还是悲伤？

陆小凤道：“这的确是她的头发？”

花满楼点了点头。

陆小凤道：“她刚才既然还在这里，还能梳头唱歌，可见她还好好的活着。”

花满楼又笑了笑——笑有很多种，可是他这种笑，却也分不出是欢喜？还是悲伤？

她刚才既然在这里，为什么不等他？她若不知道他会来，又是在为谁而歌唱？

陆小凤暗中叹息，也不知是该安慰安慰他？还是假装不懂。

有风吹过，从门外吹进来，那提着钢鞭，跨着黑虎的黑面山神像，突然从中间裂开，一条四尺长的钢鞭，突然断成八九截。

接着，巨大的山神像也一块块的粉裂，一块块落在地上。

尘土迷漫中，陆小凤忽然发现山神像后的墙壁上，竟有个人儿挂在半空中。

一个死人，身上血迹还没有干，一对判官笔从他胸膛上插进去，将他活生生的钉在那里，判官笔上飘扬着两条招魂幡一样的黄麻布。

“以血还血！”

“这就是多管闲事的榜样！”

同样的两句话，同样用鲜血写出来的，血迹似已干透。

陆小凤不用再看这死人的脸，已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独孤方。不是柳余恨，是独孤方，一心求死的人还未死，不想死的人却已死了。

陆小凤恨恨道：“神像早已被人用内力震毁，这死人正是摆在这里，等着我们来看的。”

花满楼的脸色苍白，终于忍不住问道：“死的不是上官飞燕？”

陆小凤道：“死的是独孤方，我实在没想到第二个死的是他。”

花满楼沉思着，道：“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上官飞燕又为什么会到这里来？难道她也是被人所看？难道她也已落在青衣楼手里？”

陆小凤皱眉，道：“你平时一向很想得开的，一遇到她的事，为什么就偏偏要往坏处想？”

花满楼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道：“这是不是因为我太关心她？”

是的！

若是太关心了，就难免要想，若是想得太多，就难免要钻牛角尖了。
所以越是相爱深的人，越容易发生误会，在分离时也就越痛苦。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道：“ 不管怎么样，她总算还活着，一个人的脖子上若有柳刀在架着，又怎么还能唱得出那么好听的歌？ ”
歌唱得并不好听，因为是陆小凤唱的。
“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
他用筷子敲着酒杯，反反覆覆的唱着，唱来唱去就只有这两句。
他唱一遍，花满楼就喝一杯，终于忍不住道：“ 我并不是说你唱得不好，可是你能不能换两句唱唱？ ”
陆小凤道：“ 不能！ ”
花满楼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我只会唱这两句。 ”
花满楼笑了，道：“ 别人都说陆小风惊才绝艳，聪明绝顶，无论什么样的武功，都一学就会，可是你唱起歌来，却实在比驴子还笨。 ”
陆小凤道：“ 你若嫌我唱得不好听，你自己为什么不唱？ ”
他就是要花满楼笑，要花满楼唱，因为他从未看过花满楼这么样想不开，也从未看过花满楼这么样喝过酒。
酒并不好，山村野店里，怎么会有好酒？
但无论什么样的酒，至少总比没有酒好，花满楼突然举杯一饮而尽，高声而歌：
“ 云一彑，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棵，夜长人奈何。 ”
这首《长相思》本是南唐后主李煜为怀念他的亡妻大周后而作，凄恻缠绵的歌词里，带着种叙不尽的相思之意。
陆小凤忽然发现花满楼是真的已爱上那个神秘而美丽的女孩子了，他从来不说，只因为爱得深，他爱得深，只因为他从未爱过。
可是上官飞燕呢？
她的行踪实在太诡秘，做的事也实在太奇怪，就连陆小凤都摸不透她的心意，又何况已陷入情网的花满楼？
陆小凤忽然笑道：“ 我唱得虽不好，你唱得却更糟，我唱的至少还能让你发笑，你唱的却让我连笑都笑不出了。 ”
花满楼道：“ 所以我们不如还是喝酒，今朝有酒，且醉今朝。 ”
他们举起杯，忽听一人道：“ 哪位是陆小凤陆大少爷？ ”
夜已深了，人已散了，这山村野店里，本已不会再有人来，更不会有人来找陆小凤。
但这个人却偏偏来了，偏偏是来找陆小凤的。
看他的打扮，仿佛是山里猎户，手里提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是只已烤好的山鸡。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 你找陆小凤干什么？ ”
猎户将竹篮放在桌上，道：“ 这是陆大少爷的姑妈特地买下来，叫我送来给陆大少爷下酒的。 ”
陆小凤怔了怔，道：“ 我的姑妈？ ”
猎户竟似也怔了怔，道：“ 你就是陆小凤陆大少爷？ ”
陆小凤点点头，道：“ 只不过我既不是大少爷，也没有姑妈。 ”

猎户道：“ 一定有的，绝不会错。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猎户道：“ 那位姑娘若不是你的姑妈，为什么要花五两银子买下这几只山鸡，又花五两银子叫我送来？只不过…… ”
陆小凤道：“ 只不过怎么样？ ”
猎户用眼角瞅着他，忍着笑道：“ 她说陆大少爷是个有四条眉毛的人，我一看就会认得的，可是你好像却只有两条眉毛。 ”
陆小凤想板着脸，自己却也忍不住笑了，道：“ 你几时看见过有四条眉毛的人？ ”
猎户也笑了，道：“ 就因为我没有看见过，所以想来看看，倒并不是完全为了那五两银子。 ”
陆小凤道：“ 我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
猎户道：“ 是个小姑娘。 ”
陆小凤失声道：“ 是个小姑娘？你这么大的人，会不会有个姑妈是小姑娘？ ”
猎户苦笑道：“ 我本来也不相信的，可是她说她年纪虽不大，辈分却很高，她还说她有个侄孙子叫花满楼，今年已五十多了。 ”
陆小凤看了看花满楼，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来。
花满楼却笑了笑，道：“ 不错，我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位姑婆。 ”
猎户又怔了怔，道：“ 你就是花满楼？你今年已有五十多？ ”
花满楼道：“ 我保养得好，所以看来年纪轻。 ”
猎户忍不住问道：“ 要怎么保养，我……我可不可以学学？ ”
花满楼淡淡道：“ 那也容易，我只不过每天吃五十条蚯蚓，二十条壁虎，外加三斤人肉。 ”
猎户看着他，连眼珠子好像都要掉了下来，突然转回身，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落荒而逃了。
陆小凤终于忍不住大笑。
花满楼也笑道：“ 你说的不错，看来那小妖怪说起谎来，的确连死人都要被她骗活。 ”
他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间用筷子指了指左边窗户。
陆小凤的人已飞身而起凌空一翻，又推开了窗户——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女孩，正躲在窗外，掩着嘴偷偷的
上官燕儿的眼睛还是那么大，样子还是那么乖，可是已笑不出了。
陆小凤揪着她的辫子，把她押了进来，道：“ 就是这个小妖怪，不但要做我的姑妈，还要做你的姑婆。 ”
雪儿撅着嘴，道：“ 人家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就算你开不起玩笑，也不必拿人家的辫子出气。 ”
花满楼微笑道：“ 何况人家总算花了十两银子请你，这山鸡的味道也不错，你就算不感激，最少也该对人家客气些。 ”
雪儿嫣然道：“ 还是我这侄孙子有良心，总算说了句公道话。 ”
陆小凤大笑，道：“ 原来有良心的人，还是要比没有良心的晚一辈。 ”
他大笑着松开手，雪儿就像是个小狐狸似的，立刻就从他肋下溜了。
只可惜她溜得还不够快，陆小凤又揪住了她的辫子，把她抓小鸡一样抓回来，按在椅子上，板起脸道：“ 我有句话要问你，你最好老老实实的，不

许说谎。”

雪儿眨着眼，好像很委屈的样子，道：“我根本从来也没有说一句谎话。”

陆小凤道：“你现在说的这句就是谎话。”

雪儿生气了，大声道：“我说的话你既然连一句都不信，你又何必跟我说话？”

陆小凤也知道跟这小妖怪斗嘴是件多愚蠢的事，只好板起脸，道：“我问你，你为什么要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

雪儿道：“我根本没有跟你们，就算要跟，也跟不上。”这句倒是真话。

陆小凤道：“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雪儿道：“我知道你们要来找西门吹雪，所以就先来了！”

陆小凤道：“你一直在这里等？”

雪儿道：“人家已经等了一整天，衣服也没有换，澡也没有洗，身上都发臭了，你不信来闻闻看。”

花满楼又笑了，陆小凤只好干咳了几声，道：“你等我们干什么？”

雪儿道：“因为我有件秘密，一定要告诉你。”

陆小凤道：“什么秘密？”

雪儿撇着嘴，又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忽然从身上拿出打造得很精巧的金燕子，道：“你看，这就是我那天晚上在花园里找到的！”

陆小凤看了看，却看不出这算是什么秘密。

雪儿又道：“这是我爹还没有死的时候，送给我姐姐的，我姐姐总是拿它当宝贝一样，用条金链子挂在身上，我要她借给我挂两天，她都死也不肯，但现在……现在却被我在地上捡到了。”

陆小凤道：“也许是她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雪儿用力摇了摇头，道：“绝不会，这一定是人家在搬她的尸体时，无意间拉下来的。”

她眼睛里已有了泪光，果然像是很悲伤的样子，连声音都已有些嘶哑。

陆小凤道：“难道你真的认为你姐姐已死了？”

雪儿咬着嘴唇，又用力点了点头，硬咽着道：“我不但知道她已经死了，而且还知道是谁杀了她的。”

陆小凤道：“是谁？”

雪儿恨恨道：“就是我那个倒霉表姐。”

陆小凤道：“上官丹凤？”

雪儿道：“就是她，她不但杀了我姐姐，而且还害死了萧秋雨，独孤方，和柳余恨。”

陆小凤道：“这三个人全都是被她害死的？”

雪儿点点头，道：“我亲眼看见的，她跟柳余恨在一家客栈的屋里面，说着说着话，忽然用她的飞凤针，一抬手就把柳余恨杀了，还把他的死尸藏在床底下。”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想不到求死不得的柳余恨，这次竟死得这么快。”

雪儿道：“飞凤针本就是她拿手的独门暗器，见血封喉，毒得要命，我姐姐想必也就是被她这种暗器毒死的，却不知她把我姐姐的死尸藏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没说完，她的泪已流了下来。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你这些话说得真是又合情，又合理，简直完全跟真的一样，只可惜我还是连一句都不信。”

雪儿这次居然没有生气，只是流着泪，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你……你……你根本已经被她迷住了。”

陆小凤看着她，决心反而有些动摇，忍不住又问道：“她跟你姐姐也是表姐妹，为什么要害死你姐姐？”

雪儿咬着牙道：“谁知道她是为了什么？也许她一直都在恨我姐姐，因为我姐姐又比她聪明，又比她漂亮。”

陆小凤道：“柳余恨呢？他岂非一直都在忠心耿耿的替她做事，她为什么要杀柳余恨？”

雪儿恨恨道：“像她这种比毒蛇还毒的女人，连我姐姐她都能下得了毒手，还有什么人是她不能杀的？”

陆小凤叹道：“我知道你恨她，可是……”

雪儿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冷笑道：“你以为我恨她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是在吃醋，她表面对我虽然好，其实从小就在背地里欺负我……”

陆小凤忽然也打断了她的话，道：“她今年才十九，你却已二十，你既然比她大，她怎么能欺负你？”

雪儿说不出话来了。

陆小凤又不忍了，柔声道：“你若真的在替你姐姐着急，现在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我知道她还没有死！”

雪儿咬着嘴唇，道：“可是她害死了柳余恨的时候，我的确是亲眼在窗子外面看见的，因我……”她声音突然停顿，整个人都已呆住。

那个已被上官丹凤藏到床底下的柳余恨，竟忽然又出现夜雾凄迷，月色朦胧。柳余恨正慢慢的从朦胧月光下走过来，走进了这小小的酒店。

他那狰狞丑恶的脸，在月光下看来，更是说不出的狰狞可怖。

可是他的神情却很安详，声音也很柔和，看着雪儿道：“你在外面若已玩够了，就跟我回去吧，王爷特地要我来接你回去的。”

雪儿睁大了眼，吃吃道：“你……你没有死？”

柳余恨目中又掠过一抹悲伤之色，黯然道：“死，有时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雪儿道：“我表姐呢？”

柳余恨道：“她也希望你快回去，你现在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些，再出来玩也不迟，你看你姐姐，现在她随便想到哪里去，都没有人会管她的。”

雪儿看着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忽然拉住陆小凤的手，大叫道：“求求你，千万不要让这个人带我回去，我情愿跟你走。”

柳余恨道：“那也得等你长大些，现在你还是个孩子，大人们有正事要做，你怎么能跟着去！”

外面传来车辚马嘶，一辆马车，停在门外，正是陆小凤也坐过的那辆。

柳余恨道：“你还是快上车怪，在车上好好的睡一觉，就到家了！”

雪儿终于走了，连回头都没有回头。

陆小凤看着她上了马车，看到她可怜巴巴的样子，也不禁叹了口气，喃喃道：“你本来明明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总是喜欢说谎呢？”

花满楼一直静静的坐着，忽然道：“每个人说谎都有原因的，有的人说谎是想骗别人，有的人说谎却是想骗自己。”

他叹息着，接着道：“还有些更可怜的人，说谎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别人的同情，要别人注意她。”

陆小凤道：“ 这是不是因为她从小就缺少别人的爱护和同情？ ”

花满楼道：“ 是的。 ”

陆小凤叹息着，苦笑道：“ 你说的不错，有些人就算做错事，也是值得原谅的，也许我早就应该为他们多想一想…… ”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发现柳余恨又出现在门外，看着他，缓缓道：“ 雪儿有句话要我来转告你。 ”

陆小凤在听着，他忽然发现这可怕的人眼睛里，似也露出种温暖的笑意，道：“ 她说她刚才忘记告诉你，你没有胡子的时候，看起来远比你有胡子年轻得多，也漂亮多了。 ”

陆小凤用指尖摸着嘴唇上刚长出来的胡茬子，这一路上他都在摸，从燕北一直摸到了山西，好像只恨不得他的胡子快点长出来。

花满楼微笑道：“ 你知道我从来也没有为自己看不见而难受过，但现在我倒真想看看你胡子刮光了之后，究竟是什么样子？ ”

陆小凤道：“ 是种又年青，又漂亮的样子。 ”

花满楼道：“ 那未你以前为什么要留胡子？ ”

陆小凤道：“ 因为我已经够漂亮了，只怕世上的女人都一个个被我迷死。”

花满楼笑道：“ 这两天你火气好像不小，是不是在对你自己生气？ ”

陆小凤冷冷道：“ 我为什么要生自己的气？ ”

花满楼道：“ 因为你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那个又可怜，又可爱，又会说谎的小女孩，还有点不放心，不知道她回去后是不是会被人欺负，受人的气。”

陆小凤霍然站起来，刚想走出去，已有人送来了两份帖子：“ 敬备菲酌，为君洗尘，务请光临。 ”

下面的具名是：“ 霍天青 ”。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字写得很端正，墨很浓，所以每个字都是微微凸起来的，眼睛看不见的人，用指尖也可以摸得出。

花满楼微笑道：“ 看来这位霍总管倒真是个很周到的人。

陆小凤淡淡道：“ 岂止周到而已。 ”

送帖子来的，是个口齿很伶俐的小伙子，在门外躬身道：“ 霍总管已吩咐过，两位若是肯赏光，就要小人准备车在这里等着，送两位到珠光宝气阁府去，霍总管已经在恭候两位的大驾。 ”

陆小凤道：“ 他怎么知道我来了！ ” 小伙子笑了笑，道：“ 这里周围八百里以内，无论大大小小的事，霍总管还很少有不知道的。 ”

剑出人亡

酒筵摆在水阁中，四面荷塘，一碧如洗，九回桥栏却是鲜红的。

珍珠罗的纱窗高高支起，风中带着初开荷叶的清香。

已经是四月了。

花满楼静静的领略着这种豪富人家特有的空阔和芬芳，他当然看不见霍天青的模样，但却已从他的声音中判断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霍天青的声音低沉而有力，说话时缓慢而温和，他说话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能很注意的听，而且都能听得很清楚。

这正表示他是个很有自信，很有判断力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他自己的原则，他虽然很骄傲，却不想别人认为他骄傲。

花满楼并不讨厌这个人，正如霍天青也并不讨厌他。

另外的两位陪客，一位是阎家的西席和清客苏少英，一位是关中联营镖局的总镖头“ 云里神龙 ”马行空。

马行空在武林中享名已很久，手上的功夫也不错，并不是那种徒有盛名的人，今花满楼觉得很奇怪的是，他对霍天青说话时，声音里总带着种说不出的谄媚讨好之意。

一个像他这种凭本事打出天下来的武林豪杰，本不该有这种态度。

苏少英反而是个很洒脱的人，既没有酸腐气，也不会拿肉麻当有趣，霍天青特地介绍他，是个饱学的举人，可是听他的声音，年纪却仿佛很轻。

主人和客人加起来只有五个，这正是花满楼最喜欢的一种请客方式，显见得主人不但殷勤周到，而且很懂得客人的心理。

可是直到现在，酒菜还没有摆上未，花满楼虽然不着急，却也不免有点奇怪。

水阁里的灯并不多，却亮如白昼，因为四壁都悬着明珠，灯光映着珠光，柔和的光线，令人觉得说不出的舒服。

苏少英谈笑风生，正在说南唐后主的风流韵事：“ 据说他和小周后的寝宫里，就是从不燃灯的，小说上记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夜见灯，辄闭目说：“ 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说：烟气更生，有人问她：宫中难道不燃灯烛？她说道 :“ 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亮如日中。 ”

霍天青微笑道：“ 后主的奢靡，本就太过分了，所以南唐的覆亡，也本就是迟早间的事。 ”

苏少英道 :“ 但他却是个多情人。他的词凄婉绝伦，更没有人能比得上。”

霍天青淡淡道：“ 多情人也本就不适于做皇帝。 ”

马行空笑道：“ 但他若有霍总管这种人做他的宰相，南唐也许就不会灭亡了。 ”

陆小凤忽然叹了口气，道：“ 看来这只怪李煜早生了几百年，今日若有他在这里，一定比我还要急着喝酒。 ”

花满楼笑了。

霍天青也不禁失笑回道：“ 酒莱本已备齐，只可惜大老板听说今天有陆小凤和花公子这样客人，也一定要来凑凑热闹。 ”

陆小凤道：“ 我们在等他？ ”

霍天青道：“ 你若等得不耐烦，我们也不妨先摆上菲良酒。 ”

马行空立刻抢着道：“ 再多等等也没关系，大老板难得有今天这么好的

兴致，我们怎能扫他的兴。”

突听水阁外一人笑道：“俺也不想扫你们的兴，来，快摆酒，快摆酒。”

一个人大笑着走进来，笑声又尖又细……白白胖胖的一张脸，皮肤也细得像处女一样，只有脸上一个特别大的鹰钩鼻子，还显得很有男子气概。

花满楼在心里想：“这人本来是大金鹏王的内库总管，莫非竟是个太监？”

马行空已站起来，陪笑道：“大老板你好！”

阎铁珊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一把就拉住了陆小凤的手，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忽又大笑，道：“你还是老样子，跟上次俺在泰山观日峰上看见你时，完全没有变，可是你的眉毛怎么只剩下两条了？”

他说话时时刻刻都不忘带着点山西腔，好像唯恐别人认为他不是在山西土生土长的人。

陆小凤目光闪动，微笑道：“俺喝了酒没有钱付帐，所以连胡子都被那酒店的老板娘刮去当粉刷子了。”

阎铁珊大笑道：“他奶奶的，那骚娘儿们一定喜欢你胡子擦她的脸。”

他又转过身，拍着花满楼的肩，道：“你一定就是花家的七童了，你几个哥哥都到俺这里来过，三童五童的酒量尤其好。”

花满楼微笑道：“七童也能喝几杯的。”

阎铁珊抚掌道：“好，好极了，快把俺藏在床底下的那几坛老汾酒拿来，今天谁若不醉，谁就是他奶奶的小舅子。”

山西的汾酒当然是老的。菜也精致，就一道活鲤鱼三吃一干炸奇门，红饶马鞍桥，外加软斗代粉，就已足令人大快朵颐。

阎铁珊用一只又白又嫩的手，不停的夹菜给陆小凤，道：“这是俺们山西的拿手名菜，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外地却他奶奶的真吃不着。”

陆小凤道：“大老板的老家就是山西？”

阎铁珊笑道：“俺本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土人，这几十年来，只到泰山去过那么一次，去看他奶奶的日出，但是俺看来看去，就只看见了个大鸡蛋黄，啥意思都没有。”他一口一口“他奶奶的”也好像在尽量向别人说明，他是个大男人，大老粗。

陆小凤也笑了，他微笑着举杯，忽然道：“却不知严总管又是哪里人？”

马行空立刻抢着道：“是霍总管，不是严总管。”

陆小凤淡淡道：“我说的也不是珠光宝气阁的霍总管，是昔年金鹏王朝的内库总管严立本。”

他瞬也不瞬的盯着阎铁珊，一字字接着道：“这个人大老板想必是认得的。”

阎铁珊一张光滑柔嫩的白脸，突然像弓弦般绷紧，笑容也变得古怪而僵硬。

平时他本来也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可是陆小凤的话，却像是一根鞭子，一鞭子就抽裂了他几十年的老疮疤，他致命的伤口又开始在流血。

陆小凤的眼睛里已发出了光，慢慢的接着道：“大老板若是认得这个人，不妨转告他，就说他有一笔几十年的旧帐，现在已有人准备找他算了。”

阎铁珊紧绷着脸，忽然道：“霍总管。”

霍天青居然还是声色不动，道：“在。”

阎铁珊冷冷道：“花公子和陆公子已不想在这里耽下去，快去为他们准

备车马，他们即刻就要动身。”

不等这句话说完，他已拂袖而起，头也不回的大步走了出去。

可是他还没有走出门，门外忽然有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冷冷道：“他们还不想走，你也最好还是留在这里！”

一个人长身直立，白衣如雪，腰旁的剑却是黑的，漆黑，狭长，古老。

阎铁珊瞪起眼，厉声喝问：“什么人敢如此无礼？”

“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这名字本身就像是剑锋一样，冷而锐利。

阎铁珊竟也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突然大喝：“来人呀！”

除了两个在一旁等着斟酒的童髻小鬟，和不时送菜上来的青衣家奴外，这水阁内外都静悄悄的，连个人影子都看不见。

但是阎大老板这一声呼喝后，窗外立刻有五个人飞身而入，轻灵的身法，发光的武器——一柄吴钩剑，一柄雁翎刀，一条鞭子枪，一对鸡爪镰，三节镔铁棍。

五件都是打造得非常精巧的外门兵刃，能用这种兵刃的，无疑都是武林高手。

西门吹雪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冷冷道：“我的剑一离鞘，必伤人命，你们定要逼我拔剑？”

五个人中，已有三个人的脸色发青，可是不怕死的人，本就到处都有的。

突听风声急响，雁翎刀已卷起一片刀花，向西门吹雪连劈七刀。

三节棍也已化为了一片卷地狂风，横扫西门吹雪的双膝。

这两件兵刃一刚烈，一轻灵，不但招式犀利，配合得也很好，他们平时本就是常在一起练武的。

西门吹雪的瞳孔突然收缩，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剑已出鞘！

霍天青没有动，只是静静的看着陆小凤，陆小凤不动，他也绝不动！

马行空却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霍总管好意请你们来喝酒，想不到你们竟是来捣乱的。”

喝声中，他伸手往腰上一探，已亮出了一条鱼鳞紫金滚龙棒，迎风一抖，伸得笔直，笔直的刺向花满楼的咽喉。

他看准了花满楼是个瞎子，以为瞎子总是比较好欺负的。

只不过他这条滚龙棒上，也实在有与众不同的招式，棒刺出后，只听“格”的一声，龙嘴里又有柄薄而锋利的狂剑弹了出来。

花满楼静静的坐着，等着，突然伸出两根手指一夹，又是“格”的一声，这柄百炼精钢的龙舌短剑已断成了三截。

马行空脸色变了变，一抖手，滚龙棒回旋反打，一双龙角急点花满楼左耳后脑。

花满楼叹了口气，袍袖已飞云般挥出，卷住了滚龙棒，轻轻一带。

马行空的人就已倒在桌上，压碎了一大片碗碟，花满楼再轻轻往前面一送，他的人就突然飞起，飞出了窗外，“噗通”一声，跌在荷池里。

苏少英不禁失声道：“好功夫！”

花满楼淡淡道：“不是我的功夫好，而是他差了些，云里神龙昔年的武功，如今最多已只不过剩下五成，莫非是受过很重的内伤？”

苏少英道：“好眼力，三年前他的确挨了霍总管一着劈空掌。”

花满楼叹道：“这就难怪了。”

他这才终于明白，马行空为何会是这么样一个谄媚讨好的人，在刀头舐血的朋友，若是武功已失去了大半，就不得不找个靠山，能找到“珠光宝气阁”这种靠山，岂非再稳当也没有。

苏少英忽然道：“我也想请教请教花公子闻声辨位，流云飞袖的功夫，请！”

“请”字出口，他忽然将手里的筷子，斜斜的刺了出来。

这个温文儒雅的少年学士，此刻竟以牙筷作剑，施展出正宗的内家剑法，一霎眼间，就已向花满楼刺出了七剑。

陆小凤没有动，只是静静的看着霍天青，霍天青不动，他也绝不动。

地上已经有三个永远不能动了，雁翎刀斜插在窗棂上，三节棍已飞出窗外，练子枪已断成四截。

剑拔出来的时候，剑尖还带着血。

西门吹雪轻轻的吹了吹，鲜血就一连串从剑尖上滴落下来。

他脸上虽然还是全无表情，但一双冷漠的眼睛，却已在发着光，冷冷看着阎铁珊，冷冷追：“你本该自己出手的，为什么定要叫别人送死！”

阎铁珊冷笑道：“因为他们的命我早已买下了。”

他一挥手，水阁内外又出现了六七个人，他自己目光闪动，似已在找退路。

现在他说话已完全没有山西腔，也不再骂人了，但声音却更尖更细，每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像是根尖针，在刺着别人的耳膜。

陆小凤忽然笑了笑，道：“原来大老板也是位内功深湛的高手。”

霍天青也笑了笑，淡淡道：“他的武功这里只怕还没有一个人比得上。”

陆小凤道：“只可惜无论他武功多高都没有用。”

霍天青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他有个致命的弱点。”

霍天青道：“什么弱点？”

陆小凤道：“他怕死！”

苏少英已又攻出了第二式连环七剑，剑法光轻灵，变化奇巧，剑剑不离花满楼耳目方寸间。

花满楼还是坐在那里，手里也拿起根牙筷，只要他牙筷轻轻一划，就立刻将苏少英凌厉的攻势轻描淡写的化解了。

苏少英第二次七剑攻出，突然住手，他忽然发现这始终带着微笑的瞎子，对他所用的剑法，竟像是比他自己还要懂得多。

他一剑刺出，对方竟似早已知道他的下一着，他忍不住问道：“阁下也是峨嵋传人？也会峨嵋剑法？”

花满楼摇摇头，微笑道：“对你们说来，剑法有各种各派，招式变化都不同，但是对瞎子说来，世上所有的剑法，却都是一样。”

这本是武学中最奥妙的道理，苏少英似懂非懂，想问，却连问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问。

花满楼却已在问他：“阁下莫非是峨嵋七剑中的人？”

苏少英迟疑着，终于道：“在下正是苏二侠。”

突听西门吹雪冷冷道；“这个人既然也是学剑的，为什么不来找我？”

苏少英的脸色忽然苍白，“格”的一声，连手里的牙筷都被他自己拗断了。

西门吹雪冷笑道：“ 传言中峨嵋剑法，独秀蜀中，莫非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

苏少英咬了咬牙，霍然转身，正看见最后一滴鲜血从西门吹雪的剑尖滴落。

陆小凤和霍天青还是互相凝视着，静静的坐在那里，好像都在等着对方先动。

地上却已有七个人永远不能动了，七个人中，没有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但却已都在一瞬间，被西门吹雪的剑洞穿了咽喉。

阎铁珊眼角的肌肉已开始在颤抖，直到现在，别人才能看出他的确已是个老人。

可是他对这些为他拚命而死的人，并没有丝毫伤感和同情。

他还没有走，只因为他还没有等到十拿九稳的机会，现在也还没有到他非走不可的时候。

还能出手的四个人，本已没有出手的勇气，看见苏少英走过来，立刻让开了路。

苏少英的脚步还是很稳定，只不过苍白的脸上，已全无血色。

西门吹雪冷冷的看着他，冷冷道：“ 你用的是什么剑？ ”

苏少英也冷笑道：“ 只要是能杀人的剑，我都能用。 ”

西门吹雪道：“ 很好，地上有剑，你选一柄。 ”

地上有两柄剑，剑在血泊中。

一柄剑窄长锋利，一柄剑宽厚沉重。苏少英微微迟疑，足尖轻挑，一柄剑就已凭空弹起落在他手里。

峨嵋剑法本以轻灵变化见长，他选的却是较重的一柄。这少年竟想凭他年青人臂力，用沉猛刚烈的剑法，来克制西门吹雪锋锐犀利的剑路。

这选择本来是正确的，独孤一鹤门下的弟子，每个人都已被训练出良好的判断力。

可是这一次他却错了，他根本就不该举起任何一柄剑来。

西门吹雪凝视着他，忽然道：“ 再过二十年，你剑法或可有成！ ”

苏少英道：“ 哦！ ”

西门吹雪道：“ 所以现在我已不想杀你，再过二十年，你再来找我吧。 ”

苏少英突然大声道：“ 二十年太长了，找等不及！ ”

他毕竟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只觉得脸中一阵热血上涌，手里的剑连环击出，剑法中竟似带着刀法大开大阖的刚烈之势。

这就是独孤一鹤独创的“ 刀剑双杀七七四十九式 ”，他投入峨嵋门下时，在刀法上已有了极深厚的功力，经过三十年的苦心，竟将刀法的刚烈沉猛，溶入峨嵋灵秀清奇的剑法中。

他这七七四十九式独创的绝招，可以用刀使，也可以用剑，正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功夫。

这种功夫竟连陆小凤都没有见过。

西门吹雪的眼睛更亮了，看见一种新奇的武功，他就像是孩子们看见新奇的玩具一样，有种无法形容的兴奋和喜悦。

他直等苏少英使出了三七二十一招，他的剑才出手。

因为他已看出了这种剑法的漏洞，也许只有一点漏洞，但一点漏洞就已足够。

他的剑光一闪，只一剑，就已洞穿了苏少英的咽喉。

剑尖还带着血，西门吹雪轻轻的吹了吹，血就从剑尖滴落下来。

他凝视着剑锋，目中竟似已露出种寂寞萧索之意，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这样的少年为什么总是要急着求死呢？

二十年后，你叫我到何处去寻对手？”

这种话若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一定会有人觉得很肉麻可笑，可是从他嘴里说出来，却仿佛带着忡说不出的悲凉肃杀之意。

花满楼忽然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杀他？”

西门吹雪沉下了脸，冷冷道：“因为我只会杀人的剑法。”

花满楼只有叹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说的并不是假话，这个人使出的每一剑，都是绝剑，绝不留情，也绝不留退路。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他一剑刺出，就不容任何人再有选择的余地，连他自己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一阵风从长阁外吹进来，还是带着荷叶的清香，却已吹不散长阁里的血腥气了。

西门吹雪忽然转身，面对着阎铁珊，冷冷道：“你不走，我不出手，你一动，就得死！”

阎铁珊居然笑了，道：“我为什么要走？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应该知道的！”

阎铁珊道：“但我却不知道。”

陆小凤道：“严立本呢？他也不知道？”

阎铁珊的眼角突又开始跳动，白白胖胖的脸，突然露出种奇特而恐惧的表情，看来又苍老了很多，过了很久，他才叹息着，喃喃道：“严立本早已死了，你们又何苦再来找他？”

陆小凤道：“要找他的人并不是我们。”

阎铁珊道：“是谁？”

陆小凤道：“大金鹏王。”

听见了这名字，阎铁珊看来本已奇特的脸，竟突然变得更诡异可怖，肥胖的身子突然旋陀般的溜溜一转，那阁里突然又闪耀出一片辉煌的珠光。

珠光辉映，几十缕锐风突然暴雨般射了出来，分别击向西门吹雪，花满楼和陆小凤。

就在这时，珠光中又闪出了一阵剑气。

剑气森寒，剑风如吹竹，“刷、刷、刷、刷”一阵急响，剑气与珠光突然全都消失不见，却有几十粒珍珠从半空中落下来，每一粒都被削成了两半。

好快的剑。但这时阎铁珊的人竟已不见了。

陆小凤也已不见了。

水阁外的荷塘上，却似有人影闪动，在荷叶上轻轻一点，就飞起。

有两条人影，但两条人影却似黏在一起的，后面的一个人，就像是前面一人的影子。

人影闪动，突又不见，但水阁里却已响起了一阵衣袂带风声。

然后阎铁珊就忽然又出现了。

陆小凤也出现了——忽然间，他已坐在刚才的位子上，就像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

阎铁珊也站在刚才的地方，身体却已靠在高台上，不停的喘息，就在这片刻间，他仿佛又已衰老了许多。

走入这水阁时，他本是个容光焕发的中年人，脸上光滑柔细，连胡子都没有，但现在看来，无论谁都已能看得出他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脸上的肉已松弛，眼皮松松的垂下来，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兴，喘息着，叹着气，暗然道：“我已经老了……老了……”

陆小凤看着他，也不禁叹息了一声，道：“你的确已老了。”

阎铁珊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对付一个老人？”

陆小凤道：“因为这老人以前欠了别人的债，无论他多老，都要自己去还的。”

阎铁珊突又抬起头，大声道：“我欠的债，当然我自己还，但我几时欠过别人什么？”

陆小凤道：“也许你没有欠，但严立本呢？”

阎铁珊的脸又一阵扭曲，厉声道：“不错，我就是严立本，就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严总管，但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

他的声音突然停顿，扭曲变形的脸，却又突然奇迹般恢复平静。

然后每个人就会都看到一股鲜血从他胸膛上绽开，就像是一朵灿烂的鲜花突然开放。

等到鲜血飞溅出后，才能看见他胸膛上露出的一截剑他低着头，看着这截发亮的剑尖，仿佛显得很惊讶，很奇怪。

可是他还没有死，他的胸膛还在起伏着，又仿佛有人在拉动着风箱。

霍天青的脸色也已铁青，霍然长身，厉声喝问：“是谁下的毒手？”

“是我！”银铃般清悦的声音，燕子般轻巧的身法，一个人忽然从窗外一跃而入，一身黑鲨鱼皮的水靠，紧紧裹着她苗条动人的身材，身上还在滴着水。显然是刚从荷叶塘里翻到水阁外的。

阎铁珊勉强张开眼，吃惊的看着她，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三个字：“你是谁？”

她已扯下了水靠的头巾，一头乌云般的柔发披散在双肩，衬得她的脸更苍白美丽。

可是她眼睛里却充满了仇恨与怨毒，狠狠的瞪着阎铁珊，厉声道：“我就是大金鹏王陛下的丹凤公主，就是要求找你算一算那年旧债的人。”

阎铁珊吃惊的看着她，眼球忽然凸出，身子一阵抽搐，就永远不能动了，但那双已凸出眼外的眼睛里,却还带着种奇特而诡异的表情,也不知是惊讶？是愤怒？还是恐惧？

他还是没有倒下去，因为剑还在他胸膛里。

剑是冷的，血也冷了。

丹凤公主终于慢馒的转过身，脸上的仇恨和怨毒，都已变成一种淡淡的悲哀。

她想招呼陆小凤，却突然听见西门吹雪冷冷道：“你也用剑？”

丹凤公主怔了怔，终于点点头。

西门吹雪道：“从今以后，你若再用剑，我就要你死！”

丹凤公主显然很吃惊，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西门吹雪道：“剑不是用来在背后杀人的，若在背后伤人，就不配用剑！”

他突然挥手，“叭”的一响，他的剑尖击中了阎铁珊胸膛上的剑尖。

阎铁珊倒了下去，他胸膛中的剑已被击落，落在水阁外。
西门吹雪的人也已到了水阁外，提起那柄还带着血的剑，随手一抖，这柄剑就突然断成了五六截，一截截落在地上。
又有风吹过，夜雾刚从荷塘上升起，他的人已忽然消失在雾里。
霍天青又坐下来，动也不动的坐着，铁青的脸上，仿佛带着个铁青的面具。
但陆小凤却知道没有表情往往也就是最悲伤的表情，他轻轻的叹息了一声，道：“ 阎铁珊本是金鹏王朝的叛臣，所以这件事并不仅是私怨而已，本不是别人所能插手的。 ”
霍天青慢慢的点点头，道：“ 我明白。 ”
陆小凤道：“ 所以你也不必责备自己。 ”
霍天青沉默着，过了很久，忽然抬起头，道：“ 但你却是我请来的。 ”
陆小凤道：“ 我是的。 ”
霍天青道：“ 你若没有来，阎铁珊至少现在还不会死。 ”
陆小凤道：“ 你的意思是…… ”
霍天青冷冷道：“ 我也并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领教领教你‘ 双飞彩翼陆小凤 ’的轻功，和你那‘ 心有灵犀一点通 ’的独门绝技而已。 ”
陆小凤苦笑道：“ 你一定要逼我跟你交手？ ”
霍天青道：“ 一定。 ”
陆小凤刚叹了口气，丹凤公主已突然转身冲过来，大声道：“ 你为什么要找他？你本该找我的。 ”
霍天青道：“ 你？ ”
丹凤公主冷笑道：“ 阎铁珊是我杀死的，从背后杀了他的，你不妨试试看，我是不是只有在背后杀人的本事？ ”
她刚受了西门吹雪一肚子气，无处发泄，竟找上霍天青霍天青看着她，缓缓道：“ 阎铁珊欠你的，我会替他还清，所以你可走了。 ”
丹凤公主道：“ 你不敢跟我交手？ ”
霍天青道：“ 不是不敢，是不想。 ”
丹凤公主道：“ 为什么？ ”
霍天青淡淡道：“ 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
丹凤公主脸都气红了，突然伸出一双纤纤玉指，竟以毒龙夺珠式，去刺霍天青的眼睛。
她的手指虽柔若春葱，但她用的招式却是极狠毒，极辛辣的，出手也极快。
霍天青肩不动，臂不举，身子却已突然移开七尺，抱起了阎铁珊的尸体，大声道：“ 陆小凤，日出时我在青风观等你 ”一句话还未说完，他的人已在水阁外。
丹凤公主咬着嘴唇，跺了跺脚，气得连眼泪都仿佛已要掉下来。
陆小凤却忽然对她笑了笑，道：“ 你若使出你的飞凤针来，他也许就走不掉了。 ”
丹凤公主道：“ 飞凤针？什么飞凤针？ ”
陆小凤道：“ 你的独门暗器飞凤针。 ”
丹凤公主瞪着他，忽然冷笑，道：“ 原来我不但会在背后杀人，还会用暗器杀人！ ”

陆小凤道：“ 暗器也是种武器，武林中有很多君子也用这种武器。 ”

丹凤公主道 :“ 可是我从来也没有用过，我连飞凤针这三个字都没听过。”

这回答陆小凤倒不觉得意外，他问这件事，也只不过要证实那小妖怪说的又是谎话而已。

丹凤公主却连眼圈都红了，咬着嘴唇道：“ 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所以才故意说这些话来编排我。 ”

陆小凤道：“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

丹凤公主道：“ 因为你认为我根本不该来的，更不该杀了阎铁珊。 ”

她像是受了很大的委曲，眼睛里又涌出了泪光，恨恨道：“ 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把我们家害得有多惨，若不是他忘义背信，我们本来还可以有复国复仇的机会，但现在……现在…… ”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她眼泪已终于忍不住珠串般挂满了脸。

陆小凤什么也不能再说了。

谁说眼泪不是女人最有效的武器，尤其是美丽的女人，她的泪珠远比珍珠更珍贵。

师门一脉

月夜，上弦月。还未到子时，距离日出最少还有三个时辰。

陆小凤已回到客栈，在房里叫了一桌子好酒好菜，笑道：“不管怎么样，我至少还可以痛痛快快的大吃大喝一顿。

花满楼道：“你应该睡一觉的。”

陆小凤道：“若有霍天青那么样一个人约你日出的决斗，你睡不睡得着？”

花满楼道：“我睡不着。”

陆小凤笑了，道：“你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从来也不说谎话，只可惜你说的老实话，有时却偏偏像是在说谎。”

花满楼道：“我睡不着，只因为我根本完全不了解他！”

陆小凤道：“他的确是个很难了解的人。”

花满楼道：“你认得他已有多久？”

陆小凤道：“快四年了，四年前阎铁珊到泰山去观日出，他也跟着去的，那天我恰巧约好了个小偷，在泰山绝顶上比赛翻跟头。”

花满楼道：“你了解他多少？”

陆小凤道：“一点点。”

花满楼道：“你说他年纪虽轻，辈份却很高！”

陆小凤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天松云鹤、商山二老’？”

花满楼道：“商山二老久已被尊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我就算是聋子，也该听见过的。”

陆个凤道：“据说他就是商山二老的小师弟。”

花满楼动容道：“商山二老如今就算还活着，也该有七八十岁，霍天青最多不是到三十，他们师兄弟之间的年龄相差为什么如此悬殊？”

陆小风笑了笑，道：“夫妻间相差四五十岁的都有，何况师兄弟？”

花满楼道：“所以‘关中大侠’山西雁成名虽已垂四十年，算辈份却还是他的师侄！”

陆小风道：“一点也不错。”

花满楼道：“昔日天禽老人威镇八荒，但平生却只收了商山二老这两个徒弟，怎么会忽然又多出了个霍天青来的？”

陆小凤笑道：“花家本来明明只有六童，怎么会忽然又多出个你来？”

父母要生儿子，师傅要收徒弟，这种事的确本就是谁都管不着的。

花满楼面上却已现出忧虑之色，道：“山西雁我虽未见过，却也知道他的轻功，掌法，号称关中双绝，却不知霍天青比他如何？”

陆小凤道：“我也没见守霍天青出手，可是看他夹起阎铁珊那么重的一个人，还能施展燕子三抄水的轻功，就凭这一手，天下就已没有几个人比得上！”

花满楼道：“你呢？”

陆小凤没有回答这句话，他从来也不愿回答这种话，事实上，除了他自己外，世上几乎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的武功究竟如何？”

但这次花满楼却似已决心要问个究竟，又道：“你有没有把握胜过他？”

陆小凤还是没有回答，只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

花满楼忽然叹了口气，道：“你没有把握，所以你连酒都不敢喝得太多。”

陆小凤平时的确不是这样子喝酒的。

自从到了这里后，丹凤公主居然也变得很乖的样子，一直坐在旁边，静静的听着，片刻忽然问道：“你刚才说你在泰山绝顶，跟一个小偷约好了翻跟头，那个小偷是谁？”

陆小凤笑了，道：“是个偷王之王，偷尽了天下无敌手，但被他偷过的人，非但不生气，而且还觉得很光荣。”

丹凤公主道：“为什么？”

陆个凤道：“因为够资格被他偷的人还不多，而且他从来也不偷真正值钱的东西，他偷，只不过因为是在跟别人打赌。”

忽又笑了笑，接着道：“有一次别人跟他赌，说他一定没法子把那个天字第一号守财奴陈福州的老婆用的马桶偷出来。”

丹凤公主也忍不住嫣然而笑，道：“结果呢？”

陆小凤道：“结果他赢了。”

丹凤公主道：“你为什么要跟他比赛翻跟头？”

陆小凤道：“因为我明知一定偷不过他，却又想把他刚从别人手上赢来的五十坛老酒赢过来！”

丹凤公主嫣然道：“这就对了，这就叫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你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法子对付霍天青？你本来就不是一定非跟他拚命不可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这世上有种人是你无论用什么花招对付他，都没有用的，西门吹雪就是这种人，霍天青也是。

丹凤公主道：“你认为他真的要跟你一决生死？”

陆小凤的情绪很沉重，道：“阎铁珊以国士待他，这种恩情他非报答不可，他本已不惜一死。”

丹凤公主道：“但你却不必跟他一样呀！”

陆小凤又笑了笑，似已不愿再讨论这件事，站起来慢慢的走到窗口。

窗口本就是支起来的，他忽然发现不知何时已有个穿着长袍，戴着小帽的老人，搬了张凳子坐在外面的天井里抽旱烟。

夜已很深，这老人却连一点睡觉的意思都没有，悠悠闲闲的坐在那里，好像一直要坐到天亮的样子。

陆小凤忽然笑道：“风寒露冷，老先生若有雅兴，不妨过来跟我们喝两杯，以遣长夜。”

这老人却连睬都不睬，就像是个聋子，根本没听见他的话。陆小凤只有苦笑。

丹凤公主却生气了，冷笑道：“人家好意请你喝酒你不喝也不行。”

她忽然也冲到窗口，一挥手，手里的一杯酒就向老人飞了过去，又快又稳，杯里的洒居然连一点都没有溅出来。

老人突然冷笑，一招手，就接住了酒杯，竟将这杯酒一下子全都泼在地上，却把空酒杯一片片咬碎，吞下肚子里，就好像吃蚕豆一样，还嚼得“格登格登”的响。

丹凤公主也看呆了，忍不住道：“这个老头子莫非有毛病？不吃酒，反倒吃酒杯。”

陆小凤目光闪动，微笑着道：“这也许只因为酒是我买的，酒杯却不是。”

就在这时，院子外面又有个人走了进来，竟是个卖肉包子的小贩。

如此深夜，他难道还想到这里来做生意？

丹凤公主眨了眨眼，道：“ 喂，你的肉包子卖不卖？ ”

小贩道：“ 只要有钱，当然卖！ ”

丹凤公主道：“ 多少钱一个？ ”

小贩道：“ 便宜得很，一万两银子一个，少一文钱都不行。 ”

丹凤公主脸色变了变，冷笑道：“ 好，我就买两个你这一万两银子一个的肉包子，你送过来！ ”

小贩道：“ 行。 ”

他刚拿起两个包子，墙角忽然有条黄狗窜出来，冲着他“ 汪汪 ”的叫。

小贩瞪眼道：“ 难道你也跟那位姑娘一样，也想买我的肉包子，你知不知道肉包子本来就是用来打狗的。 ”

他真的用肉包子打这条狗，黄狗立刻不叫了，衔起肉包子，咬了两口，突然一声惨吠，在地上滚了滚，活狗就变起了条死狗。

丹凤公主变色道：“ 你这包子里有毒？ ”

小贩笑了笑，悠悠道：“ 不但有毒，而且还是人肉馅的。 ”

丹凤公主怒道：“ 你竟敢拿这种包子出来卖？ ”

小贩翻了翻白眼，冷冷道：“ 我卖我的，买不买都随便你，我又没有逼着你买。 ”

丹凤公主气得脸都黄了，几乎忍不住想冲出去，给这人几个耳括子。

陆小凤却悄悄握住了她的手，就在这时，突听一人慢声长吟：“ 如此星辰如此夜，为谁风露立中窗？ ”

一个满身酸气的穷秀才，背负着双手，施施然走进了院子。忽然向那卖包子的小贩笑了笑，道：“ 今天你又毒死几个小贩翻着白眼，道：“ 我这包子只有狗吃了才会被毒死，毒不死人的，不信你试试？ ”

他抛了个包子去，秀才竟真的接住吃了下去，摸着肚子笑道：“ 看来你这包子非但毒不死人，而且还能治病！ ”

只听墙外一人道：“ 什么病？ ”

穷秀才道：“ 饿病。 ”

墙外那人道：“ 这病我也有，而且病得厉害，快弄个包子来治治。 ”

小贩道：“ 行。 ”

他又拿起个包子往墙头一抛，墙头就忽然多了个蓬头乞丐，一张嘴，恰巧咬住了这个包子，他抛得快，这乞丐也吞得快，忽然间七八个包子全部不见了，完全都被又瘦又小的乞丐吞下了肚。

穷秀才道：“ 这下子看来总该已将你的饿病治好了吧！ ”

乞丐苦着脸，道：“ 我上了你们当了，这包子虽然毒不死人，却可以把人活活的胀死。 ”

院子外居然又有人笑道：“ 胀死也没关系，胀死的，饿死的，被老婆气死的，我都有药医。 ”

一个卖野药的郎中，背着个药箱，提着串药铃，一瘸一拐的走进来，竟是个跛子。

这冷冷清清的院子，就像是有人来赶集一样，忽然间就变得热闹了起来，到后来居然连卖花粉的货郎，挑着担子的菜贩都来了。

丹凤公主已看得连眼睛都有点发直，她虽然没什么江湖历练，但现在也已看出这些人都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奇怪的是，这些人全都挤在院子里，并没有进来找他们麻烦的意思。

她忍不住悄悄的问：“你看这些人是不是替阎铁珊报仇的？”
陆小凤摇了摇头，微笑道：“阎大老板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丹凤公主道：“可是我看他们并不是真的郎中小贩，他们身上好像都有功夫。”
陆小凤淡淡道：“市井中本就是藏龙卧虎之地，只要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也不必去管人家的闲事。”
花满楼忽然笑了笑，道：“你几时变成个不爱管闲事的人了？”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刚刚才变的。”
更鼓传来，已过三更。
那抽旱烟的老头子忽然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道：“约我们来的人，他自己怎么还不来！”
原来他既不是聋子，也不哑巴。
但丹凤公主却更奇怪：是谁约这些人来的？为什么要约他们来。
穷秀才道：“长夜已将尽，他想必已经快来了。”
卖包子的小贩道：“我来看看。”
他忽又双手不停，将提笼里的包子全都抛出来，几十个肉包子，竟一个叠一个，笔直的叠起七八尺高。
这小贩一纵身，竟以金鸡独立式，站在这叠肉包子上，居然站得四平八稳，纹风不动。
他不但一双手又快又稳，轻功也可算是江湖中一等的高手。
丹凤公主叹了口气，喃喃道：“看来闯江湖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总算明白了。”
花满楼微笑道：“能明白总是好的。”
突听那小贩大叫一声，道：“来了！”
这一声“来了”叫出来，每个人都好像精神一振，连丹凤公主的心跳都已加快，她实在也早就想看看来的这是什么人。
可是她看见这个人后，却又有点失望。
少女们的幻想总是美丽的，在她的想像中，来的纵然不是风采翩翩的少年侠客，至少也应该是威风八面，身怀绝技的江湖豪侠。
谁知来的却是个秃顶的老头子，一张黄惨惨的脸，穿着件灰朴朴的粗布衣裳，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盖着膝盖，脚上白布袜，灰布鞋，看着恰巧也像是个从乡下来赶集的土老头。
但他一双眼睛却是发亮的，目光炯炯，威棱四射。
奇怪的是，院子里这些人本来明明是在等他的，可是他来了后，又偏偏没有一个人过去跟他招呼，只是默默的让出一条路。
这秃顶老人目光四下一打量，竟突然大步向陆小凤这间房走过来。
他走得好像并不快，但三脚两步，忽然间就已跨过院子，跨进了门。
房门本就是开着的，他既没有敲门，也没有跟别人招呼，就大马金刀的在陆小凤对面坐下，提起了地上的酒坛子嗅了嗅，道：“好酒。”
陆小凤点点头，道：“确是好酒。”
秃顶老人道：“一人一半？”
陆小凤道：“行。”
秃顶老人什么话也不再说，就捧起酒坛子，对着嘴，“咕噜咕噜”的往下倒。

顷刻间半坛子酒就已下肚，他黄惨惨的一张脸，忽然变得红光满面，整个人都像是有了精神，伸出袖子来一抹嘴，道：“真他娘的够劲。”

陆小凤也没说什么，接过酒坛子就喝，喝得绝不比他慢，绝不比任何人慢。

等这坛酒喝完了，秃顶老人突然大笑，道：“好，酒够劲，人也够劲。”

陆小凤也伸出袖子来一抹嘴，道：“人够劲，酒才够劲。”

秃顶老人看着他，道：“三年不见，你居然还没喝死。”

陆小凤道：“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我只担心你，你是个好人。”

秃顶老人瞪眼道：“谁说我是好人？”

陆小凤笑了笑，道：“江湖中谁不说山西雁又有种，又够朋友，是他娘的第一大好人。”

秃顶老人大笑，道：“你是个大祸害，我是个大好人，这他娘的真有意思。”

丹凤公主看着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再也想不到这又秃又土，满嘴粗话的老头子，竟是享名三十年，以一双铁掌威震关中的大侠山西雁。

不管怎样，一个人能被称为“大侠”，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可是这老人却实在连一点大侠的样子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他的成功处？丹凤公主想不通。她忽然发觉自己想不通的事，竟好像越来越多。

山西雁的笑声已停顿，目光炯炯，盯着陆小凤，道：“你只怕想不到我会来找你。”

陆小凤承认：“我想不到。”

山西雁道：“其实你到太原，我就已知道了。”

陆小凤笑了笑，道:“这并不奇怪，我来了若连你都不知道，才是怪事。”

山西雁道：“可是我直到现在才来找你！”

陆小凤道：“你是个忙人。”

山西雁道：“我一点也不忙，我没有来，只因为你是我的师叔的客人，我既然没法子跟他抢看作东，就只好装不知道陆小凤笑道：“我还以为我剃了胡子后，连老朋友都不认得我了。”

山西雁又大笑道：“我本就觉得你那两撇骚胡子看着讨厌。”

陆小风道：“你讨厌没关系，有人不讨厌。”

山西雁的笑声又停顿，道：“霍天青是我的师叔，江湖中有很多人都不信，但你却总该知道的。”

陆小风道：“我知道。”

山西雁道：“外面抽旱烟的那老怪物，姓樊，叫樊鹗，你认不认得？”

陆小凤道：“莫非是昔日独闯飞鱼塘，扫平八大寨，一根旱烟袋专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的樊大先生。”

山西雁道：“就是他。”

陆小凤道：“西北双秀，樊简齐名，那位穷酸秀才，想必也就是‘弹指神通’的唯一传人，简二先生了。

山西雁点点头，道：“那穷要饭的，野郎中，卖包子跟卖菜的小贩，卖花粉的货郎，再加上这地方的掌柜，和还在门口卖面的王胖子，七个人本是结拜的兄弟，人称‘市井七侠’，也有人叫他们山西七义。”

陆小凤淡淡笑道:“这些大名鼎鼎的侠客义士们，今天倒真的雅兴不浅，

居然全都挤到这小院子乘凉来了。”
山西雁道：“你真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陆小凤道：“不知道。”
山西雁道：“他们也都是我的同门，论起辈分来，有的甚至是霍天青的徒孙。”
陆小凤又笑了，道：“这人倒真是好福气！”
山西雁道：“六十年前，祖师爷创立“天禽门’第一条大戒，就是要我们尊师重道，这辈分和规矩，都是万万错不得的。”
陆小凤道：“当然错不得。”
山西雁道：“祖师爷一生致力武学。到晚年才有家室之想。”
陆小凤道：“天禽老人竟也娶过妻，生过子？”
山西雁道：“这件事江湖中的确很少有人知道，祖师爷是在七十六岁那年，才有后的。”
陆小凤道：“他的后代就是霍天青？”
山西雁道：“正是。”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年纪青青，辈分却高得吓人。”
山西雁道：“所以他肩上的担子也重得可怕。”
陆小凤道：“哦。”
山西雁的神情忽然变得很严肃，道：“他不但要延续祖师爷的香烟血脉，唯一能继承“天禽门’道统的人也是他，我们深受师门的大恩，纵然粉身碎骨，也绝不能让他有一点意外，这道理你想必也应该明白的。”
陆小凤道：“我明白。”
山西雁长长叹了口气，道：“所以他明晨日出时，若是不幸死了，我们天禽门上上下下数百弟子，也绝没有一个还能活得下去。”
陆小凤皱了皱眉，道：“他怎么会死？”
山西雁道：“他若败在你手里，你纵然不杀他，他也绝不会再活下去。”
陆小凤道：“我也知道他是个性情很刚烈的人，但他却并不是一定会败的！”
山西雁道：“当然一定。”
陆小凤淡淡诞：“他若胜了我，你们天禽门上上下下数百子弟，岂非都很有面子？”
山西雁道：“你是我的朋友，我也不愿你败在他的手里，伤了彼此的和气。”
陆小凤笑了笑，道：“你真是个好人。”
山西雁的脸好像又有点发红，苦笑道：“只要你们一交手，无论谁胜谁败，后果都不堪设想，霍师叔跟你本也是道义之交，这么样做又是何苦？”
陆小凤微笑道：“现在我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在日出之前，赶快离开这里，让他找不着我。”
山西雁居然不说话了，不说话的意思就是默认。
丹凤公主突然冷笑，道：“现在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约了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要逼他走，让霍天青不战而胜，否则你就要对付他，现在距离日出的时候己没多久，他就算能击退你们，等到日出时，也一样没力气去跟霍天青交手了。”

她铁青着脸，冷笑着又道：“ 这法子倒的确不错，恐怕也只有你这样的大侠才想得出来！ ”

山西雁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突然仰面狂笑，道：“ 好，骂得好，只不过我山西雁虽然没出息，这种事倒还做不出来！ ”

丹凤公主道：“ 哪种事你才做得出来，他若不愿走，你怎么办？ ”

山西雁霍然长身而起，大步走了出去，满院子的人全都鸦雀无声，他发亮的眼睛从这些人脸上一个个扫过去，忽然道：“ 他若不走，你们怎么办？ ”

卖包子的小贩翻着白眼，冷冷道：“ 那还不简单，他若不走，我就走。 ”

山西雁又笑了，笑容中却仿佛带着种说不出的悲惨之意，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好，你走，我也走，大家都走。 ”

卖包子的小贩道：“ 既然如此，我又何妨先走一步？ ”

他的手一翻，已抽出了柄解腕尖刀，突然反手一刀，刺向自己的咽喉。

他的出手不但稳，而且快，非常快，但却还有人比他更快的。

突听“ 当 ”的一声，火星四溅，他手的刀已断成了两截，一样东西随着折断的刀尖掉在地上，竟是陆小凤的半截筷剩下的半截筷子还在他手里，刀是钢刀，筷子却是牙筷。

能用牙筷击断钢刀的人，天下只怕还没有几个。

丹凤公主忽然明白山西雁为什么要这样使了，霍天青根本就不是陆小凤的敌手，别人虽不知道，山西雁却很清楚。

那卖包子的小贩吃惊的看着手里的半截断刀，怔了很久，突然恨恨跺了跺脚，抬头瞪着陆小凤，厉声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

陆小凤笑了笑，淡淡道：“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只不过还有句话要问你！ ”

卖包子的小贩道：“ 什么？ ”

陆小凤道：“ 我几时说过我不走的？ ”

卖包子的小贩怔住。

陆小凤懒洋洋的叹了口气，道：“ 打架本是件又伤神，又费力的事，我找个地方去睡觉多好，为什么要等跟别人打架？ ”

卖包子的小贩瞪着他，脸上的表情好像要哭，又好像要笑，忽然大声道：“ 好，陆小凤果然是陆小凤，从今天起，无论你要我干什么，我若皱一皱眉头，我就是你孙子。 ”

陆小凤笑道：“ 你这样的孙子我也不想要，只要我下次买包子时，你能算便宜一点，就已经很够朋友了。 ”

他随手抓起了挂在床头的大红披风，又顺便喝了杯酒，道：“ 谁跟我到城外的又一村去吃趟大麻子炖的狗肉去？ ”

花满楼微笑道：“ 我。 ”

樊大先生忽然敲了敲他的旱烟袋，道：“ 还有我。 ”

简二先生道：“ 有他就有我，我们一向是秤不离锤的。 ”

卖包子的小贩立刻大声道：“ 我也去。 ”

简二先生笑道：“ 你专卖打狗的肉包子，还敢去吃狗肉，你不怕那些大狗小狗的冤魂在你肚子里作怪。 ”

卖包子的小贩瞪起了眼，道：“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

山西雁大笑，道：“ 好，你小子有种，大伙儿都一起去吃他娘的狗肉去，谁不去谁就是他娘的龟孙子！ ”

花满楼微笑着，缓缓道：“看来好人还是可以做得的。”

陆小凤道：“偶尔做一次倒没关系，常常做就不行了。”

花满楼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陆小凤板着脸，道：“好人不长命，这句话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他虽然板着脸，但眼睛里却似已有热泪盈眶。

丹凤公主看着他们，忽然轻轻叹了口气，轻轻的喃喃自语：“谁说好人做不得，谁就是他娘的龟孙子。”

狗肉已卖了，没有狗肉。可是他们并不在乎！

他们要吃的本就不是狗肉，而是那种比狗肉更能令人全身都发热的热情，用这种热情来下酒，世上绝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

何况日出的时候，还有人用快马追上了他们，送来一封信。

霍青天的信：

“朝朝有日出，今日之约，又何妨改为明日，朝朝有明日，明日之约，又何妨改为明日之明日。”

人不负我，我又怎能负人？

金鹏旧债，随时可清，公主再来时，即弟远游日也，盛极一时之宝气珠光，已成明日之黄花，是以照耀千古者，惟义气两字而已。天青再拜。”

就凭这封信，已足下酒百斗，沉醉三日，何况还有那连暴雨都浇不冷的情。

暴雨。雨正午才开始下的，正午时人已醉了——不醉无归，醉了才走的。

陆小凤将醉未醉，似醉非醉，仿佛连他自己都已分不清自己是醉是醒？正面对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呆呆的出神。

丹凤公主看着他，忽然道：“你若走，那些人难道真的全都会死在那里？”

陆小凤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你懂不懂得‘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这两句话的意思？”

丹凤公主道：“我当然懂，这意思就是说，有些事你若是认为不该去做，无论别人怎么样威逼利诱，甚至用刀子架在你脖子上，你也绝不会去做；若是你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就真要你抛头颅，洒热血，你也非去做不可。”

陆小凤点了点头，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有人黥身吞炭，舍命全义，也有人拿八十三斤重的大铁椎，搏杀暴君。”

丹凤公主抢着道：“也正因如此，所以霍天青才会以死报答阎铁珊，山西雁和那些卖包子馒头的，才会不惜为霍天青卖命。”

陆小凤道：“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只要能做到这两句话，就己不负侠义二字。”

丹凤公主轻轻叹息，道：“可是放眼天下，又有几个人真能不负这侠义二字？”

花满楼手持酒杯，慢声低吟：“盛极一时之宝气珠光，已成明日黄花，是以照耀千古者，惟义气两字而已……好，好一个霍天青，我竟几乎小看了他，当浮一大白。”

他真的举杯一饮而尽，仿佛也有些醉了，喃喃道：“只可惜那苏少英，他本也是个男儿，他本不该死的，本不该死的他声音越说越低，伏在桌上，竟似睡着了。

丹凤公主悄悄走到窗口，悄悄的拉起了陆小凤的手，柔声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陆小凤道：“ 我几时生过你的气？ ”
丹凤公主嫣然一笔，垂下了头，悄悄的问道：“ 今天你还怕弄错人？ ”
她的呼吸轻柔，指尖仿佛在轻轻颤抖，她的头发带着种比鲜花更芬芳的香气。
陆小凤也许是个君子，也许不是，但他的确是个男人。
是个已有了七八分醉意的男人。
窗外的暴雨如注，就仿佛是一道道密密的珠帘，隔断了行路的人，也隔断了行人的路。
屋子里幽静昏暗，宛如黄昏。
从后面一扇开着的门看进去，可以看见一张新换过的被单的床。
陆小凤忽然发现心跳得很厉害，忽然发现上官丹凤的心也跳得很厉害。
“ 你的心在跳。 ”
“ 比比看，谁的心跳得快？ ”
“ 怎么比？ ”
我摸摸你的心，你摸摸我的…… ”
突然间，密如万马奔腾的雨声中，传来了一阵密如雨点般的马蹄，十余骑快马，冒着暴雨急驰而来，冲过了这荒村小店。
马上人一色青蓑衣，白笠帽，经过他们的窗口时，突然一起挥手。
只听“ 嗖、嗖、嗖 ”，一连串风声，比雨点更密，比马蹄更急，数十道乌光，有的穿窗而入，有的打在外面的墙上。
陆小凤一侧身，已拉着丹凤公主躲到窗后。
伏在桌上的花满楼却已霍然长身而起，失声道：“ 硝磺霹雳弹。 ”
五个字还没有说完，只听“ 轰 ”的一声，窗里窗外，乌光击中的地方，已同时冒起了数尺高的火焰。赤红中带着惨碧 色的火焰。
陆小凤变色道：“ 你们先冲出去，我去救赵大麻子。 ”
赵大麻子己睡了，他们刚才还听见他的鼾声。
但火焰竟霎眼间就将门户堵死，连外面的墙都已燃烧起来，连暴雨都打不灭。
花满楼拉着上官丹凤冲出去，那十余骑已飞驰而过，去得很远了，马上人一起纵声狂笑，还有人在放声大呼：“ 陆小凤，这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若再不识相，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
几句话说完，人马都已被珠帘般的雨帘隔断，渐渐不能分辨。
再回头，赵大麻子的小店也已完全被火焰吞没，哪里还看得见陆小凤。
上官丹凤咬了咬牙，道：“ 你在这里等，我进去找他。 ”
花满楼道：“ 你若再进去，就出不来了。 ”
上官丹凤道：“ 可是他…… ”
花满楼笑了笑，道：“ 他可以出来，比这再大的火，都没有烧死他。 ”
他全身都已湿透，但脸色却还很平静。
就在这时，远外突然响起一阵惨呼，呼声凄厉，就好像是一群被困死了的野兽发出来的，但却很短促。
呼声一发即止，却又有马群的惊嘶。
上官丹凤动容道：“ 难道刚才那些人现在也已遭了别人的毒手？ ”
突然间，又是“ 轰 ”的一响，燃烧着的房子突然被撞破个大洞，一个人从里面飞出，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在雨中凌空一个跟斗，扑到地上，

就地滚了滚，滚灭了身上的火，衣服上，头发上，已被烧焦了七八处。

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又一滚，就站了起来，正是陆小凤。

上官丹凤吐出口气，喃喃道：“看来这个人的确是烧不死的！”

陆小凤笑道：“要烧死我倒的确不容易。”

他虽然还在笑，一张脸都似已被熏黑了。

上官丹凤看着他的脸，忽然一笑，道：“可是你本来有四条眉毛，现在却几乎连一条眉毛都没有了。”

陆小凤淡淡道：“眉毛就算被烧光了，也还可以再长，可惜的是那几坛子酒……”

花满楼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问道：“赵大麻子呢？”

陆小凤道：“不知道。”

花满楼道：“他不在里面？”

陆小凤道：“不在。”

上官丹凤变色道：“他难道也是青衣楼的？难道早就跟那些人串通好了？否则他们又怎会知道你在这里？”

她恨恨的接着说：“你冒险去救他，连眉毛都几乎被烧光，他却是这么样一个人。”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他狗肉烧得最好。”

上官丹凤道：“别的你全不知道？”

陆小凤道：“别的我全不知道。”

上官丹凤看着他，忍不住叹了口气，喃喃道：“为什么别人都说他有两个脑袋，我看他简直……”

她的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看见一个人从暴雨中大踏步而来。

一个身材很魁伟的人，头上戴着个斗笠，肩上扛着根竹竿，竹竿上还挑着一串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也看不清是什么。

但她却已看清了这个人正是赵大麻子。

陆小凤笑了，悠然道：“你不能对任何人都没有信心的，这世上的坏人也许并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多，毕竟总还有……”

他的声音也突然停顿，因为他已看清赵大麻子竹竿上挑着的，竟是一串手。

人的手，血渍虽已被暴雨冲干净，却显然是刚从别人的腕子上割下来的，十三四只手用一条裤带绑住，吊在竹竿上。

赵大麻子的裤带上，赫然正插着一把刀，杀狗的刀。

陆小凤吃惊的看着他，道：“愿来你不但会杀狗，还会杀赵大麻子咧着嘴一笑，道：“我不会杀狗，我只杀过人。”

陆小凤又看了他半天，才叹了口气，道：“你不是赵大麻子！”

这人笑道：“谁说我是赵大麻子的？”

他笑的时候，除了一张大嘴咧开了之外，脸上并没有别的表情。

陆小凤道：“你是谁？”

这人的眼睛闪着光，道：“连你都认不出我是谁，看来我易容的本事纵然不能算天下第一，也差不多了。”

陆小凤盯着他，忽然也笑了笑：“可是你翻跟头的本事却不行……”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上官丹风已大声道：“这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偷？”

这人叹了口气道：“不错，我就是跟他比过翻跟头的司空摘星，但却不是小偷，是大偷。”

上官丹凤嫣然道：“我知道，你不但是大偷，而且还是偷王之王，偷尽天下无敌手。”

司空摘星挺了挺胸，道：“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若论偷的本事，连陆小凤都不敢跟我一较高低，还有谁能比得上我？”

上官丹凤道：“你什么人不好扮，为什么要扮成个杀狗的麻子。”

司空摘星笑道：“这点你不懂了，扮成麻子，才不容易被人看破。”

上官丹凤道：“为什么？”

司空摘星道：“你见几个人瞪着大麻子的脸左看右看的？”

上官丹凤也笑了，道：“看来易容这门功夫的学问也不小。”

司空摘星道：“的确不小。”

陆小凤皱眉道：“你几时到关中来的？”

司空摘星道：“前两天。”

陆小凤道：“来干什么？”

司空摘星道：“来等你！”

陆小凤道：“等我？”

司空摘星道：“因为你要去找阎老西，这里正好是你的必经之路，何况，你既然已到太原附近来了，总免不了要吃一顿赵大麻子炖的狗肉。”

他叹了口气，又道：“连我都不能不承认，他炖的狗肉，的确，没有人能比得上。”

陆小凤道：“就因为你生怕我吃出味道不对，露出马脚来，所以才说狗肉卖完了。”

司空摘星大笑，道：“不管怎样，这次我总算骗过了你这个机灵鬼。”

陆小凤道：“你在这里等我干什么？”

司空摘星道：“我这个人还会干什么！”

陆小凤道：“你难道想偷到我身上来？”

司空摘星傲然道：“只要你能说得出来的，我什么都偷。”

陆小凤道：“你想偷我的什么？”

司空摘星道：“你一定要我说？”

陆小凤淡淡道：“你若不敢说，我也不勉强。”

司空摘星瞪眼道：“我为什么不敢说！”

上官丹凤忍不住问道：“你究竟想偷什么？”

司空摘星道：“偷你。”

上官丹凤瞪大了眼睛，呆住了。

司空摘星道：“有人出二十万两银子，要我把你偷走。”

上官丹凤道：“想不到我居然还值二十万两银子……”这句话没说完，她自己的脸已通红。

司空摘星笑道：“只不过那个人要我偷走你，倒并不是你想的那种用意。”

上官丹凤红着脸，忍不住大声道：“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哪种用意。”

司空摘星眨了眨眼，不说话了。

上官丹凤道：“那个人又是什么用意？他究竟是谁？”

司空摘星还是不开口。

陆小凤叹道：“他不会说的，干他这行的若是泄露了主顾的秘密，下次

还有谁敢上他的门？”

上官丹凤道：“小偷还有主顾上门去找他？”

陆小凤道：“我早就说过，他这小偷与众不同，他从不偷值钱的东西。”

司空摘星道：“但是我也要吃饭。”

陆小凤道：“不但要吃饭，还要喝酒，喝好酒。”

司空摘星道：“所以只有在别人肯出大价钱来请我偷的时候，我才偷。”

陆小凤道：“只不过能出得起价钱请你偷的人并不多。”

司空摘星道：“的确不多。”

陆小凤道：“所以你纵然不说，我也知道边次是谁找你来的了。”

司空摘星道：“你知道是你的事，我不说是我的事。”

陆小凤道：“不管我知不知道，你反正都不说。”

司空摘星道：“对了。”

陆小凤道：“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将这秘密告诉了我？”

司空摘星叹道：“你冒险到火里去救我，差点眉毛都烧光了，我怎么好意思偷你的朋友。”

陆小凤道：“看来你这人倒还是“盗亦有道’。”

司空摘星道：“你又说对了。”

上官丹凤忍不住大声道：“你若好意思，难道就真的能把我偷走？”

司空摘星傲然道：“莫忘记我是偷王之王，天下还没有什么是我偷不到的。”

上官丹凤冷笑道：“我倒要听听你准备怎么偷法？”

司空摘星道：“你有没有听说卖膏药的肯将他独门秘方告诉别人？”

上官丹凤道：“没有。”

司空摘星悠然道：“这也是我的独门秘方，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

上官丹凤瞪着他，忽然道：“十个麻子九个怪，我看你本来一定也是个麻子！”

司空摘星瞪眼道：“谁说的？”

上官丹凤道：“我说的，要不然你就把你这张麻脸收起来，让我看看你本来是什么样子！”

司空摘星道：“那可不行。”

上官丹凤道：“为什么不行？”

司空摘星道：“你若万一看上了我，陆小凤岂非又要跟我比翻跟斗了，那次已经把我翻得头晕脑涨，第二次我可再也不敢领教。”

上官丹凤红起了脸，却又忍不住“噗哧”笑了。

陆小凤道：“这些手是什么人的？”

司空摘星道：“那些放火烧房的人。”

陆小凤道：“你追上他们了？”

司空摘星道：“我既然已扮成了赵大麻子，有人来放火烧他的房子，我当然要替他出气。”

上官丹凤道：“所以你就砍下他们的手，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能烧别人房子。”

司空摘里道：“我还准备把他们的那十几匹马卖了，赔给赵大麻子。”

陆小凤道：“他们的人呢？”

司空摘星道：“还在那边的树林子里，我特地留给你的。”

陆小凤道：“ 留给我干什么？ ”
司空摘星道：“ 他们要烧死你，你难道不想问问他们的来历？ ”

强仇大敌

暴雨就像是个深夜闯入豪门香闺中的浪子，来得突然，去得也快。

可是他来过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已被他滋润，被他改变了。

春林中的木叶，已被洗得青翠如碧玉，尸体上的鲜血也已被冲洗干净。几乎找不到致命的伤口。

但这十几个人，却已没有一个还是活着的。

他们看到这些尸体时，司空摘星已不见了。

上官丹凤恨恨道：“他将这些死人留给我们，难道要我们来收尸？”

陆小凤道：“这些人绝不是他杀的，他一向很少杀人。”

上官丹凤道：“不是他是谁？”

陆小凤道：“是那个叫他们来放火的人。”

上官丹凤道：“你的意思是说，那人怕我们查出他的来历，所以就将这些人全都杀了灭口？”

陆小凤点点头。脸色很严肃。他最痛恨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杀人。

上官丹凤道：“可是他本来可以将这些人放走的，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灭口？”

陆小凤道：“因为十几个右手被砍断的人，是很容易被找到的。”

上官丹凤叹了口气，道：“其实他杀了这些人也没有用，我们还是一样知道他们的来历。”

陆小凤道：“你知道？”

上官丹凤道：“你难道看不出来他们是青衣楼的？”

陆小风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我只看出一件事。”

上官丹凤道：“什么事？”

陆小凤道：“我看得出你一定会赶到珠光宝气阁去，叫人带棺材来收尸。”

上官丹凤瞪了他一眼，又垂下头，咬着嘴唇道：“你还看出了什么？”

陆小凤道：“然后你当然就会叫那里的人替你准备好水，先洗个澡，再选个最舒服的屋子，好好的睡一觉。”

他笑了笑，接着道：“莫忘记那地方现在已完全是你的陆小凤躺在一大盆热水里，闭上了眼睛，全身都被淋得温透了之后，能找到地方洗个热水澡，的确是件很愉快的事。

他觉得自己运气总算还不错。旁边炉子上的大铜壶里，水也沸了，屋子充满了水的热气，令人觉得安全而舒服。

花满楼已洗过澡，现在想必已睡着，上官丹凤想必已到了珠光宝气阁。

她心里虽然一万个不情愿，却还是乖乖的走了，居然好像很听陆小凤的话。

这也令他觉得很满意，他喜欢听话的女孩子。

只不他总觉得这件事做得并不满意，其中好像总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却又偏偏说不出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

阎铁珊临死前已承认了昔年的过错，霍天青已答应结清这笔旧账。

大金鹏王托他做的事，他总算已完成了三分之一。而且进行得很顺利。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雨早已停了，屋檐下偶尔响起滴水的声音，晚风新鲜而干净。

陆小凤叹了口气，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尽力做一个知足的人。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开门的声音。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看见从外面走进来的，竟是四个女人。
四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不但人美风姿也美，一身窄窄的衣服，衬得她们苗条的身子更婀娜动人。
陆小凤最喜欢细腰长腿的女人，她们的腰恰巧都很细，腿都很长。
她们微笑着，大大方方的推门走了进来，就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屋子里有个赤裸裸的男人在澡盆里。
可是她们四双明亮而美丽的眼睛，却又偏偏都盯在陆小凤的脸上。
陆小凤并不是个害羞的人，但现在却觉得脸上在发烧，用不着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脸已红了。
忽然有人笑道：“听说陆小凤有四条眉毛，我怎么只看见两条？”
另外一个人笑道：“你还看得见两条，我却连一条都看不见。”
第一个说话的人，身材最高，细细长长的一双凤眼，虽然在笑的时候，仿佛也带着种逼人的杀气！无论谁都看得出，她绝不是那种替男人倒洗澡水的女人。
但她却走过去，提起了炉子上的水壶，微笑着道：“水好像已凉了，我再替你加一点热的。”
陆小凤看着水壶里的热气，虽然有点吃惊，但若叫他赤裸裸的在四个女人的面前站起来，他还真没有这种勇气。
不过这一大壶饶得滚汗的热水，若是倒在身上，那滋味当然更不受。
陆小凤正不知是该站起来的好，还是坐着不动的好，忽然发现自己就算想动，也没法子动了。
一个始终不说话，看不最文静的女孩子，已忽然从袖中抽出一柄一尺多长，精光四射的短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森寒的剑气，使得他从耳后到肩头都起了一粒粒鸡皮疙瘩。
那长身凤眼的少女已慢慢的将壶中开水倒在他洗澡的木盆里，淡淡道：“我看你最好还是安分些，我四妹看来虽温柔文静，可是杀人从来不眨眼的，这壶水刚烧沸，若是烫在身上，不死也得掉层皮。”
她一面说，一面往盆里倒水。
盆里的水本来就很热，现在简直己烫得叫人受不了。
陆小凤头上已冒出了汗，铜壶里的开水却只不过倒出了四分之一。
这一壶水若是全倒完，坐在盆里的人恐怕至少也得掉层皮。
陆小凤忽然笑子——他居然笑了。
倒水的少女用一双媚而有威风的眼瞪着他，冷冷道：“你好像还很开心。”
陆小凤看来的确很开心，微笑着道：“我只不过觉得很好笑。”
“好笑？有什么好笑的？”这少女水倒得更快了。
陆小凤却还是微笑道，道：“以后我若告诉别人，我洗澡的时候，峨嵋四秀在旁边替我添水，若有一个人相信，那才是怪事。”
原来他已猜出了她们的来历。
长身凤目的少女冷笑道：“想不到你居然还有点眼力，不错，我就是马秀真。”
陆小凤道：“杀人不眨眼的这位，莫非就是石秀云？”
石秀云笑得更温柔，柔声道：“可是我杀你的时候，一定会眨眨眼的。”

马秀真道：“所以我们并不想杀你，只不过有几句话要问你，你若是答得快，我这壶水就不会再往盆里倒，否则若是等到这壶水全都倒光……”

石秀云叹了口气，接着道：“那时你这个人只怕要变成熟的。”

孙秀青叹道：“猪煮熟了还可以卖烧猪肉，人煮熟了恐怕就只有送去喂狗了。”

陆小风也叹了口气，道：“我现在好像已经快熟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快问？”

马秀真道：“好，我问你，我师兄苏少英是不是死在西门吹雪手上的？”

陆小凤苦笑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再来问我？”

马秀真道：“西门吹雪的人呢？”

陆小凤道：“我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会骗女人，现在我还很清醒。”

马秀真咬了咬牙，忽然又将壶里的开水倒下去不少，冷冷道：“你在我面前说话，最好老实些。”

陆小凤苦笑道：“现在我怎么能不老实？”

马秀真道：“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真是金鹏王朝的公主？”

陆小凤道：“的确不假。”

马秀真道：“大金鹏王还活着？”

陆小凤道：“还活着。”

马秀真道：“是他要你来找阎铁珊的？”

陆小凤道：“是。”

马秀真道：“他还要你找什么人？”

陆小凤道：“还要我找上官木和严独鹤。”

马秀真皱眉道：“这两人是谁？我怎么连他们的名字都没听见过？”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没有听见过的名字，只怕最少也有几千万个。”

马秀真瞪着他。

陆小凤又叹道：“我没穿衣服，你这么样瞪着我，我会脸红的。”

他的脸没有红，马秀真的脸倒已红了。

她忽然转过身，将手里的铜壶放到炉子上，整了整衣衫，向陆小凤为礼。石秀云的剑也放了下去。

四个衣裳整齐的年轻美女，忽然间同时向一个坐在澡盆赤裸男人躬身行礼，你若没见过这种事，一定连做梦都想不到那是什么样子。

陆小凤似已怔住，他也想不到这四个强横霸道的女孩子，怎么忽然变得前倨后恭了。

马秀真躬身道：“峨嵋弟子马秀真，叶秀珠，孙秀青，石秀云，奉家师之命，特来请陆公子明日午间便餐相聚，不知陆公子是否赏光？”

陆小凤怔了半天，才苦笑道：“我倒是想赏光的，只可惜我就算长着翅膀，明天中午也飞不到峨嵋山的玄真观去。”

马秀真抿嘴一笑，道：“家师也不在峨嵋，现在他老人家已经在珠光宝气阁恭候陆公子的大驾。”

陆小凤又怔了怔，道：“他也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马秀真道：“今天刚到。”

石秀云嫣然道：“我们若是没有到过珠光宝气阁，又怎会知道昨天晚上的事。”

陆小凤又笑了，当然还是苦笑。

马秀真微笑着摇了摇头，态度温柔而有礼，好像已竟全忘记了刚才还要把人煮熟的事。

叶秀珠倒是个老实人，忍不住笑道：“ 我们久闻陆公子的大名，所以只有乘你洗澡的时候，才敢来找你。 ”

陆小凤苦笑道：“ 其实你们随便什么时候来，随便问我什么我都不会拒绝的。 ”

石秀云眨着眼睛道：“ 陆公子真的不生气？ ”

陆小凤道：“ 我怎么会生气？我简直开心得要命。 ”

石秀云也怔了怔，道：“ 我们这样子对你，你还开心？ ”

陆小凤笑了笑——这次是真的笑，微笑着道：“ 非但开心，而且还要感激你们给了我个好机会， ”

石秀云忍不住问道：“ 什么机会？ ”

陆小凤悠然道：“ 我洗澡的时候，你们能闯进来，你们洗澡的时候，我若闯进去了，你们当然也不会生气，这种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我怎么能不高兴？ ”

峨嵋四秀的脸全都红了，突然一起转身，抢着冲了出去。

陆小凤这才叹了口气，喃喃道：“ 看来我下次洗澡的时候，最少也得穿条裤子。 ”

陆小凤洗澡的地方，本是个厨房，外面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棵白果树。

夜色清幽，上弦月正挂在树梢，木叶的浓荫挡住了月色，树下的阴影中，竟有个人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长身直立，白衣如雪，背后却斜背着柄形式奇古的乌鞘长剑。

峨嵋四秀一冲出来，就看见了这个人，一看见这个人，就不由自主觉得有阵寒气从心里一直冷到指尖。

马秀真失声道：”西门吹雪？ ”

西门吹雪冷冷的看着她们，慢慢的点了点头。

马秀真怒道：“ 你杀了苏少英？ ”

西门吹雪道：“ 你们想复仇？ ”

马秀真冷笑道：“ 我们正要找你，想不到你竟敢到这里来！ ”

西门吹雪的眼睛突然亮了，亮得可怕，冷冷道：“ 我本不杀女人，但女人都不该练剑的，练剑的就不是女人。 ”

石秀云厉声道：“ 用不着一起过去，我一个人就足够杀了你。 ”

她看来最温柔文静、其实火气比谁都大，脾气比谁都坏。

她用的是一双短剑，还是唐时的名剑客公孙大娘传下来的“ 剑器 ”。

厉喝声中，她的剑已在手，剑光闪动，如神龙在天，闪电下击，连人带剑，一起向西门吹雪扑了过去。

突听一人轻喝：“ 等一等。 ”三个字刚说完，人已突然出现。

石秀云双剑刚刺出，就发现两柄剑都已不能动了——两柄剑的剑锋，竟然被这个忽然出现的人用两根手指捏住。

她竟未看出这人是怎么出手的，她用力拔剑，剑锋却似已在这人手上生了根。

但这个人神情还是很从容，脸上甚至还带着微笑。

石秀云脸却已气红了，冷笑道：“ 想不到西门吹雪居然还有帮手。 ”

西门吹雪冷冷道：“ 你以为他是我的帮手？ ”
石秀云道：“ 难道他不是？ ”
西门吹雪冷冷一笑，突然出手，只见剑光一交，如惊虹掣电，突然又消失不见。
西门吹雪已转过身，剑已在鞘，冷冷道：“ 他若不出手。你此刻已如此树。 ”
石秀云正想问他，这株树又怎样了，她还没开口，忽然发现树已凭空倒了下来。
刚才那剑光一闪，竟已将这株一人合抱的大树，一剑削成了两段。
树倒下来时，西门吹雪的人已不见。
石秀云的脸色也变了，世上竟有这样的剑法？这样的轻？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看着这株树已将倒在对面的人身上，这人忽然回身，伸出双手轻轻一托，一推，这株树就慢慢的倒在地上，这人的神情却还是很平静，脸上还是带着那种温柔平和的微笑。缓缓道：“ 我不是他的帮手，我从不帮任何人杀人的。 ”
石秀云苍白的脸又红了，她现在当然也已懂得这个人的意思，也已知道西门吹雪说的话并不假。她脾气虽然坏，却绝不是个不知好歹的人，终于垂下了头，鼓足勇气，道：“ 谢谢你，你贵姓？ ”
这人道：“ 我姓花。 ”他当然就是花满楼。
石秀云道：“ 我……我叫石秀云，最高的那个人是我大师姐马秀真。 ”
花满楼道：“ 是不是刚才说话的那位？ ”
石秀云道：“ 是的。 ”
花满楼笑道：“ 她说话的声音很容易分辨，我下次一定还能认得出她。 ”
石秀云有点奇怪了，忍不住问道：“ 你一定要听见她说话的声音，才能认得出她？ ”
花满楼点点头。
石秀云道：“ 为什么？ ”
花满楼道：“ 因为我是个瞎子。 ”
石秀云怔住。
这个伸出两根手指一夹，就能将她剑锋夹住的人，竟是个瞎子。她实在不能相信。
月光正照在花满楼脸上，他笑容看来还是那么温和，那么平静，无论谁都看得出，他是个对生命充满了热爱的人，绝没有因为自己是个瞎子而怨天尤人，更不会嫉妒别人比他幸运。
因为他对他自己所有的已经满足，因为他一直都在享爱着这美好的人生。
石秀云痴痴的看着他，心理忽然涌起了一种无法描叙的感情，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同情？是怜悯？还是爱慕崇敬？
她只知道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情。
花满楼微笑着，道：“ 你的师姐们都在等你，你是不是已该走？ ”
石秀云垂着头，忽然道：“ 我们以后再见面时，你还认不认得我？ ”
花满楼道：“ 我当然能听得出你的声音。 ”
石秀云：“ 可是……假如我那时变成了哑巴呢？ ”

花满楼也怔住了。

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这句话，他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人问他这句话。

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忽然发觉她已走到他面前，拉起了他的手，柔声道：“你摸摸我的脸，以后我就算不能说话了，你只要摸摸我的脸，也会认出我来的，是不是？”

花满楼无言的点了点头，只觉得自己的指尖，已触及了她光滑如丝缎的面颊。

他心里忽然也涌起了一种无法描叙的感情。

马秀真远远看着他们，仿佛想走过来拉她的师妹走，可是忽然又忍住。

她回过头，孙秀青，叶秀英也在看他们，眼睛里带着种奇特的笑意，似已看得痴了。

石秀云这么样做，她们并不奇怪，因为她们一向知道她们这小师妹，是个敢爱，也敢恨的女孩子，她们心里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和她一样有勇气？

要爱，也得要有勇气。

陆小凤倚在门口，看着花满楼，嘴角也带着微笑。

石秀云已走了，她们全都走了——四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在一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走的时候也像是一阵风。谁也没法子捉摸到她们什么时候会来，更没法子捉摸她们什么时候会走。

花满楼却还是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仿佛也有些痴了。

风在轻轻的吹，月光淡淡的照下来，他的微笑看来平静而幸福。

陆小凤忽然笑道：“我敢打赌。”

花满楼道：“赌什么？”

陆小凤道：“我赌你最少三天不想洗手！”

花满楼叹了口气，道：“我不懂你这人为什么总是要把别人想得跟你自己一样。”

陆小凤道：“我怎么样？”

花满楼板着脸道：“你不是个君子，完全不是！”

陆小凤笑了，道：“我这人可爱的地方，就因为我从来不想板起脸来，装成君子的模样。”

花满楼忍不住笑了。

陆小凤忽然又道：“最近你好像交了桃花运，男人若是交上桃花运，麻烦就跟着来了。”花满楼又叹了口气，道：“还有件事我也不懂。”

陆小凤道：“哦！”

花满楼道：“你为什么总是能看见别人的麻烦，却看不见自己的呢？”

陆小凤忍不住叹了口气，苦笑道：“因为我是个混账。”

花满楼笑道：“一个人若能知道自己是个混蛋，总算还有点希望。”

陆小凤沉默半晌，忽然道：“依你看，是谁要司空摘星来偷上官丹凤的？”

花满楼想也不想，立刻回答：“霍休。”

陆小凤道：“不错，一定是他。”

花满楼道：“能花得起二十万两银子来请司空摘星的人并不多。”

陆小凤道：“由此可见，大金鹏并没说谎，霍体一定就是上官木。”

花满楼同意。

陆小凤道：“独孤一鹤当然也就是严独鹤，所以他才会到珠光宝气阁去，才会要他的弟子来找我。”

花满楼补充着道：“他来的时候，想必还不知道阎铁珊这里已出了事。”
陆小凤道：“他是不是早已跟阎铁珊约好了，要见面商量一件事。”
花满楼道：“很可能。”
陆小凤道：“他叫峨嵋四秀来找我，问了我那些话，已无异承认他跟大金鹏王朝有关。”
花满楼道：“所以你认为他本不该这么样做的。”
陆小凤道：“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严独鹤，他本不必承认的，除非……”
花满楼道：“除非他已有法子能让你不要管这件闲事。”
陆小凤慢慢的点了点头，道：“除非他已想出了个很好的法子。”
花满楼道：“最好的法子只有一种。”
陆小凤道：“不错，只有一种，一个人若死了，就再也没法子管别人的闲事了。”
花满楼道：“你认为他已在那里布好了陷阱，等着你跳下去？”
陆小凤苦笑道：“他用不着再布置什么陷阱，他那‘刀剑双杀，七七四十九式’，很可能就已足够让我没法子再管闲事了。”
花满楼道：“据说当今七大剑派的掌门人中，就数他的武功最可怕，因为他除了将峨嵋剑法练得炉火纯青之外，他自己本身还有几种很邪门、很霸道的功夫，至今还没有人看见他施展过。”
陆小凤忽然跳起来，道：“走，我们现在就走。”
花满楼道：“到哪里去？”
陆小凤道：“当然珠光宝气阁。”
花满楼道：“约会在明天中午，我们何必现在就去？”
陆小凤道：“早点去总比去迟了好。”
花满楼道：“你担心上官丹凤？”
陆小凤道：“以独孤一鹤的身分，想必还不会对一个女孩子怎么样。”
花满楼道：“那你是在担心谁？”
陆小凤道：“西门吹雪。”
花满楼动容道：“不错，他既然知道独孤一鹤在珠光宝气阁，现在想必已到了那里。”
陆小凤道：“我只担心他对付不了独孤一鹤的刀剑双杀！”
他接着又道：“以他剑法，本不必要别人担心的，可是他太自负，自负就难免大意，大意就可能犯出致命的错误。”
花满楼叹道：“我并不喜欢这个人，却又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有值得自负的地方。”
陆小凤道：“他只看苏少英使出了三七二十一招，就已能击破独孤一鹤的‘刀剑双杀’，却未想到苏少英并不是独孤一鹤。”
花满楼道：“独孤一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陆小凤沉吟着，缓缓道：“有种人我虽然不愿跟他交朋友，却更不愿跟他结下冤仇，”
花满楼道：“独孤一鹤就是这种人？”
陆小凤点了点头，叹息着道：“无论谁若知道有他这么样一个敌人，晚上都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不如现在就走。”
花满楼忽然笑了笑，道：“我想他现在也一定没有睡着。”

陆小凤道：“为什么？”
花满楼：“无论谁知道有你这么一个敌人，晚上也一样睡不着的。”
独孤一鹤没有睡着。夜已很深，四月的春风中竟仿佛带着晚秋的寒竟，吹起了灵堂里的白幔。
棺木是紫楠木的，很坚固，很贵重。
可是人既已死了，无论躺在什么棺材里，岂非都已全无分别。
烛光在风中摇晃，灵堂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阴森凄凉之竟。
独孤一鹤静静的站在阎铁珊的灵位前已经有根久很久没有动过。
他是个高大严肃的人，腰杆依旧挺直，钢针般的须发也还是漆黑的，只不过脸上的皱纹已很多很深了，你只有在看见他的脸时，才会觉得他已是老人。
现在他严肃沉毅的脸上，也带着种凄凉而悲伤的表情。
这是不是也正因他已是个死人，已能了解死亡是件多么悲哀可怕的事。
这时他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很轻的脚步声，他并没有回头，可是他的手却已握住了剑柄。
他的剑柄比平常的剑要粗大些，剑身也特别长，特别宽。
黄铜的剑锷，擦得很亮，剑鞘却已很陈旧，上面嵌着个小小的八卦，正是峨嵋掌门人佩剑的标志。
一个人慢慢的从后面走过来，站在他身旁，他虽然没有转头去，已知道这人是霍天青。
霍天青的神情也很悲伤，很沉重，黑色的紧身衣外，还穿着件黄麻孝服，显示出他和死者的关系不比寻常。
独孤一鹤以前并没有见过这强傲的年轻人，以前他根本没有到这里来过。
霍天青站在他身旁，已沉默了很久，忽然道：“道长还没有睡？”
独孤一鹤没有回答。因为这本是句不必要回答的话，他既然站在这里，当然还没有睡。
他的身分和地位，已使他可以不用回答这种不必要的问话。
霍天青却又问道：“道长以前是不是从未到这里来过？”
独孤一鹤道：“是。”
霍天青道：“所以连我都不知道阎大老板和道长竟是这么好的朋友！”
独孤一鹤沉着脸，冷冷道：“你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
霍天青淡淡道：“道长武林前辈，知道的事当然比我多。”
独孤一鹤道：“哼！”
霍天青忽然扭过头，目光刀锋般盯着他的脸，缓缓道：“那么道长想必一定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
独孤一鹤脸色似已有些变了，忽然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霍天青却已轻叱道：“站住！”
独孤一鹤一脚刚踩下，地上的方砖立刻碎裂，手掌上青筋一凸起，只见他身上的道袍无风自动，过了很久，才慢慢转回身，眼睛里精光暴射，瞪着霍天青，一字字道：“你叫我站住？”
霍天青也已沉下了脸，冷冷道：“不错，我叫你站住！”
独孤一鹤厉声道：“你还不配！”
霍天青冷笑道：“我不配？若论年纪，我虽不如你，若论身分，霍天青

并不在独孤一鹤之下。”
独孤一鹤怒到：“你有什么身分？”
霍天青道：“我也知道你不认得我，但是这一招，你总该认得的。”
他本来和独孤一鹤面对面的站着，此刻突然向右一拧腰，双臂微张，“凤凰展翅”，左手两指虚捏成凤啄，急点独孤“天突。”
独孤一鹤右掌斜起，划向他腕脉。
谁知他脚步轻轻一滑，忽然滑出了四尺，人已到了独孤右肩后，招式虽然还是同样一着，“凤凰展翅”，但出手的方向部位却已忽然完全改变，竟以右手的凤啄，点向独孤右颈后的血管。
这一着变化看来虽简单，其中的巧妙，却已非言语所能形容。
独孤一鹤失声道：“凤双飞！”
喝声中，他突然向左拧身，回首望月式，以左掌迎霍天青的啄。
霍天青吐气开声，掌心以“小天星”的力量，向外一翻。
只听“噗”的一声，两双手掌已接在一起，两个人突然全都不动了。
霍天青本已吐气开声，此刻缓缓道：“不错，这一着正是凤双飞，昔年天禽老人独上峨嵋，和令师胡道人金顶开掌，施出了这一着凤双飞，你当然想必也在旁看着。”
独孤一鹤道：“不错。”他只说了两个字，脸色似已有些发青。
高手过招，到了内力相拚时，本就不能开口说话的。
但天禽老人绝世惊才，却偏偏练成了一种可以开口说话的内功，说话时非但于内力无损，反而将丹田中一口浊气乘机排出。
霍天青的内功正是天禽老人的真传，此刻正想用这一点来击倒独孤一鹤。
他接着又道：“一般武功高手，接这一招时，大多向右拧身，以右掌接招，但胡道人究竟不愧为一代大师，竟反其道而行，以左掌接招，你可知道其中的分别何在？”
独孤一鹤道：“以右掌接招，虽然较快，但自身的变化已穷，以左掌接招，掌势方出，余力未尽，仍可随意变化……”
他本不愿开口的，却又不能示弱，说到这里，突然觉得呼吸急促，竟已说不下去。
霍天青道：“不错，正因如此，所以天禽老人也就是只能用这种硬拚内力的招式，将他的后着变化逼住……
独孤一鹤仿佛不愿他再说下去，突然喝道：“这件事你怎会知道的？”
霍天青道：“天禽老人正是先父。”
独孤一鹤的脸色变了。
霍天青淡淡道：“胡道人与先父平辈论交。你想必也该知道的。
独孤一鹤脸上阵青阵白，非但不能说话，实在也无话可说。
天禽老人辈分之尊，一时无人可及，他和胡道人平辈论交，实在已给了胡道人很大的面子。
独孤一鹤虽然高傲刚烈，却也不能乱武林的辈份。
霍天青淡淡道：“我的身分现在你想必已知道，但我却还有几句话要问你！”
独孤一鹤咬着牙点点头，额上已有汗珠现出。
霍天青道：“你为什么要苏少卿改换姓名，冒充学究？你和阎大老板本

无来往，为什么要在他死后突然闯来？”

独孤一鹤道：“这些事与你无关？”

霍天青道：“我难道问不得？”

独孤一鹤道：“问不得？”

霍天青冷冷道：“莫忘记我还是这里的总管，这里的事我若问不得，还有谁能问得？”

独孤一鹤满头大汗涔涔而落，脚下的方砖，一块块碎裂，右腿突然踢起，右手已握住了剑柄。

但就在这一瞬间，霍天青掌上的力量突然消失，竟借着他的掌力，轻飘飘的飞了出去。

独孤一鹤骤然失去了重心，似将跌倒，突见剑光一闪，接着“叮”的一声，火星四溅，他手里一柄长剑已盯入地下。

再看霍天青的人竟已不见了。

风吹白幔，灵桌上的烛光闪动，突然熄灭。

独孤一鹤手扶着剑柄，面对一片黑暗，忽然觉得很疲倦。他毕竟已是个老人。

拔起剑，剑入鞘，他慢慢的走出去，黑暗中竟似有双发亮的眼睛在冷冷的看着他。

他抬起头，就看见一个人动也不动的站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一身白衣如雪。

独孤一鹤的手又捏上剑柄，厉声道：“什么人？”

这人不回答，却反问道：“严独鹤？”

独孤一鹤的脸突然抽紧。

白衣人已慢慢的从黑暗中走出来，站在月光下，雪白的衣衫上，一尘不染，脸上也完全没有表情，背后斜背着形式奇古的乌鞘长剑。

独孤一鹤动容道：“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道：“是的。”

独孤一鹤厉声道：“你杀了苏少英？”

西门吹雪道：“我杀了他，但他却不该死的，该死的是严独鹤！”

独孤一鹤的瞳孔已收缩。

西门吹雪冷冷道：“所以你若是严独鹤，我就要杀你！”

独孤一鹤突然狂笑，道：“严独鹤不可杀，可杀的是独孤一鹤。”

西门吹雪道：“哦？”

独孤一鹤道：“你若杀了独孤一鹤，必将天下扬名！”

西门吹雪冷笑道：“很好。”

独孤一鹤道：“很好？”

西门吹雪道：“无论你是独鹤也好，是一鹤也好，我都要杀你。”

独孤一鹤突也冷笑，道：“很好！”

西门吹雪道：“很好？”

独孤一鹤道：“无论你是杀的独鹤也好，是一鹤也好，都已不妨拔剑。”

西门吹雪道：“好极了。”

独孤一鹤手握着剑柄，只觉得自己的手比剑柄还冷，不但手冷，他的心也是冷的。

显赫的声名，崇高的地位，现在他就算肯牺牲一切，也挽不回他刚才失

去的力量了。

他看着西门吹雪时，心里却在想着霍天青，他忽然觉得很后悔。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后悔，可能也正是最后一次。

他忽然很想见到陆小凤，可是他也知道陆小凤现在是绝不会来的。

他只有拔剑。

现在他已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突然间，黑暗中又有剑气冲霄。

风更冷，西门吹雪自己的血流出来时，也同样会被吹干的……

死得太离奇

车厢并不大，恰好只能容四个人坐，拉车的马都是久经训练的，车子在黄泥路上，走得很平稳。马秀真和石秀云坐在一排，孙秀青和叶秀珠坐在对面。

车子已走了很久，石秀云忽然发觉两个人都在盯着她，她想装作不知道，却又忍不住撅起嘴，道：“你们老是盯着我干什么？我脸上难道长了花？”

孙秀青笑了：“你脸上就算长了花，刚才也已被人家摘走了。”

她的眼睛很大，嘴唇薄薄的，无论谁都看得出这女孩子说话一定是绝不肯饶人的。

她不让石秀云开口，接着又道：“奇怪的是，这丫头平时总说随便什么花也没有青菜好看，现在为什么一开口就是花呀花的。”

石秀云居然没有脸红，反而悠然道：“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就因为他姓花，所以我一开口就是花呀花的。”

孙秀青吃吃笑道：“他？他是谁呀？”

石秀云道：“他姓花，叫花满楼。”

孙秀青道：“你怎么连人家的名字都知道了？”

石秀云道：“因为他刚才告诉了我。”

孙秀道：“我怎么没听见？”

石秀云道：“我们说我们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听见？何况，你那时心里一定还在想着陆小凤。”

孙秀青叫了起来，道：“我在想陆小凤，谁说我在想陆小凤？”

石秀云道：“我说的，人家坐在澡盆里的时候，你眼睛就一直盯在他身上，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赖也赖不掉。”

孙秀青又气又笑，笑骂道：“你们看这丫头是不是疯了，满嘴胡说八道。”

马秀真悠然道：“这丫头是真有点疯，只不过你眼睛也的确一直都盯在陆小凤的身上。”

石秀云摇手笑道：“还是大师姐说了句公道话。”

孙秀青眼珠子转了转，忽然叹了口气，道：“她说的实在是公道话，只不过有点酸味。”

马秀真也瞪起了眼，道：“酸味，什么酸味？”

孙秀青道：“一种跟醋差不多的酸味。”

马秀真也叫了起来，道：“你难道说我在吃醋？”

孙秀青道：“我可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她忍着笑，抢着又道：“人家都说陆小凤多风流，多潇洒，可是我今天看他坐在澡盆里那样子，简直就像是个活笨蛋，比西门吹雪差多了。”

石秀云吃惊道：“你说什么？”

孙秀青道：“我是说，假如我要挑一个男人，我一定挑西门吹雪，那才是个真正有男人气概的男人，十个陆小凤也比不上。”

石秀云叹了口气，道：“我看你才是真疯了，就算天下的男人全都死光，我也不会看上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活僵尸。”

孙秀青道：“你看不上，我看得上，这就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马秀真也忍不住笑道：“看你们的样子，就好像已经把萝卜青菜都分配好了。”

孙秀青吃吃笑道：“ 我们配给你的那是个大萝卜 陆小凤。 ”

石秀云眨着眼，道：“ 那么叶三姑娘岂不是落了空？ ”

叶秀珠脸已红了，红着脸道：“ 你看你们，才见了人家一次面，就好像害了相思病，难着你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男人？ ”

孙秀青叹了口气，道：“ 我们本来就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

她用眼角瞟着叶秀珠，又道：“ 凭良心讲今天我们见到这三个男人，随便哪一个都不错，嘴里虽不说，其实说不定三个你都喜欢。 ”

叶秀珠急得脸更红，道：“ 你……你……你真的疯了。 ”

马秀真道：“ 孙老二就这点不好，专门喜欢欺负老实人， ”

孙秀青撇了撇嘴，道：“ 她老实？她表面上虽然老实，其实我们四个人里面，最早嫁人的一定是她。 ”

叶秀珠道：“ 你……你凭什么这么样说？ ”

石秀云抢着道：“ 因为她自己知道她自己一定嫁不出去的，莫说有四条眉毛的男人，就算有四个胆子的，也绝不敢娶她！ ”

秀真道：“ 那倒一点也不错，谁若娶了她这种尖嘴滑舌的女人，不被她吵死才怪！ ”

石秀云忍不住笑道：“ 也许只有聋子还能…… ”

孙秀青已跳了起来，大声道：“ 好，你们三个联合起来欺负我，最多我把那三个男人全都让给你们好了，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

石秀云道：“ 你让给我们？那三个男人难道是你的？ ”

马秀真叹道：“ 看来这丫头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害臊。 ”

孙秀青瞪着她们，突然大叫：“ 我饿死了。 ”

马秀真吃惊的看着她，就好像真的在看着个忽然疯了的人。

孙秀青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道：“ 我一生气，肚子就会饿，现在我已经生气了，我要找个地方吃夜宵去。 ”

四个女孩子在一起，你若叫她们不在谈男人，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就好像四个男人在一起时，你不许他们谈女人一样困难。

可是花满楼和陆小凤现在谈的却不是女人，现在他们没心情谈女人。他们谈的是西门吹雪。

陆小凤道：“ 我只希望他现在还没有找到独孤一鹤。 ”

花满楼道：“ 你认为他绝不是独孤的对手？ ”

陆小凤道：“ 他的剑法锋锐犀利，出手无情，就跟他的人一样，从不替别人留余地。 ”

花满楼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一个人若是从不肯为别人留余地，就等于也没有为自己留余地。 ”

陆小凤道：“ 所以只要他的剑出鞘，若不能伤人，他自己就必死无疑！ ”

花满楼道：“ 他现在还没死。 ”

陆小凤道：“ 那只因他还没遇见过独孤一鹤这样的对手！ ”

他慢慢的接着道：“ 独孤的剑法沉着雄浑，内力深厚，攻势虽凌厉，防守更严密，交手经验之丰富，更不是西门能比得上的，所以他三十招之内若不能得手，就必定要死在独孤的剑下。 ”

花满楼道：“ 你认为他三十招内绝不能得手？ ”

陆小风叹道：“ 没有人能在三十招之内制独孤的死命，西门吹雪也一样不能！ ”

花满楼沉默了很久，也汉了口气，道：“ 他是你约出来的。 ”
陆小凤苦笑道：“ 所以现在我只希望他还没有找到独孤。 ”
他们已穿过静寂的大路，来到珠光宝气阁外的小河前。
流水在上弦月清淡的月光下，闪动着细碎的银鳞，一个人静静的站在小河旁，一身白衣如雪。
陆小凤看见他时，他也看见了陆小凤，忽然道：“ 我还没有死。 ”
陆小凤笑了，道：“ 你看来的确不像是个死人。 ”
西门吹雪道：“ 死的是独孤一鹤。 ”
陆小凤不笑了。
西门吹雪道：“ 你想不到？ ”
陆小凤承认，他本不愿承认的。
西门吹雪却笑了笑，笑得很奇怪，道：“ 我自己也想不到。 ”
陆小凤道：“ 哦？ ”
西门吹雪道：“ 苏少英使出那二十一招时，我已看出了三处破绽。 ”
陆小凤道：“ 所以你认为你已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杀独孤？ ”
西门吹雪点了点头，道：“ 通常我只要有一次机会已足够，但我刚刚跟他较手时，却连一次机会都没把握住。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西门吹雪道：“ 他剑法虽有破绽，但是我一剑刺出后，他忽然已将破绽补上，我从未见过有人能知道自己剑法的破绽何在，但是他却知道。 ”
陆小凤道：“ 世上所有的剑法，本都有破绽的，但是能知道自己剑法中破绽的人，却的确不多。 ”
西门吹雪道：“ 我三次出手，三次被封死，就已知道我杀不了他，杀人的剑法若不能杀人，自己就必死无疑！ ”
陆小凤叹道：“ 你虽然很自负，可是你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你还活着！ ”
西门吹雪道：“ 我还没有死，只因为三十招后，他的剑法突然乱了。 ”
陆小凤道：“ 像他这样的高手，剑法若是突然乱了，只有两种原因。 ”
西门吹雪在听着。
陆小凤道：“ 心若已乱，剑法必乱， ”
西门吹雪道：“ 他的心没有乱。 ”
陆小凤道：“ 难道他内力已不济？ ”
力若不济，剑法也会乱的，陆小凤又道：“ 以他的功力之深厚，怎么会在交手三十招后，就无以为继？ ”
西门吹雪道：“ 我说过，我也想不到。 ”
陆小凤沉吟着，道:“ 莫非他在跟你交手之前，内力已被人消耗了很多？莫非已有人先跟他交过了手？ ”
西门吹雪冷冷道：“ 他没有说，我也不知道，我若知道，就绝不会逼他出手。 ”
陆小凤苦笑道：“ 你逼人出手时，又几时给别人说话的机会？ ”
西门吹雪脸上虽然还是完全没有表情，但目中却似有了阴影，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他临死之前却说了句很奇怪的话。 ”
陆小凤道：“ 他说什么？ ”
西门吹雪道：“ 他说他…… ”
剑拔出来时，剑锋上还带着血。

独孤一鹤看着别人的剑锋上带着他的血，看着他的血被一滴滴吹落，脸上竟没有痛苦恐惧之色，反而突然大呼：“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西门吹雪道：“他说他明白了！”

陆小凤皱眉道：“他明白了什么？”

西门吹雪目中的阴影更重，竟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也许他已明白了人生短促，有如朝露。也许他已明白了，他不顾一切换得的声名地位，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一场虚空……”

陆小凤沉思着，缓缓道：“正因为人生短促，所以不能虚度——他究竟真的明白了？还是不明白？真正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西门吹雪目光凝视着远方，又过了很久，忽然也说了句很出人意外的话。

他忽然说：“我饿了。”

陆小凤吃惊的看着他，道：“你饿了？”

西门吹雪冷冷道：“我杀人后总是会饿的。”

这是个本来己该打烊了的小酒店，在一片林叶浓密的桑树林外。

桑林里有几户人家，桑林外也有几户人家，大多是养蚕的小户。

这家人的屋子距离大路较近些，所以就在前面搭了间四面有窗的小木屋，卖些简单的酒菜给过路的客人，峨嵋四秀找到这里的时候，主人本已快睡了，可是又有谁能拒绝这么样四个美丽的女孩子呢？

酒店里只有三张木桌，却收拾得很干净，下酒的小菜简单却清爽，淡谈的酒也正合女孩子们的味口，她们吃得很开心。

女孩子们开心的时候，话总是特别多的。

她们吱吱喳喳的说着，笑着，就像一是群快乐的小母鸡。

孙秀青忽然道：“你那个姓花的说话，好像有点江南口音，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花家的人。”

石秀云道：“哪个花家？”

孙秀青道：“就是江南那个花家，听说你就算骑着快马奔驰一天，也还在他们家的产业之内。”

马秀真道：“我也知道这家人，但我想花满楼却不会是他们家的。”

孙秀青道：“为什么？”

马秀真道：“听说这家人生活最奢华，饮食衣着都考究得很，连他们家的马夫，走出来都像是阔少，那花满楼看起来却很朴素，而且，我也没听说他们的子弟中有个瞎子。”

石秀云立刻冷笑道：“瞎子又怎样，他虽然是个瞎子，可是他能看见的，却比我们这些有眼睛的加起来还多。”

马秀真也知道自己这话不该说，改口笑道：“他武功倒的确不错，连我都想不到他随随便便伸手一夹，就能夹着你的剑。”

孙秀青笑道：“那也许只因为这丫头已经被他迷住了。”

石秀云瞪了她一眼，道：“你若不服气，下次你自己不妨去试试，我不是替他吹牛，就凭他那一着，天下已没有人能比得上，”

孙秀青道：“西门吹雪呢？他那一剑难道就差了？”

石秀云不说话了，她也不能不承认，西门吹雪那一剑的确可怕。

马秀真道：“听说西门吹雪不但剑法无双，家世也很好，万梅山庄的富贵荣华，也绝不在江南花家之下。”

孙秀青眼睛里闪着光，道：“我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的身世，就算他

只不过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我还是一样喜欢他的。”

石秀云淡淡道：“我却看不出他那个人从头到脚，有哪点可爱的地方。”

孙秀青道：“他有哪点可爱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你看出来。只要我……”

她声音突然停顿，一张脸忽然变得通红，直红到耳根了。

因为这时正有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一身白衣如雪，正是西门吹雪。

石秀云也说不出话来了，四个吱吱喳喳的女孩子，突然全都闭上了嘴。

她们不但看见了西门吹雪，也看见了花满楼和陆小凤。

西门吹雪一双刀锋般锐利的眼睛，竟一直在瞪着她们，突然走过来，冷冷道：“我不但杀了苏少英，现在又杀了独孤一鹤。”

四个女孩子脸色全都变了，尤其是孙秀青的脸上，更已苍白得全无一点血色。

在少女的心里，仇恨总是很容易就被爱赶走的，何况，苏少英风流自赏，总以为这四个师妹都应该抢着喜欢他，所以她们全都不喜欢他。但杀师的仇恨，就完全不同了。

孙秀青失声道：“你……你说什么？”

西门吹雪道：“我杀了独孤一鹤。”

石秀云突然跳起来，大声道：“我二师喜欢你，你……你……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谁也想不到她居然会出这么样一句话，连西门吹雪都似已怔住。

孙秀青脸上阵红阵青，突然咬了咬牙，双剑已出袖，剑光闪动，恨恨的刺向西门吹雪胸膛。

西门吹雪居然未出手，轻轻一拂袖，身子已向后滑出，退后了七八尺。

孙秀青眼圈已红了，嘶声道：“你杀了我师傅，我跟你拚了。”

她展动双剑，咬着牙向西门吹雪扑过去，剑器的招式本以轻灵变化为主，只见剑光闪动，如花雨缤纷，刹那间已攻出七招。

她的师姐妹双剑也已出袖，石秀云大声道：“这是我们跟西门吹雪的事，别人最好不要管。”

她这话当然是说给花满楼听的，事实上，花满楼也不能插手。

可是他又怎么能让这四个无辜的女孩子死在西门吹雪剑下。

就在这时，只听“叮”的一响，西门吹雪突然伸手在孙秀青肘上一托，她左手的剑，就打在自己右手的剑上。

双剑相击，她只觉手肘发麻，两柄剑竟已忽然到了西门吹雪手里。

西门吹雪冷冷道：“退下去，莫逼我拔剑！”

他的声音虽然冷，但目光却不冷，所以孙秀青还活着。

他毕竟是个人，是个男人，又怎么能忍心对一个喜欢自己的美丽少女下得了毒手。

孙秀青脸色更苍白，目中已有了泪光，咬着牙道：“我说过，我们今天全都跟你拚了，若是杀不了你，就……就死在你面前！”

西门吹雪冷笑道：“死也没有用的，你们若要复仇，不如快回去叫青衣一百零八楼的人全都出来。”

孙秀青却好像很吃惊，失声道：“你在说什么？”

西门吹雪道：“独孤一鹤既然是青衣楼的总瓢把子，青衣楼……”

孙秀青却忽然打断了他的话，怒目嗔道：“你说我师傅是青衣楼的人？你是不是疯了？他老人家这次到关中来，就因为他得到个消息，知道青衣第

一楼就在……”

忽然间，后面的窗外“锋”的一响，一道细如牛芒般的乌光破窗而入，打在孙秀青背上。

孙秀青的脸突然扭曲，人已向西门吹雪倒了过去。

石秀云距离后窗最近，怒喝着翻身，扑过去，但这时窗外又有道乌光一闪而入，来势之急，竟使她根本无法闪避。

她大叫着，手里的剑脱手飞出，她的人却也已倒了下去。

这时孙秀青的人已倒在西门吹雪的身上，西门吹雪突然用一只手抱起她的腰，另一只手已反腕拔剑，剑光一闪，他的人和剑竟似已合为一体，突然间己穿窗而出。

陆小凤却早已从另一扇窗子里掠出，只听马秀真，叶秀珠怒喝着，也跟着追出来。

夜色深沉，晚风吹着窗后的菜园，哪里还看得见人影。

再过去那浓密的桑林中，却有犬吠声传来。西门吹雪的剑光已入林。

马秀真和叶秀珠竟也不顾一切的，跟着扑了进去。

桑林里的几户人都已睡了，连灯光都看不见，西门吹雪的剑光也已看不见。

一条黄狗冲向林后的小路狂吠。

马秀真道：“追，我们不管怎样，也得把老二追回来。”一句话没说，两个人都已追出。

陆小凤却没有再追了，他忽然在树下停住弯腰捡起一件东西……

酒主人躲在屋角，面上已无人色。

花满楼俯下，轻轻的抱起石秀云，石秀云的心还在跳，却已跳得很微弱。

她美丽的脸上也已现出了一种可怕的死灰色，慢慢的张开眼睛，凝视着花满楼，轻轻道：“你……你还没有走。”

花满楼柔声道：“我不走，我陪着你。”

石秀云眼睛里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仿佛欣慰，又仿佛悲哀，勉强微笑着，道：“想不到你还认得我。”

花满楼道：“我永远都认得你。”

石秀云又笑了笑，笑得更凄凉，道：“我虽然没有变成哑巴，却已快死了，死人也不会说话的，是不是？”

花满楼道：“你……你不会死，绝不会。”

石秀云道：“你用不着安慰我，我自己知道，我中的是毒针。”

花满楼动容道：“毒针？”

石秀云道：“因为我全身都好像已经麻木了，想必是因为毒已快发作，你……你可以摸摸我的伤口，一定是烫的。”

她忽然拉着花满楼的手，放在她的伤口上。

她的伤口在心口，她的胸膛柔软，光滑，而温暖，她拉着花满楼的冰冷的手按在她柔软的胸膛上，她的心忽然又跳得快了起来。

花满楼的心也已在跳，就是这时，他听见陆小凤的声音在后窗外问：“她中的是什么暗器。”

花满楼道：“是毒针，”

陆小凤沉默半晌，忽然道：“你留在里陪她，我去找一个人。”

说到最后一个字，他的声音已在很远。

石秀云喘息着，道：“ 你真的没有走，真的还在这里陪我！”
花满楼道：“ 你闭上眼睛，我……我替你把毒针吮出来。 ”
石秀云苍白的脸仿佛又红了，眼睛里却发出了光，道：“ 你真的肯这么样做！”
花满楼黯然道：“ 只要你肯…… ”
石秀云道：“ 我什么都肯，可是我不想闭上眼睛，因为我要看着你。 ”
她的声音渐渐微弱，忽然她脸上的笑容就突然僵硬，眼睛里的光芒也忽然消失了。
死亡，忽然间就已无声无息的将她从花满楼怀抱中夺走。
可是她的眼睛却仿佛还在凝视着花满楼，永远都在凝视着……
黑暗，花满楼眼前却有一片黑暗。
他忽然恨自己是个瞎子，竟不能看她最后一眼。
她还这么年轻，可是她允满了青春活力的身子，已突然冰冷僵硬。
花满楼轻轻的抽出了手，泪珠也已从他空洞的眼睛里流了下来。
他没有动，也没有走，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生中无情和残酷。
风从窗外吹进来，从门外吹进来，四月的风吹在他身上，竟宛如寒冬。
他忽然感觉到风中传来一阵芬芳的香气，忽然听到后窗“ 格 ”的一响。他立刻回头，准备跃起。
但这时后窗外已响起一个人温柔甜密的声音，在轻轻对他说：“ 你不要吃惊；是我！”
声音正是他所熟悉的人，也正是他一直在思念着的。
他忍不住失声而呼：“ 飞燕？”
“ 不错，是我，想不到你居然还听得出我的声音。 ”
一个人轻飘飘从后窗掠进来，声音里竟似带着种因妒忌而生的讥诮，幽幽的说道：“ 我还以为你已忘记了我！”
花满楼站在那里，似已呆住，过了很久，才说道：“ 你……你怎么会忽然到这里来了？”
上官飞燕道：“ 你是不是说我不该来的？”
花满楼摇摇头；叹息着道：“ 我只是想不到，我还以为你已经…… ”
上官飞燕道：“ 你是不是以为我已死了？”
花满楼已不知该说什么？
上官飞燕又幽幽的叹息了一声，道：“ 我要死，也得像她一样，死在你的怀里。 ”
她慢慢的走过来，走到花满楼面前，又道：“ 我刚才看见你们，我……我心里好难受，若不是她已经死了，我说不定也会杀了她的。 ”
花满楼沉默很久，忽然道：“ 有一天我听见你的歌声。 ”
上官飞燕沉吟着，道：“ 是不是在万梅山庄外，那个破旧的山神庙里。 ”
花满楼道：“ 嗯。 ”
上官飞燕也沉默了很久，才轻轻道：“ 可是你找去的时候，我已经走了。”
花满楼道：“ 你为什么要走？”
上官飞燕道：“ 那只歌也是别人逼我唱的，本来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诱你到那破庙里去。 ”
花满楼道：“ 他们，他们是什么人？”
上官飞燕并没有回答这句话，她声音忽然开始颤抖，仿佛很恐惧。

花满楼道：“你难道已落在那些人的手里？”
上官飞燕颤声道：“你最好不要知道得太多，否则……否则……”
花满楼忍不住问道：“否则怎么样？”
上官飞燕又沉默了很久，道：“那天他们诱你去，为的就是要警告你，不要再管这件事，他们就是要你知道我已落在他们手里。”
她不让花满楼开口，接着又道：“他们今天要我来，为的也是要我劝你不要再管这件事，否则……否则他们就要我杀了你！”
花满楼动容道：“他们要你来杀我？”
上官飞燕道：“是的，因为他们知道，你绝不会想到我会害你，绝不会防备我，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又怎么忍心对你下得了手呢？”
她忽然扑过来，紧紧的抱住了花满楼，颤声道：“现在你一定也已想到他们是谁了，但你永远想不到他们的力量有多么可怕……”
现在阎铁珊和独孤一鹤都已死了，要阻止这件事的人，只有霍休。
花满楼沉声道：“不管他们的力量有多么可怕，你都用不着害怕……”
上官飞燕道：“可是我实在怕，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你，若不是我，你们根本不会被牵到这件事里，你若出了什么事，叫我怎么活得下去！”
她紧紧的抱着他，全身都在颤抖着，她的呼吸芬芳而甜美。
花满楼忍不住张开双臂，要去拥抱她。
可是石秀去的尸体还在他的身旁，这多情的少女，刚才就是死在他的双手臂里，现在他又怎么能用同样的一双手去拥抱别人？
他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他想控制自己的感情，却又偏偏没法子控制。
他再想去拥抱她时，她却忽然推开了他，道：“我的意思，现在你想必已明白！”
花满楼道：“我不明白。”
上官飞燕道：“不管你明不明白，我……我都已要走了。
花满楼失声道：“你要走？为什么要走？”
上官飞燕道：“我也不想走，但却已非走不可！”
她声音里充满了痛苦的恐惧，接着道：“你若是还有一点对我好，就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也不要拉住我，否则不但害了你自己，也害了我！”
花满楼道：“可是我……我……”
上官飞燕道：“让我走吧，只要知道你还好好活着，就已心满意足了，否则你就是对不起我……”
她的声音已越来越远，突然消失。黑暗，花满楼忽然发觉自己已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与寂莫中。他知道她一定有不得已的困难和苦衷，所以她才会走。
但他却只有呆子般站在这里，既不能帮助她解决困难，也不能安慰她的痛苦，就正如她刚才只有眼看着石秀云死在他的怀里。
“我究竟算怎样一个人？究竟算什么？”他的耳旁仿佛有个声音在冷笑：“你只不过是瞎子，没有用的瞎子。”
瞎子的生命中，本就只有黑暗，绝望的黑暗。
他握紧双拳，站在四月的晚风中，忽然觉得人生并不是永远都像他想像中那么美好的，生命中本就有许多无可奈何的悲哀和痛苦。
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解脱。
四月本是燕子飞回来的时候，可是他的燕子却已飞去，就像人们的青春

一样，一去永不回头。他慢慢的走过门外的草地，草地已被露水浸透。

魂断离恨天

柔软的草地已被露水湿透，夜已更深了。

霍天青慢慢的穿过庭园，远处小楼上的灯光，照着他苍白憔悴的脸。他显得很疲倦，孤独而疲倦。

荷塘中的碧水如镜，倒映着满天的星光月光，他背负着双手，停立在九回桥头，有风吹过时一片树叶落下。

他俯下身，拾起了这片落叶，忽然道：“ 你来了。 ”

“ 我来了。 ”

霍天青抬起头来时，就看见陆小凤。

陆小凤就像是片落叶一样，从墙外飘了进来，落在荷塘另一边，也正在看着霍天青。

他们之间，隔着十丈荷塘，可是他们却觉得彼此间的距离仿佛很近。

陆小凤微笑着，道：“ 你好像在等我！ ”

霍天青道：“ 我是在等你。 ”

陆小凤道：“ 你知道我会来？ ”

霍天青点点头，道：“ 我知道你非来不可。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霍天青道：“ 你走了后，这里又发生了很多事。 ”

陆小凤道，“ 很多事？ ”

霍天青道：“ 你不知道？ ”

陆小凤道：“ 我只知道一件。 ”

霍天青道：“ 你知道独孤已死在这里？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但我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该死。 ”

霍天青沉默着，忽然也汉息了一声，这：“ 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他的死跟我也有关系。 ”

陆小凤道：“ 哦！ ”

霍天青道：“ 若不是我，他也许还不会死在西门吹雪剑下！ ”

陆小凤道：“ 哦？ ”

霍天青道：“ 我一向不喜欢妄尊自大的人，独孤却偏偏是个妄尊自大的人，所以，西门吹雪还没有来的时，他已跟我交过了手。 ”

陆小凤道：“ 我知道。 ”

霍天青很意外：“ 你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

陆小凤笑了笑，道：“ 独孤与西门交手时，真力最多已只剩下五成，能让他真力耗去五成的人，这附近还不多。 ”

霍天青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不错，这件事你应该能想得到的。 ”

陆小凤道：“ 还有件事是我想不到的？ ”

霍天青点点头。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 想不到也无妨，现在我只想知道上官丹凤在哪里？ ”

霍天青道：“ 这件事正是你想不到的。 ”

陆小凤道：“ 什么事？ ”

霍天青道：“ 她并没有到这里来，而且只怕也不会来了！ ”

陆小凤怔住，他的确没有想到上官丹凤居然不在这里。

霍天青道：“你也许会奇怪，我怎么会知道她不来了？”
陆小凤承认：“我的确奇怪。”
霍天青道：“你看过这封信，也许就不会奇怪了。”
他果然从袖中拿出了一封信，随手一抛，这封信就像是浮云般向陆小凤飘了过去。
“丹凤难求，
小凤回头，
若不回头，
性命难留。”
信上只有这么样的十六个字，字写得很好，信纸也很考究。
信封上竟写的是：“留交陆小凤。”
霍天青道：“这封信本是要给你的，现在我已给了你。”
陆小凤道：“但我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霍天青淡淡道：“这意思就是说，你已很难再找到上官丹凤了，所以最好还是及早回头，不要再管这件事，否则就有人要你的命。”其实他当然知道这意思陆小凤也懂得。
陆小凤道：“这封信是谁要你转交给我的？”
霍天青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你也不知道？”
霍天青道：“你若也写了这么样一封信叫我转给别人，你会不会当面交给我？”
陆小凤道：“不会。”
霍天青道：“所以写这封信的人，也没有当面交给我，我只不过在阎大老板的灵位下发现了这封信，别的我全不知道。”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当然不会知道。”
霍天青道：“但你却应该知道。”
陆小凤道：“应该知道什么？”
霍天青道：“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
陆小凤苦笑道：“我只知道这不是阎大老板在棺材里写的。”
霍天青目光闪动，道：“你也应该知道，除了阎大老板外，还有谁不愿你管这件事？”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只可惜我偏偏不知道。”
霍天青道：“你至少知道一个人的。”
陆小凤道：“谁？”
霍天青道：“我。”陆小凤笑了。
霍天青却没有笑，沉着脸道：“上官丹凤既已不会来，你若也不再管这件事，这珠光宝气阁的万贯家财，岂非就已是我的！”
陆小凤微笑道：“但我却知道天禽门的掌门人，绝不会做这种事。”
霍天青凝视着他，嘴角终于也露出了微笑，忽然道：“想不想喝杯酒去。”
陆小凤道：“想。”
酒是用青花磁坛装着的，倒出来时，无色无味，几乎和白水差不多，可是用新酒一兑，芬芳香醇的酒味，就立刻充满了这间小而精致的屋子。
陆小凤慢慢的啜了一口，长长的吸了口气，道：“这才是真正的女儿红。”
霍天青道：“你很识货。”

陆小凤笑道：“ 所以下次你若还有这么样的好酒，还是应该请我来喝，我至少不会糟蹋你的好酒。 ”

霍天青笑了笑，道：“ 我也并不是时常都有这种好酒的。 ”

陆小凤道：“ 哦。 ”

霍天青道：“ 这酒还是我上次去拜访一位邻居时，他送给我的。 ”

陆小凤叹道：“ 我羡慕你，这么好的邻居，现在已经比好酒更难找了。 ”

霍天青道：“ 但他却也是个很古怪的人，你想必也该听说过他的。 ”

陆小凤道：“ 我认得的怪人的确不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

霍天青道：“ 他叫霍休。 ”

陆小凤失声道：“ 霍休？他怎么会是你的邻居？ ”

霍天青道：“ 他虽然并不常住在这里，却盖了栋小楼在这后面的山上，每年都要到这里来住一两个月。 ”

陆小凤眼睛忽然亮了，道：“ 你知不知道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

霍天青道：“ 除了喝酒外，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

陆小凤没有再问下去，却仿佛在沉思着，他喝酒的时候，本来一向不太肯动脑筋的，这次却是例外。

霍天青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又道：“ 所以只要是你能说得出的好酒，他那里几乎都有的，我虽然并不太喜欢喝酒，但连我到了他那小楼后，都有点不想再出来了。 ”

陆小凤忽然道：“ 你知不知道什么酒喝起来味道特别好！ ”

霍天青道：“ 不知道。 ”

陆小凤道：“ 偷来的酒。 ”

霍天青又笑了，道：“ 你想要我陪你到那里偷酒去？ ”

陆小凤笑道：“ 一点也不错！ ”

霍天青道：“ 这世上只有一种人是连一滴酒都不能喝的，你知不知道是哪种人？ ”

陆小凤道：“ 不知道。 ”

霍天青道：“ 是没有脑袋的人，所以你若还想留着脑袋喝酒，最好乘早打消这主意。 ”

陆小凤笑道：“ 偷酒就跟偷书一样，是雅贼，就算被人抓住，也绝不会有砍脑袋的罪名。 ”

霍天青道：“ 那也得看是被什么人抓住！ ”

陆小凤笑道：“ 你跟霍休算起来五百年前还是一家人，你怕什么？ ”

霍天青道：“ 可是他自己亲口告诉过我，他那小楼上，有一百零八种机关埋伏，若不是他请去的客人，无论谁闯了进去，要活着出来都很难。 ”

他叹了口气，又道：“ 那些机关是不认得人的，不管你姓霍也好，姓陆也好，都完全没有一点分别。 ”

陆小凤终于也叹了口气，道：“ 我眉毛有四条，少了两条也没关系，脑袋却只有一个，连半个也少不得的。 ”

他苦笑着，又道：“ 连几坛酒都要用一百零八种机关来防备别人去偷，这就难怪他会发财了。 ”

霍天青道：“ 也许他并不是为了要防备别人去偷他的酒。 ”

陆小凤目光闪动，道：“ 难道你认为他那小楼上另有秘密？ ”

霍天青笑了笑，淡淡道：“ 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秘密的陆小凤道：“ 只

不过真正能保守秘密的，却也只有一种人。”
霍天青道：“哪种人？”
陆小凤道：“死人。”
霍天青的目光也在闪动着，道：“霍休并不是死人。”
陆小凤道：“他不是。”
最可怕的也是死人。无论这个人活着多么温柔美丽，只要一死，就变得可怕了。
所以石秀云的尸体上，已被盖起了一块白布。
桌上有盏孤灯，花满楼默然的坐在灯旁，动也不动。他本来已走了，却又回来。
无论石秀云是死是活，他都绝不能抛下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小店的主人早已溜了，只留下一盏灯在这里，似已忘记了瞎子根本就用不着灯的。
四下一片寂静，听不见一点声音，陆小凤进来时，也没有发出声音。
但花满楼却已转过头，面对着他，忽然道：“你喝了酒！”
陆小凤只有承认：“喝了一点。”
花满楼冷冷道：“出了这么多事之后，你居然还有心情去喝酒，倒真难得的很。”他板着脸，他一向很少板着脸。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你是不是很佩服我？”
他对付生气的人有个秘诀——你既然已生气了，就索性再气气你，看你究竟能气成什么样子，看你究竟气不气得死。
花满楼不说话了，他很了解陆小凤，他还不想被陆小风气死。
陆小凤反而没法子了，讪讪的道：“其实你也该喝杯酒的，酒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让你忘记很多想也没有用的事。”
花满楼不理他，过了很久，忽然道：“我刚才看见一个人。”
陆小凤道：“你刚才看见了很多个人。”
花满楼道：“但这个人却是我本来以为绝不会在这里看见的！”
陆小凤道：“谁？”
花满楼道：“上官飞燕。”
陆小凤怔了怔，道：“她没有死？”
花满楼黯然道：“她虽然还没有死，但活得却已跟死差不多了。”
陆小凤道：“为什么？”
花满楼道：“她似已落在别人的手里，行动已完全被这个人控制。”
陆小凤动容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花满楼道：“她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只不过，以我的猜想，这个人一定是……”
陆小凤道：“一定是谁？”
花满楼道：“霍休！”
陆小凤刚坐下去，又忽然站了起来，失声道：“霍休？”
花满楼道：“上官飞燕这次来找我，也是被人所逼，来叫我不要再管这件事的，现在不愿我们再管这件事的，也只有霍休。”
陆小凤又坐了下去，过了很久，忽然道：“我刚才没有看见一个人。”这句话很妙，简直叫人听不懂。
花满楼道：“你没有看见的人也很多！”

陆小凤道：“但这个人却是我以为一定会看得见的，我到珠光宝气阁去，本就是为了找她。”

花满楼道：“上官丹凤？”

陆小凤道：“不错！”

花满楼道：“她不在那里？”

陆小凤道：“她根本没有去，却有人留了封信给霍天青，叫他转交给我！”

花满楼道：“信上说什么？”

陆小凤道：“信上只有四句似通非通，跟放屁差不多的话。”

花满楼道：“什么话？”

陆小凤道：“丹凤难求，小凤回头，若不回头，性命难留！”

花满楼沉吟着道：“这四句话的意思，好像也是叫你不要再管这件事的。”

陆小凤道：“现在不愿我们再管这件事的，也只有一个——人。”

花满楼道：“所以你认为写这封信的人，一定也是霍休？”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这个人若是已开始要做一件事，就绝不会半途罢手。”

成功的人，做事本就全都不会半途罢手的。

花满楼道：“司空摘星没有把上官丹凤偷走，他也许并不意外，所以他早就另外派人在路上等着，终于还是劫走了上官丹凤。”

陆小凤道：“我刚刚却喝了他半坛子酒。”

花满楼又不禁很意外：“你已见过了他？”

陆小凤道：“我没有，酒是他送给霍天青的，他有个小楼就在珠光主气阁后面的山上。”

花满楼动容道：“小楼？”

陆小凤一字字道：“不错，小楼。”

花满楼也站了起来，又坐下，过了很久，才缓缓道：“你还记不记得孙秀青刚才说的话？”

陆小凤当然记得。——独孤一鹤这次到关中来，就因为他得到了个消息，知道青衣第一楼就在……

花满楼的脸上也发出了光，道：“你是不是认为霍休的那小楼，就是青衣第一楼？”

陆小凤没有回答这句话，这句话已用不着回答。

花满楼道：“但是，据大金鹏王说，青衣楼的首领本是独孤一鹤！”

陆小凤道：“他得到的消息并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的。”

花满楼承认：“无论谁都难免被人冤枉的，同样也难免有冤枉别人的时候。”

陆小凤忽然叹了口气，道：“只可惜现在朱停不在这里。

花满楼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据说那小楼上有一百零八处机关埋伏。”

花满楼道：“你想到小楼上去看看？”

陆小凤道：“很想。”

花满楼道：“那些机关埋伏难道已吓住了你？”

陆小凤道：“没有”

陆小凤若已开始去做二件事的时候，也绝不会半途罢手的。无论什么事都绝不能令他半途罢手！

山并不高，山势却很拔秀。上山数里，就可以看见一点灯光，灯光在黑暗中看来分外明亮。

花满楼眼前却只有一片黑暗。

陆小凤道：“我已看见了那小楼。

花满楼道：“在哪里？”

陆小凤道：“穿过前面一片树林就到了，楼上还有灯光。

花满楼道：“你想，霍休会不会也到了这里？”

陆小凤道：“不知道。”

花满楼道：“我刚才说过，每个人都难免有冤枉别人的时候。”

陆小凤道：“我听见了，我也不聋。”

花满楼道：“我只不过提醒你，霍休是你的朋友，而且对你一向不错。”

陆小凤冷冷道：“我以为我会冤枉他？我虽然常常被人冤枉，却还没有冤枉过别人。”

他忽然显得很烦燥，因为他心里也有种矛盾。

能赶快结束这件事，赶快揭穿这秘密，当然最好，但他却实在不希望发现那阴险恶毒的青衣楼主，真是他的朋友。

树林中带着初春木叶的清香，风中的寒意虽更重，但天地间却是和平而宁静的。

没有人，没有声音，红尘中的喧哗和烦恼，似已完全被隔绝在青山外。

只不过世上一些最危险，最可怕的事，往往就是隐藏在这种平静中的。

陆小凤忽然道：“我不喜欢这种情况。”

花满楼道：“什么情况？”

陆小凤道：“这里太静了，太吵和太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紧张。”

花满楼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我每次遇见的怪事，都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

花满楼道：“你若是真的很紧张，最好多说话，说话往往可以使人忘记紧张。”

陆小凤道：“你要我说什么？”

花满楼道：“说说霍休。”

陆小凤道：“这个人的事你岂非已知道很多。”

花满楼道：“我只知道他是个又孤避，又古怪的大富翁，平生最讨厌应酬，所以连他最亲信的部下，都往往找不到他的人。”

陆小凤道：“他不但讨厌应酬，还讨厌女人，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

花满楼道：“他唯一的癖好就是喝酒，不但喜欢喝，而且还喜欢收藏天下各地，各式各样的名酒。”

花满楼道：“听说他的武功也不错。”

陆小凤道：“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他施展武功，但我却可以保证，他的轻功，内功，和点穴术绝不在当世任何人之下。”

花满楼道：“哦。”

陆小凤道：“而且他练的是童子功，据我所知，世上真正有恒心的练童子功的人，绝不出十个。”

花满楼笑道：“要练这种功夫，牺牲的确很大，若不是天生讨厌女人的人，实在很难保持这种恒心。”

陆小凤也笑了，道：“别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是绝不会练这种倒霉功夫的，就算要割下我的脑袋来，我也不练，”

花满楼微笑道：“若是割下你另外一样东西，你就只好练了。”

陆小凤大笑，道：“原来你也不是真君子。”

花满楼道：“跟你这种人时常在一起，就算是个真君子。也会变坏的。”

他们大笑着，似乎并不怕被人发现——既然迟早总要被发现，鬼鬼祟祟的岂非反而有失风度。

陆小凤又道：“故老相传，只要有恒心练童子功的人，武功一定能登峰造极。”

花满楼道：“这不是传说，是事实，你只要肯练童子功，练别的武一定事半功倍。”

陆小凤道：“但古往今来，武功真正能到达巅峰的高手，却偏偏没有一个练童子功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花满楼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因为练童子功的人，一定是老光棍，老光棍心里多多少少总有点毛病，心里有毛病的人武功就一定不能到达巅峰。”

花满楼微笑道：“所以你不练童子功。”

陆小凤道：“绝不练，无论割掉我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练。”

花满楼道：“只可惜你无论练不练童子功，武功都很难达到巅峰的。”

陆小凤道：“为什么？”

花满楼道：“因为只要对练武有妨碍的事，你全都喜欢得要命，譬如说……”

陆小凤道：“譬如说；赌钱，喝酒，管闲事，”

花满楼道：“还有最重有的一点，就是你太不讨厌女人了”

陆小凤大笑，然后就发现他们已穿过树林，来到小楼下。

这段路在别人走来，一定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但他们却轻轻松松的就已走过了。

路本是同样的路，只看你怎么样去走而已。人生的路也是这样子的。

朱红色的门是闭着的，门上却有个大字：“推！”陆小凤就推，一推门就开了。

无论什么样的门，都能推得开的，也只看你肯不肯去推，敢不敢去推而已。

门里是条宽而曲折的甬道，走过一段，转角处又有个大字：“转”。

陆小凤就转过去，转了几个弯后，走上一个石台，迎面又有个大字“停”。

陆小凤就停了下来，花满楼当然也跟着停下，却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忽然停了下来？”

陆小凤道：“因为这里有个停字。”

花满楼道：“叫你停，你就停？”

陆小凤道：“我不停又怎样？这里有一百零八处机关埋伏，你知不知道在哪里？”

花满楼道：“不知道，连一处都不知道，”

陆小凤笑了笑，道：“既然不知道，为什么不索性大方些。”

花满楼道：“既然往前面走也可能遇上埋伏，为什么不索性停下来。”

陆小凤道：“一点也不错，所以他们要我停，我就停，要我走，我就走。”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像你么听话的人，倒实在少见得很。 ”
陆小凤道：“ 既然我这么听话，别人又怎么好意思再来对付我。 ”
花满楼也忍不住笑道：“ 你无论做什么事，好像都有你自己一套稀奇古怪的法，但我却从不知道你的法子是对是错。
陆小凤还没有开口，忽然发现他们站着的这石台在渐渐的往下沉。
然后他就发现他们已到了一间六角形的石屋里，一张石桌上，摆着两碗酒，桌上也有个大字：“ 喝。 ”
陆小凤笑了，道：“ 看来听话的人总是有好处的。 ”
花满楼道：“ 什么好处？请你喝酒？ ”
陆小凤道：“ 不错，这次人家已经请我们喝酒了，下次说不定还要请我们吃肉。 ”
花满楼说：“ 这是真正的泸州大曲，看来霍大老板拿出来的果然都是好酒。 ”
陆小凤笑道：“ 但好酒却不是用鼻子喝的，来，你一碗，我一碗。 ”
花满楼道：“ 边种酒太烈。一碗我只怕就已醉了。 ”
陆小凤道：“ 好，你不喝我喝。 ”
他捧起一碗酒，就往嘴里倒，一口气就喝了大半碗，忽然发觉花满楼的脸色变了，忍不住停下来问道：“ 你不舒服？ ”
花满楼连嘴唇都已发白，道：“ 这屋子里好像有种特别的香气，你嗅到没有？ ”
陆小凤道：“ 我只嗅到酒气。 ”
花满楼似乎连站都站不稳了，忽然伸出手，摸到那碗酒，也一口气喝了下去，本来已变成死灰的一张脸，立刻又有了生气。
陆小凤眼珠子转了转，笑道：“ 原来这酒还能治病。 ”
他也喝下了自己的一碗酒，才发觉酒碗的底上，也有个字：“ 摔！ ”
于是他就发觉石壁忽然开始移动，露出了一道暗门，门后有几十级石阶，通向地底，下面是山腹，陆小凤还没有走下去，已看到了一片珠光宝气。
山腹是空的，方圆数十丈，堆着一扎扎的红樱枪，一捆捆的鬼头刀，还有一箱箱的黄金珠宝。
陆小凤这一生中，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刀枪和珠可是最令他惊异的，并不是这些珠宝的刀，而是四个四个老人。
他们的脸色都是苍白，显然已有多年未曾见过阳光，他们身上都穿着织锦绣金的滚龙袍，腰上还围着根玉带，赫然竟是帝王的打扮。
下面还有四张雕着金龙的椅子，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痴痴的出神，一个老人正蹲在地上打算盘，嘴里念念有词，仿佛正在计算着这里的财富，一个老人对着面铜镜，正数自己头上的白发。
还有个老人正背负着双手，在踱着方步，看见陆小凤。就立刻迎了上来，板着脸，厉声道：“ 尔等是何许人？怎敢未经通报，就闯入孤家的寝宫？莫非不知道这是凌迟罪名么？ ”
他的态度严肃，看来竟真有点帝王的气派，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陆小凤却怔了怔，忍不住问道：“ 你说这里是皇宫？你又是什么人呢？ ”
这老人道：“ 孤家乃是金鹏王朝第十三大金鹏王，谁知这里的大金鹏王还不止一个。
这老人的话刚说，另外三个老人立刻全都冲了过来，抢着说：“ 你千万

莫要听这疯子胡言乱语，孤家才是真正的大金鹏王，他是冒牌的。”

“他才是冒牌的……他们三个全都是冒牌的。”

四老人竟异口同声，说的全是同样的话，一个个全都争得面红耳赤，刚才的那种王者气派，现在已全都不见了。

陆小凤忽然觉得这四个人全都是疯子，到全都有点疯病。

遇见这种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赶快溜之大吉，就算世上的珠宝全都在这里，全都给他，他也不想在这里多留片刻了。

只可惜他再想退回去时，才发现石阶上的门已关了起来，那四个老人也已将他围住纷纷抢着道：“你看我们准是真的大金鹏王……你说句良心话。”

他们苍白而衰老的脸上，忽然全都露出了种疯狂而狞恶的表情，他这一生中，也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可笑，又如此可怕的事。他简直连想都没想都过。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了三声清悦的钟声，后面的山壁上，忽又露出了一道门户。

四个身穿黄袍，内监打扮的俊少年，手里捧着四个朱红的食盒，鱼贯走了出来。

这四个老人立刻赶回去，在自己的盘龙交椅。上坐下，脸上又摆出很庄重严肃的表情，四个少年已分别在他们的面前跪下，又手捧起食盒，道：“陛下请用膳，”

陆小凤忽然觉得头很痛，困为他实在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四个老人全是真的大金鹏王？否则又怎会有这么样的四个人在这里？

后面山壁的那扇门还是开着的，他悄悄拉了拉花满楼的衣袂，两个人一起纵身掠了过去。

门后面又是条甬道，甬道的尽头又有扇门，他们推开了这扇门，就看见了霍休。

霍休身上穿着套已洗得发了白的蓝布衣裳，赤足穿着双破草鞋，正坐在地上，用一只破锡壶，在红泥小火炉上温酒。

好香的酒。

第一聪明人

空气里充满了芬芳醇厚的酒香，红泥小火炉的火并不大，却恰好能使得这阴森寒冷的山窟，变得温暖起来。

陆小凤轻轻叹了口气，道：“我总算没有找错地方，而且来得正是时候。”

霍休也叹了口气，道：“我真不懂，这人为什么总能在我有好酒喝的时候找到我。”

他微笑着，转过头，一双发亮的眼睛，使得这已垂暮的老人看来还是生气勃勃，微笑着道：“你若是不怕弄脏你的衣服，就坐下来喝一杯吧！”

陆小凤看着自己身上鲜红的斗蓬，再看看他身上已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忍不住笑道：“等我有你这么多家当的时候，我也会穿你这种衣服的。”

霍休道：“哦？”

陆小凤道：“这种衣服只有你这种大富翁才配穿，我还不配。”

霍休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一个人若是到了真正有钱的时候，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了。”

霍休微笑道：“只可惜你永远也发不了财的！”

陆小凤道：“为什么？”

霍休道：“因为你太聪明，太聪明的人都发不了财的。”

陆小凤道：“可是上次我们见面的时，你还说我迟早有发财的一天。”

霍休道：“那只是因为上次我还没有发现你这么聪明。”

陆小凤道：“你几时发现的？”

霍休道：“刚才。”

陆小凤又笑了。

霍休道：“除了你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顺利地就找到这里来。”

陆小凤笑道：“那是不是因为别人都没有我这么听话？”

霍休点点头，道：“看到门上的推字时，十个人中至少有九个不肯推门的，不推门就根本进不来，看到转字若是不转，无论谁也休想走出我那九曲迷阵，看到停字不停，纵然不被乱箭射成个刺猬，也得掉在油锅里脱层皮。”

陆小凤道：“但最厉害的恐怕还是上面那屋子里的迷魂香了，连花满楼都几乎被迷倒，能想得到那两碗酒里非但没有毒药，反而有解药的人，只怕也不多。”

霍休道：“你却已想到了。”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只知道你这人不管是好是坏，至少还不会要朋友上当，因为你的朋友根本就没有几个，死一个就少一个。”

霍休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着他，过了很久，忽然问道：“你还知道什么？”

陆小凤也在凝视着他，过了很久，才缓缓道：“我还知道你并不姓霍，你本来的名字是上官木。”

霍休居然面不改色，淡淡道：“不错。”

陆小凤道：“你跟阎铁珊，独孤一鹤，本来都是金鹏王朝的重臣。”

霍休道：“不错。”

陆小凤道：“金鹏王朝覆没时，你们受命托孤，带着内库的珠宝财富，来到中土。

霍休道：“不错。”

他的脸色居然还是很平静，连一点内疚忏悔的意思都没有。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但后来你们却见利忘义，将那笔财富吞没了，你们一到了中土，就躲了起来，并没有依约去找那位第十二代大金鹏王……”

霍休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道：“你错了。”

陆小凤皱眉道：“错了？”

霍休休道：“只有一点错了。”

陆小凤道：“哪一点？”

霍休道：“失约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跟着上官谨出逃的小王子。”

陆小凤怔住，这一点的确是他想不到的，他根本就不相信。

霍休道：“他非但没有在我们约好的地方等我们，而且一直在躲着我们，我们寻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他。”

陆小凤道：“这么样说来，并不是你们在躲他，而是他在躲你们，”

霍休道：“不错。”

陆小凤道：“你们是他父王托孤的重臣，又带着一大笔本来属于他的财富，他为什么要躲着你们？难道他有毛病？”

霍休冷冷道：“因为那笔财富并不是他的，而是金鹏王朝”的。”

陆小凤道：“这又有什么分别？”

霍休道：“不但有分别．而且分别很大。”

陆小凤道：“哦。”

霍休道：“他若承受了这笔财富，就得想法子利用这笔财富去夺回金鹏王朝失去的王权，那并不是件容易事，非但要吃很多苦，而且随时都可能有性命之危。”

陆小凤同意。生在帝王之家，有时也并不是件幸运的事。“愿生生世世莫再生于帝王家，”这句话的辛酸，也不是普通人能体会得到的。

霍休目中忽然露出种无可奈何的悲伤之色，缓缓道：“只可惜我们那小王子，并不是田单光武那样的人。”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他是个怎样的人？”

霍休道：“他跟李后主一样，是个诗人，也跟宋徽宗一样，是位画家，他从小就已被人称为“诗书画，三绝。”

他叹息着，又道：“这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生性自然是恬淡的，对于王位的得失，他也许并不在乎，只想能诗酒逍遥，平平静静的过一生，何况……”

陆小凤道：“何况怎么样？”

霍休道：“上官谨带出来的财富，本就已足够他们逍遥一生了。”

陆小凤不再说话，但不说话的意思，并不表示他已相信。

霍休道：“你不信？”

陆小凤还是不说话。

霍休道：“我们为了复兴金鹏王朝而准备的军饱和武器，你刚才想必已见到。”

陆小凤点点头。

霍休道：“我们利用金鹏王朝的财富，的确又赚了不少，但那也只不过是为了想利用这笔财富，游说你们当朝的重臣，借兵出师，但小王子若不在，我们岂非师出无名？”

他的话显然已使得陆小凤不能不信，但陆小凤却还是忍不住道：“他若真的一直躲着你们，现在为什么又忽然要找你们了？”

霍休冷冷道：“ 以前也并不是没有人来找过我们。 ”
陆小凤道：“ 哦？ ”
霍休道：“ 外面那四个老头，你刚才想必已见过了。 ”
陆小凤恍然道：“ 他们难道全都是冒充大金鹏王，来谋夺这笔财富的？ ”
霍休点点头，淡淡道：“ 他们要发财，我就让他们一天到晚面对着那些黄金珠宝，他们要冒充帝王，我就让他们一天到晚穿着龙袍坐在王位上，他们虽然想骗财，我却并没亏待他们。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看来你也不是君子，君子是绝不会用这种法子对人的。 ”
其实他也不能不承认，用这种法子来对付那种人，正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霍休道：“ 这件事本是个很大的秘密，除了我们四个人和小王子外，本不该有别人知道的。 ”
陆小凤怔住，这句话的意思他听不懂。
霍休道：“ 知道这秘密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只不过是被这人利用的傀儡而已。 ”
陆小凤道：“ 这人是谁呢？ ”
霍休道：“ 不知道。 ”
陆小凤道：“ 连他们也不知道？ ”
霍休冷笑道：“ 你若是他，你会不会以真的面目见人？ ”
陆小凤笑道：“ 我不会。 ”
霍休道：“ 他们一共只见过这人三次，每次见到他时，他容貌都不一样，若不是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改变，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
陆小凤道：“ 看来这人不但计划周密，而且还是个精通易容术的高手。 ”
花满楼一直在静静的听着，忽然道：“ 真正精通易容术的高手，连声音也可以改变的。 ”
陆小凤道：“ 哦？ ”
花满楼道：“ 易容术也就是东流扶桑三岛上所说的忍术，其中有一种功夫，练好了控制自己咽喉的骨肉，使说话的声音完全改变。 ”
陆小凤沉吟道：“ 难道这次找我们来的那大金鹏王，也是冒牌的！ ”
霍休道：“ 我请司空摘星去偷丹凤公主，为的就是要查明他的真假，只可惜他偏偏也是你的朋友！ ”
陆小凤道：“ 幸好你后来总算还是得手了，上官丹凤毕竟还是已落入你手里。 ”
霍休道：“ 谁说她已落入我手里？ ”
陆小凤皱眉道：“ 难道没有？ ”
霍休道：“ 没有， ”
陆小凤又怔住，他知道霍休绝不是个说谎的人。
霍休说的若是谎话，上官丹凤又怎么会忽然失踪了呢？他想不通，没有人能想得通。
霍休道：“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这个人！ ”
陆小凤道：“ 上官飞燕你也没有见过？ ”
霍休道：“ 这名字我连听都没有听见过！ ”
陆小凤更想不通了，这件事变化的复杂与诡谲，已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

他苦笑着道：“ 难怪阎铁珊一听说我知道这秘密，就要赶我走了，他想必认为我也是串通好了，来谋夺这笔财富的。 ”

霍休道：“ 当时你却以为他是因为秘密被揭穿，而恼羞成怒了。 ”

陆小凤只有承认。他现在终于也已明白，阎铁珊临死前看着上官丹凤时，为什么会有那种奇怪的表情，但上官丹凤难道真是个为了谋财而杀人的凶手？

他还是不能相信？这件事若真是个骗局，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要阻止他管这件事？青衣楼为什么会派出人来，阻止他和大金鹏王见面？

花满楼忽然道：”你最后一次见到小王子，是在什么时候？ ”

霍休道：“ 是在四十多年以前。 ”

花满楼道：“ 那时他有多大年纪？ ”

霍休道：“ 十三岁。 ”

花满楼道：”事隔四十多年，当年十三岁的小王子，现在也已是个垂暮的老人了。 ”

霍休沉吟着，道：“ 这其中也有个秘密，这秘密更不会有别人知道！ ”

花满楼没有再问，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秘密。

但霍休却已接着道：“ 可是我信任你们，所以我愿竟将这秘密告诉你们。”

花满楼沉默表示感激，能获得霍休这种人的信任，并不是件容易事。

霍休道：“ 金鹏王朝的每一代帝王，都是生有异像的人，他们每一只脚上，都生着六足趾。 ”

陆小凤恍然道：“ 你就因为这一点，才能发现外面那四位老人都是冒牌的。 ”

霍休点点头，道：“ 这秘密就算有人知道，也很难伪装。双脚都生着六趾的人，我至今还没有见过第二人。 ”

陆小凤道：“ 我连一个都没有见到过。 ”

霍休笑了笑，道：“ 有四条眉毛的人也不多的，”陆小凤也笑了。

霍休道：“ 所以你现在只要能设法脱下那位大金鹏王的靴子来，看看他脚上的几根足趾，就可以分辨出他的真假了。 ”

陆小凤道：“ 这并不难。 ”

霍休微笑道：“ 脱男人的靴子，至少比脱女人的裤子容易些。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看来你的确也不是个君子，完全不是。 ”

霍休却又叹息了一声，道：“ 要做君子并不难，要做我这样的小人，才是件难事。 ”

陆小凤明白他的意思。无论谁有他这么多财富要看管，都不能不先以小人之心去提防着别人的。

霍休又道：“ 这次那大金鹏王若真是当年的小王子，我也可将肩上这副担子卸下来了，否则…… ”

陆小凤道：“ 否则我就也将他请来，和外面的那四位老人作伴。 ”

他们走出这神秘的山窟时，已是凌晨，春风冷而清新，青山翠绿，草上的露珠在署色看来远比珍珠更晶莹明亮，这世界还是美妙的。

陆小凤深深的吸了口气，苦笑道：“ 我的预感并没有错，今天我果然又遇见了件怪事。 ”

这件怪事的发展和变化，的确不是任何人能想像得到的。

花满楼忽然道：“ 你想，这世上是不是真的会有双脚上都长着六趾的

人？”

陆小凤道：“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 ”

花满楼道：“ 世上若根本没有这种人，我们也就永远找不到真的大金鹏王了，霍休说的就算不是真话，岂非也变成了真的。 ”

陆小凤沉吟着，忽又笑了笑，道：“ 我只知道这本是个无奇不有的世界，本就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人。 ”

花满楼也笑了，道：“ 不错一个人既然可以有四条眉毛，为什么不能有六根足趾呢？只可惜你的四条眉毛，已只剩下了两条。 ”

陆小凤摸着自己的上唇，微笑着道：“ 这次你又错了。 ”

花满楼道：“ 什么事？ ”

陆小凤道：“ 胡子无论被人刮得多光，都一样还是会长出来的。 ”

他说了这句话，就看见一个人幽灵般从弥漫着晨雾的树林中走了出来。

她的脸色苍白，虽然显得疲倦而憔悴，却还是非常美丽的。

陆小凤认得她：“ 叶秀珠姑娘？ ”

叶秀珠点点头。

陆小凤道：“ 叶姑娘莫非是在这里等人？ ”

叶秀珠摇摇头，道：“ 昨天晚上，我一直都在这里。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叶秀珠黯然道：“ 我们在这，埋葬了家师和小师妹，大师姐已累了，我……我却睡不着。 ”

她的确是峨嵋四秀最老实的一个，一看见男人，几乎连话都说不出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对这个女孩子，他心里的确觉得很抱歉，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秀珠却忽然又道：“ 我们一直没有追上西门吹雪，所以……现在我们连三师妹的死活都不知道。 ”

陆小凤道：“ 我会去替你们找她回来的。 ”

叶秀珠头垂得更低，过了很久，才轻轻道：“ 我还有句话要告诉你。 ”

陆小凤等着她说下去。

叶秀珠道：“ 这句话本是三师妹想告诉你们的，可是她还没有说出来，就已……就已…… ”

她声音突然便咽，悄悄的用衣袖拭了拭泪痕，才接着道：“ 家师这次到关中来，就因为他老人家得到个消息，知道青衣第一楼，就在珠光宝气阁后面的山上。 ”

陆小凤忍不住道：“ 无论谁得到的消息，都不一定全是正确的。 ”

叶秀珠霍然抬起头，道：“ 但三师妹却是因为这句话而被人暗算的，显然有人不愿她将这句话说出来，所以我认为这句话一定很重要，才来告诉你。 ”她面上露着悲愤之色，声音也大了。

陆小凤又不禁觉得很抱歉，苦笑道：“ 我知道你的好意，无论如何，我若查明了这件事，一定会先来告诉你。 ”

叶秀珠又垂下了头，沉默了很久，才轻轻的问道：“ 现在你们要到哪里去？ ”

陆小凤道：“ 我们要去看一个脚上长着六根足趾的人叶秀珠又抬起头，吃惊的看着他，忽然转过身，很快的走了。

花满楼叹了口气，道：“ 我想她现在一定会认为你是个疯子， ”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苦笑道：“现在我自己都渐渐觉得自己有点疯了。”

长廊中黝暗而静寂，他们在长廊的尽头处等着，已有人为他们进去通报大金鹏王。

花满楼忍不住悄悄道：“你想你有没有把握能脱下他的靴子来？”

陆小凤道：“没有。”

花满楼道：“你有没有想出什么法子？”

陆小凤道：“想倒是想出了不少，却不知该用哪一种？”

花满楼道：“你说两种让我听听！”

陆小凤道：“我可以故意打翻一壶水，泼在他的脚上；可以故意说出他的靴子很难看，请他脱下来让我看看。”

花满楼皱眉道：“你当然知道这些法子有多蠢？”

陆小凤苦笑道：“我当然知道，但这根本就是件蠢事，我又怎么能想得出不蠢的法子来。”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这时门已开了。

大金鹏王还是坐在那张宽大而舒服的椅子上，脸上的表情，显得兴奋而急切，不等他们走进来，就抢着问道：“你们已找到那三个叛臣？”

陆小凤道：“只找到两个。”

大金鹏王眼睛里发出了光，道：“他们的人呢？”

陆小凤道：“已经死了。”

大金鹏王动容道：“怎么会死的？”

陆小凤道：“每个人都会死的。”

他说话有点心不在焉，因为他还没有看见大金鹏王的脚——大金鹏王的膝盖上，盖着条织着金龙的薄被，好像很怕冷。

花满楼却已将经过简单的说了出来，又道：“我们没有找到霍休，因为他本就是个很难找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说荒，他忽然发觉说荒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他说这句荒话时，心里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任何人。

大金鹏王长长叹息了一声，恨恨道：“我本想见他们一面的，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脸见我。”

花满楼忽然道：“现在我们也想见一个人！”

大金鹏王道：“谁？”

花满楼道：“朱停。”

大金鹏王皱眉道：“我也正想问你们，我已派过两次人去请他，他都还没有来。”

花满楼沉思着，终于笑了笑，道：“这也许只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懒人。”

陆小凤忽然道：“这条被上绣的龙真好看，简直就像是真的一样。”

这也是句蠢话，接着，他又做了件蠢事。他居然去掀起了这条被，然后他就真的像是个蠢人般怔在那里。大金鹏王的裤脚下竟是空的，两条腿从膝盖上被切断了。

大金鹏王道：“你是不是在奇怪我的腿怎么会忽然不见了的？”

陆小凤只有苦笑着点点头。

大金鹏王叹道：“我的腿本来就有毛病，一喝了酒，就疼得更要命，一个人年纪大了，毛病也就多了。”这是真话，陆小凤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知道。

大金鹏王苦笑着道：“可是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除了喝酒外，还能有

什么乐趣？”

陆小凤勉强笑道：“所以……你偷偷的又喝了酒？”

大金鹏王道：“我本来以为喝一点没关系的，谁知道三杯下肚，两条腿就肿了起来，而且竟溃了脓，所以……所以我就索性叫柳余恨把我的两条腿割断。”

他忽然大笑，又道：“现在我虽然已没腿，却可以放心的喝酒了，今天晚上，我就要找你们拚拚，看看我这老头子的酒量，是不是还能比得上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

陆小凤只有看着他苦笑。

大金鹏王道：“你们若早来几天，我一定会将割下来的那两条腿让你们看看，让你们知道，我的人虽已老，却还是有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豪气。”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现在那两条腿呢？”

大金鹏王道：“现在我已将它烧了。”

陆小凤愕然道：“烧了？为什么要将它烧了？”

大金鹏王道：“这两条腿害得我十年不能喝酒，我不烧了它，难道还将它用香花美酒供起来不成！”

陆小凤说不出话来了，看着这老人面上骄傲而得意的表情，他忽然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呆子。又呆又蠢。

长廊里还是黝暗而阴森的，他们慢慢的走了出去。

花满楼忽然笑了笑，道：“现在你总算解决了个难题了。

陆小凤道：“哦，”

花满楼道：“你已用不着再想法子去脱他的靴子。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靴子！”

陆小凤冷冷道：“你几时变得这么样滑稽的？”

但这件事却一点也不滑稽。现在连霍休也分不出这大金鹏王究竟是真是假了。

若说这只不过是巧合，他实在很难相信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若说这不是巧合，大金鹏王又怎会知道这秘密的？他们一离开霍休那小楼，就直接到这里，大金鹏王除非有千里眼，顺风耳，否则又怎么会知道他们要来看他的脚？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我若一喝酒腿就肿，说不定也会把两条腿割掉的，”

花满楼叹道：“这世上拚了命也要喝酒的人，好像真不少。”。

陆小凤忽然道：“那间屋子想必还为你留着，你为什么不进去睡一觉，莫忘记今天晚上人家还在找你拚酒。”

花满楼道：“你呢？”

陆小凤道：“我要去找一个人。”

花满楼道：“找谁？”

陆小凤道：“当然是去找一个女人，一个有脚的女人，”

花满楼脸上忽然发出了光，道：“不错，你应该赶快去找一个脚上有六根足趾的女人，”

陆小凤道：“哦！”

花满楼道：“莫忘记大金鹏王每一个嫡系子孙，脚上都有六根足趾的，这本是他们的遗传，上官丹凤既然是大金鹏王的亲生女儿，脚上也应该有六

根足趾的，你……”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忽然发现陆小凤又走了。

将近黄昏，未到黄昏。花园里的花还是开得正艳，风中充满了花香，但却看不见人。

上官雪儿并不在花园里。陆小凤要找的并不是上官丹凤，因为他知道上官丹凤绝不会在这里。

大金鹏王居然没有问他女儿的行踪，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

陆小凤现在却没有空想这件事，他只想赶快找到上官雪儿，他有一句话要问雪儿，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不想找她时候，她总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现在他急着找她，这小妖精却偏偏连人影都看不见了。陆小凤叹了口气，穿过鲜花中的小径，忽然发现一扇角门。

门是虚掩着的，后面是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

他推开门走进去，就终于找到上官雪儿，这小妖精好像总是喜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现在她竟一个人蹲在院子里，一双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面前的一片空地，似已看得出了神。

地上却什么也没有，连一根草也没有。

陆小凤实在想不通，这块空地有什么好看的，忍不住道：“小表姐，你在看什么？”

雪儿既没有出声，也没有回头。就算是学究在考证经典时，也不会有她这么专心。

这小妖怪究竟在看什么呢？陆小凤的好奇心也不禁被引了起来。

于是他也蹲了下去，蹲到雪儿身旁，雪儿的眼睛盯着什么地方看，他的眼睛就也盯着什么地方看。他什么也没看见。

这地方显然已很久没有下雨了，地上的泥土很干燥，外面的花园里虽然花草茂密，这地方却只有一片寸草不生的黄土。

那口井仿佛也已很久没有人用过了，井口的辘架上，也积着一层黄土，院子两旁有几间破旧的厢房，门上的铁锁已生锈。

陆小凤看来看去，也看不出雪儿蹲在这里干什么。

雪儿忽然道：“这里本是我祖父在世时，打坐学禅的地方。”

陆小凤知道她祖父就是昔年和霍休一起受托孤的上官谨，也就是大金鹏王的重房皇叔。

雪儿道：“自从我祖父一年前去世了之后，这里就没有人来过。”

陆小凤终于又忍不住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雪儿霍然扭过头，瞪着他，道：“这句话正是我想问你的，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陆小凤道：“我……我是来找你的。”

雪儿道：“找我干什么？”

陆小凤道：“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雪儿板起了脸，冷笑道：“我说的话，你连一句都不信，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聊的！”

陆小凤笑了笑，道：“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我连一句都不信。”

雪儿道：“你自己说的。”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 你难道认为我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

雪儿用一双大眼睛瞪着他，瞪了半天，忽然笑了。

陆小凤也笑了，他忽然发现雪儿笑起来的时候，看来真是个又乖又听话的女孩子。

雪儿却又板起了脸，道：“ 你要跟我聊什么，现在就聊吧。 ”

陆小凤道：“ 我想问问你，你最后一次看见你姐姐，是在什么时候？ ”

雪儿道：“ 就是她带花满楼回来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出去找你的那一天。 ”

陆小凤道：“ 你回来之后，就没有再看见过她？ ”

雪儿道：“ 没有。 ”

她脸上又露出了悲伤之色，道：“ 她平时一直对我很好，平时就算出去，也会留话给我的，但这次……这次她一定是被人害死了。 ”

陆小凤眼睛里带着思索的表情，道：“ 她平时是不是常出去？ ”

雪儿道：“ 以前她本不敢的，我祖父去世了之后，她的胆子就渐渐大了，不但出去的时候渐渐多了起来，而且时常一出去就是半个月不回来，我总怀疑她在外面有了情人，可是她死也不肯承认。 ”

她补充着，又道：“ 我们的父母很早就已去世，我们一直都跟着祖父的，所以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祖父。 ”

陆小凤道，“ 你叔叔从来不管她？ ”

雪儿摇摇头，道：“ 他想管也管不住，有一次甚至把我姐姐锁在房里，我姐姐还是想法子溜出去了。 ”

陆小凤道：“ 他平时对你姐姐好不好？ ”

雪儿道：“ 不好，他总骂我姐姐，说她败坏了上官家的门风，我姐姐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

她咬着嘴唇，轻轻道：“ 就因为这缘故，所以我才怀疑是他害死我姐姐的。 ”

陆小凤道：“ 可是你姐姐并没有死。 ”

雪儿道：“ 谁说的？ ”

陆小凤道：“ 花满楼最近还看过她。 ”

雪儿冷笑道：“ 他看过我姐姐？他瞎得就像是蝙蝠一样，怎么能看得见我姐姐？ ”

陆小凤道：“ 他听得出你姐姐说话的声音。 ”

雪儿的脸色忽然变了，道：“ 那一定是上官丹凤冒充她的，她们两个人长得就有点像，小时候就常常彼此模仿对方说话的声音，有一次她蒙着脸，学我姐姐说话的声音来骗我，连我都被她骗过了。 ”

陆小凤脸上也不禁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这件事越来越诡谲，也越来越有趣了。

雪儿用力握着拳头，忽然又道：“ 你这么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害死我姐姐的，一定是她。 ”

陆小凤道：“ 你是说上官丹凤？ ”

雪儿点点头，道：“ 她表面上虽然对我姐姐很好，但我姐姐却常说她完全是虚情假意，因为她心里一直都在嫉妒我姐姐，又比她聪明，又比她漂亮。”

她不让陆小凤开口，抢着又道：“ 她害死了我姐姐后，又故意在花满楼面前冒充我姐姐，让你们认为我姐姐还没有死。 ”

陆小凤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雪儿说的话虽然有点荒谬，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雪儿忽然拉着他的手，道：“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

陆小凤道：“帮你什么忙？”

雪儿道：“帮我把我姐姐的尸体挖出来！”

陆小凤道：“你知道你姐姐尸体被人埋在哪里？”

雪儿道：“我知道，一定就在这里。”

陆小凤想笑，又笑不出。

雪儿的表情却很严肃，道：“我总是在花园里找，所以总是找不到，现在我才发现，她想必一定是在这里害死我姐姐的，所以就将尸体埋在这里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怎么发现的？”

雪儿道：“我祖父晚年的时候，变得就像是个老和尚一样，非但连一只蚂蚁都不肯踩死，而且常常用碎米来喂它们，所以这院子里本来有很多蚂蚁的。”

她的脸已因兴奋而发红，又道：“但现在我已在这里看了两个时辰，连一只蚂蚁都没有看见。”

陆小凤道：“所以你认为……”

雪儿抢着道：“我认为这块地下面一定有毒，所以连蚂蚁都不敢来。”

陆小凤道：“有毒？”

雪儿道：“她一定是用毒药害死我姐姐的，现在毒已经从我姐姐的尸体里散发出来，渗入了土壤，所以连这里的泥土都被毒死了。”

陆小凤道：“泥土也会被毒死？”

雪儿道：“当然会，泥土也有活的和死的两种，活的泥土上，才长得出花草，才有小虫蚂蚁。”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你想得太多了，一个人小时候就胡思乱想长大了后，就会老得很快的，”

雪儿瞪着他，道：“你不肯帮我的忙？”

陆小凤苦笑道：“今天我做的蠢事已经够多了，”

雪儿瞪了他半天，忽然大叫：“救命呀，陆小凤要强奸我。”

陆小凤也急了，道：“我连碰都没碰你，你鬼叫什么？”

雪儿冷笑道：“我不但现在要叫，以后只要我碰见一个认得你的，就要告诉他，你总是强奸我。”

陆小凤也叫了起来，道：“我总是强奸你！”

雪儿道：“嗯，总是的意思，就是说你已强奸过我好多好多次了。”

陆小凤道：“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这小丫头的鬼话？”

雪儿道：“谁不相信我就脱下衣服来给他看，要他看看我是不是还很小！”

陆小凤吃惊的看着她，不停的摇着头，喃喃道：“这丫头疯了，一定是疯了！”

雪儿道：“好，就算我疯了，所以我现在还要叫。”她果然真的又叫了起来。

但这次陆小凤很快就掩住了她的嘴，道：“难道你现在要挖？”

雪儿点点头，等他的手放开，就立刻问道：“你是不是已答应了？”

陆小凤苦笑道：“我只奇怪，这种法子是谁教给你的？”

雪儿又笑了，道:“ 这本来就是女人对付男人，最古老的三种法子之一，现在我才知道这法子果然有效。 ”

陆小凤道：“ 还有另外的两种法子是什么？ ”

雪儿嫣然道：“ 那怎么能告诉你，我还要留看来对付你的，怎么能让你学了去！ ”

她跳了起来，又道：“ 我去找锄头去，你乖乖的在这里等着，今天晚上我去偷几只鸽子，烧来给你下酒。 ”

陆小凤道：“ 鸽子？ ”

雪儿道:“ 我姐姐养了很多鸽子，平时她连碰都不许别人碰，但现在……现在我想她已不会在乎了， ”

她脸上又露咄了悲伤之色，忽然转过身，很快的跑了出去。

陆小凤看着她两条大辫子在后面甩来甩去，眼睛里又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突然纵身跃起，追上了雪儿，道：“ 我跟你一起去找锄头。 ”

雪儿道：“ 为什么？ ”

陆小凤笑了笑，道：“ 我怕你被鸽子衔走。 ”他笑容看来好像也有点奇怪。

雪儿看着他，道：“ 你是不是怕我也会跟我姐姐一样，突然失踪？ ”

一阵凉风吹过，几只燕子从花丛中飞起，飞出墙，天色已渐渐黯了。

陆小凤凝注着已渐渐消失在暮色中的燕影，忽然长长叹息，道：“ 连燕子都已不愿留在这里，何况人呢？…… ”

上官飞燕是不是也已像燕子一样飞了出去？还是已被埋在黄土里？ ”

上官丹凤为什么也失踪呢，大金鹏王是不是已知道她的去处，所以才没有向陆小凤问她的消息。

他已被割掉的那双脚上，是不是还长着第六根足趾？这些问题的答案，又有谁知道？

黄昏，黄昏后。风更清冷，清冷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吹到花满楼身上时，他就知道天黑了。

他的皮肤和他的鼻子和耳朵一样，有种远比常人灵敏的感觉。

但现在他并没有心情来享受这四月黄昏后的清风，他的心很乱。

自从在那小店里见到上官飞燕后，他的心就时常会觉得很乱，尤其是在他完全孤独的时候。

他觉得有件事很不对，但究竟是什么事，他自己却说不出。

现在已经快到晚饭时候，陆小凤还没有回来，大金鹏王也没有派人来请他们准备去吃晚饭。

事情好像又有变化，他甚至已可感觉得到，但究竟会有什么变化，他也说不出。

这在这时，他忽然发觉风中又传来一种特异的香气，正是那种令他心神不安的香气。

莫非上官飞燕已回来了？他的手轻按窗台，人已越出窗外，他想信自己的感觉绝不会错的。

可是他什么也看不见，在他的世界里，永远没有光亮，没有色彩，只有一片黑暗。绝望的黑暗！

刚才的香气，似已和花气混合到一起，他已分不出是从什么方向传来的，但却忽然听到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从花香最浓处传了出来：“ 我回来了，。 ”

果然是上官飞燕说话的声音。
花满楼勉强控制着心里的激动，过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果然回来了。 ”
上官飞燕道：“ 你知道我会回来？ ”
花满楼道：“ 我不知道，我只不过希望你回来。 ”
上官飞燕道：“ 你在想我？ ”
花满楼笑了笑,笑容中却带着种说不出的情感,也不知是喜？还是辛酸？
上官飞燕却己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道：“ 我回来了，你为什么反而不高兴？ ”
花满楼道：“ 我……我只是有件事想不通！ ”
上官飞燕道：“ 什么事？ ”
花满楼道：“ 这两次我见到你时，总会想到另外一个人。 ”
上官飞燕道：“ 想到谁？ ”
花满楼道：“ 上官丹凤， ”
他说出这名字，就感觉到上官飞燕的手似乎轻轻的一抖。
可是她的手立刻握得更紧了些，带着三分娇嗔，道：“ 你见到我时，反而想到她？ ”
花满楼道：“ 嗯！ ”
上官飞燕道：“ 为什么？ ”
花满楼道：“ 因为……因为我有时总会将你跟她当作同一个人。 ”
上官飞燕笑了，道：“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 ”
花满楼道：“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时常觉得很奇怪。 ”
上官飞燕道：“ 难道你也相信了我那妹妹的话，认为上官飞燕己被人害死了，现在的上官飞燕，只不过是上官丹凤伪装的？ ”
花满楼没有开口，因为他心里的确有种怀疑，他不愿在他所喜爱的人面前说谎。
上官飞燕道：“ 你还记不记得在崔一洞？还记不记得你曾经问过我，有没有听见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能不能感觉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奇妙的生命力？知不知道秋风中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传过来的木叶清香？ ”
花满楼当然记得。这些话本是他说的，上官飞燕现在说的连一个字都没有错。
上官飞燕道：“ 我若是上官丹凤，我怎么会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
花满楼笑了，他忽然发觉自己的怀疑，实在是不必要的。
对这个女孩子，他心里不禁又有份歉意，忍不住轻轻伸出手，去抚摸她的头发。
上官飞燕已倒在他怀里，紧紧抱住了他，他心里只觉得说不出的幸福和满足，几乎已忘了一切。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上官飞燕的手已点上了他脑后的玉枕穴。然后他就已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地上已多个一丈多宽，两尺多深的大洞，‘ 陆小凤身上已多了一身汗。
上官雪儿蹲在旁边，用一双手托着腮，不停的催着 :“ 你停下来干什么？快点继续挖呀，看你身体还蛮棒的，怎么会这样没用？ ”
陆小凤用衣袖擦着汗，苦笑着道：“ 因为我还没吃饭，现在我本该坐在

一张很舒服的椅子上，陪你叔叔喝酒的，但是我却像个呆子一样，在这里挖洞。”

雪儿眨着眼，道：“你难道好意思叫我这么样一个小女孩来挖，你却在旁边看着！”

陆小凤道：“我不好意思，所以我才倒霉。”

雪儿道：“这怎么能算倒霉，这是光荣。”

陆小凤道：“光荣？”

雪儿道：“别的男人就算跪在地上求我，要替我挖洞，我还不肯哩。”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忽然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该来找这小妖精，根本就不该跟她说话的。

可是他立刻又发觉自己这想法错了。他一锄头挖下去时，忽然看到地下露出鲜红的衣角。

雪儿跳了起来，道：“你看，我说的不错吧，这下面是不是埋着人。”

这次用不着她催，陆小凤也起劲了，放下锄头，换了把铲子，几铲子下去，地下埋着的尸体已渐渐露了出来，居然还没有腐烂。

雪儿己将本来挂在井上灯笼提过来，灯光恰巧照在这尸体上的脸上。

她忽然惊呼一声，连手里的灯笼都提不稳了，几乎掉在陆小凤手上。

陆小凤也已怔住。他这一辈子几乎从没有这么样吃惊过。

这尸体竟不是上官飞燕，竟赫然是上官丹凤！

灯光不停的摇来摇去，因为雪儿的手也一直在不停的·抖。

尸体的脸，非但完全没有腐烂，而且居然还颜色如生，一双眼珠子已凸了出来的大眼睛，仿佛正在瞪着陆小凤。

陆小风的胆子一向不小，可是想到上官丹凤不久前还跟他说过的那些话，想到她那甜密动人的容貌，他的手也软了，手里的铲子，也拿不住。

铲子从他手里落下去的时候，恰巧打在这尸体的身上，只听“当”的一声，声音竟像是金铁相击。陆小凤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才发觉这尸体又冷又硬，竟真的象钢铁一样。

他的手也冷了，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道：“她果然是被毒死的。”

雪儿道：“是……是谁毒死了她？”

陆小凤没有回答，他根本不知道答案。

雪儿道：“中毒而死的人，尸体本来很快就会腐烂的，看来她被毒死还没有多久。”

陆小凤道：“已有很久了，”

雪儿道：“你怎么知道？”

陆小凤道：“因为她身子里的毒，已散发出来，渗入泥土中。”

这本是雪儿自己说的，她果然没有说错。

陆小凤又道：“而且，看这块地的样子，至少已有一两个月没有翻动。”

雪儿道：“你的意思是说，她死了至少一两个月。”

陆小凤道：“不错。”

雪儿道：“那末她尸体为什么还没有腐烂？”

陆小风道：“因为她中的毒，是种很奇怪的毒，有些药物甚至可以将一个人的尸体保存几百年，何况，这块地非但很干燥，而且虫蚁绝迹，无论谁的尸体被埋在这里，都不会很快腐烂的。”

他的声音单调而缓慢，因为他嘴里在说话的时候，心时却在想着别的事。

他要想的事实在太多了。
　　雪儿也在沉思着，喃喃道：“ 一两个月之前？那时我姐姐还没有去找花满楼。 ”
　　陆小凤道：“ 不错。 ”
　　雪儿道：“ 她若在一两个月以前就已死了，怎么还能去找你？你怎么还能看见她？ ”
　　陆小凤道：“ 我看见上官丹凤，并不是真的上官丹凤。 ”
　　雪儿道：“ 是谁呢？ ”
　　陆小凤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 这两个月以来，你有没有看见你姐姐跟她同时出现过？ ”
　　雪儿想了很久，才摇了摇头，道：“ 好像没有。 ”
　　陆小凤道：“ 这两个月来，你是不是觉得她对你的态度有点奇怪？ ”
　　雪儿又想了很久，才点了点头，道：“ 好像是的，以前她见到我，还有说有笑的，但最近她好像一直在躲着我。 ”
　　陆小凤道：“ 那只因她已不是真的上官丹凤，她怕被你看出来！ ”
　　雪儿皱着眉，道：“ 她会是谁呢？怎么装得那么像，难道…… ”
　　她突又跳起来，大声道：“ 难道你认为你看见的上官丹凤是我姐姐扮成的？ ”
　　陆小凤没有说话，不说话的意思，有时就等于是默认。
　　雪儿瞪着眼，道：“ 难道你认为上官丹凤并没有害死我姐姐，我姐姐反而害死了她！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我只知道现在她的确已死了。 ”
　　雪儿道：“ 我姐姐为什么要害死她？你能不能说得出道理来。 ”
　　陆小凤没有说。却不知是说不出？还是不愿说？他突然蹲下去，去脱这尸体的鞋子。
　　雪儿失声道：“ 你想干什么？ ”
　　陆小凤道：“ 我想看看她的脚。 ”
　　雪儿叫了起来，道：“ 你疯了，你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疯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也知道这么做的确有点疯，可是我非看不可， ”
　　他已将鞋子脱了下来，一双很纤秀的脚上竟赫然真的有六根足趾。
　　雪儿突然安静了下来，过了很久，才黯然道：“ 这真的是我表姐。 ”
　　陆小凤道：“ 你也知道你表姐有六只足趾？ ”
　　雪儿道：“ 嗯！ ”
　　陆小凤道：“ 你怎么知道的？ ”
　　雪儿道：“ 她……她总是不肯让别人看她的脚，有时我们大家脱鞋子到河边去玩水，就她好一个人不肯脱。 ”
　　女孩子都是爱美的，脚上长着六根足趾，并不是件值得夸耀的事。
　　雪儿道：“ 她越不肯让别人着，我就越想看，所以，有一天我乘她在洗澡时，突然闯了进去， ”
　　陆小凤苦笑，只有苦笑，看来小妖精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雪儿道：“ 她看见我时，开始很生气，后来又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
　　陆小凤道：“ 你答应了？ ”
　　雪儿点点头，道：“ 我从来也没告诉过别人！ ”

陆小凤道：“ 你姐姐呢？ ”
雪儿道：“ 她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她。 ”
陆小凤沉吟着，忽又问道：“ 你叔叔的脚是什么时候割断的？ ”
雪儿脸上露出吃惊之色，道：“ 他的脚被割断了？我怎么不知道？ ”
陆小凤动容道：“ 你真的不知道？ ”
雪儿道：“ 我昨天中午还看见他在我姐姐养鸽子的地方走来走去，好像在替我姐姐喂鸽子， ”
陆小凤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
雪儿道：“ 这两个月来，若真有人冒充我表姐，为什么连我叔叔都没有看出来？ ”
她想问陆小凤，但这时陆小凤已忽然不见了。
夜色凄靖，昏黯的灯光，照着这尸身一张冷冰冰的脸，一双空空的眼睛又仿佛正在瞪她。
雪儿忍不住机伶伶打个寒噤，突然听到一个人在黑暗中冷冷道：“ 你不该多事的， ”
她听得出这声音。她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走廊里阴森而黝暗，门是关着的。陆小凤敲门，没有回应，再用力敲，还是没有回应。
他的脸色已变了，突然用力一撞，三寸多厚的木门，竟被他撞得片片碎裂。
桌上的黄铜灯已点起，椅子上却是空着的，大金鹏王平时总是坐在这张椅子上，但现在他的人却似也不见了。
陆小凤却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这变化似乎就在他的意料之中。
那床上面绣着金龙的褥被，已落在地上，他弯下腰，想拾起，忽然看见一只手。
一只枯瘦干瘪的手，从椅子后面伸出来，五指弯曲，仿佛想抓住什么，却又没有抓住。
陆小凤走过去，就看见了大金鹏王。
这老人的尸体还没有完全冰冷硬僵，呼吸却早已停止，眼睛里带着种无法形容的惊慌和愤怒之色，显然临死前还不相信，杀他的那个人真能下得了毒手。
他另一只手臂上，带着道根深的刀痕，好像有人想砍下这只手，却没有砍断。
他的手紧握，手背上青筋凸起，显然死也不肯松开手里抓住的东西。
陆小凤蹲下去，才发现他手里握着的，竟赫然是只鲜红的绣鞋。
就像是新娘子穿的那种红绣鞋，但鞋面上绣着的，既不是鸳鸯，也不是猫头鹰，而是只燕子——正在飞的燕子。
他抓得很紧，太用力，一只本来很漂亮的红绣鞋，现在已完全扭曲变形。
但他的脸上却完全没有表情，和他那只凸出来的，充满了惊惧愤怒的眼睛一比，更显得说不出的恐怖诡秘。
陆小凤用不着去触摸，也看得出他脸上已被很巧妙的易容过。
这老人显然也不是真的大金鹏王！大金鹏王当然也已和他的女儿同时死了！
陆小凤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己割断了的腿，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喃

喃道：“ 我做的蠢事虽然不多，但你做的事岂非更蠢？ ”
　　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完，因为他已听见一丝很尖锐的剑风破空声。
　　剑风是从他身后的窗户外刺进来的，来势非常急，在窗外暗算他的这个人，无疑可算是武林中的一流剑手。武林中的一流剑手并不多。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已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他的身子已滑开三尺，叹息着道：“ 柳余恨，你不该现在就来的。 ”
　　窗外果然传来柳余恨的声音，声音冰冷：“ 可是我已来了！ ”
　　他的剑比他的声音更快。古老的优美的雕花窗格，“ 砰 ”的被震散，他的人和他的剑同时飞了进来。
　　他的头发披散，眼睛里带着种狂热的光芒，他的人看来远比他的剑可怕。
　　陆小凤没有看他的人。
　　他的剑光凶狠迅急，剑招改变得非常快，每一剑刺的都是立刻可以致命的要害。
　　陆小凤的目光，始终盯着他的剑锋，就像是一孩子盯着飞舞的蝴蝶。
　　霎眼间柳余恨又刺出了十七剑，就在这时，陆小凤突然出手。
　　只伸出两根手指一夹，没有人能形容他这动作的迅速和巧妙，甚至没有谁能想象。
　　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的手指似乎能随心所欲。
　　柳余恨第十八剑刺出后，突然发觉自己的剑锋已被夹住！
　　这一剑就像是突然刺入一块石头里，他用尽全身力气，都无法拔出来。
　　剑是装在他的右腕上的，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但他却还是无法将这柄剑从陆小凤的指间拔出来，也无法撤手。
　　这只手腕上平时装的是个铁钩，可以挑起各种东西的铁钩，只有在要杀人时，铁钩才针换成剑。他显然早已准备要杀人。
　　陆小凤看着他已痛苦而扭曲的脸，心里忽然生出种说不出的怜悯之意，道：“ 我不想杀你，你走吧。 ”
　　柳余恨没有开口，他的回答是他左腕上的铁球。
　　铁球带着风声向陆小凤砸下来，陆小凤若不放手，大好的头颅就要被砸扁。
　　他还有一只手，铁球击下时，他这只手斜斜一划，柳余恨的左臂就垂了下去：“ 我若放开手，你走不走？ ”
　　柳余恨突然冷笑，笑声中充满了轻蔑——对陆小凤的轻蔑，对自己生命的轻蔑。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为什么我总是要遇见这种愚蠢的人，为什么…… ”
　　他这句话还没有话完，因为当时他已听见了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这声音本是上官丹凤的声音，但现在他已知道上官丹凤绝不会再出现的了。
　　落日的余晖已消失，屋子里更暗。一个人幽灵般忽然出现在门口，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美得温柔而甜密。
　　她凝视着陆小凤，微笑着道：“ 因为你自己也是个愚蠢的人，蠢人总是常常会碰在一起的。 ”
　　陆小凤没有看见过这个女人，但他已知道她是谁了：“ 上官飞燕？ ”
　　“ 是的。她笑得就像是个天真的小孩子：“ 你看我是不是比上官丹凤漂

亮？”

陆小凤点点头，他不能不承认。

上官丹凤已无疑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但是他现在看见的这个女孩子，却美得几乎已接近每个男人心目中的梦想。

她不但笑，而且纯洁而天真，她看见你的时候，就好像已将你当做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男人，同时让你觉得她是个唯一的女人。

上官丹凤的笑，可以让你引起很多幻想，她的笑却可以让你忘记一切。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锗了。”

上官飞燕道：“我错了？”

陆小凤道：“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无论为了什么，都不该扮成别人的。”

上官飞燕眨了眨眼，道：“假如那天晚上你就看见我的真面目，你还会不会放我走呢？”

陆小凤道：“假如你早就让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也许根本就不会等到那天晚上了。”

上官飞燕道：“难道在马车里你就要？……”

陆小凤道：“我说过，我是个禁不起诱惑的人。”

上官飞燕笑了，道：“你虽然不是个君子，说的话倒还很老实。”

陆小凤道：“你非但不是个淑女，说的话也不老实。”

上官飞燕嫣然道：“一个女孩子若是太老实，就难免会上你这种男人的当。”

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竟似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对陆小凤来说，这种声音的突然改变，甚至比易容更不可思议。

他能了解易容术，也见过已被传说得接近神话的人皮面具。

但他却不能了解，一个人的声音怎么能改变成另一个人的。

上官飞燕当然已看出他惊异的表情，微笑着道：“我的声音是不是也比上官丹凤好听。”

陆小凤苦笑。

上官飞燕道：“现在你想必已该看出来，我样样都比她强，可是从我一生出来，她就已压在我的头上。”

她甜密温柔的声音里，忽然充满怨恨，又道：“从小我就穿她穿过的衣服，吃她吃剩下的东西，只因为她是公主。”

陆小凤道：“所以一有了机会，你就要证明你比她强。”

上官飞燕冷笑。

陆小凤道：“所以你祖父一死，你就不愿再耽在家里。”

上官飞燕道：“谁也不愿意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

陆小凤道：“你本来只想凭你的本事，闯闯江湖，做几件扬眉吐气的事给他们看，却想不到江湖中居然遇见了一个能让你倾心的男人。”

上官飞燕冷冷道：“说下去。”

陆小凤道：“他知道金鹏王朝的秘密后，就替你出了主意。”

上官飞燕在听着，脸上的甜密微笑已看不见了。

陆小凤道：“他劝你想法子将金鹏王朝的财富，从阎铁珊他们手里要回来，无论谁有了那笔庞大的财富，都立刻可以出人头地。”

上官飞燕冷冷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么庞大的一笔财富，无论

谁都会动心的。”

陆小凤道：“但你也知道，你的叔祖和你的表姐都绝不会同意这件事，何况，他若不死，你就算要回了那笔财富，也是他们的。”

上官飞燕道：“我当然不愿意让别人来坐享其成。”

陆小凤道：“所以你就跟你的情人，定下了一条妙计。”

上官飞燕道：“我本来只想杀了那个年老昏庸的大金鹏王，可是我们派来假冒他的人，易容无论多么巧妙，也一定瞒不过上官丹凤的。”

陆小凤道：“所以你索性就连她一起杀了。”

上官飞燕道：“不错。”

陆小凤道：“恰巧你们的容貌本来就有三分相象，而且你从小就能模仿她的声音，所以你正好代替她，来尝尝做公主的滋味。”

上官飞燕冷笑道：“滋味并不好。”

陆小凤道：“像这种秘密你们当然不愿让一个多嘴的孩子知道，所以你们一直都瞒过雪儿，只可笑她居然反而以为你遭了上官丹凤的毒手。”

上官飞燕恨恨道：“那小鬼不但多嘴，而且多事。”

陆小凤道：“我只奇怪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霍休他们呢！”

上官飞燕道：“因为我们事后才发现，大金鹏王必定有个秘密的标记，只有当时和他同时出亡的那些大臣才知道，所以无论谁来冒充他，都难免要被霍休那些老狐狸识破的。”

陆小凤道：“你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个有六根足趾的人？”

上官飞燕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冒险。”

陆小凤道：“所以你们认为最好的法子，就是先找一个人去替你们将那些老狐狸杀了。”

上官飞燕道：“不错。”

陆小凤苦笑道：“但这个人却并不太好找，因为他不但要有能力杀霍休那些人的本事，还得有天生就喜欢多管闲事的臭脾气。”

上官飞燕淡淡道：“这个人的确不好找，除了你之处，我们就简直想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像我这样的人，世上倒真还不太多了。”

上官飞燕道：“只不过要你心甘情愿的出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陆小凤道：“幸好我不但喜欢多管闲事，而且还有点拉着不走，赶着倒退的骡子脾气。”

上官飞燕终于笑了笑，道：“想不到你倒还很了解你自己。”

陆小凤道，“你们故意要勾魂手他们来拦阻我，因为你们知道，越是有人不准我去做一件事，我越是偏偏要去做的。”

上官飞燕笑道：“山西人的骡子也是这样子的。”

陆小凤道：“后来你们故意杀了萧秋雨和独孤方来警告我，也正是这意思。”

上官飞燕道：“那也因为他们已知道得太多了。”

陆小凤道：“你在那破庙中故意以歌声诱我们去，故意在水盆里留下几根头发，为的只不过是要花满楼相信你还是活着罢？”

上官飞燕道：“那也为了你们以后不再相信那小鬼说的话。”

陆小凤道：“你知道雪儿在窗外偷看的时候，就故意在她眼前‘杀’了柳余恨。”

上官飞燕冷冷道：“ 那小鬼当然不会知道这只不过是我跟柳余恨故意演给她看的一出戏。 ”

陆小凤道：“ 当我们看见柳余恨还活着的时候，当然就更认为她是个说谎精。 ”

他又叹了口气，苦笑道：“ 只可怜她看见柳余恨又活着出现的时候，那表情真像见到了个活鬼一样，连话都不敢说，就跟着他乖乖的走了！ ”

上官飞燕道：“ 我本该早就把那小鬼关起来的，只可惜陆小凤道：“ 只可惜那几天你要做的事太多，而且你也怕我们回来看不见她，会更起疑心。 ”

上官飞燕冷笑道：“ 有时我简直认为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的心事你好像全知道。 ”

陆小凤道：“ 你故意又在花满楼面前出现一次，为的当然是想将罪名推在霍休身上。 ”

上官飞燕道：“ 不错。 ”

陆小凤叹道：“ 我只奇怪你怎么能骗过他的，他不但耳朵特别灵，鼻子也特别灵，就算听不出你的声音，也该嗅得出你的气味来。 ”

每个人身上，本来都有种和别人不同的气息，甚至比说话的声音还容易分辨。

上官飞燕道：“ 那只因我每次见他时，身上都故意洒了种极香极浓的花粉，等我再以上官丹凤的身分出现时，就已将这种香气洗干净了！ ”

陆小凤叹道：“ 看来你考虑得很周到。 ”

上官飞燕嫣然道：“ 我是个女人，女人本就是不愿冒险的。 ”

陆小凤道：“ 那未你为什么要柳余恨来杀我？ ”

上官飞燕悠然道：“ 这原因你应该知道的。 ”

陆小凤道：“ 是不是因为他对你已没有用了，所以你又想借我的手杀他。”

上官飞燕叹了口气。道：“ 其实我早该看出你不喜欢杀人，否则阎铁珊也用不着我去动手了。 ”

自从她一出现，柳余恨就像是变了个人，变得非常安静。

每当他看着她的时候，那只独眼中就会露出种非常温柔的表情。

上官飞燕说的这句话，却像是一柄尖刀，忽然刺入他心里，颤声道：“ 你……你真的想我死？ ”

上官飞燕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冷冷道：“ 其实你早该死了，像你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

柳余恨道：“ 可是你……你以前…… ”

上官飞燕道：“ 我以前说的话，当然全都是骗你的，你难道还以为我真的会喜欢你？ ”

柳余恨全身都似已冰冷僵硬，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痴痴的看着她，独眼中充满了怨毒，却又充满了爱意，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轻轻叹了口气，道：“ 不错，你当然不会真的喜欢我，我自己也明白，我只不过一直都在自己骗自己。 ”

上官飞燕道：“ 你至少还不太笨。 ”

柳余恨慢慢的点了点头，忽然反手一剑，刺入了自己的胸膛里。

剑锋竟穿透了他的心，鲜血箭一般从他背后喷出来，一点点溅在墙上。

可是他的脸部又变得完全没有表情，死，对他说来，竟仿佛已不是件痛苦的事，而是种享受。

他的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忽然笑了笑，喃喃道：“ 死原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能死在你的面前，我总算还……”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已倒了下去。

陆小凤并没有阻拦他，也来不及阻拦。一个人能平平静静的死，有时的确比活着好。

“ 多情自古空余恨，他实在是个多情的人，只可惜用错了情而已。”陆小凤凝视着上官飞燕，忽然对这个无情的女人生出种说不出的厌恶。

不是痛恨，而是厌恶，就像是人们对毒蛇的那种感觉一样。

他冷冷道：“ 你也做了件愚蠢的事。”

上官飞燕道：“ 哦。”

陆小凤道：“ 你不该逼他死的。”

上官飞燕道：“ 为什么？”

陆小凤道：“ 他若活着，至少总会眼看着我杀你。”

上官飞燕道：“ 你要杀我？你忍心杀我？”

陆小凤道：“ 我的确不愿杀人，更没有杀过女人，但你却是例外。”

上官飞燕笑了，道：“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陆小凤道：“ 我不着急！”

上官飞燕嫣然道：“ 你当然不着急，我反正已跑不了的，何况，你一定还有话要问我！”

陆小凤道：“ 你也不笨。”

上官飞燕道：“ 你是不是想问我，我怎么会在你赶来之前，先要柳余恨割断那老头子一只脚的？我怎么会忽然知道他应该有六根足趾？”

陆小凤道：“ 这点我已不必问了。”

上官飞燕道：“ 你已知道？”

陆小凤道：“ 鸽子飞得当然比人快。”

上官飞燕叹了口气，道：“ 你真是个聪明人。”

陆小凤道：“ 我本不该将这秘密泄漏给叶秀珠知道的。”

上官飞燕道：“ 你只告诉了她一个人？”

陆小凤道：“ 不错。”

上官飞燕道：“ 你是无意泄漏的？还是故意试探她？”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我并不想害她，她也是个可怜的人。”

上官飞燕突然冷笑，道：“ 你看错人了，这女人看来虽老实，其实却是个天生的婊子。”

陆小凤道：“ 只因为她跟你爱上的是同一个男人？”

上官飞燕铁青着脸，道：“ 他只不过是在利用她，就好像我利用柳余恨一样而已。”

陆小凤道：“ 叶秀珠将这秘密告诉了他，他就用飞鸽传书来通知你。”

上官飞燕点点头，脸上的表情忽又变得很温柔，道：“ 那黑鸽子本来是我们用来传送情书的，想不到现在又有了别的用处。”

陆小凤道：“ 他既然能命令勾魂手和铁面判官替他做事， 莫非他才是青衣楼的老大？”

上官飞燕道：“ 你猜呢？”

陆小凤道：“ 我猜不出。”

上官飞燕道：“ 你难道以为我会告诉你？”

陆小凤道：“ 你现在当然不会告诉我的。 ”
上官飞燕道：“ 我以后也不会告诉你，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什么人的。”
陆小凤道：“ 但你却是个女人。 ”
上官飞燕道：“ 女人可又怎么样？ ”
陆小凤冷冷道：“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鼻子若是被人割下来，也一定会变得很难看的。 ”
上官飞燕失声道：“ 你……你难道忍心割下我的鼻子？ ”
陆小凤淡淡道：“ 你若以为我的心真比豆腐还软，你就错上官飞燕吃惊的看着他，道：“ 我若不肯告诉你他是什么人，你就要割我鼻子？ ”
陆小凤道：“ 先割鼻子，再割耳朵。 ”
上官飞燕忽又嫣然笑道：“ 你嘴里说得虽凶，其实我也知道这种事你是绝对做不出的。 ”
陆小凤沉下了脸，道：“ 你想试试？ ”
上官飞燕道：“ 我知道你连试都不会试，因为你也绝不会喜欢没鼻子的朋友。 ”
陆小凤道：“ 幸好你已不是我的朋友。 ”
上官飞燕道：“ 我虽然不是，但花满楼和朱停却是的。 ”
陆小凤的脸色也变了。
上官飞燕悠然道：“ 你若割下我的鼻子来，他们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没有脑袋岂非比没有鼻子更难看一点？ ”
陆小凤瞪着她，忽然大笑。
上官飞燕道：“ 你认为这是件很可笑的事？ ”
陆小凤笑道：“ 你难道真要我相信，花满楼又被你骗了？ ”
上官飞燕道：“ 我能够骗他一次，就能够骗他第二次。 ”
陆小凤道：“ 只有呆子才会被人骗两次，他不是呆子。 ”
上官飞燕道：“ 但他却是个多情人，呆子最多只不过会上人两次当，多情人却可能会被人骗两百次，因为这本就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 ”
陆小凤道：“ 朱停难道也是个多情人？ ”
上官飞燕道：“ 他不是，他太懒了。 ”
陆小凤道：“ 懒人也有好处的。 ”
上官飞燕道：“ 哦。 ”
陆小凤道：“ 他连动都懒得动，又怎会去上别人的当？ ”
上官飞燕微笑道：“ 要让他那么懒的人上当，的确不容易，幸好他还有个好朋友，给了张银票给他，要他来上当。 ”
陆小凤笑不出了。
上官飞燕忽然道：“ 你当然不会看着他为了你这个好朋友而送掉脑袋的，何况还有个千娇百媚的老板娘也在陪着他死呢！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老板娘通常比老板还懒，这次怎么也来了？ ”
上官飞燕道：“ 因为她知道你一定会去救她的，她在等你。 ”
陆小凤道：“ 她在什么地方等我呢？ ”
上官飞燕道：“ 你想知道？ ”
陆小凤道：“ 很想。 ”
上官飞燕道：“ 你想我会不会带你去？ ”
陆小凤道：“ 不会！ ”

上官飞燕笑道：“ 你错了，我若不肯带你去，又何必告诉你。 ”
陆小凤道：“ 至少你现在总不会带我去的。 ”
上官飞燕嫣然笑道：“ 你真是个聪明人。 ”
陆小凤苦笑道：“ 只可惜我的朋友不是太懒，就是太笨。 ”
上官飞燕道：“ 但他们毕竟是你的朋友，你当然还是去救他们。 ”
陆小凤道：“ 我可以考虑。 ”
上官飞燕道：“ 考虑什么？ ”
陆小凤道：“ 我得先看看你要我做什么的事，才肯带我去。 ”
上官飞燕道：“ 你想我要你做的，只不过是件很容易的事。 ”
陆小凤道：“ 什么事？ ”
上官飞燕道：“ 我只不过要你去替我杀个人而已，对你说来，杀人岂非是件很容易的事。 ”
陆小凤道：“ 那也得看你要我去杀的是什么人。 ”
上官飞燕道：“ 这个人你一定可以对付他的。 ”
陆小凤道：“ 谁？ ”
上官飞燕道：“ 西门吹雪。 ”
陆小凤笑了，道：“ 你究竟是想要我去杀他，还是想要他杀了我？ ”
上官飞燕道：“ 当然要你去杀他，他侮辱了我，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侮辱过我。 ”
陆小凤道：“ 就为了这一点，所以你要杀他？ ”
上官飞燕道：“ 女人家的心眼儿，总是很窄的。 ”
陆小凤道：“ 我若不杀他，反而被他杀了呢？ ”
上官飞燕道：“ 那你也不必难受，等你走在黄泉路上时，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赶去陪你。 ”
陆小凤叹道：“ 看来我好像已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 ”
上官飞燕道：“ 一点也没有。 ”
陆小凤道：“ 无论是他死也好，是我死也好，你反正都会很愉快的。 ”
上官飞燕道：“ 凭良心讲，你们两个就算全死了，我也不会伤心。 ”
陆小凤道：“ 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良心！ ”
上官飞燕道：“ 我当然有，所以我希望你杀了他，用他的一条命，换花满楼他们三条命。 ”
陆小凤叹道：“ 这笔债算来倒也不吃亏，只可惜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
上官飞燕道：“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他。 ”
陆小凤道：“ 我怎么找？ ”
上官飞燕道：“ 那天他带走了孙秀青，当然是为要救孙秀青的命。 ”
陆小凤道：“ 他除了杀人外，偶尔也会救人的。 ”
上官飞燕道：“ 所以他现在一定是在一个可以给孙秀青养伤的地方，那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养伤的，你应该知道。 ”
陆小凤道：“ 但死人就用不着养伤了。 ”
上官飞燕道：“ 不错！ ”
陆小凤道：“ 所以这也得问你，孙秀青中了你的飞凤针后，是不是还有救？ ”
上官飞燕冷冷道：“ 她中的不是飞凤针，是飞燕针，那本来是无救的，但西门吹雪却好像也是个大行家。 ”

陆小凤道：“哦！”

上官飞燕道：“飞燕针的毒与平常暗器不同，中了飞燕针后，若是静静的躺着，定必死无疑。”

陆小凤续道：“所以石秀云已死了。”

上官飞燕道：“但西门吹雪却将孙秀青带着满山飞奔，让她的毒性发散出来了，反而可能有救。”

陆小凤道：“那天你暗算了她以后，还没有走。”

上官飞燕笑了笑，道：“在你们那些高手的面前，我怎能走得？所以我索性躲在那里，你们出去追我时，我一直都在看着。”

陆小凤苦笑道：“你的胆子倒真不小！”

上官飞燕道：“我知道你们一定想不到我还敢留在那里的。”

陆小凤道：“等我们都走了后，你就出来了。”

上官飞燕道：“那时已只剩下花满楼一个人，我知道他绝不会疑心我，我就算说雪是黑的，墨是白的，他也不会不信。”

陆小凤道：“为什么？”

上官飞燕嫣然道：“因为他喜欢我，一个男人要是喜欢上一个女人，那可真是没法子的事。”

陆小凤道：“就因为他喜欢你，所以你认为他吃亏上当都活该。”

上官飞燕道：“那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我又没有一定要他喜欢我。”

陆小凤忽又叹了口气，道：“现在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了。”

上官飞燕道：“你说。”

陆小凤道：“一个人总是要将别人当做笨蛋，他自己就是个天下第一号的大笨蛋。”

上官飞燕皱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小凤道：“你若回头去看看，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上官飞燕回过头了。她只觉得自己整个人，好像忽然掉进了个又黑又深的大洞里。

屋子里更暗，一个人静静的站在黑暗中，动也不动。

“花满楼！”上官飞燕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

陆小凤的神情却是很平静，看来并没有丝毫痛苦愤怒之色。

上官飞燕看着他，诧声道：“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花满楼淡淡道：“我走来的。”

上官飞燕道：“可是我……我明明已闭住了你的穴道。”

花满楼道：“别人点你的穴道时，你若能将真气逼在那穴道的附近，过了一阵子，也许就可以有法子将闭住的穴道撞开，这种功夫我恰巧会一点点。”

上官飞燕道：“难道你早已想到我会下手的？难道你早已有个准备？”

花满楼道：“我并不想要我的朋友为了救我而去杀人。”

上官飞燕道：“我刚才说的话，你也全都听到了？”

花满楼点点头。

上官飞燕道：“你……你……你不生气？”

花满楼淡谈道：“每个人都难免做错事的，何况，你的确并没有要我喜欢你。”

他看来还是那么平静，那么温柔，因为他心里只有爱，没有仇恨。

上官飞燕看着他，就连她这种女人，脸上都不禁露出了惭愧之色。
陆小凤也在看着他，轻轻叹息，道：“这个人实在是个君子。”
花满楼笑了笑，道：“君子和呆子，有时本就是差不多的。”
陆小凤道：“老板呢？”
花满楼道：“老板当然在陪着老板娘。”
陆小凤道：“他们为什么不来？”
花满楼道：“他们在听雪儿讲故事。”
陆小凤苦笑道：“看来他们上当的时候也已快到了。”
其实他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是为了他才会被骗的，他见他们时，总难免要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并不想要他觉得不好意思。
雪儿也不想见她的姐姐，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见了面，此心里都不会很好受的。
上官飞燕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刚才说的话，现在我总算已明白了。”
陆小凤道：“哦！”
上官飞燕道：“看来我做的才真正是件蠢事，蠢得不可救药。”
陆小凤道：“哦！”
上官飞燕道：“我一直把你们当做呆子，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呆子原来是我自己。”
她又叹息了一声，道：“但是你就真割下我的鼻子，我也不会说出他是谁的。”
陆小凤道：“原来你也是个多情的人。
上官飞燕笑了笑，笑得很凄凉，道：“一个女人要是喜欢上一个男人，也同样是件没有法子的事。”
花满楼慢慢的点了点头，道：“我明白，我明白。”
上官飞燕黯然道：“只不过，我实在对不起你，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怪你！”
花满楼道：“我并不想伤害你。”
上官飞燕道：“你想把我怎么样？”
花满楼道：“不怎么样。”
上官飞燕动容道：“你……你难道肯放我走？”
花满楼什么都没有说，忽然转过身，慢慢的走了出去。陆小凤叹了口气，居然也跟着走了出去。
上官飞燕吃惊的看着他们，忽然大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知道我现在一定会去找他的，所以故意放我走，好在后面跟踪我。”
陆小凤并没有回头，淡淡道：“我用不着这么做。”
上官飞燕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上官飞燕变色大呼，道：“你知他是谁？……他是谁？”
陆小凤还是没有回答，也不再开口。他赶上了花满楼，并肩走过了阴暗的走廊，走入了黑暗中。屋子里也是一片黑暗。
上官飞燕一个人站在黑暗里，身子突然开始发抖，却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恐惧？
花园里黑暗而幽静，风中的花香仿佛比黄昏前还浓。几十颗淡淡的秋星

刚升起，却又被一片淡淡的云掩住。

花满楼走得很慢，走到一丛月季花前，他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道："她也是个可怜的女孩子。"陆小凤点点头，似已忘了花满楼是看不到他点头的。

花满楼道："每个人都难免有做错事的时候，她虽然做了错事，可是……"

陆小凤打断了他的话，道："做错事就要受惩罚，无论谁做错事，都得付出代价。"

花满楼道："但你却放过了她。"

陆小凤道："那也许只因为我知道有人一定不会放过她。

花满楼道："谁？他的情人？"

陆小凤道："不是情人，他是个无情的人。"

花满楼道："你真的已知道他是谁！"

陆小凤道："假的。"

花满楼道："她说的难道没有错？你是不是想在暗中跟踪她？"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虽然不是个君子，却还不至于说了话不算数的。"

花满楼道，"你既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又不去跟踪她难道你准备就这样算了？"

陆小凤道："算不了的。"

花满楼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陆小凤道："我虽然找不到那个人，但他却一定会来找我的。"

花满楼道："你有把握？"

陆小凤道："至少有七分把握。"

花满楼道："哦？"

陆小凤道："现在他必定以为我已知道他是谁了，怎么肯让我活下去？"

花满楼道："你刚才故意那么说，为的也就是要他来找你！"

陆小凤道："我那么说，也等于救了上官飞燕。"

花满楼道："你既然已知道他是谁，他就不必再杀上官飞燕灭口了。"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只可惜他听不见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陆小凤道："他听得见！"

花满楼皱眉道："你难道认为他刚才也在这里？"

陆小凤道："他现在也一定还在这里。"

花满搂道："所以他随时都可能出现，随时都可能要你的命。"

陆小凤道："不错。"

花满楼道："但你却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陆小凤微笑道："我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发现花满楼的脸色已变了，花满楼并不是个容易吃惊变色的人。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什么事？"

花满楼沉声道："血！"

陆小凤道："什么血？谁的血？"

花满楼道："我只希望不是上官飞燕的……"

血是上官飞燕的。她的咽喉已被割断了，血还没有凝固。

她的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恐惧，就像是那大金鹏王临死时的表情一样。

虽然她也想不到杀她的这个人，竟真的能下得了毒手！她死也不信。

——是情人？还是无情的人？没有人，只有一片黑暗。

风中的血腥气还是很浓，花满楼显然道：“ 他还是杀了她！ ”
陆小凤道：“ 嗯！ ”
花满楼道：“ 他显然并不相信你所说的话。 ”
陆小凤道：“ 嗯。 ”
花满楼道：“ 现在他既然将上官飞燕杀了灭口，这世上也许已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是谁了。 ”
陆小凤道：“ 嗯。 ”
花满楼道：“ 所以你也永远找不到他。 ”
陆小凤忽然道：“ 我只知道，无论谁做错了事，都必定要付出代价的。 ”
花满楼黯然道：“ 上官飞燕的确已付出了她的代价，可是杀她的人呢？ ”
杀她的人已消失在黑暗中，可能也永远消失。
陆小凤忽然握起花满楼的手，道：“ 老板呢？ ”
老板不见了。本来囚禁他们的地窖里，已没有人。一张陈旧的红木桌子倒在地下，桌上的茶壶和杯子都已粉碎。
陆小凤道：“ 他们刚才一定交过手。 ”
花满楼道：“ 你认为是那个人来将朱亭他们绑走的？ ”
陆小凤冷笑道：“ 看来他对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将朱停他们绑走，准备来要胁。 ”
花满楼道：“ 他能在片该间绑走他们，武功绝不在你之下。 ”
朱停和老板娘的武功并不弱，何况还有那人小鬼大的上官雪儿。
陆小凤道：“ 我本来就没有认为他的武功比我差。 ”
花满楼道：“ 武功这么高的人，并没有几个。 ”
陆小凤道：“ 所以他错了。 ”
花满楼道：“ 他不该多此一举的。 ”
陆小凤道：“ 他这么样做，已无异告诉我们他是错了。 ”
花满楼叹了口气，道：“ 我说过，每个人都会做错事的。 ”
陆小凤道：“ 做错事就得受惩罚，无论谁都一样。 ”
屋子里寂静如坟墓。十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看着陆小凤——樊大先生、简二先生、市井七侠和山西雁。酒已喝了很多，但现在都已停止。
朋友们在一起喝酒，若还没有醉，本来是很难停止的。他们却都很清醒。每个人的脸上都完全没有酒意，却带着种很奇怪的表情。
山西雁之神色更沉重，凝视着陆小凤，忽然道：“ 你真的能确定，这件事的主谋是他？ ”
陆小凤点点头。
山西雁道：“ 你有把握？ ”
上官飞燕叹了口气，道：“ 我们是朋友，我也知道你们跟他的关系，若没有一点把握，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们？ ”
山西雁握紧了双拳，突然重重一拳打在桌上，厉声道：“ 霍天青当真的做了这种事，我跟他无论有什么关系，都从此断绝！ ”
樊大先生冷冷道：“ 但我却还是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陆小凤道：“ 我本来也不敢相信的，但除了他外，已找不出第二个人。 ”
樊大先生道：“ 哦？ ”
陆小凤道：“ 只有他能在片该之间制住朱停他们三个人。
樊大先生冷笑道：“ 就凭这一点还不够。 ”

陆小凤道：“只有他才可能知道金鹏王朝的秘密，因为他是阎铁珊最亲信的人。”

樊大先生道：“这也不够。”

陆小凤道：“只有他才能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阎铁珊一死，珠光宝气阁就已是他的。”

阎铁珊和霍休一样，也是个老光棍，别人怀疑他本是个太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陆小凤道：“以他的身分和武功，若非另有企图，又怎么肯做阎铁珊那种人的总管呢？”

这点连樊大先生都已无法否认。

陆小凤道：“江湖中当然绝不会有人想到，青衣第一楼竟会在珠光宝气阁里。”

山西雁动容道：“你说青衣第一楼在珠光宝气阁？”

陆小凤点点头，道：“独孤一鹤显然就是因为得到这消息，所以才来的，所以霍天青才会先借故消耗他的内力，让他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

花满楼一直静坐在旁边，此刻也忍不住道：“孙秀青、石秀云也就因为要说出这秘密，所以才会被上官飞燕杀了灭口。”

山西雁道：“她们若真的知道这秘密，马秀真和叶秀珠又怎么不知道。”

陆小凤道：“她们也知道！”

山西雁道：“但她们还活着。”

陆小凤道：“叶秀珠还活着，只因为她和上官飞燕一样，爱上了少年英俊，武功高绝的霍天青。”

山西雁道：“马秀真呢？”

陆小凤道：“若是我猜的不错，她想必也死在霍天青手里，甚至可能是叶秀珠杀了她的。”

山西雁道：“他为了转移你的目标，所以才说出山后那小楼，让你去找霍休。”

陆小凤点点头，道：“无论是我死在那小楼里，还是霍休死在我手上，这件事都已可结束，他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山西雁道：“但他却没有想到，你跟那孤僻的老人，居然会是老朋友。”

陆小凤道：“他为了想知道这件事的结果，所以才要叶秀珠在外面等着我们打听消息。”

山西雁道：“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你们要去找霍休。”

陆小凤又点点头，道：“但叶秀珠却说错了一句话。”

山西雁道：“她说错了什么？”

陆小凤道：“她说她留在那里，只因她刚将独孤一鹤和石秀云的尸体埋葬。”

山西雁皱眉道：“独孤一鹤身为一派掌门，又怎么会葬得那么草率？”

陆小凤叹口气，道：“叶秀珠究竟还是个很贤良的女孩子，还没有学会应该怎么说谎。”

山西雁也叹了口气，苦笑道：“要在你这种人面前说谎的确也不容易。”

陆小凤道：“但我却在她面前说出了六根足趾的秘密。所以她立刻去告诉了霍天青，珠光宝气阁和霍休那小楼距离本就很近。”

山西雁道：“所以也只有霍天青才能这么快就得到她的消息。”

陆小凤道：“不错。”
山西雁道：“你是故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她的？还是无意？”
陆小凤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却笑了笑道：“我当时只不过觉得她本不该在那里出现的，我只不过觉得有点奇怪。
山西雁看着他，又叹了口气，苦笑道：“你本不该叫小凤的。你根本就是一只小狐狸。”
陆小凤也叹息着，苦笑道：“但我却很佩服霍天青，他实在是个思虑周密，头脑冷静的人，这件事若是一局棋，对方的第一看都已在他的计算之中。”
山西雁道：“只可惜到最后他自己还是走错了一步。”
陆小凤道：“每个人都难免会错了，他也是人。”
樊大先生忽然又冷笑道：“其实他最后纵然不走那着棋，你还是能找到他的。”
陆小凤道：“至少我那时还不能确定！”
樊大先生道：“现在呢？”
陆小凤道：“现在我还是没有十分把握，只不过有了九分 而已。”
樊大先生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们？”
陆小凤道：“你们是我的朋友，我答应过你们，绝不跟他交手的。”
樊大先生道：“现在我们已不是朋友？”
陆小凤道：“我们还是朋友，所以我才来。”
樊大先生道：“来收回你的话？”
陆小凤道：“无论谁做错了事，都得付出代价，霍天青也一样！”
樊大先生道：“你难道想要我们帮你去杀他！”
陆小凤苦笑道：“我只不过想请你们去转告他，明日日出时，我在青风观等他！”
樊大先生道：“很好。”
他霍然飞身而起，目光刀锋般瞪着陆小凤，道：“请！”
陆小凤道：“请，请什么？”
樊大先生道：“请出手！”
陆小凤道：“我说的话你难道不信？”
樊大先生道：“我只知道霍天青是天禽门的掌门，我樊天仪恰巧是天禽门的弟子。”
陆小凤道：“所以你……”
樊大先生道：“所以只要我樊天仪活着，就不能让别人去对付霍天青。”
山西雁皱眉道：“大义灭亲，这句话你难道没听说过。”
樊大先生冷冷道：“我听说过，但却已忘了。”
简二先生也慢慢的站起来，道：“我们本来就是不分黑白，不知轻重的人。”
那卖包子的小贩突然大声道：“这种人该死！”
简二先生道：“不错，很该死。”
卖包子的小贩道：“只可惜我包乌鸦恰巧也是这种人。”
简二先生道：“所以你也该死。”
包乌鸦道：“不但该死，而且现在就已经该死了。”
他突然跳起来，就像是根标枪一样，一头向墙上撞了过去。他没有撞到墙上，却撞上了陆小凤的胸膛。陆小凤忽然间已挡在他前面。

包乌鸦凌空翻身，两条腿在屋梁上一蹬，头下脚上，一头往石板地上栽了下去，他还是没有撞在石板上，只觉得有只手在他的腰畔轻轻一托，他的人已四平八稳的站住了，正好面对着一个人。一个长身玉立，脸色苍白的人。霍天青……

每个人全都怔住，就连陆小凤都怔住。谁也想不到霍天青居然会在此时此刻出现，谁也想不到他居然还敢来。霍天青的脸色虽是苍白的，但神情却还是很冷静。

包乌鸦握紧双拳，颤声道：“你……你为什么不让我死？”

霍天青道：“你该死？”

包乌鸦咬牙道：“我该死……”

霍天青冷冷道：“你们若全都该死，难道要天禽门全部死尽死绝不成？”包乌鸦怔住。

霍天青道：“天禽门传你们一身武功，并不是要你们自己找死的！”

包乌鸦道：“可是你……”

霍天青冷笑道：“我跟你们又有何关系？老是为了别的事，你们就算全都死光，我也不会看你们一眼的。”

包乌鸦道：“但是你现在……”

霍天青道：“现在我只不过不愿要你们为我死而已，日后传说出去，居然有个卖包子为我而死了，我霍天青岂非罪人？”

他突然从中拿出面竹牌，一折两断，冷冷道：“我霍天青有财有势，这种穷掌门我早已不想当了，从此我和你们天禽门全无关系，若有谁再说我是天禽门下，我就先割下他的舌头，再打断他两条腿。”

包乌鸦看着他，眼睛突然发红，突然伏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山西雁的眼睛似也发红，突然仰面狂笑道：“好，霍天青，你总算还是个姓霍的，总算还没有辱没这个“霍，字。”

霍天青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慢慢的转过身，凝视着陆小凤，陆小凤在凝视着他。

两个从面面相对，互相凝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陆小凤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为什么是你？为什么偏偏会是你？”

霍天青冷冷道：“我们的事，你这种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陆小凤道：“我知道你一心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不想在令尊的余荫下过一辈子，但这种事……”

霍天青厉声道：“这种事就是大事，除了我霍天青外，还有谁能做得出？”

陆小凤苦笑道：“的确没有别人。”

霍天青道：“除了你之外，也没有别人能破坏我的大事！”

他忽然仰面长叹，道：“这世上有了霍天青，就不该再有你陆小凤！”

陆小凤道：“所以……”

霍天青道：“所以我们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非死不可。却不知是你死？还是我死？”

陆小凤长长叹息，道：“明日日出之时，也许就知道了。”

霍天青冷笑道：“朝朝有明日，明日之约，又何妨改为今日？”

他忽然拂了拂衣袖，人已在门外，只听他冷淡的声音远远传来：“今日黄昏时，我在青风观外等你！”

黄昏。青风观。青风观在青山上，青山已在斜阳外。

没有雾，淡淡的白云缥缈，看来却像是雾一样。一阵风吹过，苍松间的昏鸦惊起，西天一抹斜阳更淡了。然后暮色就已笼罩大地。陆小凤面对着满山苍茫的暮色，心情却比这暮色还沉重。

花满楼意兴也显得很萧索，叹息着道：“ 霍天青还没有来哩！ ”

陆小凤道：“ 他一会来的。 ”

花满楼道：“ 我想不到他竟是这么样一个人，他本不该做出这种事的。

陆小凤黯然道：“ 可是他偏偏做了。 ”

花满楼道：“ 这也许只因为他太骄傲，非但想胜过所有的 人，还想胜过他自己的父亲！ ”

陆小凤道：“ 骄傲本就是件很愚蠢的事哪。 ”

一个人若是太骄傲了，的确就难免会做出些愚蠢的事。

花满楼道：“ 也就因为骄傲，所以他并不想推诿自己的责任。 ”

陆小凤沉默了很久，忽又问道：“ 你若是我，你会不会放过他？ ”

花满楼道：“ 我不是你。 ”

陆小凤长长叹息一声，道：“ 幸好你不是我，幸好我也不是你…… ”

花满楼没有再说下去。因为这时他已听见了开门的声音。青风观那古老而沉重的大门，刚刚开了一线。一个黄衣道童手提着灯笼，走出来，还有个人跟在他身后，却不是霍天青，而是个黄袍道人。这道人宽袍大袖，两鬓已斑，瘦消清翟的脸上，带着种很严肃的表情，脚步虽然很轻健，看来却不像练武功的样子。

他四面看了一眼，就笔直的向陆小凤走了过来，单掌问讯，道：“ 施主莫非就是陆小凤公子？ ”

陆小凤点点头，道：“ 道长是…… ”

这道人道：“ 贫道青枫，也就是这小小道观的主持。 ”

陆小凤道：“ 道长莫非是霍天青的朋友！ ”

青枫道：“ 霍施主与贫道是棋友，每个月要到贫道这里来盘桓几天的。 ”

陆小凤道：“ 现在他的人呢？ ”

青枫脸上忽又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道：“ 贫道此来，正是为了要带施主会见他的。 ”

陆小凤道：“ 他在哪里？ ”

青枫缓缓道：“ 他在贫道的云房中相候，已有多时了。 ”

小院中出奇幽静，半开的窗子里香烟缥缈淡淡的随风四散。门也是虚掩的。

陆小凤穿过小院，等青枫推开了门，他就会见了霍天青。霍天青却永远看不到他。

霍天青竟已死在青枫道人的房里的云床上。云床低几上，有个用碧玉雕成的盘龙杯，杯中还留着些酒。毒酒。

霍天青的脸是死灰色的，眼角口鼻下，还隐隐可看出已被擦干净的血痕。陆小凤看着他，心已沉了下去。

青枫道人神色很惨淡，黯然道：“ 他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来下昨日未完的那一局残棋的，正等着看他有什么新妙着，能逃过那一劫？谁知他却说今天没有下棋的心情。 ”

陆小凤道：“ 他只想喝酒？ ”

青枫点点头，道：“ 那时贫道才看出他的神情有异，仿佛心事重重，而

且还不停的在长呼短叹，喃喃自语。”
陆小凤道：“他说了些什么？”
青枫道：“他仿佛是在说人生百年，转眼即过，又说这世上既然有了他霍天青，为什么偏偏又要多出个陆小凤。”
陆小凤苦笑，却又忍不住问道：“这酒是你替他准备的？”
青枫道：“酒虽是此间所有，酒杯却是他自己带来的，他生有洁癖，从来不用别人用过之物。”
陆小凤拿起酒杯嗅了嗅，皱眉道：“毒果然是在酒杯上。”
青枫道：“他几次拿起酒杯，又放下，像是遇见了一着难棋，举杯不定，贫道正在奇怪时，他仰面大笑了三声，将杯中酒喝了下去。”
这满怀忧虑的道人，双手合十，黯然道：“贫道实在没有想到，他年纪轻轻，就又看破世情，但愿他早归道山。”他声音越说越低，目中竟似有泪将落。
陆小凤沉默着，心情更沉重，过很久，才长长叹息，道：“他没有再提起别的人？”
青枫道：“没有。”
陆小凤道：“也没有说起朱停这名字。”
青枫道：“没有。”
陆小凤的心又沉了下去。
云床旁边摆着一局残棋，青枫道人喃喃道：“世事无常，如白云苍狗，又有谁能想到，这一局残棋犹在，他的人却已经不在了哩。”
陆小凤忽然道：“他着的是黑子？”
青枫道：“贫道总是让他一先。”
陆小凤拈起粒黑棋，沉思着，慢慢的摆下，道：“我替他下这局棋。”
青枫凄然而笑，道：“这一子摆下，黑棋就不输了。”
陆小凤道：“但除此以外，他无路可走。”
青枫道：“这局棋他本就是输了，他自己也知道的，只不过一直不肯认输而已。”
陆小凤目光远视着远方，喃喃道：“但现在他毕竟已认输了——棋局就是人生，只要一着走错，就非错不可。”
青枫道人忽然挥袖拂乱了这局残棋，悠悠道：“人生岂非也正如一局棋，输赢又何必太认真呢？”
陆小凤道：“若不认真，又何必来下这一局棋？”
青枫道人看了他一眼，双掌合十，慢慢的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一阵风吹开窗户，黑暗的夜色已笼罩大地。
陆小凤躺在床上，凝视着胸膛上的一杯酒，这杯酒已在他胸膛上摆了很久，直到现在还没有喝下去，他似连喝酒的心情都没有。
花满楼道：“你在想朱停他们？”陆小凤沉默。
花满楼道：“人若将死，其心也善，霍天青既然已决心求死，想必就不会再造孽杀人了，现在他们说不定已平安回到家里。”
那句话不但是安慰陆小凤，也是安慰他自己，陆小凤却仿佛没有听见。
花满楼勉强笑了笑，道：“无论如何，这局棋总算是你赢了。”
陆小凤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但这最后一着，却不是我自己下的。”
花满楼道：“也不是照你的意思下的么？”

陆小凤道：“ 不是。 ”
他苦笑着，又道：“ 所以我虽然赢了这局棋，却比输了还难受。 ”
花满楼也不禁长长叹息，道：“ 他为什么不肯将这一局残棋下完呢？ ”
陆小凤道：“ 因为他自己知道这局棋已输了，就正如他昨天也不肯下完那局棋一样—— ”
这句话刚说完，他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胸膛上的酒杯“ 当 ”的一声跌在地上，跌得粉碎。
花满楼知道他从来也不肯让自己的酒杯跌碎的。但现在他却似已完全忘了这句话，他失魂落魄的站在那里，只觉得全身都已冰冷，从头一直冷到脚底。
花满楼并没有问他什么？花满楼知道他自己会说出来的。
陆小凤忽然道：“ 昨天他也没有下完那局棋。 ”
花满楼道：“ 不错。 ”
陆小凤道：“ 昨天还在青风观下棋。 ”花满楼的脸色也变了。
陆小凤道：“ 上官飞燕若是死在他手里的，昨天怎么能在这里下棋？ ”
上官飞燕在数百里外，霍天青就算长着翅膀，也无法在一天之内赶回来的，上官飞燕正是昨天死的。
花满楼只觉得手脚也已冰冷，叹声道：“ 我们难道错怪了他！ ”
陆小凤紧握双拳，道：“ 至少上官飞燕绝不会是被他杀了的。 ”花满楼点点头。
花满楼道：“ 他为什么不辩白？ ”
陆小凤道：“ 他约我在青风观相见，也许正是为了要那道人证明，昨天他还在青风观下棋。 ”
花满楼道：“ 因为他知道若是空口辩白，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
陆小凤道：“ 只可惜他竟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 ”
花满楼道：“ 这么样说来，他当然不是自己要死的？ ”
陆小凤道：“ 绝不是。 ”
花满楼道：“ 是谁杀了他？ ”
陆小凤道：“ 杀他的人，也就是杀上官飞燕的人。 ”
花满楼道：“ 这个人才真正是这件事的主谋？ ”
陆小凤道：“ 不错。 ”
花满楼道：“ 青枫道人莫非也被他收买了，所以才帮着他说谎。 ”
陆小凤道：“ 出家人也是人。 ”
花满楼道：“ 既然如此，青枫道人当然知道他是谁！ ”
陆小凤长长叹息，道：“ 所以现在我只希望青枫还活着。 ”
他失望了。他们再回到青风观时，青风观已化作一片火海，没有人能逃出来，连一个人都没有。烈火无情，放这把火的人更无情。这人是谁？
青风观在前山，霍休的小楼就在后山。前山虽已化做一片火海，山后却还是和平而宁静的。
门上那“ 推 ”字仍在。陆小凤就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是他第二次推开这扇门，说不定也就是最后一次。
山腹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些数也数不尽的珠宝和兵器，竟已全都奇迹般不见。
山腹的中间，有个小小的石台，铺着张陈旧的草席，霍休赤着足，穿着

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正在盘膝坐在草席上温酒。好香的酒。

陆小凤长长吸了一口气，走下石阶，微笑道：“这次我来得好像也正是时候。”

霍休也微笑着道：“但这次我已不奇怪了，反正我只要一有好酒，你就会找来的！”

陆小凤道：“但我却反而有点疑了。”

霍休道：“怀疑什么？”

陆小凤道：“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用好酒把我勾引来的？”

霍休大笑，道：“不管怎么样，好酒总是好酒，你若不怕脏了你的衣服，还是可以坐下来喝一杯。”

陆小凤道：“我怕。”

霍休皱眉道：“你怕？”

陆小凤道：“我怕的倒不是弄脏这身衣服。”

霍休道：“你怕什么？”

陆小凤道：“我怕我会像霍天青一样，喝下这杯酒，就要等着别人来收这局残棋了。”

霍休看着他，目光变得像柄出鞘的刀，他没有再说话，只慢慢的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陆小凤也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这句话已足够。他面对着的是个聪明人，对聪明人说话，一句就己够。

也不知过了多久，霍休突又大笑起来，道：“看来我还是瞒不过你。”

陆小凤道：“我总认为你也跟阎铁珊和独孤一样，也是受害的人，我总认为只有霍天青才能在这件事中得到好处。”

霍休道：“现在呢？”

陆小凤道：“现在我才想通，真正能在这件事中得到好处的，只有一个人。”

霍休道：“这个人就是我了。”

陆小凤道：“不错，这个人就是你！”霍休又倒了杯酒。

陆小凤道：“大金鹏王一死，这世上就不会再有人会向你追讨金鹏王朝的旧债了。”

霍休慢慢的点了点头，道：“他本来也不会向我要的，但近年来他已太穷了，他是个很会花钱的人，从来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陆小凤道：“所以你非杀了他不可？”

霍休冷冷道：“这种人本就该死！”

陆小凤道：“但他死了还不够，因为独孤和阎铁珊还是要来分那笔财富的。”

霍休道：“这笔财富本就是我的，只有我一个人在辛辛苦苦的保护它，让它一天比一天增加，我绝不能让任何人分享！”

陆小凤道：“所以他们也该死？”

霍休道：“非死不可！”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其实这笔财富就算三十个人花，也花不完的，你已这么大年纪，将来难道还要将它带进棺材里？”

霍休瞪着他，冷冷道：“你若有个老婆，白天反正也不能用她的，但肯不肯让别人来跟你共用？”

陆小凤道：“这完全是两回事。”

霍休道：“ 在我看来，这两回事却完全是一样的，这些财富就像是我的老婆一样，无论我是死是活，都绝不让别人来用它！ ”

陆小凤道：“ 所以你先利用霍天青和上官飞燕，去杀大金鹏王，又利用我除去独孤一鹤和阎铁珊。 ”

霍休道：“ 我本不想找你的，只可惜除了你之外，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来做这件事。 ”

陆小凤苦笑道：“ 这句话我听说过。 ”

霍休道：“ 这是实话。 ”

陆小凤道：“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上了你的钩的，但霍天青呢？像他那种人，又怎么会被你所用？ ”

霍休道：“ 不是我要他上钩的。 ”

陆小凤道：“ 是上官飞燕？ ”

大金鹏王居然没有问他女儿的行踪，这也是件很奇怪事。

陆小凤现在却没有空想这件事，他只想快找到上官雪儿，他有一句话要问上官雪儿，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不想找她的时候，她总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现在他急着找她，这小妖精却偏偏连人影都看不见了。陆小凤叹了口气，穿过鲜花中的小径，忽然发现一扇角门。

门是虚掩着的，后面是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

他推开门进去，就终于找到了上官雪儿，这小妖精好像总是喜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现在她竟一个蹲在院子里，一双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面前的一片空地，似已看得出了神。

地上却什么也没有，连一根草也没有。

陆小凤实在想不通，这块空地有什么好看，忍不住道：“ 小表姐，你在看什么？ ”

雪儿既没有出声，也没有回头。就算是学究在考证经典时，也不会有她这么样专心。

这小妖怪究竟在看什么呢？陆小凤的好奇心也不禁被引了起来。

于是他也蹲了下去，蹲在雪儿的身旁，雪儿的眼睛盯着什么地方看，他的眼睛就也盯着什么地方看。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这地方显然已很久，没有下雨了。地上的泥土很干燥，外面的花园里虽然花草茂密，这地方却是有一片寸草不生的黄土。

那口井仿佛也已很久没有人用过了，井口的辘架上，也积着一层黄土，院子两旁有几间破旧的厢房，门上的铁锁已生锈。

陆小凤看来看去，也看不出雪儿蹲在这里干什么。

雪儿忽然道：“ 这里本是我祖父在世时，打坐学禅的地方。

陆小凤知道她祖父就是昔年和霍休一起受命托孤的上官谨。

霍休道：“ 所以我只好自己出手了。 ”

陆小凤道：“ 霍天青也并不是个愚蠢的人，他知道上官飞燕的死讯后，也已想到这件事必定还另有个主谋的人，所以跟我订定了青风观的约会后，就先赶来找你。 ”

霍休道：“ 他的确并不太笨，只可惜聪明人也时常会做笨事的。 ”

陆小凤叹道：“ 他的确不该一个人来找你的。 ”

霍休道：“ 所以他也该死。 ”
陆小凤道：“ 你杀了他后，才将他送到青风观去？ ”
霍休道：“ 青风观的庙产也是我的，我随时都可收回来。 ”
陆小凤道：“ 所以你要青枫道人帮着你说谎时，他也不敢拒绝。 ”
霍休悠然道：“ 一个出家人居然也说谎，当然也该死！ ”
陆小凤道：“ 你本想让我认为霍天青是畏罪而死的，本想要我就此罢手了。 ”
霍休叹道：“ 我的确已不愿你再管这件事，只可惜那多嘴的道士却害了你。 ”
陆小凤道：“ 他害了我？ ”
霍休道：“ 我听他说出昨天的那局残棋时，就已知道你迟早总会想到这点漏洞的。 ”
陆小凤道：“ 所以你就索性将青风观放把火烧了。 ”
霍休道：“ 那块地我也正好还有别的用处。 ”
陆小凤道：“ 在你看来，这些人岂非也全都跟那块地一样？只不过是你利用的工具而已。 ”
霍休道：“ 所以我要他们活着，他们才能活，我要他们死，他们就得死！ ”
陆小凤苦笑道：“ 你怎么想到我也会被你利用的？ ”
霍休道：“ 每个人都有弱点，你只要能知道他们的弱点，无论谁都一样可以利用。 ”
陆小凤道：“ 我的弱点是什么？ ”
霍休冷冷道：“ 你的弱点就是你太喜欢多管闲事！ ”
陆小凤叹道：“ 所以我才会做你的帮凶，替你去约西门吹雪，帮你除去阎铁珊和独孤一鹤…… ”
霍休道：“ 你做得一直都很好，霍天青死了后，你若肯罢手了，从此以后，你还是可以随时来喝我的好酒的，你若有困难的时候，我甚至说不定还会借个万两银子给你。 ”
陆小凤道：“ 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有罢手。 ”
霍休也叹了口气，道：“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将这里的东西全都搬走？ ”
陆小凤不知道。
霍休道：“ 因为我已准备将这地方，留作你们的坟墓。 ”
陆小凤苦笑道：“ 这坟墓倒真不小。 ”
霍休悠然道：“ 陆小凤能葬在青衣第一楼，也该死而无憾了。 ”
陆小凤叹道：“ 上官飞燕至少还说了句实话，青衣第一楼果然就是这里。 ”
霍休道：“ 只可惜别人越是说青衣第一楼就在这里，你反而越不相信。 ”
陆小凤道：“ 你当然就是青衣一百零八楼的总瓢把子？ ”
霍休微笑道：“ 总瓢把子这个字的声音实在好听，我喜欢听这四个字。 ”
陆小凤道：“ 难道比你数钱的声音还好听？ ”
霍休淡淡道：“ 我不数钱，我的钱数也数来清。 ”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 现在我才真的明白，你怎么会发财的了。 ”
霍休道：“ 你虽然明白，可惜你这一辈子也学不会的。 ”
陆小凤道：“ 我并不想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
霍休大笑，道：“ 好，很好。 ”
陆小凤道：“ 很好？ ”

霍休笑道：“ 据说你身上总是带着厚厚的一叠银票，而且一出手至少就是五千两。 ”

陆小凤苦笑道：“ 那五千两银票，现在只怕也已到你腰包里。 ”

霍休道：“ 你既然不想把钱带进棺材，等你死了之后，我一定会替你把银票拿出来的。 ”

陆小凤道：“ 你连死人的钱都要？ ”

霍休道：“ 无论什么钱我都要，这也是发财的秘决之一。

陆小凤道：“ 只可惜我现在还活着。 ”

霍休道：“ 但现在你却已到了坟墓里。 ”

陆小凤道：“ 你有把握能杀了我？ ”

霍休道：“ 我没有，我只不过有把握能要你死在这里。 ”

陆小凤道：“ 哦！ ”

霍休道：“ 无论谁进了坟墓，都再休想活着出去。 ”

陆小凤看着他眼睛里也发出了刀锋般的光。 ”

霍休微笑道：“ 你的手是不是已经痒了？ ”

陆小凤道：“ 的确有点痒。 ”

霍休悠然道：“ 只可惜我却没有跟你动手的兴趣，我一向不喜欢跟一个已经快死的人动手的。 ”他手轻轻在石台上一按，突然间“ 轰 ”的一声，上面竟落下个巨大的铁笼来。罩住了这石台。

陆小凤皱了皱眉道 :“ 你几时变成鸟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笼子里？ ”

霍休道：“ 你觉得很滑稽？ ”

陆小凤道：“ 的确很滑稽。 ”

霍休道：“ 等我走了时，你就不会觉得滑稽了。一个人若知道自己快要饿死的时候，无论什么事他都不会觉得滑稽了。 ”

陆小凤道：“ 我已经快要饿死？ ”

霍休冷冷道：“ 等我走了后，这里唯一能吃的东西，已只有你和你的朋友们身上的肉，唯一能喝的，就是你们自己的血。 ”

陆小凤道：“ 可是你怎么走呢？ ”

霍休道 :“ 这里唯一的出路，就在我坐的这石台下面，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我走了后，一定不会忘记将这条路封死的。 ”

陆小凤脸色变了变，勉强笑道：“ 我好像并不是从这条路进来的。 ”

霍休道：“ 你进来的那扇门，只能在外面开，我也可以保证，绝不会有人替你在外面开门。 ”

陆小凤道：“ 你还可以保证什么？ ”

霍休道：“ 我还可以保证你不出十天，就会渴死，只不过我一向是很谨慎的人，所以我一定还要多等十天才回来。 ”

陆小凤道：“ 你还回来？ ”

霍休笑了笑，道：“ 我当然要回来，回来拿你身上的银票。 ”

陆小凤忽然笑了，大笑。

霍休淡淡道：“ 我若是你，我现在一定已笑不出了。 ”

陆小凤道：“ 你不是我。 ”

霍休道：“ 幸好我不是。 ”

陆小凤笑道：“ 就因为你不是我，所以你不知道现在我口袋里剩下的，已只有一个大洞。 ”

霍休叹了口气，道：“看来你已决心连死都不肯让我占一点便宜。”
陆小凤道：“你总算想通了。”
霍休道：“幸好我还是有便宜可占的。”
陆小凤道：“哦！”
霍休道：“我至少还可以把你们身上的衣服剥下来，去卖给旧货摊子，至少还可以卖几文钱！”
陆小凤道：“连几十文钱都要！”
霍休道：“一文钱也是钱。”
陆小凤道：“只要是钱都要！”
霍休道：“钱总是好的，一文钱总比没有钱好。”
陆小凤道：“好，我给你。”他的手突然挥出，十几枚青铜钱夹带着劲风，向霍休打了过去。
霍休没有动，也没有闪避，只等这些铜钱穿过铁笼的栅栏，他才招了招手，这十二枚铜钱就突然全部落入了他的掌心。
这老人手上功夫之妙，连陆小凤看见都不禁动容，脱口道：“好夫功！”
霍休已将十二枚铜钱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微笑道：“有钱可收的时候，我功夫总是特别好的。”
陆小凤道：“只可惜这种功夫比我还是差一点。”
霍休大知，道：“你莫非是想激我去出跟你打一架？”
陆小凤道：“我的确有这意思。”
霍休道：“那么我劝你还是赶快打消这主意。”
陆小凤道：“你是死也不肯出来的了？”
霍休道：“就算我想出去，现在也已出不去。”
陆小凤道：“为什么？”
霍休道：“这铁笼子是百炼精铜铸的，净重一千九百八十斤，就算有削铁如泥的刀剑，也未必能削得断，何况那种刀剑也只有在神话传说里才能找得到。”
陆小凤道：“一千九百八十斤重的铁笼，当然也没有人能举起来。”
霍休道：“绝没有。”
陆小凤道：“所以非但你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霍休道：“所以你只好看着我走，然后再等着饿死。”
陆小凤道：“你先用这铁笼把自己关起来，为的就是怕我找你打架？”
霍休道：“我已是个老头子了，已经连跟女人上床的兴趣都没有，何况打架？”
陆小凤拍了拍花满楼的肩，叹道：“看来我们好像已只有等死了！”
花满楼居然笑了笑，淡淡道：“看来这就是他最后一着了！”
陆小凤道：“你总不能不承认，他这一着实在厉害得很。
花满楼道：“但我们却还有一着没有下，我们手里还有一个子。”
陆小凤道：“哦！”
花满楼道：“你难道忘了朱停？”
陆小凤微笑道：“我没有忘。”
花满楼笑道：“所以你直到现在，还能笑得出来。”
陆小凤道：“所以你也一点都不着急呀。”
花满楼道：“他本不该将朱停也绑到这里来的。”

陆小凤道：“的确不该。”
霍休脸色似已有些变了，忍不住道：“朱停在这里又怎么样？”
陆小凤淡淡道：“也没有怎么样，只不过这世上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关得住他的。”
花满楼道：“他这个人也没有别的长处，只不过恰巧是鲁大师的徒弟而已。”
霍休皱眉道：“鲁大师？”
花满楼道：“你当然应该知道，鲁大师就是鲁班祖师的后人，也正是普天之下，制作机关的第一高手。”
陆小凤道：“鲁大师死了后，这第一高手就是朱停老板了。”
霍休道：“所以他只要在这里，你们就一定能出得去。”
陆小凤道：“不错。”
霍休道：“他的确就在这里。”
陆小凤道：“我知道。”
霍休道：“就在后面你上次见到我的地方。”
陆小凤道：“我知道。”
霍休道：“世上既然没有能关得住他的地方，他为什么还不出来？”
陆小凤道：“他会出来的。”
霍休笑了笑，道：“现在就算他能出得来，也已太迟了。”
陆小凤道：“哦！”
霍休道：“这地方的机关总枢，就在我坐的地方下面。”
陆小凤道：“哦！”
霍休道：“只要我一出去，当然立刻就会毁了它的。”
陆小凤道：“然后呢？”
霍休道：“然后这地方所有的出口，立刻就会全都被石块封死，每一块石块重量，都在八千斤以上，所以……”
陆小凤道：“所以我们已非死在这里不可。”
霍休淡淡道：“莫说你们，就算是鲁班复生，也只有在这里等着再死一次。”
陆小凤道：“所以你现在就要走了！”
霍休道：“我本来还想陪你在这里多聊聊的，我知道等死并不是件好受的事。”
陆小凤道：“但现在你却已改变了主意？”
霍休道：“不错！”
陆小凤苦笑道：“看来我非但留不住你，也没法子送你了。”
霍休道：“但是你一定很快会想念我的，我知道……”
他微笑着伸出手，又道：“只要我的手按上去，我的人就不见了，你从此以后，也就永远看不见我了。”他的手按了下去，他的人并没有不见，脸上的笑容却不见了。
四四方方的一个石台，还是四四方方的一石台。他的人本来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现在还是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脸上的表情，就好像突然被人在鼻子上打了一拳。
一粒粒比黄豆还大的汗珠子。突然从他头上冒了出来。
陆小凤好像也觉得奇怪。他一向很了解霍休，没有十分把握的事，这老

狐狸是绝不会做的。霍休若说这石台下面就是个出口，这石台下面就一定有个出口。但现在这个出口却好像已忽然不见了。

陆小凤眨着眼，道：“你为什么还不走？”

霍休握紧双拳，道：“你……你……”他没有说出这句话，已晕了过去。

陆小凤叹了口气，忽然发现除了他之外，还有别人叹气。叹气的人并不是花满楼，是上官雪儿和老板娘。她们叹着气，走了过来，脸上都带着春花般的微笑。

上官雪儿却道：“看来你说的不错，这个人果然有两手。”

老板娘笑得更甜，道：“所以他才是独一无二的陆小凤！”

陆小凤却不禁苦笑，追：“你们一直不出来，为的就是想等着看我是不是还有两手？”

上官雪儿嫣然道：“我们本来都以为你这次绝不会再有什么法子对付老狐狸了，想不到你居然还留着最后一着。”

老板娘吃吃的笑道：“你这最后一着，实在妙极了。”

上官雪儿道：“这笼子本是他明来对付你的，他自己只怕做梦也想不到，反而被你关在笼子里了。”

陆小凤也笑了，道：“这一着就叫做“请君入瓮’。”

老板娘看着他，眼波如水，道：“这么绝的法子，真亏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陆小凤悠然道：“我本来就是个天才。”

上官雪儿道：“难道你还没进来之前，已经算准了他要从那条路出去，所以就先把那条路封死了？”

陆小凤不开口。

老板娘也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用的究竟是什么法子？”

陆小凤忽然摇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

上官雪儿道：“为什么？”

陆小凤笑了笑。道：“每个人都要替自己留两手绝招的，尤其在你们这些女人面前，更千万不可泄露。”

他笑得也有点像是只狐狸了，忽然接着道：“我的绝招若是被你们全学会了，我以后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等到没有人时候，花满楼也忍不住问陆小凤道：“你用的究竟是什么法子？为什么不肯告诉她们？”

陆小凤的回答很妙：“因为我也不知道。”

花满楼愕然道：“你也不知那出路是怎么会突然被封死的？”

陆小凤道：“不知道。”

花满楼怔住。

陆小凤道：“也许那只不过因为机关突然失灵了，也许是因为有只老鼠无意间闯进去，将机簧卡死……”

他目中带着沉思之色，叹息着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花满楼道：“只有天知道？”

陆小凤点点头，道：“你知不知道做坏事的人，为什么总会在最后关头功败垂成？”

花满楼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 因为老天早已为他们准备好最后一着，在那里等着他们了，所以无论他们的计划多么巧妙，也一样没有用的。 ”

花满楼道：“ 所以这最后一着，也不是你使出来的，而是天意。 ”

陆小凤道：“ 不错。 ” 花满楼忽然笑了。

陆小凤道：“ 你笑什么？你不信？ ”

花满楼笑道：“ 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会相信？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为什么我说真话的时候，别人反而总不肯相信？ ”

尾　声

石阶上的门已开了，是朱停开的。有人能做得出这种开个开的门，就有人能将它打开。

世界上的事，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真能做出种任何矛都刺不穿的盾来，也一定有人能做出种矛来刺穿你的盾。这世上并没有真正“绝对”的事存在。

陆小凤坐在石阶上，看着笼子里的霍休，他忽然觉得这笼子实在很像个牢狱。

——无论谁做错事，都一定要受到惩罚的。陆小凤叹了口气，这件事能这么样结束，他已觉得很满意。这件事是怎么样结束的呢？

老板正用一个木头做的三角架，在测量这山洞的高低。老板娘在旁边看着，她知道他一定又有了个新奇的主意，可是她并不想问。她知道没有一个男人思索时喜欢女人在旁边多嘴的。

朱停却忽然问她：“那个人是不是要走了？”

老板娘道：“嗯！”

朱停道：“你不去送他？”

老板娘道：“你去，我就去。”

朱停冷冷道：“他好像并不想要我去。”

老板娘道：“你也不想去？”朱停承认。

老板娘道：“但他若有事找你，随随便便派个人来通知一声，你就立刻来了。”

朱停道：“那只不过因为我知道，我若有事找他，他也会来的。”

老板娘道：“来了也不打招呼，不说话。”

朱停道：“来不来是一回事，说不说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老板娘叹了口气，道：“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天下只怕还找不出第二对来。”

朱停放下了手里的三角架，凝视着她，忽然道：“我已经决定留在这里了。”

老板娘道：“我知道。”

朱停道：“你能够在这种地方耽下去？”

老板娘道：“只要你能耽得下去，我就能。”

朱停道：“你若不想耽在这里，我也不怪你。”

老板娘瞪着眼道：“你想赶我走，好让那小狐狸精陪着你。”

朱停笑了，道：“你几时变得会吃醋了？”

老板娘道：“刚才。”

朱停道：“刚才？”

老板娘道：“刚才那小狐狸精偷偷的在跟你说什么？”

朱停微笑道：“说的当然是个秘密。”

老板娘又瞪起了眼，道：“什么秘密？”

朱停悠然道：“我以后会告诉你的，现在……现在你已经可以去送他了。”

老板娘道：“不去。”

朱停道：“为什么？”

老板娘咬着嘴唇，道：“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寸步不离的盯着你，无论

什么地方我都不去，因为——”

朱停道：“因为什么？”

老板娘看着他，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爱情，柔声道：“因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我怕别人抢走你！”

陆小凤远远的看着他们，忽然叹了口气，道：“看来他们的危机已过去了。”

花满楼道：“他们有什么危机？”

陆小凤道：“这两年来，老板娘好像对老板有点失望，我总担心他们会变成一对怨偶。”

花满楼道：“老板娘是不是觉得老板太懒？太没有用？”

陆小凤笑道：“但现在她总该知道，她的丈夫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了。”

花满楼承认：“若不是老板，我们说不定真要被困死在这里。”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为自己的丈夫觉得骄傲的。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别的我倒不怕，但挨饿的滋味，看来好像是真的很难忍受。”

他正看着笼子里的霍休。霍休却瞪大了眼睛，在看着笼子外的上官雪儿。

雪儿的手里拿着根香肠和两个饼，正在和霍休“嘀嘀咕咕”的说话，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霍休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了，忽然跳起来，用力去撞那笼子。他当然撞不开，这笼子本就是他特地打造的，谁也撞不开。

雪儿在外面冷冷的看着他，好像已要走了，霍休却又留住她，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霍休忽然长长叹了口气，在一张纸上画了个花押，用这张纸，换了雪儿的香肠和饼，立刻就坐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

花满楼忽然问道：“他还是宁死也不肯说出他将那笔珠宝藏到哪里去了？”

陆小凤道：“他不怕死。”

花满楼苦笑道：“他真的认为穷比死还可怕？”

陆小凤笑道：“但现在他也许已发现还有件事比穷更可怕了？”

花满楼道：“饿？”

陆小凤还没有说话，雪儿已跳跃着奔了上来，眼睛里发光，笑道：“我已将那根香肠和两个饼卖给他了，你们猜我卖了多少银子？”他们猜不出。

雪儿挥舞着手里的那张纸，道：“我卖了五万两，整整五万两，我随时都可以用他亲手写的那张纸条，到他的银号里去提银子的。”

陆小凤忍不住笑道：“你的心倒真黑。”

花满楼笑道：“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到更贵的香肠来了。”

雪儿道：“所以那老狐狸简直气得要发疯，可惜却又非买不可。”

花满楼叹道：“你难道准备把他的家当全敲光？”

雪儿道：“那些财产本就是我们家的，莫忘记我也姓上官。”

陆小凤笑道：“你就算每天敲他五万两银子，一两年之内，只怕也敲不光他的。”

雪儿道：“那么我就在这里敲他三年，敲光为止，反正有人在这里陪我。”

陆小凤道：“老板真的已决定留在这里么？”

雪儿点点头，脸上忽然露出种很神秘的微笑，道：“他跟老板娘说，他要留在这里，是为了要用这地方制造几样惊人的东西出来，其实只有我知道

他是为什么要留下来的。”

陆小凤道：“是为什么？”

雪儿眨着眼，笑得更神秘，道：“那是个秘密。”

陆小凤道：“什么秘密？”

雪儿道：“既然是秘密，怎么能告诉你？”

陆小凤盯着她看了半天，忽又笑了笑，道：“你的秘密我本就不想知道，我只不过有点担心。”

雪儿道：“担心什么？”

陆小凤道：“你用这张纸条去提银子时，别人若是要追问这纸条的来历呢？”

雪儿道：“绝不会有人问的。”

陆小凤道：“哦！”

雪儿笑道：“莫忘记他本就是个神秘而古怪的老头子，连他最亲信的部下，都一向不知道他的行踪，他本就一直是用这种法子办事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看来这好像又是他自己在自作自受。”

雪儿笑道：“一点也不错，若不是他自己造成这种结果，我想要敲他的银子，还真不容易。”

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本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正直勤勉的人，总是会有很好的运气。

陆小凤微笑着站起来，道：“那么你就留在这里慢慢的敲吧，最好能顺便替我敲他几坛好酒。”

雪儿凝视着他，道：“你……你现在就要走了？”

陆小凤笑道：“我若在这种地方待上三天，不被闷死才怪。”

雪儿道：“我那个秘密你也不想问了？”

陆小凤道：“不想。”

雪儿眼珠子转了转，忽又笑道：“其实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你反正迟早总会知道的。”

陆小凤也不反对。雪儿道：“他留在这里，只因为我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我。”陆小凤笑了。

雪儿淡淡道：“我知道你不信的，但等我嫁给他时，你就不能不信了。”

陆小凤忍不住道：“你要嫁给他，老板娘呢？”

雪儿悠然道：“老板并不一定只能有一个老板娘的，你能有四条眉毛，老板为什么不能有两个老板娘？”

山坡在夕阳下，陆小凤走在山坡上。他一声也不响，已走了半天，忽然道：“那小狐狸一定又是在说谎。”

花满楼道：“嗯！”

陆小凤道：“老板又没有疯，怎么会娶她这种小鬼作小老板娘？”

花满楼道：“当然不会。”

陆小凤又闭着嘴走了段路，忽然道：“但老板却是个混蛋，时常都会发疯的。”

花满楼道：“小老板娘也通常都是小狐狸精。”

陆小凤道：“所以你最好赶快回去劝劝那混蛋，叫他千万不能做这种混事。”

花满楼道：“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陆小凤道：“ 你知道我不跟他说话的。 ”

花满楼道：“ 假如根本没有这回事呢，老板岂非要认为我们是两个疯子？ ”

陆小凤道：“ 偶尔做一次疯子又何妨？ ”

花满楼叹了一口气，道：“ 看来无论谁跟你交朋友，迟早总会被你传染上一点疯病的。 ” 他去了，他没法子不去。陆小凤就像是个傻瓜一样，坐在路旁边等着。幸好这条山路很偏僻，除了一个摘野菜的老太婆外，就没有别的人经过。他并没有等多久，花满楼就回来了。

陆小凤立刻问道：“ 怎么样？ ”

花满楼板着脸，道：“ 你是个疯子，我也是。 ”

陆小凤道：“ 根本没有那回事？ ”

花满楼道：“ 他们的确有个秘密，老板已收了雪儿做干女儿。 ” 陆小凤怔住。

花满楼又叹了口气，苦笑道：“ 你明明知道那小鬼是在说谎，为什么偏偏还要上她的当呢？ ”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苦笑道：“ 因为我不但是个混蛋，而且是个笨蛋。 ”

他抬起头，忽然看见雪儿连跑带跳的赶了过来，喘着气问道：“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走过去？ ”

陆小凤道：“ 只有个摘野菜的老太婆。 ”

雪儿跳起来，道：“ 这个老太婆一定就是我姐姐。 ”

陆小凤道：“ 你姐姐，上官飞燕？ ”

雪儿点点头，眼睛里发着光，道：“ 我现在才发现她并没有死，她本来就很会装死，刚才你们走了后，我到下面去陆小凤不等她说完，忽然扭头就走，而且还拉着花满楼一起走：“ 这次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上当了，我根本连听都不听。 ” 看来他的确已下了决心，他走得真快。

雪儿痴痴的看着他们走远，才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

“ 为什么我说真话的时候，别人反而偏偏不信呢…… ”

数十件大案

酷热。娇阳如刀火，晒在黄尘滚滚的大路上。常漫天脸上的刀疤，也被晒得发出了红光。

三条刀疤，再加上七八处内伤，换来了他今天的声名地位，每到阴雨天气，内伤发作，骨节酸痛时，想到当年的艰辛血战，他就会觉得感慨万千！

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能够做每个月有五百两银子薪俸的副总镖头，更不容易，那实在是用血汗换来的。近年来他已很少亲自出来走镖，“镇镖局”的总镖头跟他本是同门的师兄弟，两个老人早上练练拳，晚上喝喝酒，已享了好几年清福，就凭他们一杆“金枪铁剑旗”，东南一带的黑道朋友，已没有人敢动“镇远”保的镖。

但这趟镖却实在太重要，镖主又指定要他们师兄弟亲自护送，总镖头的风湿最近又发了，常漫天就只好又挂上他那柄二十七斤重的巨铁剑，亲自出马了。

“镇远……扬威……”趟子手老赵吃这行饭也已有二十年，年纪虽不小，嗓门却还是很冲，再加上中午打尖时喝了十二两烧刀子，此刻正卖弄精神，在前面喊着镖。

常漫天掏出块青布帕擦了擦汗，岁月不饶人，他忽然发觉自己真是老了，走完了这趟镖，也该到了挂剑归隐的时候。天气又实在太热，前面若有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再走也不迟。

常漫天一提缰绳，纵马赶了上去，正准备关照老赵，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道路中央绣花。一个满脸胡子的大男人。

常漫天闯荡江湖三十多年，倒还没有见过男人绣花的，更没有见过有人会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坐在大路上绣花。

“这人莫非是个疯子？”他实在像是个疯子，在这种鸡蛋摆在路上都可以晒熟的天气里，他身上居然还穿着件紫红缎子大棉袄。

奇怪的是，穿着纺缎单衫的人都已满头大汗，他脸上反而连一粒汗珠子都没有。

常漫天皱了皱眉，挥手拦住了后面的镖车，向趟子手老赵使了个眼色。

老赵毕竟也是老江湖了，从常漫天第一趟走镖时，他就跟着做趟子手。

老主人的意思，他当然明白，轻轻咳嗽了两声，打起精神走过去。

这大胡子专心绣着花，就好像是个春心已动的大姑娘，坐在闺房里赶着绣她的嫁衣一样，十六七辆镖车已因他而停下，他竟似完全不知道。

他绣的是朵牡丹，黑牡丹，绣得居然比大姑娘还精致。

老赵突然大声道：“朋友绣的这朵花实在不错，只可惜这里不是绣花的地方。”

他的嗓门本来就大，现在又是存心想让这人吓一跳的。谁知这大胡子却连头都没有抬，眼都没有眨。

“难道他不但是个疯子，还是个聋子？”

老赵忍不住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道：“朋友能不能让让路，让我们……”他的声音突然停顿，脸色突然变了。刚才伸手过去拍肩的时候，大胡子手里的绣花针刚好抬起，在他手背上扎了一下。连挨一刀都不会皱眉头的江湖好汉，被绣花针扎一下又算得了什么。

老赵本来连一点都不在乎，可是想缩回手的时候，这只手竟缩不回来了！

他半边身子竟似已全都麻木！这根绣花针上，莫非有什么邪门外道的花样？
老赵后退了三步，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并没有肿，却偏偏不听使唤了，他又惊又怒，刚准备发作。
常漫天已飘身下马，抢过来向这大胡子抱了抱拳，道：“ 朋友绣的好标致的牡丹。 ”
大胡子还是没有抬头，却忽然笑了笑，道：“ 我还会绣别的。 ”
常漫天道：“ 绣什么？ ”
大胡子道：“ 绣瞎子。 ”
常漫天也笑了笑，道：“ 瞎子只怕不好绣。 ”
大胡子道：“ 瞎子最好绣，只要两针就能绣出个瞎子来。 ”
常漫天道：“ 怎么绣？ ”
大胡子道：“ 就是这么样绣。 ” 他突然出手，在老赵脸上刺了两针。
老赵一声惨呼，手蒙着脸，已倒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指缝间鲜血沁出，正是从眼睛里沁出来的！常漫天脸色骤变，反手握剑。
大胡子却还是悠悠闲闲的坐在那里，悠然道：“ 你看，我岂非两针就绣出了个瞎子来？ ”
常漫天冷笑道：“ 朋友好快的出手。 ”
大胡子淡淡道：“ 瞎子我绣得最快，七十二针就可以绣出三十六个瞎子来。 ”
走这趟镖的人，连常漫天自己正好是三十六个，随行的三位镖师也都是一等一的硬手，现在也都已纵马赶了过来。
所以常漫天虽然吃惊，却还沉得住气，厉声道：“ 朋友是来寻仇的？还是来劫镖的？ ”
大胡子道：“ 我是来绣花的。 ”
常漫天道：” 你还想绣什么？ ”
大胡子道“ 先绣三十六个瞎子出来，再绣八十万两镖车回去。 ”
常漫天纵声大笑，道：“ 恰巧我这口剑也能绣点东西！ ”
大胡子道：“ 绣什么？ ”
常漫天道：“ 绣死人，一个死人！ ” 笑声突顿，剑也出鞘。
这柄巨铁剑虽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却是昔年“ 铁剑先生 ” 的真传。
常漫天在这柄剑上，至少已下了四十年的苦功夫，否则他又怎么能活到现在。
随行的镖师也都亮出了兵刃，一口雁翎刀，一根练子枪，一柄丧门剑。
镖客们对付劫镖的绿林朋友，是用不着讲什么江湖道义的。也不必讲究单打独斗。
常漫天厉声道：“ 亮青子，一起上，先废了他的一双招子！ ” 招子就是眼睛。
想要别人变成瞎子的人，别人当然也想要他变成瞎子！江湖豪杰们的原则，本就是“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大胡子却还在绣花，二十七斤重的铁剑，已夹带着风声削过来。
练子枪“ 毒龙取水 ”，也从旁边直刺他的腰。镇远的镖师们，武功大都得过他们师兄弟的指点，招式出手，当然都配合得很好！
大胡子忽然笑道：“ 绣完了。 ”
他的牡丹已绣成，绣花针斜斜挑起常漫天只觉得寒芒闪动，忽然间已到

了眼前。

没有人能形容这种速度，几乎也没有人能闪避，常漫天狂吼一声，铁剑突然脱手飞出，他的人却已倒下。“ 夺 ”的一声，铁剑远远的钉入道旁大树上，入木一尺。这时大胡子已绣出了他的第四个瞎子。

七十二针，三十六个瞎子。好快的出手，好狠的出手！一面白绸，盖在常漫天脸上，上面绣着朵大红的牡丹。

江重威走路的时候，身上总是会“ 叮叮当当 ”的响，就像是个活动的铃铛一样。他当然不是铃铛。江重威是平南王府的总管，是个很有威仪，也很有权威的人。

王府中当然有很多机密重地，这些地方的门上，当然都有锁。所有的钥匙，都由他保管，一个身上带着二三十把钥匙的人，走路时当然会“ 叮叮当当 ”的响。

他的确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不但谨慎沉着，忠心耿耿，而且一身“ 十三太保横练 ”，虽然并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但无论任何人都已很难能伤得了他。他要伤人却不难。

他的铁砂掌，已有九成火候，足可开碑裂石，击石成粉。王爷将钥匙交给他保管，一向都很放心的。现在他正要替王爷到宝库中去取一斛明珠，两面玉壁。

今天是王爷爱妃的芳辰，王爷已答应她以明珠玉壁作贺礼。

就像世上大多数男人一样，王爷对自己所钟爱的女人，总是非常慷慨的。

长廊里沉肃安静，因为这里已接近王府的宝库，无论谁敢妄入一步，格杀勿论！

入了禁区后，每隔七八步，就有个由江重威亲手训练出的铁甲卫士，石像般执枪而立。

这些卫士都经过极严格的训练，就算是有苍蝇飞上他们的脸，有人踩住了他们的脚，他们也绝不会动一动的。江重威不但极有威信，而且号令严明，若有人敢疏忽职守，就算放了条狗进入禁区，也格杀勿论！连他自己进来时，都得说出当天的口令。

今天的口令是：“ 日月同辉 ”。因为今天是个很吉利的日子。

甚至连江重威冷峻严肃的脸上，都带着三分喜气，今天他也是王妃寿筵上的贵宾，办完了这趟差使，他就要换上华眼，去喝寿酒了。所以他脚步也比平常走得快了些。

八个腰佩长刀的锦衣卫士，跟在他身后，锦衣卫士们都是卫士中的高手，这八个人更是百中选一的高手。江重威一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宝库的重门严锁，一尺七寸厚的铁门共有三道，锁也是名匠特别配制的。

江重威终于打开了最后一重门，一阵阴森森的冷风，扑面而来。

这地方也正如世上大多数别的宝库一样，阴森寒冷如坟墓。

只不过坟墓里还有死人，这里面却连一只死蚂蚁都没有。

江重威每次进来时，心里都有种很奇怪的想法——一个人虽然拥有这宝库中所有财宝，若是只能生活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就算将世上所有的财宝全给他，他也不愿在这地方留一天。

现在他还是有这种想法，他推开门走进去，只希望能快点出来。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一走进去，就永远也出不来了！

寒冷阴森的库房中，竟赫然有一个人。一个活人。

这人满脸胡子，身上穿着件紫红棉袄，竟坐在一只珠宝箱上绣花。

江重威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他面前的确有个人坐在那里绣花，一个活生生的大男人。

“这人莫非是个鬼！”除了鬼魂外，还有谁能进入这地方？

江重威只觉得背脊忽然发冷，竟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冷战。这大胡子专心一意的绣着花，就好像大姑娘坐在自己闺房里绣花一样。他绣的是朵牡丹，黑牡丹绣在红缎子上。

江重威终于镇定了下来，沉声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大胡子并没有抬头，淡淡道：“走进来的？”

江重威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大胡子道：“是绣花的地方！”

江重威冷笑道：“难道你是特地到这里来绣花的？”

大胡子点点头，道：“因为我要绣的，只有在这里才能绣得出！”

江重威道：“你要绣什么？”

大胡子道：“绣一个瞎了眼的江重威！”

江重威仰面狂笑。他只有在怒极杀人时，才会如此狂笑。狂笑声中，他的人已扑过去，双掌虎虎生风，用的正是裂石开碑的铁砂掌力。他突然觉得掌心一麻，就像是被蜜蜂叮了一口，掌上的力量竟突然消失无际。就在这时，一阵闪动的寒芒，已到了他眼前。

十三太保横练，虽然是并世无双的硬功，却也练不到眼睛上的。

外面的卫士突然听见一阵惊呼，赶过去时铁门已从里面关了起来。等他们撬开门进去时，江重威已晕倒在地上，一块鲜红的缎子，盖着他的脸。缎子上绣着朵黑牡丹！

禅房里燃着香。花满楼已沐浴薰香，静坐在等候。

要想尝到苦瓜大师亲手烹成的素斋，不但要沐浴薰香，还得要有耐性。苦瓜大师并不是轻易下厨的，那不但要人来得对，还得要他高兴。今天的人来得很对，除了花满楼外，还有黄山古松居士，和号称围棋第一，诗酒第二，剑法第三的木道人。

这些人当然都不是俗客，所以苦瓜大师今天也特别高兴。苍茫的暮色中，终于传来了清悦的晚钟声。花满楼走出去的时候，古松居士和木道人已经在院子里等他。晚风吹过竹林，暑气早已被隔绝在红尘外。

花满楼微笑道：“要两位前辈在此相候气实在是不敢当。”

木道人笑了。这位素来脱略形迹，不修边幅的武当长老，此刻居然也脱下了他那件千缝万补的破道袍，换上了件一尘不染的蓝布衫。

就为了不愿受人拘束，他情愿不当武当掌门，可是要尝苦瓜大师的素斋，他也只好委曲点了。

苦瓜大师的怪脾气，是人人都知道的。

古松居士却叹了口气，道：“看来你这老道果然没有说错。”

花满楼道：“道长说什么？”

木道人笑道，“我说你一定知道我们在这里，就算我们一动也不动，你还是会知道！”

人松居士叹道：“但我却还是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的？”

木道人道：“我也想不出，只不过我有个你比不上的好处。

古松居士道：“什么好处？”

木道人微笑道：“想不出的事，我就从来也不去想！”

古松居士也笑了，道：“所以我常说你若不喝酒，一定能活到三百岁！”

木道人道：“苦是没酒喝，我为什么要活到三百岁？”

禅房里竹帘低垂，隔着竹帘，已可嗅到一阵阵无法形容的香气，足以引起任何人的食欲来。

古松居上叹道：“苦瓜大师素席，果然是天下无双。”

木道人笑道：“他自己常说，他做的素菜就算菩萨闻到，都会心动的。”

古松居上道：“看来现在菜已上桌了，我们还等什么？”

他们掀起竹帘走进去，忽然怔住。菜不但已摆上了桌，而且已有个人坐在那里，开怀大吃。

这不速之客居然没有等他们，居然既没有薰香，也没有沐浴。事实上，这人的身上不但全是泥，而且全身都是汗臭气。苦瓜大师居然没有赶他出去，居然还在替他夹菜，好像生怕他吃得还不够快。

木道人叹口气，道：“这和尚偏心。”

古松居士道：“他请的是我们，却让别人先来吃了。”

木道人道：“他一定要我们去薰香沐浴，这人却好像刚从泥里打过滚出来的！”

苦瓜大师大笑，道：“和尚的确偏心，但也只不过对他一个人偏心而已，你们生气也没有用。”

木道人道：“你为什么要对他偏心？”

苦瓜大师道：“因为遇见了这个人，连我也没法子了。”

木道人也笑了，道：“我不怪你，上次这人偷喝了我两坛五十年陈的女儿红，我也只有看着他干瞪眼！”

花满楼苦笑道：“遇见了这个人，只怕连菩萨都没法子。”

这个人当然就是陆小凤。

一盆素火腿，一盆锅贴豆腐，都已碟子底朝了天，陆小凤才总算停下来，向这三个人笑了笑，道：“你们尽管骂你们的，我吃我的，你们骂个痛快，我也正好吃个痛快。”

木道人大笑，道：“别人上你的当，我不上。”他也坐下来，霎眼间三块素鸭子已下了肚。

花满楼在陆小凤旁边坐下来，立刻皱起了眉，道：“你平时本来不太臭的，今天闻起来怎么变得像是条刚从烂泥里捞出来的狗。”

陆小凤道：“因为我已经有十天没洗澡了。”

花满楼吃惊道：“几天？”

陆小凤道：“十天。”

花满楼皱眉道：“这些天你在干什么？”

陆小凤道：“我很忙。”

花满楼道：“忙什么？”

陆小凤道：“忙着还债，赔债。”

花满楼道：“你欠了谁的赌债？”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除了司空摘星那混蛋，还有谁？”

花满楼道：“你怎么会输给他的。”

陆小凤笑道：“上次我跟他比赛翻跟头，赢得他一塌糊涂，这次他居然找上了我，要跟我比赛翻跟头了，你说我怎么会不答应！”

花满楼道：“你当然会答应！”

陆小凤道：“谁知道这小子最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只在练翻跟头，一个时辰居然连翻了六百八十个跟头，你说要命不要命？”

花满楼道：“你输给他的是什么？”

陆小凤道：“我们约好了，我若赢了，他以后一见面就跟我磕头，叫我大叔，我若输了，就得在十天内给他挖六百八十条蚯蚓，一个跟斗，一条蚯蚓。”

花满楼笑了，道：“这就难怪你自己看来也像是条蚯蚓了。”

木道人也忍不住大笑，道：“你真的替他挖到了六百八十条蚯蚓？”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苦笑道：“开始的那几天蚯蚓好像还很多，到后来那几天，要找条蚯蚓简直比癞子找老婆还难。”

古松居士也忍不住问道：“那位偷王之王要这么多蚯蚓干什么？”

陆小风恨恨道：“他根本就不要蚯蚓，只不过想看我挖蚯蚓而已！”

木道人大笑，道：“想不到陆小凤也有这么样一天，这实在是大快人心！”

陆小凤眼珠子一转，道：“你是不是也想跟我赌一赌？”

木道人道：“赌什么？”

陆小凤道：“赌酒。”

木道人笑道：“我不上你这个当，”

陆小凤用眼角瞟着他，道：“你难道认输了？”

木道人道：“我早就认输了，喝酒我喝不过你，剑法我比不上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你若真的要赌，我就跟你赌围棋！”

陆小凤大笑道：“你以为我会上你这个当？”

木道人傲然道：“别人都知道我围棋天下第一，却不知除了围棋外，我还有件事是谁也比不上的！”

陆小凤道：“什么事？”

木道人道：“吃饭，你敢不敢跟我赌吃饭？”

陆小凤道：“我本来是想赌的，只可惜我不是饭桶！”

木道人也叹了口气，道：“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陆小凤也会认输，真是难得的很。”

苦瓜大师忽然道：“其实近来江湖中最出风头的人，早已不是他了！”

陆小凤道：“不是我是谁？”

苦瓜大师道：“你猜呢？”

陆小凤道：“西门吹雪？”

花满楼道：“据说他最近一直都在陪着峨嵋四秀中那位孙姑娘，已经有很久没有在江湖中露面！”

陆小凤笑道：“想不到他也有这么样一天，我本来还以为他迟早要做和尚的！”

苦瓜大师道：“佛门中不要这种和尚！”

陆小凤道：“若不是西门吹雪，难道是叶孤城？

苦瓜大师道：“也不是！”

木道人道：“叶孤城最近病得很重！”

陆小凤愕然道：“他也会病？什么病？”

木道人笑道：“跟我一样的病，懒病，无论谁得了这种病，都不会再想出风头了！”

陆小凤想了想，道：“ 那么难道是老板和老板娘？ ”
花满楼笑道：“ 老板的懒病更重！ ”
陆小凤道：“ 老实和尚也不是喜欢出风头的人，大悲禅师更不是…… ”
他沉吟着，又道：“ 莫非是栖霞山豹那条母老虎？ ”
苦瓜大师道：“ 不是，这个人我非但不认得，而且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
陆小凤道：“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
苦瓜大师道：“ 是个会绣花的男人！ ”
陆小凤怔了怔，又笑道：“ 会绣花的男人其实也不少，我认得的裁缝师中就有好几个是会绣花的！ ”
苦瓜大师道：“ 可是他不但会绣花，还会绣瞎子！ ”
陆小凤又怔了怔，道：“ 绣瞎子？ ”
苦瓜大师道：“ 据说他最近至少绣出了七八十个瞎子！ ”
陆小凤道：“ 瞎子怎么绣？ ”
苦瓜大师道：“ 用他的绣花针绣，两针绣一个！ ”
陆小凤总算已明白了，道：“ 他绣出的瞎子都是些什么人？ ”
苦瓜大师道：“ 其中至少有四五个人是你认得的！ ”
陆小凤道：“ 谁？ ”
苦瓜大师道：“ 常漫天、华一帆、江重威…… ”
他还没有说完，陆小凤已动容道：“ 东南王府的江重威？ ”
苦瓜大师道：“ 除了他难道还有别的江重威？ ”
陆小凤皱眉道：“ 但这个江重威自从进了王府后，就绝不再管江湖中的事，怎么会惹上这个人的！ ”
苦瓜大师道：“ 他根本没有惹这个人，是王府里的十八斛明珠惹的！ ”
陆小凤道：“ 这人不但刺瞎了江重威，还盗走了王府中的十八斜明珠！ ”
苦瓜大师道：“ 另外还得加上华玉轩珍藏的，七十卷价值连城的字画，镇远的八十万两镖银，镇东保的一批红货，金沙河的九万两金叶子！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 据说这人在一个月之间，就做了六七十件大案，而且全都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做下来的，你说他是不是出尽风头？ ”
陆小凤也不禁叹道：“ 这些事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
苦瓜大师道：“ 你最近一直都在西北，这些事都是在东南一带发生的飞前几天才传到这里来，你又偏偏在忙着挖蚯蚓！ ”
陆小凤道：“ 这是最近才传来的消息，但你却已知道了！ ”
苦瓜大师道：“ 嗯！ ”
陆小凤道：“ 你是什么时候变得消息如此灵通的？ ”
苦瓜大师叹了口气，道：“ 莫忘记我一直有个消息最灵通的师弟。 ”
陆小凤道：“ 金九龄？ ”
苦瓜大师苦笑道：“ 幸好我只有这么样一个师弟！ ”
陆小凤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 我明白了。 ”
苦瓜大师道：“ 你明白了什么？ ”
陆小凤道：“ 金九龄是江重威的好朋友，又是当年的天下第一名捕，虽然早已洗手不干了，但这些事他还是非管不可的。 ”苦瓜大师承认。无论谁只要吃了一天公门饭，就一辈子再也休想脱身了。
苦瓜大师叹道：“ 我直到现在还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会吃这行饭！ ”
木道人道：“ 你难道要他也做和尚？ ”

苦瓜大师道：“ 和尚至少没有这么多麻烦！ ”

木道人笑道：“ 但和尚也没有老婆！ ” 苦瓜大师不说话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金九龄一生中最大的毛病，就是风流自赏。他昔年入了公门，据说也是为了个女人。

陆小凤道：“ 金九龄被公认为六扇门中，三百年来的第一位高手，无论大大小小的案子，只要到了他手里，就没有破不了的。 ”

苦瓜大师叹道：“ 所以我总认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逞能了，聪明太过了度。 ”

陆小凤道：“ 但无论多聪明的人，迟早也总有一天会遇着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 苦瓜大师同意。

陆小凤道：“ 这件案子，也许就正是他解决不了，所以他一定要找个帮手。 ” 苦瓜大师也承认。

陆小凤道：“ 你既然只有这么样一个师弟，当然要帮着他找帮手！ ” 他叹了口气，苦笑道：“ 最倒霉的是，我恰巧就是个最理想的帮手，无论谁遇着解决不了的事，总是会来找上我的，所以…… ”

苦瓜大师道：“ 所以怎么样？ ”

陆小凤叹道：“ 所以你请我来吃这顿饭，只怕没安什么好心。 ”

苦瓜大师道：“ 莫忘记这是你自己撞上来的，我并没有请你来！ ”

陆小凤苦笑道：“ 也许我正好倒霉，所以才会一头撞到这里来！ ”

木道人笑道：“ 你最近好像一直都在倒霉！ ”

陆小凤道：“ 但这次我却说什么也不干了，管他会绣花也好，会补裤子也好，都不关我的事，这件事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会管的！ ”

苦瓜大师淡淡道：“ 他并没有要你管这件事，你又何必自作多情！ ”

陆小凤怔了怔，道：“ 他没有？ ”

只听一个人微笑道：“ 我真的没有！ ”

这个人当然就是金九龄。

江湖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金九龄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很少有能比得上的。他的衣服，和他的眼睛。金九龄的眼睛并不特别大，也并不特别亮，但只要被他看过一眼的，他就永远也不会忘记。

金九龄的衣服，质料永远最高贵，式样永远最时新，手工永远最精致，他手里的一柄折扇，也是价值千金的精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当作武器。金九龄认穴打穴的功夫，都是第一流的，事实上，他无论什么事都是第一流的。

不是第一流的酒他喝不进嘴，不是第一流的女人，他看不上眼，不是第一流的车，他绝不去坐。但他却并不是个第一流的有钱人，幸好他还有很多赚钱的本事。他精于辨别古董字画，精于相马，就凭这两样本事，已足够让他永远过第一流的日子。

何况他还是个很英俊，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年纪看来也不大，这使得他在最容易花钱的一件事上，省了很多钱。别人要千金才能博得一笑的美人，他却往往可以不费分文。

所以他生活一向过得很优裕，保养得一向很好，看来绝不像是个黑道上朋友闻名丧胆的武林高手，却像是个走马章台的花花公子。

看到他进来，古松居士立刻问道：“ 你最近有没有找到什么精品？ ”

古松居士生平最大的癖好，就是收集古董字画，他珍藏的精品绝不在华

玉轩之人之下。
金九龄微笑道：“ 天下的精品都已被居士带上了黄山，我还能找到什么？ ”
古松居士道：“ 连好画都没有一幅？ ”
金九龄沉吟着，又笑了笑，道：“ 我身上到带着幅近人的花卉！ ”
古松居士道：“ 快拿出来看看！ ” 金九龄已微笑着拿了出来——是块鲜红的缎子，绣着朵黑牡丹。
古松居士怔了怔，道：“ 这算是什么？ ”
金九龄笑道：“ 这难道是神针薛夫人的真迹？ ”
金九龄道：“ 不是，这是个男人绣的。 ”
古松居士动容道：“ 就是那个会绣花的男人？ ”
金九龄点点头，道：“ 这正是他在王府宝库中绣的， ”
陆小凤道：“ 他真的在那里绣花？ ”
金九龄又点点头，道：“ 江重威打开门进去的时候，他就正在里面绣这朵花！ ”
陆小凤皱眉道：“ 王府的宝库，警戒森严，他怎么进得去的？ ”
金九龄苦笑道：“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也没有人能猜得出？ ”
陆小凤道：“ 他连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来？ ”
金九龄道：” 没有。 ”
陆小凤道：“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
金九龄道：“ 是个长得满脸大胡子，在热天还穿着件大棉袄的人。 ”
陆小凤道：“ 还有呢？ ”
金九龄道：“ 他是个男人，不但会绣花，而且绣得很不错！ ”
陆小凤道：“ 你就知道这么多？ ”
金九龄道：“ 我就只知道这么多，别人也一样，绝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比我多一点。 ”
陆小凤道：“ 他的武功是什么路数？ ”
金九龄道：“ 不知道！ ”
陆小凤道：“ 连江重威都没有看出来？ ”
金九龄叹了口气，道：“ 连常漫天那么样的老江湖，都没有看出他是怎么出手的，何况江重威？ ”
陆小凤道：“ 江重威的铁掌硬功，已可算是东南第一。 ”
金九龄叹道：“ 但他却也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
陆小风皱起了眉，道：“ 这么样一个厉害人物，怎么会忽然就平空钻了出来？…… ”
苦瓜大师冷冷道：“ 你既然不想管这件事，又何必问？ ”
陆小凤道：“ 问问有什么关系？ ”
金九龄苦笑道：“ 当然没关系，只不过我所知道的，现在你也全都知道了。 ”
陆小凤盯着他，忽又问道：“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全都告诉我？ ”
金九龄道：“ 因为你在问！ ”
陆小凤道：“ 没有别的原因？ ”
金九龄道：“ 没有。 ”
陆小凤道：“ 你不是故意在这里等着我的？ ”

金九龄又不禁苦笑，道：“我怎么知道你会来？”
陆小凤道：“你本来并没有要找我的意思？”
金九龄道：“没有。”
陆小凤笑道：“很好，那我就可以放心喝酒了。”他嘴里虽然在说很好，笑得却很不自然，甚至连酒都似已喝不下去。
金九龄忽然又笑道：“可是你现在既然来了，我倒有件事想请教！”
陆小凤眼睛立刻亮了，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有事要请教我的！”
金九龄道：“能找出这个绣花大盗，揭破这些秘密的人，放眼天下，也许只有一个。”
陆小凤的眼睛更亮——能解决这种难题的人，除了他还有谁？
但他却偏偏故意问道：“却不知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金九龄道：“司空摘星！”
陆小凤怔了怔，道：“你说的是谁？”
金九龄道：“司空摘星。”陆小凤的嘴闭了起来，连理都不想理他了。
金九龄却好像有点不知趣，接着又道：“司空摘星号称偷王之王，的确是江湖中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世上若只有一个人能查出那绣花大盗是怎么进入王府宝库的，这个人一定就是司空摘星。”陆小凤已开始喝酒，连听都懒得听了。
金九龄却偏偏又接着道：“这件案子若要想破，就一定要找到司空摘星，只可怕他一向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只有你也许会知道他的行踪，所以……”
陆小凤忍不住道：“所以你要找我打听他的行踪？”
金九龄道：“正有此意。”
陆小凤忽然用力放下酒杯，道：“你跟我说了半天废话，为的就是要找他？”
金九龄叹了口气，道：“除了他之外，我还能找谁呢？”
陆小凤忽然跳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道：“我，你为什么不能找我？”
金九龄笑了，摇着头笑道：“你不行！”
陆小凤跳得更高：“谁说我不行？”
金九龄道：“这种事绝不是你能办得了的！”居然还是在摇头。
陆小凤道：“我为什么办不了？”
金九龄淡淡道：“因为这件案子实在太棘手，而且你也根本不想管这件事！”
陆小凤大吼道：“谁说我不想管的？我就偏偏要管给你看。”
金九龄道：“我还是赌你破不了这件案子！”
陆小凤一拍桌子，道：“好，随便你要赌什么，我都跟你赌了！”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已发现别人在笑。每个人都在笑，那种笑就像是忽然看见有人一脚踩到狗屎时一样，陆小凤忽然发觉自己的脚已踩在一堆狗屎上，好大好大的一堆。他再想将这只脚拔出来，已经太迟了。
木道人微笑着叹了口气，喃喃道：“请将不如激将，这句话倒真是一点也不错。”
席已散了。古松居士一向最注意养生之道，起得早，睡得也早。木道人有懒病，苦瓜大师有晚课，云房里只剩下三个人。

陆小凤眼睛盯着那块红缎子上的黑牡丹，忽然问道：“这人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金九龄道：“六月初三，第一个碰上他的人是常漫天。”

陆小凤道：“最后一次呢？”

金九龄道：“我知道的最后一次是在十三天之前，这几天是不是又有新案子，我就不知道了！”

陆小凤道：“十三天之前司空摘星正在跟我比翻跟头，可见这人绝不是他。”

金九龄道：“我本来就没有怀疑他！”

陆小凤冷冷道：“你本来也并没有真的想请他做帮手！”

金九龄笑了，道：“我知道你刚替他挖了六百多条蚯蚓，一定还有满肚子冤气！

陆小凤道：“所以你故意用他来激我？”

金九龄笑道：“若不是这法子，怎么能拖你下水？”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吃你们这行饭的朋友，看来真不能交！”

金九龄道：“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都已在水里了，总得想个法子把身上弄干净。”

陆小凤沉吟着，道：“第一，我们一定要光查出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金九龄道：“不错。”

陆小凤道：“据我看来，这个人的手脚又干净，武功又高，绝不会是刚出道的新手。”

金九龄道：“我也这么样想，他一定是个很有名的人故意扮成这样子的，却偏偏猜不出他是谁？”

陆小凤道：“他故意装上大胡子，穿上大棉袄，坐在路上绣花，为的就是要将别人的注意力引开，就不会注意到他别的地方了！”

金九龄笑道：“看来你也该吃我这行饭的，就连我这个在六扇门里混了十来年的老狐狸，看得也没有你这么准。”

陆小凤故意板着脸，道：“现在我反正已经被你拖下水了，你何必还要拍我的马屁！”

金九龄大笑道：“千穿万穿，多拍拍马屁总没错的！”

花满楼忽然道：“一个人的伪装无论多么好，多少总有些破绽要露出来的，常漫天他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也许虽然注意到，却又疏忽了。”

金九龄道：“很可能！”

花满楼道：“所以我们若是再仔细问问他们，说不定还可以问出点线索来！”

陆小凤皱起了眉，道：“我们？”

花满楼道：“我们！”

陆小凤道：“我们其中包括了你？”

花满楼笑了笑，道：“莫忘记我也是瞎子，瞎子的事我怎么能不管？”

陆小凤和金九龄对望了一眼，都有点讪讪的不好意思。他们刚才瞎子长，瞎子短的说了半天，竟忘了旁边就有个瞎子，大家竟好像从来也没有真的将花满楼当做个瞎子！

陆小凤咳嗽了两声，道：“好，我们分头办事，你们两个去找常漫天和江重威！”

金九龄道："你呢？"

陆小凤将手里的红缎子藏在怀里，道："我要把这样东西带走，去找一个人！"

金九龄道："去找谁？"

陆小凤道："找一条母老虎！"

金九龄道："哪一条？"

陆小凤笑道："当然是最漂亮的一条。"

金九龄也笑了笑，道："莫忘记最漂亮的一条，也就是最凶的一条，你小心被她咬一口！"

花满楼淡淡道："他一定会小心的！"

金九龄道："为什么？"

花满楼微笑道："因为他已经被咬过好几口了！"

武林中有四条母老虎。四条母老虎好像都咬过陆小凤几口。

拜访薛神针

山。绿色的山，在黄昏时看来，就仿佛变成了一种奇幻瑰丽的深紫色。现在正是黄昏，山坡上开满了月季和蔷薇。两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正在山坡上摘花，嘴里还在轻轻的哼着山歌。

她们的歌声比暮风更轻柔，她们的人比花更美。陆小凤走上山坡的时候，她们的歌声忽然停顿，一起瞪大了眼睛，盯着陆小凤。幸好陆小凤时常都在被女人盯着看的，所以他的脸并没有红，反而笑了。

“喂，你这人是来干什么的？”这小姑娘大大的眼睛，鼻子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看来显得俏皮爱娇。

陆小凤笑道：“花开得这么好，我来看看也不行？”

“不行！”有雀斑的小姑娘眼睛瞪得更大，道：“这地方是我们的，我们不欢迎男人！”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女孩子不可以这么凶的，太凶的女孩子只怕嫁不出去！”

“所以我从来也不凶！”另一位女孩子圆圆的脸，笑起来脸上两个酒涡，看来果然又温柔，又甜蜜。她甜甜的笑着，又道：“你既然喜欢花，我送你两朵好不好？”

陆小凤笑道：“好极了。”

有酒涡的这女孩子已走过来，甜笑着把手伸入了花篮。她从花篮里拿出来的并不是鲜花，而是把剪刀，突然向陆小凤刺了过去。这个又甜蜜，又温柔的小姑娘，出手竟又凶、又快、又狠。

陆小凤吃了一惊。幸亏这已不是第一次有女人用剪刀刺他了，他居然好像早已在提防着，身子一转，就退出了七八尺。

有雀斑的小姑娘大声道：“这人看样子就不像好东西，莫要放他走！”

她手里也拿起了把剪刀，一下子刺了过来。她的出手也不慢。

陆小凤苦笑道：“这剪刀是剪花的，你们怎么能用来剪人？”他避开了几招，这两个小姑娘的出手却越来越凶，他忍不住想出手把剪刀夺过来了，身上被刺出个大洞来，并不是好玩的事。

就在这时，山坡上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微笑着道：“你们要剪，最多也只能剪下他那两撇小胡子来，千万不能真的剪死他！”她穿着件雪白的衣服，又轻又软，俏生生的站在山坡上，就像是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走。她正在看着陆小凤，眼睛里带着种谁也说不出有多么温柔的笑意。

两个小姑娘突然住手，凌空翻身，掠到她面前：“姑娘认得这个人？”

“嗯！”

“这个人是谁？”

“你们难道看不出他有四条眉毛？”

“陆小凤？这个人就是陆小凤？”两个女孩子一起笑了，吃吃的笑道：“这就难怪他笑得像贼一样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小姐是条母老虎，想不到丫头比小姐还凶，若不是我机伶，现在身上说不定已多了十七八个洞。”

小姐咬了咬嘴唇，道：“谁叫你这么久不来看我的？我实在也恨不得刺你十七八个洞，只可惜……”她并没有说出下面的话，她的脸已红了，红得就像是远山外的夕阳一样。她居然很害羞。

陆小凤看着她，竟已看得痴了。

小姐的脸更红，轻轻道：“人家脸上又没有花，你死盯着人家看什么？”

陆小风叹了口气，喃喃道：“这么样一个羞人答答的小姑娘，居然就是江湖中人人见了都头大的‘冷罗刹’薛冰，你说奇怪不奇怪？”

薛冰道：“你见了我也头大？”

陆小凤叹道：“我的头虽然没有大，心却跳得比平常快了三倍！”

有酒涡的女孩子又笑了，悄悄的笑道：“这人虽然长着双贼眼，一张嘴却比蜜还甜。”

另一个女孩子也悄悄的笑道：“若不是嘴甜，小姐又怎么会时时刻刻的想着他。”

薛冰瞪了她们一眼，红着脸道：“多嘴的丫头，谁说我在想着他这个负心贼？”她亦嗔亦笑，似羞似恼，满天艳丽的夕阳，都似已失却了颜色。

陆小凤叹息着，喃喃道：“我的确早就该来的，为什么直等到今天？”

薛冰嫣然道：“我知道你为了什么？”

陆小凤道：“你知道？”

薛冰又咬起了嘴唇，道：“你看见了我，就忘记了别人，看见别人，就忘记了我，你本就是个没良心的负心贼！”

陆小凤苦笑道：“早知道来了要挨骂，倒不如不来了！”

薛冰冷笑道：“你以为我猜不出你的小心眼？若没有事求我，你会来？”

陆小凤只有承认：“我的确有点事，却不是来求你的！”

薛冰板起脸，道：“你说，你究竟是来找谁的？”

陆小风道：“找老太太！”

薛冰奇怪了：“你又在玩什么花样？找她老人家干什么？”

陆小凤道：“有件事想问问她！”

薛冰道：“我不许你去麻烦她老人家，你有事问我也一样！”

陆小风道：“只可惜这件事你绝不会懂的！”

薛冰道：“什么事我不懂？”

陆小凤道：“绣花。”

薛冰更奇怪：“绣花？你也想学绣花？你几时变成裁缝的？”

陆小凤道：“难道只有裁缝才能学绣花？”

薛冰道：“打死我，我也不信你真的想学绣花！”

陆小凤也只有承认：“但我却真的有事想请教她老人家，你就带我去吧！”

薛冰道：“莫忘记我也是‘针神’薛夫人的后代，你为什么不来请教我？”

陆小凤叹道：“因为我知道你是从来也不肯动一动绣花针的，你自己告诉过我，只要一拿起绣花针，就想打瞌睡！”

薛冰道：“我说的话你居然还记得？”

陆小凤道：“每句都记得，所以你更该快点带我去见她老人家！”

薛冰似笑非笑的瞅着他，道：“我就偏不带你去，看你怎么样？”

薛老太太今年已七十七了，便无论谁也看不出她已是个七十七岁的女人。在不甚光亮的场合，有许多人甚至会认为她最多只不过三十七八。她的态度水远是端庄而完美的，眼睛依旧明亮，风采依然动人，尤其是当她看见她喜欢看见她喜欢的年青人时，她的眼睛里甚至会露出种少女般的娇态天真。

陆小凤就是她喜欢的年青人。陆小凤也很喜欢她。他总是希望每个女人

到了她这种年纪，都还能像她一样美丽——他总是希望这世界变得更可爱些。

薛老太太正在看着他，微笑着道：“你应该时常来看看我的，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女人，对你已经没什么危险了，你至少用不着怕我逼着你娶我！”

陆小凤故意叹道：“我是想常常来的，可是薛冰总是不让我来！”

薛老太太道：“哦？”

陆小凤道；“她今天就不肯带我来！”

薛老太太道：“为什么？”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我也不知道她为了什么，我猜她一定是在吃醋！”

薛老太太吃吃的笑了，眼睛开始闪亮，脸上的皱纹也在缩退。

陆小凤立刻乘机将那块红缎子递过去，道：“这样东西还得请你看看！”

薛老太太只用眼角瞥了一眼，脸上立刻露出不屑之色，摇着头道：“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六岁的时候绣得就比他好。”

陆小凤笑道：“我不是请你看上面绣的花，是请你看看这缎子和丝线。”

薛老太太道：“这些东西我也不知看过几千几百遍了，你还要我看？”

陆小凤道：“就因为你看得多，所以才要请你的法眼鉴定一下，这缎子和丝线是什么地方出的？哪一家卖的？”

薛老太太接过来，用指尖轻轻一触，立刻道：“这缎子是京城福瑞祥的货，丝线是福记卖出来的，两家店是一个老板，就在贴隔壁。”

陆小凤道：“只有在京城他们的本店才能买得到这种货？”

薛老太太道：“这两家店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陆小凤道：“有没有销到外地去的？”

薛老太太道：“外地就算有，也是客人自己买了带回去的！”她又解释着道：“这两家店出的货都是精品，自制自销，产量并不多，门面也不大，老板杨阿福是个很本分的人，并不想发大财！”

陆小凤道：“他的店开在京城什么地方？”

薛老太太道：“在王寡妇斜街后面，一条很僻静的巷子里，几十年来一直都没有扩充门面，除了真正的内行外，也很少有人会找到那里去买！”她忽然笑了笑，又道：“说老实话，你是不是又被这女人迷住了，人家却偏偏躲着你，所以你想凭这样东西去把她找出来？”

陆小凤怔住，怔了半天，才失声道：“女人？这难道是女人绣的？”

薛老太太道：“当然是女人绣的。”

陆小凤道：“你……你会不会看错？”

薛老太太有点不高兴了，板起脸道：“你看女人会不会看错？会不会把老太婆看成小姑娘？”

陆小凤道：“不会。”

薛老太太道：“我看这种东西，比你看女人还内行十倍，我若看错了，情愿把我这宝贝孙女儿输给你。”

陆小凤赔笑道：“你就算真的输给了我，我也不敢要。”

薛老太太瞪眼道：“为什么不敢要？难道她生得丑了？”

陆小凤笑道：“丑倒是一点也不丑，只不过太凶了一点，上次我被她咬了一口，连耳朵都差点被咬掉。”薛冰一直乖乖的站在旁边，此刻脸又绯红了起来，头垂得更低。

薛老太太也笑了，你们都说她凶，我看她非但一点也不凶，而且还乖得

要命！”

　　她拉起了薛冰的手，又笑道：“你这孩子唯一的毛病就是太会害臊了，其实这有什么好脸红的，女人咬男人，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薛冰连耳根子都红了，轻轻道：“我才不会咬他哩，他好臭！”

　　薛老太太大笑，道：“你若没有咬人家，怎么会知道人家臭！”

　　薛冰“嘤咛”一声，扭头就跑，跑得虽然快，却还是没忘记偷偷瞪了陆小凤一眼，悄悄道：“你小心点！”陆小凤看着她，似又看得痴了。

　　薛老太太眯起眼，笑道：“你是不是也想跟出去？去呀！这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陆小凤迟疑着，眼睛一直盯着她手里的红缎子。

　　薛老太太笑道：“你盯着看什么？难道还怕我不还给你？”她微笑着，将这块红缎子抛给了陆小凤，又道：“若是有两块，我还可以做双鞋子给丫头穿，只有一块……”

　　她还没说完，陆小凤已抢着道：“你说这可以做什么？”

　　薛老太太道：“当然是做鞋子，这本来就是个鞋面。”

　　陆小凤仿佛又怔住，讷讷道：“是不是可以做双红鞋子？”

　　薛老太太摇着头笑道：“当然是红鞋子，红缎子怎么能做出双黑鞋子来？看你长得本是聪明的，几时变成个呆子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刚刚才吓呆的！”

　　薛老太太道：“你怕什么？”

　　陆小凤道：“我怕她躲在门外等着咬我！”

　　他果然一出门就被咬了一口。薛冰果然就在外面等着他，咬得还真不轻。

　　陆小凤摸着耳朵，苦笑道：“看来我简直已快变成诸葛亮了，简直是料事如神。”

　　薛冰瞪着他，狠狠的道：“谁叫你刚才乘机欺负我的？而且居然还想挑拨离间，说我不带你来，我若不带你来，你怎么来的？我没有真的咬下你这只耳朵来，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陆小凤只有闭上嘴，女孩子在存心找麻烦的时候，聪明的男人都会闭上嘴的。

　　薛冰忽然又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红缎子，道：“我问你，这东西究竟是谁绣的，你为什么拿它当宝贝一样？”

　　陆小凤道：“因为它本来就是个宝贝。”

　　薛冰冷笑道：“见鬼的宝贝，我看它连一文都不值！”

　　陆小凤道：“这次你就说错了，它最少也值十八斛明珠，八十万两镖银，九千两金叶子！”

　　薛冰吃惊的看着他，道：“你疯了？”

　　陆小凤道：“我没有。”

　　薛冰道：“若没有疯，怎么会满嘴胡说八道！”陆小凤叹了口气，他知道就算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她，迟早也会被她逼出来的，那就不如索性自己先说出来的好。

　　薛冰静静的听着，眼睛里也发出了光，等他说完了，才问道：“除了这样东西外，难道连一点别的线索都没有？”

　　陆小凤道：“没有。”

　　薛冰道：“所以你现在想到京城的福瑞祥去，问问这块料子是几时卖出来的？是谁买的？”

陆小凤道：“我只希望最近去买这种红缎子的人不多。”

薛冰眨着眼，道：“绸缎庄里的生意，好像每年都记帐的！”

陆小凤道：“所以我现在就得赶快去！”

薛冰道：“好，我们明天一早就动身！”

陆小凤怔了怔，道：“我们？”

薛冰道：“我们。”

陆小凤道：“我们其中还包括你？”

薛冰道：“当然！”

陆小凤淡淡道：“其中若包括了你，就一定不包括我了！”

薛冰瞪眼道：“你不想带我去？”

陆小凤道：“不想。”

薛冰瞪着他看了半天，眼珠子忽然转了转，道：“刚才她老人家说到红鞋子时，你好像吃了一惊。”

陆小凤道：“嗯！”

薛冰道：“你是不是看过穿红鞋子的人！”

陆小凤道：“穿红鞋子的人很多！”

薛冰道：“但其中却有些人是很特别的，譬如说，有些本不该穿红鞋子的人，偏偏也穿着双红鞋子。”陆小凤开始动容了，他还没有忘记，那个冒牌大金鹏王临死时，手里紧紧抓住的那只红鞋子。

薛冰当然不会错过他脸上这种表情，悠然道：“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穿红鞋子？”

陆小凤道：“不知道。”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这些穿红鞋子的，是些什么人？你知不知道红鞋子有什么秘密？”

陆小凤道：“不知道。”

薛冰道：“我知道。”陆小凤深深吸了口气，心又跳得快了起来，“红鞋子的秘密”，的确已打动了他。可是他并没有问。他知道现在就算问，薛冰也不会说的。薛冰用眼角瞟着他，悠悠的问道：“你想不想知道这些秘密？”

陆小凤道：“想。”

薛冰道：“那么，现在你想不想带我到京城去？”

陆小凤苦笑道：“当然想，想得要命。”

陆小凤很不喜欢坐马车，他宁愿骑马，甚至宁愿走路。但现在他却坐在马车上，因为薛冰姑娘喜欢。薛冰姑娘一向是个文文静静的，连走路都不会跨大步的人——至少她总是喜欢装出这种样子。

幸好车子走得很稳，因为路很平坦，往京城去的大道，总是很平坦。陆小凤坐在车上，摸着下巴，下巴好像很酸。他忽然发现自己最近苦笑的次数实在太多了，笑得下巴都发了酸。薛冰就坐在对面，看着他，眼睛里还是充满了那种谁也说不出有多温柔的笑意。

陆小凤忍不住道：“现在你总可以说出那秘密来了吧！”

薛冰道：“什么秘密？”她居然好像已完全忘了这回事！

陆小凤道：“当然是红鞋子的秘密！”

薛冰道：“噢——这个秘密呀，这个秘密还没有到说的时候！”

陆小凤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说？”

薛冰道：“等我高兴的时候，我现在还不太高兴！”

陆小凤道：“ 为什么不高兴？ ”
薛冰道：“ 无论谁跟一个大傻瓜坐在对面，都不会高兴的。 ”
陆小凤道：“ 谁是大傻瓜？ ”
薛冰道：“ 你。 ”
陆小凤忽然发现自己又在苦笑：“ 我究竟是负心贼？还是大傻瓜？ ”
薛冰道：“ 两样都是。 ”她悠然笑了笑，又道：“ 因为你若不是负心贼，就不会对我这么坏，若不是大傻爪，就不会眼巴巴的要赶到京城去！ ”
陆小凤奇怪了：“ 为什么要到京城去就是大傻瓜？ ”
薛冰道：“ 我问你，你想去干什么？ ”
陆小凤道：“ 你明明知道的！ ”
薛冰道：“ 去问福瑞祥的伙计，这块缎子是谁买的？ ”
陆小凤道：“ 不错！ ”
薛冰道：“ 这么样的缎子，他们一天也不知要卖出多少，就算他们全都记得，你难道还能一个个的找去问？ ”
陆小凤道：“ 但只买红缎子和黑丝线的人，却不会太多。 ”
薛冰道：“ 而且，这个人既然一向独来独往，当然是自己去买的。 ”
陆小凤道：“ 不错。这种事本就很秘密，最好不让第二个人知道！ ”
薛冰突然冷笑，道：“ 但你凭什么知道她只买黑丝线和红缎子？ ”
陆小凤道：“ 因为她只用了这两样。 ”
薛冰道：“ 所以她也只能去买这两样东西，别的她全不能买？难道有人不准她多买几样？ ”
陆小凤道：“ 可是她只用得着这两样！ ”
薛冰冷笑道：“ 用不着的，她就不能买？难道她一定要买很多黑丝线和红缎子，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好让你去抓她？难道你以为她也跟你一样，是个大傻瓜？ ”陆小凤说不出话来了。
薛冰道：“ 这种事既然很秘密，她怎么会留下这种很明显的线索来，让你去找？若是会留下一点线索来，等你去找的时候，她说不定也早就将福瑞祥一把火烧得于干净净了。 ”
陆小凤怔了半天，才叹了口气，道：“ 这么样看来，我的确像是个大傻瓜。 ”
薛冰道：“ 而且也是个负心贼！ ”
陆小凤道：“ 所以京城根本就是不必去的！ ”
薛冰道：“ 去了也是白去。 ”
陆小凤道：“ 既然不到京城去，你刚才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
薛冰嫣然道：“ 因为我知道前面有个地方的酒很好，我也知道你一向是个很大方的人，一定会请我去喝两杯的。 ”
陆小凤苦笑道：”原来我虽然又傻又是贼，至少还有一点好处的——至少我还不小气！ ”
薛冰道：“ 男人只要有这一点好处，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了。 ”
推开车窗，已可看见远处的小河畔，柳林中，有一面青布酒旗斜斜的挑了出来。
薛冰眼睛立刻亮了，道：“ 这就是卖酒的地方。 ”
陆小凤道：“ 这地方看来倒很雅！ ”
薛冰道：“ 酒也很好，好极了！ ”

陆小凤看着她发亮的眼睛，忍不住笑道：“你几时变成个酒鬼的？”

薛冰道：“最近。”

陆小凤道：“最近老太太一直不让我喝酒，她越不让我喝，我越想喝，何况……”她用眼角瞟着陆小凤，恨恨道：“自从我们上次分手之后，我就要你来找我，你偏偏不来，我的心情怎么会好？”陆小凤不敢再答腔了，他知道再说下去，耳朵说不定就又会被咬一口。

他并不想变成个只有一只耳朵的人，一只耳朵是配不上四条眉毛的。

这地方的确很雅。小河弯弯，绿柳笼烟，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绿水映着红霞，照得人脸也红如桃花。穿过柳林，有几栋茅屋，酒桌都摆在外面的沙岸上，旁边还闲闲的种着几丛桅子花。薛冰忽然发现陆小凤并不是第一次来，他居然连方便的地方在哪里都知道，但刚才却偏偏装得好像连听都没有听过这地方。

“这小子最近居然又学会了装傻，那怎么得了？”薛冰叹了口气，这个人就像是条鱼一样，要抓住他实在不容易，也许她还应该想几种更好的法子出来对付他。

伙计已走了过来，是个直眉愣眼的乡下人，粗手粗脚的。

薛冰道：“你先给我们来五六斤上好的竹叶青，配四碟子冷盘，四碟子热炒，再到后面杀只活老母鸡炖汤。”其实她吃的并不太多，只不过她喜欢看——有很多人喝酒时。菜都是摆着看的，薛姑娘就喜欢看着满桌子好菜喝酒。

伙计瞪了她一眼，突然冷冷道：“两个人要这么多酒菜，也不怕撑死你？”薛冰怔住，这么样的伙计，她倒实在还没见过。

伙计冷笑着，又道：“女人吃得太多，将来一定嫁不出去的，你若想嫁给那小胡子，最好少吃点，否则他养不起。”

薛冰更吃惊：“你是什么人？你认得那小胡子？”

伙计眼睛珠子转了转，低下头，在她耳边悄悄的说了几句话。薛冰听着，眼睛越睁越大，忽然“噗哧”一声笑了，拉住这伙计的手臂，在他耳边也悄悄的说了几句话，两个人的样子居然好像很亲热。这地方的客人当然并不止她一个，别的客人都看得眼睛发了直。

这么样一个文文静静，秀秀气气的美人儿，怎么会跟这粗手粗脚的小伙计如此热络？他们尽管奇怪，薛冰却不在乎，那伙计当然更不在乎。陆小凤终于出清了肚子里的存货，板着脸走回来，好像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薛冰眼波流动，道：“马上就有酒喝了，你还不开心？”

陆小凤冷笑了一声，忍不住道：“你什么时候学会在大庭广众间，和男人勾肩搭臂的？”

薛冰眨了眨眼，道：“男人？什么男人？”

陆小凤板着脸道：“刚才那伙计难道不是男人？”看见自己带来的女人和别的男人那么亲热，没有人会高兴的。

薛冰却笑了，悄悄道：“你真是个傻蛋，现在我跟他亲热一点，等等他算帐时岂非就会便宜一点了，这道理你都不懂？”陆小凤实在不懂，薛冰本来并不是这么样一个人的。

这时那伙计已将杯筷送了过来，“砰”的，往桌上一摆，用眼角瞪了陆小凤一眼，嘴里嘀咕着道：“这么样一朵鲜花，却偏偏插在牛粪上。”

陆小凤也怔住，这伙计难道吃错了什么药？薛冰正掩着嘴在吃吃的笑。

陆小凤看着那伙计的背影，忽然也笑了，正想说什么，忽然看见一个已喝得醉醺醺的人，摇摇摆摆的走过来，一只手拿着个酒杯，一只手拍着他，笑嘻嘻的说：“我认得你，我们见过。”

陆小凤也只好笑了笑。他的确见过这个人，好像是在谁的寿宴上见过的，他还记得这人叫孙中，据说还是个很有名的江湖人。那次这个人也跟现在一样，不但喝得两眼发直，舌头也大了。

陆小凤有个原则，他喝醉了的时候从不去惹清醒的人，清醒的时候也从不愿惹喝醉了的人。

孙中却偏偏要来惹他，居然走过来坐下，道：“我还记得你这小胡子，偏偏忘记你姓什么了？”忘记了最好，陆小凤当然不会再告诉他。

孙中忽然扭过头，直着眼睛，瞪着薛冰，又笑道：“你带来的这小姑娘真标致，就像朵水仙花一样，一捏就能捏得出水来。”原来他是为了薛冰来的。看见薛冰跟店伙都那么亲热，这小子想必也心动了。薛冰红着脸，垂下了头，连眼皮都不敢抬起来。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老兄好像有点醉了，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歇歇去？”他实在不愿找麻烦，也不愿孙中找上麻烦，无论谁惹上了“冷罗刹”，麻烦都不会太小。

谁知孙中却完全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还是直着眼，瞪着薛冰，忽然用力一拍他的肩，道：“老弟，你真有办法，今天你若将这姑娘让给我，以后你江湖中出了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姓孙的。”

陆小凤居然还忍得住气，淡淡道：“我不会出什么事的，你看来都快出事了，我劝你………

孙中不等他说完，已瞪起了眼，大街道：“我叫你让，是给你面子，你究竟让不让？”

陆小凤只好又叹了口气，道：“你为什么不问她自己？”

孙中大笑道：“我用不着问，我知道她喜欢我，我哪点不比你这小胡子强！”薛冰的脸更红，头垂得更低，看起来更是楚楚动人。

孙中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道：“小姑娘，你跟我到那边去喝酒好不好？”薛冰红着脸摇了摇头。

孙中道：“不好也得好！”他居然伸出手，拉住了薛冰的薛冰垂着头，轻轻道：“你放开我的手好不好？”

孙中涎着脸，笑道：“不放！”

薛冰的脸忽然变白了，冷冷道：“你一定不放？”

孙中道：“你就算砍下我这只手来，我也不放！”

薛冰道：“好！”她突然出手，取出了孙中腰畔的刀。

陆小凤看见她的脸一发白，就知道不对了，正想劝劝她，但这时刀已出鞘。孙中看见了刀光，也清醒了些，反手想去夺刀，只见刀光一闪，他的一只手已被砍了下来，血淋淋的掉在地上。

他的瞳孔突然收缩，眼珠子似也凸了出来，看着地上的这只断手，又看着薛冰，好像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他开始相信的时候，他的人已惨叫了一声，倒了下去。喝醉了的人，反应总是比较慢的。他的朋友本来都坐在对面笑嘻嘻的看着，此刻才怒吼着冲过来。

陆小凤故意不去看他们，皱眉道：“你为什么要砍下他的手？”

薛冰板着脸，道：”他叫我砍的！”

陆小凤道：“可是他喝醉了！”
薛冰道：“喝醉了也是人。”
陆小凤突然出手，夺过了她手里的刀，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拗，“崩”的，铜刀立刻断下了一截，接着，又断了一截。
他只用两根手指拗了几拗，片刻间竟已将这柄百炼精钢打成的快刀拗成七八截，皱着眉道：“奇怪，这种破刀怎么也能砍得断人的手？”本来已冲过的人，一起呆住，瞪大了眼睛，吃惊的看着他。
其中一个人忍不住问道：“朋友你贵姓？”
“我姓陆！”
“道路的路？”
“陆小凤小陆！”
本来已呆住了的人，脸色突又发青：“你……你就是陆小凤？”陆小凤点点头。
大家再也不说话，抬起地上的人就走：“你连陆小凤都忘了，就算两只手全被砍断也活该！”
薛冰嫣然一笑，道：“想不到陆小凤这三个字还能避邪！”
陆小凤却叹息着，苦笑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惹祸精，我实在不该带你出来的！”
薛冰道：“是他惹的祸？还是我？”
陆小凤道：“你总不该真的砍下他手来。”
薛冰道：“是他叫我砍的！
陆小凤道：“他喝醉了。”
薛冰道：“喝醉了难道就可以欺负人？”
那伙计正端着酒菜送过来，冷冷道：“喝醉了也一样是人，这种人就算砍他一百八十刀都不冤。”
薛冰嫣然道：“对，还是你讲理！”伙计“哼”了一声，重重的将酒菜往桌上一摆，扭头就走，连看都不看陆小凤一眼！”
陆小凤沉着脸，冷冷道：“像你这种人，砍你三百六十刀也不冤。”他突然出手，用两根手指夹起了一截刀锋，直刺这伙计的后背。这伙计头也不回，身子突然轻飘飘的飞了起来，就好像忽然长了翅膀一样。在这种地方卖酒的伙计，怎会有这么高的轻功？
陆小凤冷笑道：“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人，果然是个飞贼。”他冷笑着挥手，手里的半截刀锋突然飞出，闪电般打向这伙计的腰。这伙计身子凌空，无处借刀，陆小凤的出手又实在太急太快，眼见他已是避不开了。
薛冰失声道：“你真要杀他？”
陆小凤冷冷道：“你放心，他死不了的。”两句话没说完，那伙计已凌空翻了三个跟头，居然还顺手抄住了那截刀锋，才轻飘飘的落下来。
薛冰看着他，又看看陆小凤，辗然笑道：“原来你已知道他是谁了！”
陆小凤还是板着脸，道：“我只知道他是个贼。”
伙计突然大笑，道：“我若是个贼，你呢？”
陆小凤道：“我是个贼祖宗。”
这伙计居然也不去端菜送酒了，居然也坐了下来，笑道：“只可惜你连做贼的材料都不够，最多也只不过能去挖挖蚯蚓罢了！”
薛冰眨着眼，道：“挖什么蚯蚓？”

伙计笑道：“你不知道，他别的本领没有，挖蚯蚓却是专家，居然在十天中替我挖了六百八十条蚯蚓来。”

薛冰又忍不住问道：“你要这么多蚯蚓干什么？”

伙计道：“我连一条蚯蚓都不想要，只不过喜欢看他挖蚯蚓来，实在是姿势美妙，有板有眼，比京城的名角唱戏还好看，你错过了实在可惜。”

薛冰忍住笑道：“没关系，下次我还有机会的！”

伙计道：“还有下次？”

薛冰正色道：“当然有，挖蚯蚓就像是喝酒一样，也会上瘾的，一个人只要挖过一次蚯蚓，下次你不要他挖都不行！”

陆小凤冷冷道：“下次我若挖出蚯蚓来，一定塞到你们嘴里去。”

这个吃错了药的伙计，当然就是司空摘星。

喝酒的客人早已都被吓跑了，他们三个人倒也乐得清静。苦的只是这酒店的老板而已。

薛冰替司空摘星倒了杯酒，笑道：“你做贼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行来卖酒？”

陆小凤道：“因为他有这个瘾。”他当然还没有忘记司空摘星上次扮成赵大麻子的事，那种事无论谁都忘不了的。

司空摘星笑了笑，道：“上次我瞒过了你，这次却好像没有。”

陆小凤凝视着他，道：“这次你好像并不是真的想瞒过我。”世上绝没有一个卖酒的伙计会有这么大毛病的，若不是存心要让陆小凤看破，他为什么要故意作出这种古里古怪的样子？

司空摘星忽然叹了口气，道：“自从上次你冲到火里去救赵大麻子后，我已发觉你这个人真可以交交朋友！”

陆小凤道：“但你却还是要我挖蚯蚓。”

司空摘星又笑了，道：“你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件事，逢人就要说一次！”

陆小凤目光闪动，道：“你已见到了花满楼和金九龄？”

司空摘星道：“嗯！”

陆小凤道：“他们告诉你，我要来找薛冰？”司空摘星点点头。

陆小凤道：“所以你就算准了我要到这里来喝酒的？”

司空摘星道：“所以我就在这里等！”

陆小凤道：“等着请我喝酒？”

司空摘星忽又叹口气，道：“你知道不是的，我也不想骗你！”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我们是朋友。”

司空摘星道：“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偏偏要我来偷你的东西！”

陆小凤道：“这次你想偷什么？”

司空摘星道：“你身上是不是有块红缎子？”

陆小凤微笑道：“你知道我有的，我也不想骗你。”

司空摘星道：“红缎子上是不是绣着朵黑牡丹？”

陆小凤道：“你要偷的就是这块红缎子？”

司空摘星道：“是。”

陆小凤道：“你既然承认我们是朋友，还要来偷我？”

司空摘星道：“因为我已答应了一个人！”

陆小凤道：“为什么要答应？”

司空摘星道：“ 我非答应不可！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司空摘星道：“ 我欠过这个人的情！ ”
陆小凤道：“ 这人是谁？ ”
司空摘星苦笑道：“ 你既然知道我不会告诉你，又何必问？ ”
陆小凤笑了笑，道：“ 你好像也欠了我的情，我不但救过你，还替你挖了六百八十条蚯蚓。 ”
司空摘星道：“ 所以现在我才老实告诉你！ ”
陆小凤道：“ 虽然告诉了我，还是一样要偷？ ”
司空摘星道：“ 这么样一块红缎子，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
陆小凤道：“ 你本来就从不偷值钱的东西！ ”
司空摘星道：“ 你既然已看过了，留着它也没有什么用！ ”
陆小凤道：“ 难道要我送给你？ ”
司空摘星道：“ 我的确有这意思！ ”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 我们不妨谈个交易！ ”
司空摘星道：“ 什么交易？ ”
陆小凤道：“ 只要你告诉我是谁要你来偷的，我就让你偷走！ ”
司空摘星道：“ 这交易谈不成！ ”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 交易既然谈不成，就只好赌了！ ”
司空摘星道：“ 怎么赌？ ”
陆小凤道：“ 你知道这地方后面有几间客房？ ”
司空摘星道：“ 有六间。 ”
陆小凤道：“ 今天晚上，我就留在这里，等你来偷！ ”
司空摘星皱眉道：“ 你既然已知道我要来偷了，我怎么还能偷得走？ ”
陆小凤笑道 :“ 你既然是偷王之王，偷遍天下无敌手，总应该有法子的！”
司空摘星的眼睛忽然亮了，道：“ 我若真有法子偷走了呢？ ”
陆小凤道：“ 东西就在我身上，只要你能偷得走，我情愿再替你挖六百八十条蚯蚓！ ”
司空摘星道： ” 随便我用什么法子？ ”
陆小凤道：“ 当然随便你！ ”
司空摘星道：“ 有些法子，我本不愿用在朋友身上的！ ”
陆小凤道：“ 今天晚上，你可以不必把我当做朋友！ ”
司空摘星突然举杯一饮而尽，道：“ 好，我跟你赌了，我若输了，也情愿替你挖蚯蚓！ ”
陆小凤道：“ 我不要你挖蚯蚓！ ”
司空摘星道：“ 你还是要我一见你面，就跪下来叫你大叔？ ”
陆小凤笑道：“ 这次要叫祖宗了！ ” 司空摘星道：“ 好，一言为定。 ” 陆小凤道：“ 谁赖谁是龟孙子！ ” 薛冰笑道：“ 看来这次不管你们是谁输，我都有好戏看了！ ” 司空摘星道：“ 现在还没有到晚上。 ” 陆小凤道：“ 所以我们要请你喝酒！ ”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 :“ 我只希望你莫要在酒里下毒。 ” 司空摘星也笑了笑，道：“ 我只希望你莫要灌醉我！ ”

尔虞我诈

夜。夜未深。司空摘星并没有被灌醉，他已走了。陆小凤当然也没有被毒死，司空摘星绝不是那种会在酒里下毒的人，何况，他就算下了毒，陆小凤也不会喝下去。

薛冰脸上却已有了几分笑意，忽然叹了口气，道：“这次他输了！”

陆小凤道：“他一定会输？”

薛冰道：“东西在你这种人身上，又明知他要来偷，他怎么能偷得走？”

陆小凤道：“他是偷王之王，偷王之王当然有很多种稀奇古怪，令人防不胜防的偷法！”

薛冰道：“你难道真的没有把握赢他？”陆小凤笑了笑，自己倒了杯酒，却并没有喝下去，只是看着杯中的酒出神。

薛冰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那个要他来偷的人？”陆小凤没有否认。

薛冰道：“要他来偷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那个绣花的人？”

陆小凤道：“很可能。”

薛冰道：“我若是你，我一定会想尽法子，逼着他说出来的！”

陆小凤道：“你不是我！”

薛冰嫣然一笑，道：“幸好我不是你，我可不想有你这么多麻烦！”

陆小凤道：“所以你很高兴！”

薛冰道：“实在很高兴！”

陆小凤忽然又笑了笑，道：“既然很高兴，总该说了吧！”

薛冰道：“说什么？她好像又忘了。

陆小凤道：“当然是说红鞋子！”

薛冰眨了眨眼，知道这次就算再想赖，也是赖不掉的了，忽然问道：“你知不知道青衣楼是怎么回事？”陆小凤点点头，他当然知道。

薛冰道：“红鞋子也跟青衣楼一样，是个很秘密的组织，唯一跟青衣楼不同的，就是这组织里没有男人，所以比青衣楼更厉害！”

陆小凤道：“为什么？”

薛冰笑了笑，悠然道：“因为女人本就比男人厉害。”

陆小凤道：“还有呢？”

薛冰道：“没有了。”

陆小凤几乎跳了起来：“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薛冰嫣然道：“没有了的意思，就是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你就算用刀来逼我，我也说不出别的来1”

陆小凤怔住，怔了半晌，才叹了口气，道：“女人果然比男人厉害，女人会赖皮！”

薛冰瞪眼道：“我几时赖皮了？我岂非已告诉了你，这些穿红鞋子的全都是什么人？也已告诉了你，红鞋子是个很秘密的组织，你还不满意？”

陆小凤苦笑道：“原来不但会赖皮，还会讲歪理。”

薛冰像是也有点不好意思，眨着眼道：“现在你至少已知道，那个会绣花的大胡子，是女人改扮的，也已知道她穿的是红鞋子，你知道的岂非已不少！”

陆小凤叹道：“所以我已经很满意，满意极了！”

薛冰笑道：“既然满意，为什么不敬我杯酒？”

陆小凤冷冷道：“你的脸已经红得像别人的鞋子了，你还想喝？”

薛冰咬着嘴唇，道：“今天我本来就想喝醉，反正这里有床，喝醉了最多就往床上一躺。”

陆小凤道：“莫忘记我也在这房子里！”

薛冰用眼角瞟着他，道：“你在屋里又怎么样？难道我还怕你？”

陆小凤也用眼角膘着她，道：“难道你想故意喝醉，好有胆子来勾引我？”

薛冰的脸又红了，头却没有低下去，反而盯着他，道：“你是不是想要我勾引你？”

陆小风道：“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了？”

薛冰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潘安？宋玉？”陆小凤忽然站了起来。

薛冰道：“你想干什么？”

陆小凤道：“站起来当然想走！”

薛冰道：“你真的想走！”

陆小凤道：“你既然不想勾引我，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薛冰“噗哧”一笑，道：“你是个大傻瓜，我不勾引你，你难道也不会勾引我？”

陆小风道：“只可惜我一向不习惯勾引别人，一向只有别人勾引我！”

薛冰轻轻道：“为了我你难道不能破例一次？”她的脸更红，红得就像是春天里的桃花，红得就像是水密桃。陆小凤忽然叹了口气，慢慢的坐了下来。

薛冰看着他，嫣然道：“你胆子怎么这么小，还没有勾引我，已经满头大汗了！”

陆小凤道：“因为我热得要命！”

薛冰道：“我好像也很热！”

陆小凤笑道：“你又是雪，又是冰，怎么会热？”

薛冰道：“我也在奇怪，怎么会热的？”她眼珠子转了转，忽然拍手道：“我明白了！”

陆小凤道：“明白了什么？”

薛冰道：“司空摘星虽然没有在酒里下毒，却下了种要我们发热的药，故意让你热得要命！”

陆小凤道：“既然热得要命，就只好脱衣服。”

薛冰道：“东西在你身上，你一脱衣服，他就有机会来偷了！”

陆小凤叹道：“我真奇怪，偷王之王怎么会想出这种笨法子来的！”

薛冰道：“这法子虽然笨，却很有效！”

陆小凤笑了笑，悠然道：“只可惜东西根本已不在我身上了，所以他根本就偷不走！”

薛冰怔了怔，道：“你难道早就将那东西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陆小凤笑道：“藏在一个他永远也想不到的地方，他若到这里来偷，就算他有三十只手，最多也只不过能偷走我几件破衣服！”

薛冰吃吃的笑了，道：“你真不是个好东西！”

陆小凤道：“我本来就不是。”

对面屋脊上有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司空摘星。他心里也在恨恨的骂：“这小子真不是个好东西！”他竟忘了自己也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是绝不

会躲在屋脊上偷听的。

“这小子究竟将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司空摘星开始在想，陆小凤今天一共到过什么地方？他们本来坐在外面喝酒，喝得差不多了时，就搬到屋里来。除了这两个地方外，陆小凤只去方便了一次！

“难道他将东西藏在茅房里了？”那的确很可能，陆小凤这小子，本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也可能就藏在空酒坛里，让我想不到！”陆小凤已脱下了外面的长衫，随随便便地挂在窗口的椅子上。窗子并没有关好。东西当然不会在这件衣服里，否则他怎么会如此大意！

陆小凤并不是个粗心的人，要挖六百八十条蚯蚓也不是好玩的，司空摘星已准备走了，可是他刚想站起来，又停下，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陆小凤若是将东西就藏在这件衣服里，他岂非更想不到。那些话莫非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司空摘星笑了：“这小子真是条小狐狸，只可惜今天遇着了我这条老狐狸。”他笑得的确像是个老狐狸。

衣服就挂在椅子上，看得见，却拿不到。该怎么样下手呢？老狐狸当然有法子，“偷王之王”这四个字并不是偷来的。屋子里不断有笑声传出来，他们也不知为了什么事如此开心？

“难道他们是为了有个人像呆子一样在外面喝风，看着他们在里面喝酒，所以才开心得要命？”司空摘星忽然跳下屋脊，推开门，走了进去。薛冰张大了眼睛，吃惊的看着他，好像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人会忽然出现。陆小凤也想不到。

司空摘星也不理他们，坐下去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下去，又叹了口气，喃喃道：“喝酒果然比喝风舒服。”

薛冰笑了：“谁叫你在外面喝风的？”

司空摘星道：“我自己！”

薛冰眨着眼笑道：“你也跟他一样，是个大傻瓜？”

司空摘星道：“就算不是傻瓜，至少也是个呆子。”

薛冰笑道：“你承认自己是个呆子？”

司空摘星叹道：“若不是呆子，怎么会跟他打这个赌？”

薛冰道：“你觉得不划算？”

司空摘星点点头，道：“所以我不赌了！”

陆小凤叫了起来，道：“不赌了？不赌了是什么意思？”

司空摘星道：“不赌了的意思，就是不赌了！”

陆小凤道：“可是我们早已约好了的！”

司空摘星道：“约好了的事，常常都可以反悔的，说出来的话，也常常都可以当做放屁！”

陆小凤怔了半天，苦笑道：“我还是不懂，你为什么要忽然后悔？”

司空摘星忽然冷笑，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陆小凤道：“我在打什么鬼主意？”

司空摘星冷笑道：“你想故意让我把那东西偷走，然后再跟踪我，看我将东西交给谁，所以我就算赢了你，吃亏的还是我！”

陆小凤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是个受了冤枉的孩子，苦笑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我实在不懂？”

司空摘星道：“你懂，你比谁都懂！”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为什么要故意让你赢？难道我喜欢挖蚯蚓？”

司空摘星道：“因为你一心想知道是谁要我来偷那东西的，你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你本来就什么事都肯做的！”

陆小风苦笑道：“你真的以为我是个这么狡猾的人？”

司空摘星道：“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反正我都不跟你赌了，我已决心不上你的当！”他又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下去，仰面大笑了三声，道：“好酒，果然比喝风的滋味好得多！”话还没说完，他已大笑着走出去。

陆小凤看着他走出去，又怔了半天，也忽然笑了，道：“这个人果然是条老狐狸！”

薛冰忍不住道：“难道你真的要故意让他赢？”

陆小凤笑道：“这老狐狸猜的不错，我的确只有用这法子，才能查出是谁要他来偷的！”

薛冰道：“你刚才故意说那些话，为的就是要他知道东西在那里？”

陆小凤道：“一点也不错！”

薛冰叹道：“但我却还是想不到，你究竟将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陆小凤道：“东西就在衣服里！”

薛冰怔了怔，道：“就在椅子上这件衣服里？”

陆小凤道：“一直都在这件衣服里！”

薛冰道：“可是你刚才却说……”

陆小凤道：“我故意那么说，因为我知道他迟早一定会想到我用的调虎离山计！”

薛冰道：“我还是不憧？”

陆小凤道：“我故意随随便便将衣服摆在这里，别人当然想不到东西还在衣服里，但他却不是别人，他是偷王之王！”

薛冰道：“所以你算准他迟早总会猜到东西就在衣服里！

陆小凤道：“我本就是摆在这里让他来偷的！”

薛冰终于懂了：“原来你的计中还有计，弄来弄去，你还是要故意让他偷走！”

陆小凤道：“不错，我本就是要让他偷走的，却又不能让他得手太容易，我不能让他起疑心！”

薛冰笑道：“但他还是起了疑心，还是不上你这个当！”

陆小凤叹道：“所以我说他实在不愧是条老狐狸，只可惜薛冰道：“只可惜怎么样？”

陆小凤忽又笑了笑，道：“只可惜他还是上了我的当！”

薛冰怔住，苦笑道：“我又不懂了？”

陆小凤道：“他还是把东西偷走了！”

薛冰道：“几时偷的？”

陆小凤道：“刚才！”

薛冰忍不住提起那件衣服抖了抖，就有块红缎子从衣服里掉了下来，缎子上绣着朵黑牡丹：“东西岂非还在这里？”

陆小凤道：“但这块缎子，却已不是本来的那块了！”

薛冰道：“你是说，他刚才用这块缎子，换走了你那块？”

陆小凤道：“你再仔细看看，两块缎子是不是有点不同！”不同的地方

虽然不太明显，但却果然是不同的。

陆小凤道：“他想必已从金九龄嘴里，问出了这块缎子的形状，自己找人照样子绣了一块，准备来跟我掉包！”

薛冰叹了口气，道：“但他的手法实在快，实在不愧是偷王之王，我刚才一直都在看着他，竟偏偏没看到他已动了手脚？”

陆小凤笑了笑，道：“他以为我也没有看出来，以为我还不知道！”

薛冰道：“这块缎子你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现在既然还没有被偷走，你当然就会把它藏起来，绝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的！”

陆小凤道：“所以他认为我暂时绝不会发觉已被掉了包！”

薛冰道：“现在既然已达到目的，当然就会将东西去交给那个人了！”

陆小凤道：“他当然要去交差！”

薛冰道：“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还不去盯着他？”

陆小凤道：“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一定还不会走的！”

薛冰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他也怕我起疑心！”

薛冰想了想，道：“反正你暂时不会发现东西已被掉了包，他正好乘机轻松轻松！”

陆小凤道：“他越轻松，我越不会起疑心！”

薛冰道：“等天明天早上我们要走时，他还可以先送送我们然后再轻轻松松的去交差！”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看来你再跟我们混下去，你也快变成条小狐狸了！”

薛冰眼珠子转了转，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轻轻道：“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呢？”

陆小凤故意不去看她的脸上的表情，道：“我当然要去陪陪他！”

薛冰好像又要跳了起来：“你不陪我？反而要去陪他？”

陆小凤淡淡道：“他既不会勾引我，我也不会勾引他，我去陪他至少安全得多！”

薛冰咬着嘴唇，狠狠的瞪着他，忽又嫣然一笑，道：“现在我总算知道你是什么了！”

陆小凤道：“我是什么？”

薛冰道：“你是条狗！”

陆小凤怔了怔，苦笑道：“我怎样会变成条狗的？”

薛冰悠然道：“司空摘星若是条狐狸，你岂非就是条专咬狐狸的狗？”

司空摘星躺在床上，曲着肱作枕头，看着自己胸膛上摆着的一杯酒。陆小凤总是喜欢这么样喝酒，而且有本事不用手就将这杯酒喝下去，连一滴都不会溅出来。只要是陆小凤会的事，司空摘星就要学学，而且要学得比陆小凤更好。

他听到门外有人在笑：“这是我的独门绝技，你学不会的！”一个人推开门走了进来，当然就是陆小凤。

司空摘星也不理他，还是专心一意的看着胸膛上的这杯酒，冷冷道：“你又想来干什么？”

陆小凤道：“干什么，只不过来陪陪你！”

司空摘星道：“你不去陪她，反而来陪我？”

陆小凤笑了笑，反问道：“现在我们是不是已不赌了？”

司空摘星道：“嗯！”

陆小凤道：“所以我们还是朋友！”

司空摘星道：“嗯！”

陆小凤笑道：“既然我们是朋友，我为什么不能来陪陪你？”

司空摘星道：“你当然可以来陪我，但是我现在却想去陪她了！”他忽然深深吸了口气，胸膛上的酒杯立刻被他吸了过去，杯中的酒也被他吸进了嘴——只可惜并没有完全吸进去，剩下的半杯酒溅得他一身都是。

陆小凤大笑，道：“我早就说过，这一招你一辈子都学不会的！”司空摘星瞪了他一眼，刚想站起来，脸色突然变了，整个一张脸都扭曲了起来，整个人也都扭曲了起来，就好像有柄尖刀插入了他的胃。

陆小凤也吃了一惊，失声道：“你怎么了？”司空摘星张开嘴，想说话，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陆小凤一个箭步窜过去，扶起了他，忽然嗅到一种奇特的香气。

他又拿起刚才那酒杯嗅了嗅，脸色也变了：“这杯酒里有毒！”司空摘星的脸已变成死灰色，满头冷汗雨点般落下来。

陆小凤道：“这杯酒是从哪里倒出来的？刚才有谁到这里来过？”司空摘星挣扎着摇了摇头，眼睛看着桌上的酒壶。壶中还有酒。

陆小凤抓起酒壶嗅了嗅，壶中的酒并没有毒：“毒在酒杯上！”酒杯想必早已在这房子里，刚才司空摘星在屋脊上偷听的时候，想必已有人在这酒杯上做了手脚。

陆小凤急得直跺脚：“你本来是个很小心的人，今天怎么会如此大意？”

司空摘星咬着牙，终于从牙缝里吐出了三个字：“栖霞庵！”

陆小凤道：“你知道哪里有人能解你的毒？你要我送你到哪里去？”

司空摘星挣扎着点了点头：…快……快……”

陆小凤道：“好，我去找薛冰，我们一起送你上！”他抱起了司空摘星冲出去，去找薛冰。

但薛冰竟已不见了。她刚才喝剩下的半怀酒还在桌上。可是她的人竟已无影无踪。本来装着卤牛肉的碟子里，现在却赫然摆着一双手，一双断手！陆小凤看得出这正是孙中的手。难道他又约了对手来寻仇，居然将薛冰架走了？但是他们在隔壁怎会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薛冰并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怎么会如此容易就被人架走？陆小凤已无法仔细去想，现在无论什么事都只好先放在一边。先救司空摘星的命要紧。何况，这顷刻间发生的变化，实在太惊人，太可怕，他无论怎么想，也想不通。幸好他们坐来的马车还在。

陆小凤叫起了车夫，抱着连四肢都似已僵硬的司空摘星，跳上车子，喃喃道“你千万不能死，你一向都不能算是个好人，怎么会短命呢？”

司空摘星居然一直没有死，就这么样半死不活的拖着，拖到了栖霞庵。

栖霞庵在紫竹林中，紫竹林在山坡上。山门是开着的，红尘却已被隔绝在竹林外，马车不能上山，陆小凤抱着晕迷不醒的司空摘星，踏着“沙沙”的落叶，穿过紫竹林，风中正传来最后一声晚钟声，夜色却未临，满天夕阳残照，正是黄昏。

陆小凤看着手里抱着的司空摘星，长长吐出口气，喃喃道：“你总算挨到了这里，真不容易！”司空摘星身子动了动，轻轻呻吟了一声，居然似已

能听见他的话。

陆小凤立刻问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司空摘星突然张开眼睛。道："我饿得要命！"

陆小凤怔了怔："你会饿？"

司空摘星看着他挤了挤眼睛，道："这两天你天天下车去大吃大喝，我却只有躲在车上啃冷烧饼，我怎么会不饿？"陆小凤怔住，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活生生的吞下了六百条蚯蚓。

司空摘星道："小心点抱住我，莫要把我摔下去！"

陆小凤看着他挤了挤眼睛，道："我会小心的。我只怕摔不死你！"

他忽然举起了司空摘星，用力往地上一摔。谁知司空摘星还没有摔在地上，突然凌空翻身，接连翻了七八个跟头，才轻飘飘的落下，看着陆小凤大笑，笑得弯下了腰。

陆小凤恨恨道："我应该让你死在那里的！"

司空摘星大笑道："好人才不长命，像我这种人怎么会死！"他居然也承认自己不是个好人。

陆小凤道："你根本就没有中毒？"

司空摘星道："当然没有，像我这样千年不死的老狐狸，有谁能毒得死我！"

陆小凤道："酒杯上的毒，是你自己做的手脚？"

司空摘星笑道："那根本就不是毒，只不过是点嗅起来像毒药的香料而已，就算吃个三五斤下去，也死不了人。"

陆小凤道："你故意装作中毒的样子，只不过是想拖住我，让我送你到这里。"

司空摘星笑道："我若不用这法子，又怎么能将那东西送出去！"

陆小风道："你怎么送出去的？这一路上你都装得像死人一样，连动都没有动！"

司空摘星道："我当然有法子，莫忘记我不但是偷王之王，还是条老狐狸！"

陆小凤突然冷笑，道："若不是那条小狐狸帮你，你想交差只怕也没这么容易！"

司空摘星仿佛怔了怔，道："小狐狸？除了你外，难道还有条小狐狸？"

陆小凤冷冷道："也许不是小狐狸，只不过是条雌狐狸！"

司空摘星大笑，道："我就知道迟早总是瞒不过你的，你并不太笨！"

陆小凤道："你几时跟薛冰说好的？"

司空摘星道："就在你去方便的时候！"

陆小凤道："她怎么会答应你？"

司空摘星悠然道："也许是因为她看上了我！"

陆小凤道："她看上你这条老狐狸？"

司空摘星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女人本就是喜欢老狐狸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看来她的确被你这狐狸精迷住了，居然肯替你去做这种事！"

他忽又问道："她既然是替你交差去了，那双断手又怎么会出现的？"

司空摘星又怔了怔，道："断手？什么断手？"

陆小凤道："孙中被砍断的那只手！"

司空摘星道：“手在哪里？”
陆小凤道：“在装牛肉的碟子里！”
司空摘星摇了摇头，皱眉道：“这回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陆小凤道：“真的不知道？”
司空摘星叹道：“我几时骗过你？”
陆小凤恨恨道：“你时时刻刻都在骗我！”
司空摘星眨了眨眼，道：“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我能骗得过你？”
陆小凤忍不住又叹了口气，苦笑道：“你本来是骗不过的，只可惜我的心实在太好了！”
突听山门里有个人在问：“外面的那位好心人，是不是陆小凤？”
门是虚掩着的，门里的有个小小的院子，一个人搬了张竹椅，坐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夕阳照着孤零零的白杨，也照着他苍白的脸，他的鼻子挺直，颧骨高耸，无论谁都看得出他一定是个很有威严，也很有权威的人，只可惜他一双炯炯有光的眸子，现在竟已变成了两个漆黑的洞。
“江重威！”陆小凤一走进来，就不禁失声而呼：“你怎么会在这里？”
江重威笑了笑，道：“我不在这里，又还能在哪里？”他笑得凄凉而悲痛：“我现在已只不过是个瞎子，王府里是不会用一个瞎子做总管的，就算他们没有赶我走，我也已留不下去！
陆小凤看着他，心里也觉得很难受。江重威本是个很有才能，也很有前途的人，可是一个瞎子……
陆小凤忽然回过头，瞪着司空摘星：“你认不认得他？”司空摘星点点头。
陆小凤道：“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司空摘星叹了口气，他心里虽然也不好受。
陆小凤道：“你既然知道，就应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司空摘星道：“那个什么人？”
陆小凤道：“那个绣花的人，也就是那个要你来偷东西的人！”
司空摘星道：“你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陆小凤道：“不错！”
司空摘星道：“假如那块缎子本就是他的，他何必要我来偷回去？”
陆小凤道：“也许那上面还有什么秘密，他生怕我看出来。”
司空摘星道：“你岂非已看过很多遍了？”
陆小凤道：“我还没有看够！”司空摘星不说话了，神情间仿佛也显得很矛盾，很痛苦。
陆小凤道：“你虽然欠了他的情，可是他既然做出了这种事，你苦还有点人性，就不该再维护他！”
司空摘星道：“你一定要我说？”
陆小凤道：“非要你说不可！”
司空摘星里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好，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她！”
他的手忽然往前面一指，陆小凤不由自主随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看见一个人正垂着头从庵堂里走出来。一个紫衫白袜，乌黑的发髻上插着根紫玉钗的女道姑。她脸色也是苍白的，明如秋水般的一双眸子里，充满了忧郁和悲伤，看来更有种说不出的，凄艳而出尘的美，就好像是天边的晚霞一样。她垂着头慢慢的走过来，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

看见了她，陆小凤就知道司空摘星又在说谎了，那个人绝不会是她的。他再回过头想追问时，司空摘星竟已不见了。就在陆小凤看见这紫衫女道人的那一瞬间，这老狐狸已流星般掠了出去。那一瞬间陆小风的确仿佛有点痴了，无论谁看见这么一个出尘脱俗的美人，都难免会痴了的。现在就算要追，也追不上的，司空摘星的轻功虽然不能算天下第一，也不会差得太远。陆小凤叹了口气，发誓总有一天要抓住这个老狐狸，逼他吞下六百八十条蚯蚓去，而且还要他自己去挖。

夕阳淡了，风也凉了，凉风吹得白杨树上的叶子，簌簌的响，这紫衫女道人慢慢的走过来，始终都没有抬起头。

江重威忽然道：“ 轻霞，是你！”

“ 是我，你吃药的时候到了！”她的声音也轻柔如晚风。

江重威又问：“ 陆小凤，你还在么？”

“ 我还在！”

“ 这是舍妹轻霞，也就是这里的主持，你现在总该明白我怎么会在这里了吧！”

陆小凤忽然道：“ 金九龄和花满楼在找你！”

江重威道：“ 我知道！”

陆小凤道：“ 他们也知道你在这里？”

江重威道：“ 他们已来过！”

陆小凤道：“ 花满楼跟你说了些什么？”

江重威脸上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缓缓道：“ 他叫我莫要忘记他也是个瞎子，更莫要忘记他一直都活得很好！”

陆小凤道：“ 你当然没有忘！”

江重威道：“ 所以我现在还活着！”一个像他这么样的人，突然变成了瞎子后，还有勇气活着，实在很不容易。

陆小凤忍不住长长叹息，道：“ 他实在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江重威点点头，叹道：“ 他的确和任何人都不同，他总是要想法子让别人活下去！”

陆小凤道：“ 其实我早该想到，他来找你，就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些话的！”

江重威道：“ 他还问了我一些别的事！”

陆小凤道：“ 什么事？”

江重威道：“ 那天在王府宝库里发生的事！”

陆小凤道：“ 我也正想问你，除了你已告诉金九龄的那几点之外，你还有没有发现什么别的可疑之处！”

江重威道：“ 没有！”他的脸仿佛又已因恐惧而扭曲，缓缓道：“ 就算还有，我也不会说！”

陆小凤道：“ 为什么？”

江重威道：“ 因为我并不想让你们找到那个人！”

陆小凤更奇怪，又问道：“ 为什么？”

江重威道：“ 因为我从未见过武功那么可怕的人，他们就算找到了他，也绝不是他的敌手！”

他的身子也在发抖，似又想起了那个可怕的人，那根可怕的针。针上还在滴血，鲜红的血……

陆小凤还想再问，江轻霞突然冷冷道：“ 你问的已太多了，他的伤还没

有完全好，我一直不愿他再想起那天的事。”

江重威勉强笑了笑，道：“ 没关系，我很快就会好的！”

陆小凤也勉强笑了笑，道：“ 你一定很快就会好的，我知道你一向都是个硬骨头！”

江重威笑得已开心了些，道：“ 你既然已来了，就不妨在这里多留两天，说不定我还会想起些事来告诉你！”

江轻霞皱眉道：“ 他怎么能留在这里？这里一向没有男人的！”

江重威笑道：“ 我难道不是男人？”

江轻霞道：“ 可是你…… ”

江重威沉下了脸，道：“ 我若能留在这里，他也能！”

陆小凤道：“ 可是我…… ”

江重威也打断了他的话，道：“ 不管怎么样，你都一定要留下来，花满楼和金九龄这两天说不定还会来的，他们也正想找你！”

江轻霞道：“ 可是你喝完了药后，就该去睡了！”

江重威道：“ 我会去睡的，你先带他到后面去吃点东西，好好作出主人的样子来，莫要让客人饿着肚子！”

江轻霞板着脸，转过身，冷冷道：“ 陆施主请随我来！”

她好像也没有正眼去看过陆小凤，她实在是个冷冰冰的女人，甚至比冰还冷。

一对红鞋子

暮色更深，庵堂里还没有燃灯。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晕，正照在庵堂后，云房外的走廊上，照得廊外那几根沉旧的木柱，也仿佛闪闪的发出了光。七月的晚风中，带着种从远山传来的木叶芬芳，令人心怀一畅。江轻霞走得很慢，陆小凤也走得很慢。江轻霞没有说话，陆小凤也没有开口，他似已发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受欢迎的客人，就最好还是知趣些，闭着嘴。庭院寂寂，看不见人，也听不见人声。这里本就是个寂寞的地方，寂寞的人本就已习惯沉静。

江轻霞推开了一扇门，板着脸，道：“施主请进！”

陆小凤也沉着脸，道：“多谢！”屋子里也没有燃灯，连夕阳都照不到这里。陆小凤慢慢的往里面走，竟好像有点不敢走进这屋子。难道他还怕这冷冰冰的女道人将他关在这间冷冰冰的屋子里？

江轻霞冷冷道：“这屋子里也没有鬼，你怕什么？”

陆小凤苦笑道：“屋子里虽然没有鬼，心里却好像有鬼！”

江轻霞道：“谁心里有鬼？”

陆小凤道：“你！”

江轻霞咬着嘴唇，道：“你自己才是个鬼！”就在这一瞬间，这冷冰冰的女道人竟突然变了，就像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忽然用力将陆小凤推了进去，推到一张椅子上，按住了他的肩，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

陆小凤反而笑了：“这才像是条母老虎的样子，刚才，你简直就像……”

江轻霞瞪眼道：“刚才我像什么？”

陆小凤道：“像是条死母老虎！”江轻霞不等他说完，又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

陆小凤疼得差点叫了起来，苦笑道：“看来你们好像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都喜欢咬耳朵！”

江轻霞又瞪起了眼，道：“你们？你们是些什么人？”陆小凤闭上了嘴，他忽然发现自己又说错话了。

江轻霞却不肯放松，冷笑道：“你难道常常被人咬耳朵？”

陆小凤道：“别人又不是小狗，怎么会常常咬我的耳朵？”

江轻霞眼睛瞪得更大：“别人不是小狗，难道只有我是小狗？”陆小凤又不敢开腔了。

江轻霞恨恨的瞪着他，道：“你老实告诉我，究竟有多少人咬过你的耳朵？”

陆小凤道：“只有……只有你一个！”

江轻霞道：“真的没有别人？”

陆小凤道：“别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咬我！”

江轻霞道：“薛冰呢？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陆小凤道：“她连碰都不敢碰我，我不咬她已经很客气了！”

江轻霞撇了撇嘴，道：“现在你说得凶，当着她的面，只怕连屁都不敢放！”

陆小凤笑道：“我为什么不敢放？难道我还怕臭死她？”江轻霞忽然笑了，笑得也有点像是条小狐狸。

就在这时，门外已有个人冷冷道：“好，你放吧，我就在这里！”

陆小凤的心沉了下去，他连看都不必看，就知道薛冰已来了。遇着一条母老虎已经糟糕得很。

唯一比遇着一条母老虎更糟的事，就是同时遇着了两条母老虎。陆小凤忽然觉得脑袋已比平时大了三倍，简直已头大如斗。江轻霞吃吃的笑着，燃起了灯。灯光照到薛冰脸上，薛冰的脸又红了，是被气红的，红得就像是辣椒。“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句话陆小凤当然懂得的。

他忽然跳起来，瞪着薛冰，冷冷道：“我正想找你，想不到你居然还敢来见我？”

看见他这么凶，薛冰反而软了：“我……我为什么不敢来见你？”

陆小凤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江轻霞抢着道：“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又是一个师傅教出来，专咬人耳朵的，她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

陆小凤不理她，还是瞪着薛冰，道：“我是在问你，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薛冰道：“你明明知道我是送东西来的！”

陆小风道：“送什么东西？”

薛冰道：“当然就是那块红缎子！”居然轻描淡写的就承认了，而且面不改色。

陆小凤反倒怔了怔，道：“你不想赖？”

薛冰道：“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为什么要赖？”

陆小凤几乎又要叫了起来，道：“帮着别人来骗我，难道还很光荣？”

薛冰道：“司空摘星并不是别人，他也是你的朋友，你自己也承认的！”陆小凤本就没有否认。

薛冰笑了笑，悠然道：“我帮你朋友的忙，你本该感激我才对！”

陆小凤又怔了怔，道：“你帮着他出卖了我，我反而要感激你？”

薛冰道：“那块红缎子，对你已没什么用处，对他的用处却很大，我只不过帮他将那块红缎子送到这里来，又怎么能算出卖你？”她的火气好像比陆小凤还大，理由好像比陆小凤还充足十倍，又道：“何况，他岂非也是你的好朋友，你岂非也骗了他，你骗过了人家后，反而洋洋得意，我为什么不能让你也上个当？”

陆小凤道：“可是你……你……你本该帮着我一点才对的！”

薛冰冷笑道：“谁叫你那么神气的，就好像天下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你能干的人了，我就看不惯你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陆小凤说不出话来了，他忽然发现男人遇着女人，就好像秀才遇见兵一样，根本就没什么道理好讲。女人的心理，好像根本就没有“是非”这两个字，无论做什么事，只看她高兴不高兴，你若要跟她讲道理，她的理由永远比你充足十倍。

薛冰板着脸道：“你在背后骂我，我没有找你算帐，你反而先找上我了！”

江轻霞冷笑道：“这就叫做先发制人，天下的男人好像全都有这一套！”

薛冰道：“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陆小凤苦笑道：“只有一句。”

薛冰道：“你说！”

陆小凤道：“你将那块红缎子交给谁了？”

薛冰道：“交给了吕洞宾。”

陆小凤又不禁怔住：“吕洞宾是什么人？”

薛冰道：“连吕洞宾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活到三十岁的？”

江轻霞道：“ 吕洞宾就是吕纯阳，就是朗吟飞过洞庭湖的纯阳真人，你知不知道？ ”

陆小凤苦笑道：“ 我只知道吕洞宾要的是白牡丹，不是绣在缎子上的黑牡丹。 ”薛冰终于解释，道：“ 司空摘星并没有叫我把那块缎子交给谁，只要我把它放在吕洞宾的神像下面。 ”

陆小凤道：“ 这神像在哪里？ ”

薛冰道：“ 就在后面的一个小神殿里。 ”

陆小凤道：“ 你来了已有多久？ ”

薛冰冷冷道：“ 也没多久，只不过刚巧赶得上听见你骂我！ ”

庵后的竹林里，还有个小小的神殿，殿里的一盏常明灯永远是亮着的，灯光正照着纯阳真人那张永远都带着微笑的脸。他虽然不能被供到前面的正殿里去享受血肉香火，却已很满意了。吕洞宾是个聪明的神像，聪明的神仙就和聪明的人一样，都懂得知足常乐。陆小凤不等薛冰的话说完，已冲出来，赶到这里，神像下果然有块绣着黑牡丹的红缎子。他拿起缎子的时候，江轻霞和薛冰也跟来了。

陆小凤看着手里的缎子，眼睛里带着种深思的表情，喃喃道：“ 想不到缎子居然还在！ ”

江轻霞道：“ 司空摘星一定也想不到薛冰这么快就对你说了实活，还没有来得及拿走，你已经先来了！

陆小凤忽然抬起头，盯着她的眼睛，道：“ 也许并不是他没有来得及拿走！ ”

江轻霞道：“ 不是他是谁？ ”

陆小凤道：“ 是你！ ”

江轻霞冷笑道：“ 你疯了？我要这块见鬼的红缎子干什么？ ”

陆小凤道：“ 我也正想问你！ ”

江轻霞变色道：“ 你难道认为是我叫他去偷这块破缎子的？ ”陆小凤居然默认。

江轻霞道：“ 若是我叫他将缎子送到这里来的，他怎么会把你也带来了？ ”

陆小凤淡淡道：“ 也许是他要来当面交差，却甩不脱我，也许是他忽然良心发现，觉得有点对不起我，也许是他故意将我带来的，好让我更想不到是你！ ”

江轻霞的脸也气红了，道：“ 这么样说，你难道认为我就是那个绣花大盗？ ”陆小凤没有否认。

江轻霞突又冷笑，道：“ 你也许并不太笨，只可惜忘了一件事！ ”

陆小凤道：“ 哦？ ”

江轻霞道：“ 你忘了江重威是我的大哥！我怎么会刺瞎我大哥的眼睛？ ”说完了这句话，她扭头就走，似已懒得冉跟这种笨蛋讲理了。

陆小凤却又拦住了她：“ 等一等！ ”

江轻霞冷笑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

陆小凤道：“ 只有一句！ ”

江轻霞道：“ 好，我再听你说一句！ ”

陆小凤道：“ 江重威并没有妹妹，你也没有大哥，你本来根本就不姓江！ ”

江轻霞的脸突然变成惨白：“ 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也不愿知道的，怎奈老天却偏偏要我知道一些我本不该知道的事！”

江轻霞恨恨的瞪着他，道：“你还知道什么？”

陆小凤道：”你真的要我说出来？”

江轻霞道：“你说！”

陆小凤道：“你本是江重威未过门的妻子，后来却不知为什么出了家，你在他面前故意装作不认得我，就是为了不愿刺激他，不愿让他知道……”

江轻霞身子已开始发抖，突然大叫道：“不要说了！”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这些话我本来就不想说了出来的！”

江轻霞身子抖个不停，用力咬着牙，道：“不错，我跟江重威的确从小就订了亲，可是等我们长大了，见了面之后，却发现彼此根本就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所以……”

陆小凤道：“所以你就出了家？”

江轻霞点点头，黯然道：“除了出家外，我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她眼圈发红，泪已将落。

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年纪轻轻的就出了家，那其中当然有段悲惨辛酸的往事。

薛冰好像也要哭出来了，咬着嘴唇，瞪着陆小凤，这“你本不该逼她说出来的！”

江轻霞突又大声道：“没关系，我要说！”她悄悄的拭了拭泪痕，挺起了胸，道：“我虽然出了家，可是我还年青，我受不了这种寂寞，所以我还想到这世界上去闯一闯，所以我认得了很多男人，也认得了你！陆小凤轻轻叹了口气——一个人出了家，并非就是说她已等于死了，她本来就还有权过她自己的生活，她本来就有权活下去。

江轻霞道：“你若认为我不愿让江重威知道，你就错了，你若认为我不愿嫁给他，所以才要刺瞎他的眼睛，你就更错了，他……”她的声音突然停顿，吃惊的看着窗外。

江重威已从门外黑暗中，摸索着走了进来，脸色也是惨白的，黯然道：“并不是她不愿嫁给我，而是我不能娶她！”

薛冰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江重威道：“因为我……”

江轻霞又大叫：“你不必说出来，没有人能逼你说出来！”

江重威笑了笑，笑得很凄凉，道：“没关系，我也要说。”他脸上充满了痛苦之色，慢慢的接着道：“我不能娶她，因为我早就是个废人，我根本不能做别人的丈夫，更不能做别人的父亲！”

薛冰终于明白，但却已在后悔，为什么要知道这种事，别人的不幸，岂非也同样令自己痛苦？

江重威又道：“轻霞在外面做的事，我全都知道，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不会怪她，何况我也知道她表面看来虽不羁，其实却并不是个很随便的人！”江轻霞垂下头，泪已流下。一个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本就很难忍受青春的煎熬，她无论做了什么事，本都是值得原谅的。可是她自己却无法原谅自己。

江重威道：“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保证，她绝不是那个刺瞎我眼睛的人！”

陆小凤突然又问道："你真的可以保证？你真的看清了那个人不是她？"他心里也充满了同情和悲痛，但这件事的关系实在太大，他只有硬起心肠来。他一定要问个仔细。

江重威连想都没有想，立刻道："我当然看清了！"

陆小凤道："你从哪点可以辨出，那个人绝不是她？"

江重威道："我……我当然可以看出来，莫忘记我认得她时，她还是个孩子！"

陆小凤道："但你们却已有多年不见了，对不对？"

江重威沉下了脸，冷冷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还认为我会帮着她说谎？"陆小风叹息了一声，他实在已无法再问下去。

江轻霞冷冷道："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无论他怎么想都没关系！"

江重威点点了头，江轻霞已扶起他的臂，道："我们走！"

陆小凤只有垂下头，让他们走过去。灯火昏暗，地是用青石板铺的。江轻霞脚上穿着双青布鞋子，跟她的紫衫看来很不相称。她本是个很讲究穿着的女人。

陆小凤突然又道："等一等！"

江轻霞本不想睬他的，但忽然发现他的眼睛一直盯在她的脚上，才冷笑着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

江轻霞道："奇怪什么？"

陆小凤的眼睛还是盯在她脚上，缓缓道："你的青布鞋子里，怎么会有条红边露出来？"江轻霞的脸色又变了，不由自主，想将一双脚藏起来。

陆小凤淡淡道："你的道袍还不够长，藏不住一双脚的，你本不该在青布鞋里还穿着双红鞋子！"红鞋子！江重威的脸色似也变了。

江轻霞突然冷笑，道："你好毒的眼睛！"冷笑声中，她已出手，竟想用两根兰花般的纤纤玉指，去挖陆小凤的眼睛。她的出手快而准。

陆小凤叹道："你最多只能咬咬耳朵，不该挖我眼睛的！"他说了十六个字，江轻霞已攻出了十一招。好快的招式！好快的出手！江轻霞本就是江湖中有名最可怕的四个女人之一，她们是四大美人，也是四条母老虎，江湖中已不知有多少人伤在她们的爪下。

女人们的出手，本就大多数比男人更快！更狠！因为她们的力气毕竟比不上男人，也不愿跟男人们死缠烂斗！所以她们往往一出手，就要了男人的命！只可惜陆小凤并不是别的男人，他竟比江轻霞更快。江轻霞攻出十一招，他连手都没有治。就轻轻松松的避开了。看来他并不想还手，可是他假如还手一击，江轻霞就未必能避得开。

江轻霞咬了咬牙，突然轻叱道："看暗器！"陆小凤立刻后退了七八尺，江轻霞并没有暗器发出来，可是她的人却已凌空翻身，倒飞了出去。就在这时，陆小凤突又出手，闪电般抓住了她的鞋子。只抓下了她的鞋子，并没有抓住她的人。她的青布鞋里面，果然还有双红鞋子——绣花的红缎鞋。她的人却已消失在黑暗里，霎眼就看不见了。

陆小凤并没有追。薛冰当然更不会追，她已怔住。

江重威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面如死灰，忽然道："她已走了？"

陆小凤道："她走了！"江重威握紧双拳，眼角不停的跳动，使得他那双漆黑空洞的眼睛，看来更说不出的诡异可怖。

陆小凤道："那绣花大盗穿的也是红鞋子？"江重威的神色更痛苦，迟

疑着，终勉强点了点头。

陆小凤道：“ 我本来也只不过有个模糊的印象而已，你一说，才提醒了我！ ”就在尖针的光芒已闪到他眼前时，他才看见了那双红鞋子。红得就像是血。

薛冰忍不住叹了口气，道：“ 你的眼睛真毒，我就没看出她鞋子里有条红边。 ”

陆小凤道：“ 我也没有看出来！ ”薛冰怔住。

陆小凤道：“ 我只不过觉得她鞋子的颜色跟衣服不配，而且太大了些，就像是临时套上去的！ ”

薛冰道：“ 所以你就故意试她一试？ ”陆小凤点点头。

薛冰又不禁叹了口气，道：“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实在危险得很！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孙中却一定不会这么样想，他一定认为你比我更危险！ ”

薛冰冷笑道：“ 我本该连他两条腿也一起砍断的！ ”

陆小凤道：“ 他又来找过你？ ”

薛冰道：“ 他敢！ ”

陆小凤道：“ 但他那只手，又怎会到了你桌上的牛肉碟子里？ ”

薛冰也怔了怔，道：“ 什么手？ ”

陆小凤道：“ 你没有看见那只手？ ”

薛冰道：“ 没有！ ”

陆小凤苦笑道：“ 难道那只手是自己爬到碟子里去的？ ”他又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了！

薛冰道：“ 我也有件事想不通，司空摘星既然要我将东西送来，为什么自己又将你带来？ ”

陆小凤叹道：“ 这种人做的事，本就没有人能想得通的，你最好连想都不要想。 ”

江重威黯然道：“ 我更想不通，轻霞怎么会做这种事？ ”

陆小凤道：“ 你也不必想了！ ”

江重威道：“ 为什么？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因为她本就没有做这种事。 ”

江重威也怔住：“ 她没有？那绣花大盗不是她？ ”

陆小凤道：“ 绝不是，她武功虽然不弱，但却还休想能在一招间刺瞎常漫天和华一帆这种高手的眼睛！ ”

江重威道：“ 你看得出她不是在故意隐藏自己的武功？ ”

陆小凤道：“ 我看得出！ ”

江重威长长吐出口气，道：“ 所以你才让她走！ ”陆小凤并没有否认，假如他能抓住一个人的鞋子，他就能抓住这个人的脚。无论谁的脚被抓住，都是再也走不了的。

江重威沉吟着，又皱眉道：“ 她若跟这件事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走？ ”

陆小凤道：“ 因为她也有个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 ”

江重威道：“ 什么秘密？ ”

陆小凤道：“ 红鞋子的秘密！ ”

江重威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那绣花大盗也穿着双红鞋子，莫非跟她是同一个组织的人？ ”

陆小凤道：“很可能是的，也很可能不是！”他自己也知道这实在是句废话，但是他只能这么说。“那绣花大盗是个武功极高，扮成个大胡子，却穿着双红鞋子的女人，”这就是他们现在唯一知道的事，但他们却并不能确定，更没法子证明。

江重威的神色更悲伤，凄然道：“她本是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女孩子，本可以做一个男人理想中的好妻子，难道现在竟真的变了？”

陆小凤忽然道：“你已有多久没见过她？”

江重威道：“并不久，每年我过生日时，她都会去看我！”

陆小凤道：“你的生日是哪天？”

江重威道：“五月十四！”

陆小凤道：“劫案是哪天发生的？”

江重威道：“六月十一。”陆小凤不说话了。江重威仿佛想说什么，又忍住，只是长长叹息了一声，垂着头，摸索着走了出去。

薛冰看着他狐独的影子消失在黑暗中，也不禁长长叹息：“我想他现在心里一定难受得很！”

陆小凤点点头。

薛冰道：“江轻霞五月十四还去看过他，不到一个月，王府中就出了劫案！”

陆小凤道：“也许这只不过是巧合！”

薛冰道：“但王府的宝库警备森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那绣花大盗是怎么进去的？”

陆小凤道：“你说呢？”

薛冰眼睛里闪着光，道：“我想也许是有个人先到王府里去，替她看好了地势，又想法子替她将宝库的钥匙打了个模型。”

陆小凤道：“你说的这个人，当然就是江轻霞！”

薛冰并不否认，叹息着道：“只有她才能接近江重威，只有江重威身上才有那宝库的钥匙！”

陆小凤道：“你是说她偷偷的将钥匙打了个模型，然后才同样打造了一把，交给了那绣花大盗！”

薛冰道：“不错！”

陆小凤道：“那绣花大盗就拿着这把钥匙，开了宝库的门，所以才能进得去！”

薛冰道：”我想一定是这样子的！”

陆小凤道：“这想法也不能算太不合理，只可惜你忘了两件事！”

薛冰道：“什么事？”

陆小凤道：“那宝库的门前，日夜都有人守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怎么能当着那些守卫面前开门走进去？难道他会隐身法？薛冰说不出活了。

陆小凤道：“何况，那天江重威进去的时候，宝库的门还是从外面锁住的，那绣花大盗开门进去了之后，又怎么能再出来锁上门？”

薛冰的脸又红了：“我这想法既既然不通，你说她是怎么进去的？”

陆小凤道：“我想她一定有个很特别的法子，也许跟江轻霞根本就没有关系！”

薛冰冷冷道：“只可惜你根本就不知道那特别的法子，究竟是什么法子？”

陆小凤道：“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去试试！”
薛冰道：“试什么？”
陆小凤道：“试试看我是不是也有法子能进去！”
薛冰瞪大了眼睛，吃惊的看着他，道：“你又喝醉了？”
陆小凤道：“你若没有喝醉，就一定是疯了，一个清醒正常的人，是绝不会想到要去做这种事的！”
陆小凤道：“哦？”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王府中有多少卫士？”
陆小凤道：“八百以上！”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每个卫士身上，都带着威力极强的诸葛神弩，无论谁只要一被发现，都可以立刻被射成个刺猬！”
陆小凤道：“我知道！”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除了这些卫士外，王府中还有多少高手？”
陆小凤道：“高手如云！”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小王爷本身，剑法已得到了白云城主的真传？”
陆小凤道：“据说王府中的第一高手就是他！”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王府禁地，无论谁擅闯进去，都一律格杀勿论？”
陆小凤道：“我知道。”
薛冰道：“但你却还是要去闯一闯？”
陆小凤道：“不错！”
薛冰道：“你想死？”
陆小凤道：“不想。”
薛冰道：“你凭什么认为你闯进去后，还能活着出来？”
陆小凤道：“不凭什么！”
薛冰咬着嘴唇，道：“你为什么要去冒这种险？难道就为了要证明江轻霞是清白的？”
陆小凤道：“我只不过想知道她跟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关系？”
薛冰道：“她的事你为什么如此关心？”
陆小凤道：“因为我喜欢她！”
薛冰狠狠的瞪着他，突然跳起来，大声道：“好，你去死吧！”
风更轻，寂寞的禅院更寂寞，陆小凤走出来，薛冰也跟着走出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往东南那边去？”
“我们？又是我们？”陆小凤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嘴里被人塞进了个酸橘子。
薛冰板着脸，冷冷道：“当然是我们，你难道想甩下我一个人走？”
陆小凤实在很想，只可惜他也知道有种女人若是决心要跟着你，你甩也甩不掉的：“你跟着我去干什么？难道想陪我去死？”
“不想！”薛冰又在咬着嘴唇：“我只不过想看看你死了后是什么样子！”
街道有很多都是青石板铺成的，比枫叶还红的红棉树，灿烂如晚霞。
“这里就是王平城？”
“嗯。”
“听说这里的吃最有名。”
“你吃过？”
“没有吃过，可是我听过，这里有几样东西最好吃。”

“ 你说来听听？ ”

“ 大三元 ” 的大裙翅，文园的百花鸡，西园的鼎湖上素，南园的白的螺片…… ”

薛冰只说了三四样，就已说不下去了，因为她的口水已经快流了出来。

陆小凤却淡淡道：“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好吃的东西，你也许连听都没有听过！ ”

薛冰的眼睛亮了：“ 你现在是不是就准备带我去吃？ ”

陆小凤道：“ 只要你乖乖的跟着我走，我保证你有好东西吃！ ” 这地方他显然来过，摆出了一副识途老马的样子。带着薛冰三转两转，转入了一条很窄的巷子。巷子里很阴暗，地上还留着前两天雨后的泥泞，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店铺，门面也都很窄小，进进出出的，好像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人。

“ 这种地方也会有好东西吃？ ” 薛冰心里虽然在嘀咕，却不敢问出来，到了这里，就好像到了番邦外国一样，别人说的话，她连一句都听不懂。她实在有点怕陆小凤会把她一个人甩在这里。

就在这时，她已发觉有种无法形容的奇妙香气，随风传了过来。她从来也没有嗅过如此鲜香的味道。看来陆小凤并没有唬她，这地方的确有好东西吃。

她忍不住问：“ 这是什么东西的味道？ ”

陆小凤悠然道：“ 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你吃过后就知道了！ ”

巷底有家很小的店铺，门口摆着个大炉子，炉子上炖着一大锅东西，香气就是从锅里发出来的。里面的地方却很脏，墙壁桌椅，都已被油烟熏得发黑，连招牌上的字都已被熏得无法辨认。可是这种香气却实在太诱人。他们刚坐下，店里的伙计已从锅里勺了两大碗像肉羹一样的东西给他们。

这地方好像并不卖别的。肉羹还在冒着热气，不但香，颜色也很好看。

陆小凤递了个汤匙给她，道：“ 赶快乘热吃，一冷味道就差了！ ”

薛冰吃了两口，味道果然鲜美，又忍不住问道：“ 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做的，除了肉之外，好像还加了很多别的！ ”

陆小凤道：“ 你觉得好不好吃？ ”

薛冰道：“ 好吃！ ”

陆小凤道：“ 既然好吃，你就多吃，少问！ ” 他吃完了一碗，又添了一碗，忽然向那伙计做了个很奇怪的手势。那伙计本来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这种土头土脑的外乡佬，他一向看不顺眼。

可是看到陆小凤的这个手势后，他的态度立刻变了，立刻赔笑道：“ 大佬有舍吩咐？ ”

陆小凤道：“ 我系来！人毬 ”

伙计道：“ 一边个？ ”

陆小凤道：“ 蛇王。 ”

伙计的脸色又变了变：“ 你乛　有乜憏事？ ”

陆小凤道：“ 我姓陆，唔该你去通知　一声，　就知了！ ”

伙计迟疑着，终于点点头，道：“ 你等阵！ ”

薛冰吃惊的看着他们，等伙计走出了后门的一扇窄门，才忍不住问道‘ 你们叽叽咕咕的，在讲什么？ ”

陆小凤道：“ 我请他去替我找一个人！ ”

薛冰道：“ 到这种地方来找人？找谁？ ”

陆小凤道："蛇王！"

薛冰道："蛇王？蛇王又是何许人也？"

陆小凤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刚才走过这条街，看见了些什么？"

薛冰道："这不是条街，只不过是条又赃又小的巷子。"

陆小凤道："这是条街，而且说不定就是本城最有名的一条街！"

薛冰道："哦？"

陆小凤道："你知不知道这条街上有些什么？"

薛冰道："有些乱七八糟，又脏又破的小铺子，还有些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人！"

陆小凤道："你看不看得出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薛冰道："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们！"

陆小凤道："你应该看看的！"

薛冰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那些人里面，至少有十个官府正在追捕的逃犯，二十个手脚最快的小偷，三十个专门替别人在暗巷中打架杀人的打手，若是得罪了他们，你无论想在这城里干什么，都休想办得到！"

薛冰道："我明白了，原来这条街是条黑街！"

陆小凤道："蛇王就是这条街上的王，也是那些人的老大，只要有他一句话，那些人随时都可以替你去卖命！"

薛冰道："你绝不会想找那些人去替你打架吧？"

陆小凤笑了笑，道："若是要打架，我己有了你这么样一个好帮手，还用得着去找别人！"

薛冰道："那么，你来找这蛇王干什么？"

陆小凤道："我想要他替我……"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伙计已匆匆赶了回来，对陆小凤的态度又变了，变得又亲热，又恭敬："原来你地系老支记　毬，大佬你点解唔早的讲俾我知？"

陆小凤笑道："L 重记得我？"

伙计道："港系记得啦，L 讲你系天下功夫最犀利的人，直情门得顶，L 请你快的跟我走！"

后门外是条更窄的小巷子，阴沟里散发着臭气，到处都飞满了苍蝇。巷子尽头，又有扇窄门。

推开门走进去，是个很大的院子，十来条精赤着上身的大汉，正在院子里赌钱，赌得全身都在冒汗。角落里堆着几十个竹笼子，有的笼子里装着的是毒蛇，有的笼子里关着野猫野狗，一个人正从笼子里提了条黄狗出来，随手往旁边的一个大水盆里一按，竟活生生的将这条狗淹死了，薛冰看得已几乎忍不住要吐。

陆小凤却声色不动，淡淡道："这才是杀狗的行家，一点血都不漏，这种狗肉吃了才补！"

薛冰不敢开口，她生怕一开口就会把刚才吃下的肉羹全吐出来。

一直在旁边叉着手看人赌钱的两条大汉，突然走过来，瞪着陆小凤，道："你就系来氲蛇王的？"陆小凤点点头，两条大汉对望了一眼，突然一起出手，好像想将陆小凤一把抓起来。

陆小凤没有动，这两条大汉的手刚抓住他，自己的人就被弹了出去。

伙计大笑，道：“ 我讲你功夫犀利，呢两条戅唔信，睇　戅地夷家重敢唔敢唔信？ ”

院子里的大汉都扭过了头，吃惊的看着陆小凤，纷纷让开了路。

这伙计又带着他们走进了个小杂货铺，走上条很窄的楼梯，一道窄门上，挂着用乌豆和相思豆串成的门帘子：“ 蛇王就系入边，请进！ ”

能指挥这么多市井好汉的黑街大享，怎么会住在这种破地方？薛冰又不禁奇怪，可是一走进这扇门，她就不奇怪了，屋子里和外面竟完全是两个天地。薛冰本是出身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但却连她也从未看见过布置得如此华丽奢侈的屋子。屋子里每样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精品，喝茶的杯子是用整块白玉雕成的，装果物蜜饯的盘子，是波斯来的水晶盘，墙上挂的书画，其中有两幅是吴道子的人物，一幅是韩干的马，还有个条幅，居然是大王的真迹。

一个人正靠在张软榻上，微笑着向陆小凤伸出了手。这双手上几乎已连一点肉都没有，薛冰也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么瘦的人。他不但手上没有肉，苍白的脸上，几乎也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软榻上居然还铺着层虎皮，他身上居然还穿着袷袍。薛冰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市井好汉中的老大，竟是个这么样的人。陆小凤已走过去，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蛇王微笑着道：“ 想不到你居然还记得我这个废人，居然还想着来看看我！ ”

薛冰总算松了口气，他说的总算还是她能听得懂的话。陆小凤道：“ 我早就想来看你，可是这次……我并不是特地来看你的！ ”

蛇王笑道：“ 不管怎么样，你总算来了，我已经很高兴！ ”

陆小凤道：“ 我是有事来求你的！ ”

蛇王道：“ 你既然到了这里，有事当然要来找我，你能想到来找我，就表示你还拿我当做朋友，这就已经足够！ ” 他大笑着，看着薛冰，又道：“ 何况，你还带了这么美的一位姑娘来，我已很久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美人了！ ”

薛冰的脸又红了，嫣然道：“ 我姓薛，叫薛冰！ ” 她忽然发现这个蛇王身上虽虚弱，却是个非常豪爽的人，而且显然很够义气。

她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人的印象居然很不错。

蛇王道：“ 薛冰？是不是神针薛夫人家里的薛冰？ ” 薛冰红着脸，点了点头。

蛇王大笑，道：“ 想不到今天我居然能见到武林中最有名的美人。 ” 他用力握着陆小凤的手，又笑道：“ 看来你非但眼光不错，运气也很不错，我若是你，我自己一定先干一大杯。 ”

这次陆小凤倒听话得很，立刻倒了杯酒喝下去。桌上有金樽玉爵，酒是琥珀色的。

酒已微醺。蛇王终于问：“ 你要什么？只要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若是我没有的，我也可以去帮你找到！ ”

陆小凤道：“ 我要一张图！ ”

蛇王道：“ 什么图？ ”

陆小凤道：“ 王府的地形图，上面还要详细注明着守卫暗卡的所在，和他们换班的时间！ ” 这当然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蛇王既没有露出难色，也

没有问为什么要这么样一张图。

他的回答很简单：“好！”陆小凤也没有谢，他们的交情已用不着说这个字。

蛇王看着他，目中带着满意之色，他懂得陆小凤的意思，他只问了一句话：“今天晚上你们准备在哪里？”

“如意客栈！”

“明天日落前，我会叫人将那张图送去。”

江岸边的风，永远是清凉的，夜凉如水，有月，有星，还有繁星般的点点渔火。他们带着五分满意，沿着江岸慢慢的向前走。这实在是个很美丽的城市，他们喜欢这城市，也喜欢这城市里的人。

薛冰忽然轻轻叹了口气，道：“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件事！”

陆小凤道：“什么事？”

薛冰道：“你的确有很多好朋友！”

陆小凤承认：“尤其是蛇王，无论谁能交到他这种朋友，都是运气！”

薛冰停下来，眺望着江上的渔火，月下的波影，心里充满了欢愉：“我喜欢这地方，将来我说不定会在这里住下来的！”

陆小凤道：“这地方不但人好，天气好，而且还有很多好东西吃。”

薛冰嫣然道：“尤其是你带我去吃的那碗肉羹，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陆小风笑了，道：“你若知道那是用什么肉做的，一定更忘不了！”

薛冰道：“那是用什么肉做的？”

陆小凤道：“蛇肉和猫肉。”

薛冰还在吐，她已经吐了五次，回到客栈，又找了个脸盆，躲在屋角里吐，连苦水都吐了出来。陆小凤微笑着，在旁边看着。

薛冰总算吐完了，回过头，恨恨的看着他，咬着牙道：“你这人一定有毛病，你喜欢看别人受罪。”

陆小凤微笑道：“我并不喜欢看别人受罪，只不过喜欢看你受点罪！”

薛冰跳了起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要这样子害我？”

陆小凤叹了口气，摇着头，道：“这种人真是没良心，我带她去吃那么好吃的东西，她居然还说我害她！”

薛冰道：“这么样说来，我还应该感激你才对！”

陆小凤说：“一点也不错！”

薛冰道：“我实在很感激你，我简直感激得恨不得一口咬死你！”

她忽然摸过去，摸到他身上，一口咬住了他的耳朵。她咬得并不重……

风这么轻，夜这么静，两个多情年青人，在一个陌生而美丽的城市里——你若是男人，你希不希望自己就是陆小凤。你若是女人，你希不希望自己就是薛冰？

黄昏，又是黄昏，他们手挽着手，从外面回来时，桌上已摆着个很大的信封。

信封上只的四个字：“幸不辱命！”

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在星光下看来，亮得就像是镜子。

薛冰用力握着陆小凤的手：“你一定要去？”陆小凤点点头。

薛冰却扭过头去，因为她眼睛里已有了泪光，她不愿让陆小凤看见。

陆小凤道：“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能活着出来的机会只有一半！”

薛冰道：“可是……我一个人在外面等你，你叫我怎么受得了！”

陆小凤道：“你可以去找人聊聊天，喝喝酒！”

薛冰道：“你叫我去找谁？”

陆小凤笑了笑，道：“只要有舌头能说话，有嘴能喝酒的人，你都可以去找！”

薛冰霍然转过头，狠狠的瞪着他，一脚踢在他小腿上，大声道：“好，我去找别的男人，你去死吧！”

履险求证

风还是同样轻，夜还是同样静。但陆小凤却知道，这静夜里到处都可能有埋伏陷阱。这种风里随时都可能有杀人的弩箭射出来。

“ 玉府中的卫士，实际只有六百二十多个，值夜时分成三班。 ”

“ 每班两百人，又分成六队。 ”

“ 这六队卫士，有的在四下巡逻，有的守在王爷的寝室外，也有的埋伏在庭院里。 ”

“ 宝库外的一队卫士，一共有五十四个人，每九人一组，从戊时起，就沿着宝库四周交错巡逻，其间最多只有两盏茶时候的空档。 ”

这些事，蛇王都已打听得很清楚，王府中显然也有他的兄弟。要混进王府，只有一条路——从西北边的一个小院子进去。那里是卫士们的住宿处，也正是王府中守卫最疏忽的地方。交了班的卫士回去后，大多数都已精疲力竭，一倒在床上就睡得很沉。陆小凤已越墙而入，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发闷。他不想对薛冰说那种话的，可是他一定要说，因为他绝不能让薛冰跟着他一起来。

虽然他只不过想证明，是不是有人能全凭自己的本事闯入那宝库去，虽然他只不过是想找出那绣花大盗是用什么法子进去的，然后再由这条线索往下追。但他也知道，只要一进了王府，就等于闯入了龙潭，只要一被人发现，就随时都可能死在乱刀箭下。王府里的卫士们，是绝不会听他解释的。他绝不能让薛冰冒这种险。

可是他自己为什么要冒这种险呢？这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也许这只不过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也许这只不过因为他不但好奇，而且好胜。他已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出那个绣花大盗来。

院子里有几排平房，不时有一阵阵鼾声传出，后面的大厨房里还亮着灯光，虽然有人正在为已快交斑回来的卫士准备夜餐。现在正是第一班卫士，和第二班换防的时候，第三班卫士睡得正沉。

陆小凤并不是神偷，因为他不偷。可是要从一群沉睡的年青人中偷套衣服，在他说来，却绝不是困难的事。

现在他已偷了套卫士的衣服，套在他的紧身衣外面，卫士们都是高大精壮的小伙子。身材都和他差不多。他的动作必须快。卫士交防的时候，总难免有些混乱，混乱中就难免有疏忽。这正是他最好的机会。他早已从那张地形图上，找出了一条最近的路，直达宝库。

在路上他也曾遇见了一些刚交班下来的卫士，可是他并没有躲闪，别人也并没有特别注意他。

在换防时本就常常会有人迟到的，这种情况并不特殊。王府的八百卫士中，也本来就有很多新人。宝库的面积很大，左面是片桃花林，现在花已谢了。陆小凤躲在树林里，等一队巡逻的卫士走过时，就轻轻掠出来，跟在最后面一个人的身后。

他的行动当然绝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迎面而来的卫士们，也不会注意到这队卫士后面多了一个人。这队卫士正是沿着宝库四周巡逻的，他也跟在后面巡逻一遍。他的心在发冷。这宝库四壁都是用巨大的石快砌成的，竟连个窗户郁没有，看来的确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陆小凤等到前面的卫士转过屋角时，突然飞身掠上了屋顶，屋顶上也许

有气窗，屋顶上盖着的瓦，也不难掀起来。他知道江湖中有很多人做案时，都喜欢走这条路。现在他就像是条壁虎般，在屋顶上游走了一遍。还是没有路。

他掀起几块屋瓦，屋瓦下竟还有三层铁网，就算有宝刀利刃，也未必能削断。这宝库就像是个密不通气的铁匣子，莫说是苍蝇，看来就连风都吹不进去。那绣花大盗是怎么进去的？陆小凤轻轻的叹了口气，他实在想不通。宝库旁边，有间比较矮的平房，里面黑黝黝的，不见灯火。

他燕子般一掠而过。现在他已完全绝望，只想赶快找条路出去。就在他身子凌空时，他忽然看见对面的平房上有个人站了起来。一个白面微须，穿着身雪白长袍的人，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看来，就像是两颗寒星。陆小凤的心沉了下去，人也沉了下去。

他忽然使出“千金坠”的功夫，落到地上。就在这时，他又看见剑光一闪，从对面的屋顶上匹练般刺了过来。他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如此辉煌，如此迅急的剑光。

忽然间，他整个人部已在剑气笼罩下，一种可以令人连骨髓都冷透的剑气。这一剑的锋芒，竟似比西门吹雪的剑还可怕，世上几乎已没有人能抵挡这一剑。陆小凤也不能抵挡，也根本不能抵挡，他的脚尖沾地，人已开始往后退。剑光如惊虹掣电般追击过来。他退得再快，也没有这一剑下击之势快，何况现在他已无路可退。

他的身上已贴住了宝库的石壁，剑光已闪电般刺向他的胸膛，就算他还能往两旁闪避，也没有用的，他身法的变化，绝不会有这一剑的变化快。眼看着他已死定了！

但就在这时，他的胸膛突然陷落了下去，就似已贴住了自己的背脊。这一剑本已算准了力量和部位，再也想不到他这个人竟突然变薄了。这种变化简直令人无法思议。剑光刺到他面前时，力已将尽，因为这时他的胸膛本已该被刺穿，这一剑已不必再多用力气。

真正的武林高手，对自己出手的每一分力量都算得恰到好处，绝不肯浪费一分力气的，何况这人本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永远也想不到这一剑竟会刺空。但这时陆小凤也已更没有退路，他的剑再往前一送，陆小凤还是必死无疑的。

可是，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陆小凤也已出手！他突然伸出了两根手指一夹，竟赫然夹住了剑锋！没有人能形容他这两指一夹的巧妙和速度，若不是亲眼看见的人，甚至根本就无法相信。白衣人身子也已落下。他的剑上并没有再使出力量来，只是用一双寒星般的眼睛，冷冷的看着陆小凤。

陆小凤也在看着他，忽然问：“白云城主？”

白衣人冷冷道：“你看得出？”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除了白云城主外，世上还有谁能使得出这一剑？”

白衣人终于点点头，忽然也问：“陆小凤？”

陆小凤道：“你看得出？”

白云城主道：“除了陆小凤外，世上还有谁能接得住我这一剑？”陆小凤笑了。无论谁听到“白云城主”叶孤城说这种话，都会觉得非常愉快的。据说他生平从未称赞过任何人，这句话却已无疑是称赞。

叶孤城又道：“四年前，你用同样的手法，接住了木道人一剑，至今他还认为你这手法是天下无双的绝技。”

陆小凤笑道：“他是我的朋友，有很多人都喜欢为朋友吹嘘的！”

叶孤城道：“四个月前，他看见我使出了刚才那一招‘天外飞仙’，他也认为那已可算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陆小凤叹道：“那的确是的！”

叶孤城道：“但他却认为，你还是可以接得住我这一剑！”

陆小凤道：“哦？”

叶孤城道：“我不信，所以我一定要试试！”

陆小凤道：“难道你知道我会到这里来？”叶孤城点点头。

陆小凤道：“我若接不住你那一剑呢？”

叶孤城淡淡道：“那么你就不是陆小凤！”

陆小凤苦笑道：“陆小凤也可能接不住你那一剑的！”

叶孤城道：“若是接不住那一剑，陆小凤现在也已不是陆小凤。”

陆小凤道：“若是接不住那一剑，陆小凤现在已是个死人！”

叶孤城冷冷道：“不错，死人就是死人，死人是没有名字的。”他突然回手，剑已入鞘。能从陆小凤两指间夺回剑锋的人，他也是第一个。

陆小凤又笑了：“看来你并不想杀我！”

叶孤城道：“哦？”

陆小凤道：“你若想杀我，现在还有机会。”

叶孤城凝视着他，缓缓道：“像你这样的对手，世上并不多，死了一个，就少一个！”他寒星般的眼睛里似已露出种寂寞之色，慢慢的接着道：“我是个很骄傲的人，所以一向没有朋友，我并不在乎，可是一个人活在世上，若连对手都没有，那才是真的寂寞。”

陆小凤也在凝视着他，微笑道：“你若想要朋友，随时都可以找得到的！”

叶孤城道：“哦？”

陆小凤道：“至少你现在就可以找到一个！”

叶孤城目中竟似露出了一丝笑意，道：“看来他们并没有说错，你的确是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

陆小凤道：“他们？他们是谁？”

叶孤城没有回答，也已不必回答。因为这时陆小凤已看见了金九龄和花满楼。

陆小凤忽然发现叶孤城和西门吹雪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非常孤独，非常骄傲的人。他们对人的性命，看得都不重——无论是别人的性命，还是他们自己的，都完全一样。他们的出手都是绝不留情的，因为他们的剑法，本都是杀人的剑法。他们都喜欢穿雪白的衣服。

他们的人也全都是冷得像是远山上的冰雪。——难道只有他们这种人，才能练得出那种绝世的剑法？陆小凤举杯时，又发现了一件事。叶孤城也是个滴酒不沾的人，甚至连茶都不喝，他唯一的饮料，就是纯净的白水。陆小凤一举杯，酒已入喉。

叶孤城看着他，仿佛觉得很惊讶：“你喝酒喝得很多？”

陆小凤笑道：“而且喝得很快！”

叶孤城道：“所以我奇怪！”

陆小凤道：“你觉得喝酒是件很奇怪的事？”

叶孤城道：“酒能伤身，也能乱性，可是你的体力和智能，却还是都在巅峰！”

陆小凤笑了笑，道：“其实我也并不是时常都这么样酗酒的，我只不过在伤心的时候，才会喝得这么凶！”

叶孤城道：“现在你很伤心？”

陆小凤道：“一个人在被朋友出卖了的时候，总是会很伤心的！”花满楼笑了，他当然能听出陆小凤的意思。

金九龄也在笑：“你认为我们出卖了你？”

陆小凤板着脸，道：“你们早就知道我会来，也知道有柄天下无双的利剑正在这里等着我，但你们却一直像两个曹操一样，躲在旁边看热闹。”

金九龄道：“我们的确知道你会来，因为你一定要来试试，是不是有人能进入宝库！”

陆小凤道：“所以你们就在这里等着看我，是不是能进得去！”

金九龄承认：“但我们还是直等你上了屋顶后，才发现你的！”

陆小凤道：“然后你们就等着看我是不是会被叶城主一剑杀死？”

金九龄道：“你也知道他并没有真要杀你的意思！”

陆小凤道：“但那一剑却不是假的！”

金九龄笑道：“陆小凤也不是假的！”他实在是个很会说话的人，无论谁遇到他这种人，都没法子生气的。

金九龄又道：“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已有了个结论！”

陆小凤道：“什么结论？”

金九龄道：“若连陆小凤也进不去，世上就绝没有别的人能进得去。”

陆小凤道：“那绣花大盗难道不是人？”金九龄也说不出话来了。

陆小凤道：“我实在没法子进去，就算我有那宝库的钥匙，也没法子去开门．就算我开门进去了，也没法子再从外面把门锁上。”

金九龄道：“江重威那天进去的时候，宝库的门确实还是从外面锁住的！”

陆小凤道：“我知道。”

金九龄道：“所以，按理说，宝库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那绣花大盗就是从这条路进去的！”

陆小凤道：“只可惜事实上却根本没有这么样一条路存在。”

花满楼忽然道：“一定有的，只可惜我们都找不到而已。”

叶孤城一直在旁边冷冷的看着他们，对这种事，他完全漠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西门吹雪是你的朋友？”

陆小凤点点头，忽然道：“现在还有个在外面等我的消息，你们猜是谁？”他就怕叶孤城问起西门吹雪，所以叶孤城一回，他就想改话题。

但叶孤城却并不想改变话题，又问道：“你是不是也跟他交过手？”

陆小凤只好回答：“没有！”

叶孤城道：“他的剑法如何？”

陆小凤勉强笑道：“还不错。”

叶孤城道：“独孤一鹤是不是死在他剑下的？”陆小凤只有点点头。

叶孤城道：“那么他的剑法，一定已在木道人之上。”他冷漠的脸上忽然露出了兴奋之色，慢慢的接着道：“我若能与他一较高下，才真是平生一大快事！”

陆小凤忽然站起来，道：“酒呢？怎么这里连酒都没有了！”

金九龄道：“我替你去拿。”

陆小凤道：“到哪里去拿？”

金九龄道：“ 这里有个酒窖。 ”
陆小凤道：“ 你进得去？ ”
花满楼笑了笑，道：“ 这王府中只怕已没有他进不去的地方！ ”
陆小凤道：“ 哦？ ”
花满楼道：“ 你既然敢夜入王府，难道连王府的新任总管是谁都不知道？ ”
陆小凤笑了：“ 酒窖在哪里？金总管请带路！ ”
酒窖就在宝库旁那栋较矮的平房里。金九龄拿出柄钥匙，开了门，已有卫士替他们燃起了灯。
进门之后，再掀起块石板，走下十余级石阶，才是酒窖。一 383 好大的酒窖！
陆小凤叹道：“ 我若真是个酒鬼，现在你就算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休想叫我出去了！ ”
金九龄微笑道：“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认为你是个鬼，但你却绝不是酒鬼！”
陆小凤道：“ 哦？ ”
金九龄道：“ 你到这里来，只不过怕叶孤城要你带他去找西门吹雪比剑而已！ ”
陆小凤叹道：“ 我实在怕他们两个人会遇上，这两个人的剑若是一出了鞘，世上只怕就没有人再能要他们收回去！ ”
金九龄道：“ 但他们迟早总有一天会遇上的！ ”
陆小凤苦笑道：“ 到了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 ”
金九龄道：“ 你怕他杀了西门吹雪？ ”
陆小凤道：“ 我也怕西门吹雪杀了他！ ” 他叹息着又道：“ 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剑客，无论谁死了，都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最可怕的是，这两人用的都是杀人的剑法，只要剑一出鞘，其中就有个人非死不可！ ”
金九龄道：“ 绝对非死不可？ ”
陆小凤道：“ 嗯！ ”
金九龄笑了笑，道：“ 可是这世上并没有‘ 绝对 ’的事！ ”
陆小凤道：“ 哦？ ”
金九龄道：“ 那宝库本来是绝对没有人能进得去的，但现在却已有个人进去过了，难道他是忽然从天上掉下去的？忽然从地下钻出来的？ ”
陆小凤的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道：“ 这酒窖是不是就在那宝库的地下？ ”
金九龄道：“ 好像是的！ ”
陆小凤道：“ 我们若在这顶上打个洞，岂非也一样可以进入宝库？ ”
金九龄的眼睛也亮了：” 这酒窖的外面，虽然防守较疏，但也得有钥匙才能进得来！ ”
陆小凤道：“ 江重威有没有钥匙？ ”
金九龄点点头，道：“ 可是他绝不会将钥匙交给那绣花大盗！ ”
陆小凤道：“ 他当然不会，但别人却会！ ”
金九龄道：“ 别人是谁？ ”
陆小凤道：“ 是个能接近他，能从他身上将钥匙解下来，偷偷打个模型的人！ ”
金九龄眼睛里闪着光，道：“ 你说的会不会是江轻霞？ ”

陆小凤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道：“果然不愧是六扇门里最聪明的人！”

陆小凤捧着一大坛酒回去，他决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他从来也没有这么样开心过。

听见了他愉快的笑声，花满楼忍不住问道：“你开心什么？难道在那酒窖里找到了个活宝贝？”

陆小凤笑道：“一点也不错！”

花满楼道：“是个什么样的宝贝？”

陆小凤道：“是一条线！”

花满楼听不懂了：“一条线？是条什么样的线？”

陆小凤道：“是条看不见的线，但我们只要沿着这条线摸索过去，就能摸到那条狐狸的尾巴了！”

花满楼还是不太懂：“什么狐狸？”

陆小凤笑道：“当然是条会绣花的狐狸！”

现在他总算已证明了一件事。江轻霞的确是和那绣花大盗同一个组织的人。所以他只要能找到江轻霞，就一定能找到那绣花大盗。

花满楼道：“你有把握能找到江轻霞？”

陆小凤道：“有一点。”

花满楼道：“你准备怎么样去找？”

陆小凤道：“我准备先去找一双红鞋子，找一个本不该穿着红鞋子。却偏偏穿着红鞋子的人！”

花满楼叹了口气，苦笑道：“你说的话我好像越来越听不懂了！”

陆小凤笑道：“我保证你总有一天会懂的！”他忽然发现屋子里少了个人：“叶孤城呢？”

花满楼道：“他不喝酒，也不喜欢陪人喝酒，现在也已到了应该睡觉的时候！”

陆小凤道：“你想他真的会去睡觉？”

花满楼又叹了口气，道：“我只知道他若一定要去找西门吹雪，也没有能拦得住他的！”

陆小凤并不时常醉，但却时常喜欢装醉。他装醉的时候，吵得别人头大如斗。花满楼并不怕他吵，但这里是王府，他不想让陆小凤砸破金九龄的饭碗。

陆小凤正用筷子敲着酒杯，放声高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唐人王之涣的名句，也是白云城主叶孤城最喜欢的诗。他显然还在想着叶孤城，所以他并没有真的醉。

“上马不提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他又在唱北国的胡歌，唱完了一首，又唱一首，好像嗓子痒得要命。

花满楼忽然道：“你刚才说外面有人在等你，是谁？”

陆小凤立刻不唱了。他当然并没有真醉，薛冰现在却已可能真的醉了。一个人在又着急，又生气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醉的。陆小凤跳了起来，冲了出去。

金九龄道：“你想是谁在外面等他？”

花满楼连想都没有想：“一定是薛冰！”

金九龄道：“一定是她！”

花满楼道：“我知道薛冰一直都很喜欢他，他也一直都很喜欢薛冰！”

可是薛冰并没有在客栈里等他，薛冰一直都没有回如意客栈去。陆小凤知道现在只有一个法子也许还能找得到薛冰——先去找蛇王。这次他当然已用不着别人带路。

夜已很深，蛇王居然还没有睡，看见陆小凤找来，也并不吃惊："我正在等你！"

"你在等我？你知道我会来？"蛇王点点头。

陆小凤又问："薛冰来过？"

蛇王又点点头："她一直都在这里喝酒，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话！"

陆小凤道："她说什么？"

蛇王笑了笑，道："她说你不是个东西，也不是个人。"他虽然在笑，笑容中却仿佛带着些忧虑。

陆小凤苦笑道："她一定喝醉了！"

蛇王道："但她却一定要走，一定要去找你，我又不能拉住她，又不放心让她一个人走，只好派两个人暗中在后面保护她！"

陆小凤道："那两个人现在回来了没有？"

蛇王叹了口气，道："他们已不会回来！"

陆小凤动容道："为什么？"

蛇王的神情更沉重，道："已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薛姑娘却不见了！"

尸体是在一条暗巷中发现的，致命的伤，是在眼睛上。他们死的时候，已是瞎子。

"绣花大盗！"陆小凤全身都已冰冷。薛冰难道已落入绣花大盗的手里？难道她已知道陆小凤发现了她的秘密？这至少又证明了一件事——陆小凤找到的那线索，无疑是正确的！在重重疑云中能找到一条正确的线索，本是件值得兴奋的事。但陆小凤却觉得自己的心似已沉到了脚底，正在被他自己的脚践踏着。他忽然发觉自己对薛冰的感情，远比他自己想象中还要强烈得多。回到小楼上，蛇王还在等着他，默默的替他倒了杯酒。陆小凤端起酒杯，又放下。

蛇王道："你不想喝杯酒？"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现在我只想能清醒清醒！"他笑得比哭得还难看，蛇王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如此难受。

"我手下有三千个兄弟，只要薛姑娘还在城里，我就一定能找得到！"这并不完全是安慰的话，他的确有这种力量。可是，等他找到她时，她的尸体说不定也已冰冷。

陆小凤忽然问："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会绣花的大胡子？"

蛇王点点头，道："我虽然一直没有问，但也已猜到你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陆小凤道："你的那两位兄弟，就是死在这个人手里的，所以……"

蛇王道："所以你怕薛姑娘也已落在他手里！"陆小凤又端起酒杯。

这次蛇王却按住了他的手："你实在需要清醒清醒，最好能想法子睡一下！"

陆小凤苦笑，道："你若是我，你现在能睡得着？"

蛇王也在苦笑："我已有十年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这也是病，久病成良医，所以我已有专治这种病的药。"一种白色的粉末，装在碧玉瓶中。

蛇王倒出了一点，倒在酒里："瞪着眼坐在这里就算坐十年，也救不出

薛姑娘的，但你若能睡一下，若能清醒些，就说不定能想出救她的法子。”陆小凤迟疑着，终于将这杯酒喝了下去。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亮了，阳光已照在碧萝纱窗上。蛇王正坐在窗下，用一块雪白的绒布，轻轻擦拭着一柄剑。一柄非常细，非常窄的剑，是用上好的缅铁百炼而成的，平时可以当做腰带般围在身上，这正是蛇王的成名武器，“灵蛇剑”。

陆小风已坐起来，皱着眉问道：“你在干什么？”

蛇王道：“我在擦我的剑。”

陆小凤道：“可是你至少已有十年没有用过这柄剑。”

蛇王道：“我只不过是在擦剑，并没有准备用它。”

他一直没有看陆小凤，好像生怕陆小凤会从他眼睛里看出什么秘密来。他的脸色在阳光下看来，还是苍白得可怕。只有真正失眠过的人，才知道失眠是件多么痛苦，多么可怕的事，那虽不是病，而是种比任何病都可怕的刑罚和折磨。他已被折瞎了十年。”

陆小凤看着他，过了很久，才缓缓道：“我也从来都没有问过你的往事！”

蛇王道：“你没有”。”

陆小凤道：“我不问，也许只不过因为我已知道！”

蛇王的脸色立刻变了变：“你知道什么？”

陆小凤道：“我知道你本来并不是蛇王，像你这种人，若不是为了要逃避一件极痛苦的事，是绝不会来做蛇王的。”

蛇王冷冷道：“做蛇王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难道看不出我活得比世上大多数人都舒服？”

陆小凤道：“但你却绝不是这种人，若不是为了逃避，本不该隐身在市井中！”

蛇王道：“我本该是哪种人？”

陆小凤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只知道朋友之间应该说实话！”

蛇王的脸色更苍白，忽然长长叹息，道：“你本不该醒得这么早的！”

陆小凤道：“可是我现在已醒了！”

蛇王道：“你认为我在逃避什么？”

陆小凤道：“仇恨！世上很少有别的事能像仇恨这么样今人痛苦！”蛇王的神色的确很痛苦。

陆小凤道：“你为了要逃避这件仇恨，所以才到这里来，藏身在市井中，因为你知道你的仇人永远也想不到你已变成了蛇王。”蛇王想否认，却没有开口。

陆小凤道：“只可惜这件仇恨却是你自己永远也忘不了的，所以只要你一有机会，你就不顾一切，去将这件事结束！”他忽然走过去，扶着蛇王的肩，盯着蛇王的眼睛，一字字道：“现在你是不是已有了机会？是不是已发现了你仇人的行踪？”蛇王闭着嘴，神情更痛苦！

陆小凤道：“你的仇人究竟是谁？现在是不是就在这城里？”蛇王还是闭着嘴。

陆小凤道：“你可以不说，但我也可以不让你下楼。”

蛇王板着脸，冷冷道：“你自己的麻烦已够多了，为什么还要管别人的事？”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对人有了恩惠，从不愿别人报答，所以你才不肯将这件事告诉我，”蛇王又闭上了嘴。

陆小凤道：“我也并不想报答你，只不过想跟你谈个交易！”

蛇王忍不住问：“什么交易？”

陆小凤道：“我替你去对付那个人，你替我去找回薛冰来！”

蛇王用力握紧了双拳，但苍白枯瘦的一双手，却还是忍不住发抖：“不错，我的确有个仇人，我的确是要找他去算帐。”

“我果然没有猜错！”

蛇王冷笑道：“这既然完全是我的事，我为什么要你去替我做？”

陆小凤也在冷笑，道：“因为你的手在发抖，因为你已病了十年，已经被这仇恨折磨得不像个活人了，因为你现在若是去了，只不过是去送死！”蛇王僵直的身子突然软倒在椅子上，整个人都似已完全崩溃。

陆小凤却还是不肯放松，冷冷道：“也许你自己本来已想死，因为你觉得活着比死更痛苦，但我却不愿看着你死在那个人手里，也不让看着那个已经害得你半死不活的人，再自由自在的活在世上。”他用力握住了蛇王冰冷的手，一字字接着道：“因为我们是朋友！”

蛇王看着他，泪珠突然像泉水般从干涩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喃喃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的妻子？当然没有，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是多么温柔善良的女人，你有没有看过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全都是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才只不过五六岁……”

陆小凤也咬紧了牙：“他们现在已全都死在那个人手里？”

蛇王的喉头已哽咽，声音已嘶哑：“她根本就不能算是个人，她的心比蛇蝎还毒，她的手段比厉鬼还可怕，也许她根本就是个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女！”

陆小凤道：“她是个女人？”蛇王点点头。

“她叫什么名字？”

“公孙大娘。”

蛇王又解释着道：“其实她叫公孙兰，据说是初唐教坊中第一名人公孙大娘的后代，所以知道她的人也都叫她公孙大娘！”

陆小凤道：“我却不知道这个人，这名字我连听都没有听过。”

蛇王道：“她并不是个名人，因为她不愿做名人，她认为做名人总是会有麻烦。”

陆小凤叹道：“看来她至少已可算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做名人的麻烦和苦恼，又有谁能了解得比陆小凤清楚。

蛇王道：“可是她用过很多别的名字，那些名字你说不定反而会知道！”

陆小凤道：“哦？”

蛇王道：“女屠户、桃花蜂、五毒娘子、销魂婆婆……这些名字你总该听说过的！”

陆小凤动容道：“这些人全是她？”

蛇王道：“全都是。”

陆小凤叹道：“看来她实在已可算是个很可怕的女人。”他又问：“她的行踪既然如此诡秘，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我并没有找到她，是她找到我的，”蛇王从怀里拿出了张已揉成一团，又铺平叠好的信笺：“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也知道你一定很想见我，月圆之

夕，我在西园等你，你最好带点银子来，请我吃那里拿手的鼎湖上素和罗汉斋麦。”字写得很美，很秀气，下面的具名，是一束兰花。

蛇王道：“这是她交给城南的一个兄弟，要他当面交给我的！”

陆小凤沉吟着，这：“她没有直接交给你，也许她还不知道你的住处！”

蛇王道：“能到我这小楼上来的人并不多！”

陆小凤道：“西园，是不是那个里面有株连里树的西园？”

蛇王道：“不错。”

陆小凤道：“今天就是月圆之夕？”

蛇王道：“今天就是十五。”

陆小凤道：“她约的是晚上，现在还早，你就己准备去？”

蛇王道：“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是上午？”陆小凤忽然发现窗外的阳光已渐渐黯淡，已将近黄昏了。

“那些药本足够让你睡到明天早上的，可是再强的药力，对你这个人好像也没什么效力。”

陆小凤苦笑道：“这也许只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已经快麻木。”

蛇王凝视着他，缓缓道：“我也知道我绝不是她的对手，可是你……”

陆小凤道：“你用不着担心我，比她再厉害十倍的人，我也见过，我现在还活着。”他不让蛇王开口，又说：“只不过，有件事我倒有点担心！”

“什么事？”

“我担心我找不到她，”陆小凤接着道：“她既然有很多名字，一定也有很多比身，何况，有些女人只要改变一下衣服和发式，别人就很难认得出她的。”

蛇王道：“她的易容术的确很精，也很少以真面目示人，可是她有个毛病，你只要知道她这个毛病，就一定能认得出她来！”好像每个女人都多多少少有点毛病的。

陆小凤笑了笑：“她的毛病是什么？”

蛇王道：“她这个毛病很特别，”好像越聪明，越美丽的女人，毛病就越特别。蛇王道：“无论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无论她改扮成什么样的人，她穿的鞋子总是不会变的！”

陆小凤的眼睛里已发出了光：“她穿的是什么鞋子？”

“红鞋子！”陆小凤跳了起来。

“鲜红的绣花鞋子，就像是新娘子穿的那种，但上面绣的却不是鸳鸯，而是只猫头鹰！”

诡计脱身

西园在城西，是个大花园，现在已过了黄昏，花丛里，树荫下，亭台楼阁间，已亮起了一盏盏繁星般的灯光。晚风中带着花香，也带着酒香。月圆如镜，正挂在树梢。是连理树。高大的红木棉，两株连理，合成一株，就像是情人们在拥抱着一样。

陆小凤又想起了薛冰。只要一想起薛冰，他的心就好像忽然被人刺了一针。他并不是个无情的人，但他也知道，现在并不是焦急伤心的时候。他已在园中走了一遍，今夜来的女客并不多，他还没有看见一个穿红鞋子的女人。可是他并不着急。

因为公孙兰并不知道园子里有陆小凤这么样一个人在找她，这点他无疑已占了优势，冰盘般的明月，已渐渐升高了，朦胧的月色，美得令人心碎。现在若是有薛冰在身侧，她一定会吵着要找个位子坐下来，叫一大盘这里最有名的鼎湖上素。

在别人面前，她总是很害羞，一句话还没有说，脸就已红了。可是只要跟陆小凤在一起，她好像就忽然变成了个顽皮的孩子，一会儿吵着要这样，一会儿又吵着要那样，连片刻都不肯停。陆小凤忽然发现了一件事——他喜欢她吵，喜欢听她吵，看她吵，喜欢看她像孩子般在面前撒娇赖皮，喜欢她在……他禁止自己再想下去，他准备再到别的地方去走走。

就在他刚转过身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老太婆从树影下走了出来。一个很老的老太婆，穿着身补满补钉的青色衣服，背上就好像压着块大石头，好像已将她的腰从中间压断了。

她走路的时候，就好像一直弯着腰，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一样。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满是皱纹。看来就像是张已揉成一团，又展开了棉纸。

“糖沙栗子！”她手里还提着个很大的竹篮，用一块很厚的棉布盖着：“刚上市的糖炒栗子，又香又热的糖炒栗子，才十文钱一斤。”一个孤苦贫穷的老妇人，已到了生命中的垂暮之年，还要出来用她那几乎完全嘶哑的声音一声声叫卖她的糖炒栗子。

陆小凤忽然觉得心里很难受，他本就是个很富于同情的人：“老婆婆，你过来，我买两斤。”栗子果然又香又热，而且正是刚上市的。

“你说十文钱一斤？”

老婆婆点点头，还是弯着腰，好像一直在看陆小凤脚，因为她的腰根本已直不起来。

陆小凤却摇了摇头，道：“十文钱一斤绝不行！”

“才十个大钱，大爷你也嫌贵？”

陆小凤板着脸道：“像这么好的栗子，至少也得十两银子一斤才行，少一文钱我都不买。”

老婆婆笑了，笑得满脸的皱纹更深。——这人是个呆子？还是镜花缘中君子国来的人？

“十两银子一斤，你若肯卖，我就买两斤，”

老婆婆当然肯卖：“二十两一斤我也肯卖！”一个人年纪老了时。为什么总是比较贪心？

陆小凤笑道：“但是我也有件事要你帮我个忙！”

老婆婆苦笑道：“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还能帮大爷你做什么事？”

陆小凤道：“ 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

老婆婆道：“ 为什么？ ”

陆小凤笑道：“ 因为你的腰已弯了，本来就好像总是在地上找东西一样，所以我要你去替我找样东西！ ” 找什么？

陆小凤道：“ 找一个穿红鞋子的女人，红鞋子上还绣着只猫头鹰， ” 老婆婆也笑了。这种事叫她做，正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她就算钻到别人裙子底下去，别人也不会疑心的。

她接过了二十两银子，眼睛已笑得眯成一条线：“ 大爷你就在这里等着，一找到，我就回来告诉你。 ”

陆小凤道：“ 你若能找到，回来我再买你五斤栗子。 ”

老婆婆高高兴兴的走了。陆小凤更开心，不但开心，而且得意。只有他这种聪明的人，才会想得出这种聪明主意。他忽然发现自己实在是个天才。但他却忘了一件事——天才往往总是比较短命的！

栗子还很热，又热又香。陆小凤正准备慰劳慰劳自己。他找了块干净的石块坐下来，正剥了个栗子，准备放进嘴。他忽然又想起了薛冰。薛冰最喜欢吃栗子，天冷的时候，她总是先把栗子放在怀里，暖着手，然后再慢慢的剥来吃。有一次陆小凤看见她时，她就正在剥栗子。

那天真冷，陆小凤的手都快冻僵了，她就拉着他的手，就放到她怀里去。直到现在，那种甜蜜的温暖，仿佛还留在陆小凤的指尖。可是她的人呢？这栗子你叫陆小凤怎么能吃得下去？

远处的花丛间，稳稳传来了一阵凄婉的歌声：“ 云发乱，晚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栏杆？ ” 优美的歌声中，充满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缠绵相思之意。

陆小凤轻轻叹了口气，用衣角兜着的栗子，撒了一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竟是个如此多愁善感的人。

他倚在树上，闭上了眼睛：“ 若是永远也找不到她了呢？ ”

他的情绪忽然变得很消沉。动也不想再动，看起来就像是个死人。就在这时候。那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婆婆又从黑影中走了出来。陆小凤眼睛并不是完全闭着的，还眯开着一条线。

他本来想起来问这老婆婆，是不是已找到那个穿红鞋子的女人。可是他忽然发现这老婆婆昏花的老眼里，竟似在闪动着一种刀锋般的光。这么样一个老太婆，眼睛里本来绝不该有这种光的。

陆小凤的心里，忽然也仿佛闪过了一道光，灵光。他索性将呼吸也闭住。老太婆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糖炒栗子，干枯的嘴角，似又露出了一丝狞笑。陆小凤的脸在树影下看来，正是死灰色的。

老婆婆喃喃道：“ 这么好的糖炒栗子，一个就可以毒死三个人，不捡起来岂非可惜！ ”

她蹒跚着走了过来，陆小凤忽然发现她走路的样子虽然老态龙钟，但脚步却很轻，她穿的裙子很长，直拖到地上，盖住了脚，她脚上穿的是什么鞋子？陆小凤突然张开了眼睛，瞪着她，这老太婆居然并没有吃惊，至少陆小凤并没有看出她有吃惊的样子。

她实在真能沉得住气，居然还眯起眼笑了笑，道：“ 这地方好像没有穿红鞋子的女人，穿紫鞋子和黄鞋子的倒有两个！ ”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 穿红鞋子的也有一个，我已找到了！ ”

老婆婆道：“ 大爷你已找到了？在哪里？ ”

陆小凤道：“ 就在这里，就是你！ ”

老婆婆吃惊的看着他，“ 是我？我这种老太婆会穿着双红鞋子？ ”

陆小凤淡淡道：“ 我的眼睛会透视，己看见了你脚上的红鞋子，而且还看见了上面绣着的那只猫头鹰！ ”

老婆婆忽然笑了，她的笑声如银铃。比银铃更动听：“ 你没有吃我的糖炒栗子？ ”

“ 没有。 ”

“ 这么好的糖炒栗子，你为什么不吃？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因为我是个多情的人！ ”

老婆婆眨眨眼，道：“ 多情的人就不吃糖炒栗子？ ”

陆小凤道：“ 偶尔也吃的，但却只吃没有毒的那一种。 ”

老婆婆又笑了，银铃般笑道：“ 好，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 ”

“ 你知道我是陆小凤？ ”

老婆婆笑道：“ 脸上长着四条眉毛的人，这世上又有几个？ ”

陆小凤也笑了。他笑得当然没有这老太婆好听，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在笑。他知道这老婆婆已经快出手了，也知道这出手一击必定很不好受。他没有猜错。

就在他开始笑的时候，这老婆婆已从篮子里抽出双短剑，剑上系着鲜红的彩缎。就在他看见这双短剑的时候，剑光一闪，剑锋已到了他的咽喉，好快的出手！好快的剑！

陆小凤不敢出手去接，他怕剑锋上有毒。平时他也许是个很大意，很马虎的人，可是到了这种生死关头，能比他更谨慎小心的人，找遍天下也找不出几个。他的人忽然间似游鱼般滑了出去。不但反应快，动用更快。可是无论他的人到了哪里，闪动飞舞的剑光立刻也跟着到了哪里。

剑光如惊虹掣电，木叶被霖寒的剑气所摧，一片片落了下来。转瞬间又被剑光绞碎。陆小凤身上已被逼出了冷汗。他本来以为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已是世上最可怕的剑客，他想不到世上还有个这么样的人。

“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

“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骏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

这里虽没有如山观者，但陆小凤面上颜色的确已沮丧。连十五的明月，似也被这森寒的剑气逼得失去了光彩。难道这就是昔年翟公孙大娘，教她弟子所舞的剑器。

陆小凤这才知道，剑器并不是舞给别人看的，剑器也一样可以杀人。他现在就随时都可能死在这剑器下。红缎带动短剑，远比用手使更灵活，招式的变化之快，更令人无法思议。

陆小凤的衣襟已被割破，人已被逼得贴在树杆上，“ 哧 ”的一声，剑风破风，两柄短剑如神龙交剪，闪电般刺了过来。这里已是退无可退的绝路。

公孙大娘嘴角又露出了狞笑，但她却不知道陆小凤最大的本事，就是在绝路中求生，在死中求活。他的人突然沿着树干滑了下去，像蛇一般滑在地上。

只听“ 夺 ”的一响，剑锋已钉人了树干。就在这一刹那间，陆小凤的人

已又弹起，反手一划，剑柄上的绸带已断！这一着就等于砍断了握剑的两只手。公孙大娘的身子也已凌空翻出，长裙飘飞，陆小凤终于看到了她的鞋子。红鞋子！

明月当空，红鞋子在月光下一现，她的人已飞掠出五丈外。陆小凤当然绝不肯让她就这样走的，可是他身形展动时，已比她迟了一步。这一步他竟始终无法追上。

无论他用多快的身法，他们之间的距离，始终都保持着四五丈远。江湖中以轻功著名的高手，陆小凤也见过不少。司空摘星当然就是其中轻功最高的一个，阎铁珊、霍长青、西门吹雪、老实和尚，这些人当然也都不弱。

但此刻在前面逃的若是这些人，陆小凤说不定早已追上了。他忽然发现这个“老婆婆”非但剑法可怕，而且也是他前所未见的轻功高手。花木园林，亭台楼阁，飞一般从他们脚底倒退了出去。

接着又是一重重屋脊，一条条道路，公孙大娘的身法竟始终也没有慢下来，她虽然绝不是气力已衰的老婆婆。但陆小凤也正是年轻力壮，精神，体力都正在巅峰，他的身法当然也没有慢下来。

公孙大娘已发现要甩掉后面这个人，实在不是件容易事。

前面的一条街上，灯火辉煌，现在时候还不晚，这条街正是城里里热闹的地方。街上有两三家茶楼，两三家酒馆，街旁摆着各式各样的摊子，有几档是卖针线花粉的，有几档卖的是鱼生粥和烧鹅。

公孙大娘真力突然下坠，人已落在街上，立刻放声大叫了起来：“救命呀，救命……”

她大叫着，奔入了一家茶楼，陆小凤也已追到。但是一个老太婆叫救命，一个年青力壮的大男人在后面追，这件事当然是人人都看不惯的。已有几个直眉楞眼的小伙子，怒吼着跳了起来，有的还抽出了刀。陆小凤已发现要糟了。他当然有能力将这些路见不平，仗义勇为的年青人一下子全都打倒，可是这些人看来都恨不得能一下子打倒他。

七八个人一起涌上来，动刀的动刀，拿板凳的拿板凳，围住了陆小凤，纷纷大骂：“丢你老母，你条契弟追住个百掖婆做啥，唔通你重想强奸　？”

陆小凤实在哭笑不得，想解释，又不知该怎么样解释，想出手，又下不了手，一条板凳已当头砸了下来，他只有伸手去挡，“崩”的，他的手没有断，板凳却断了。大家这才吃了一惊，就在这时，已有个人冲了进来，“劈劈拍拍”，一人给了他们一个耳光。这些直眉楞眼的年青小伙子，竟连一个敢还手的都没有。

陆小凤总算松了口气，他已看出冲进来的这个人，正是昨天在蛇王楼下的院子里，想试试他功夫的那两条赤膊大汉之一。“你地知唔知　系乜傢人？”

这大汉指着陆小凤，大声道：“　就系蛇王老大最好毬朋友，天下功夫最犀利毬陆小凤。”

对这些小伙子说来，陆小凤的名字并不吓人，可是蛇王的朋友，那就是谁都不能动的了。于是拿刀的藏起刀，拿板凳的放下板凳，一个个都想过来道歉，赔罪！陆小凤却已乘机冲了出去，冲出了后面的门，后门外是条小巷子。他刚才看见公孙大娘就是从这扇门出去的，但现在小巷子里却只有条野狗蹲在阴沟旁啃骨头。公孙大娘已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知道再追也没法子追了，只好转过身。

那大汉已跟过来，打着半生不熟的官话，笑道：“我们正准备到西园去找你，想不到你已来了！”

“找我有事？”

大汉点点头，道：“我们已找到那位姑娘的地方，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他结结巴巴的说着，自己也急得满头大汗。

陆小凤更急，打断了他的话：“她在哪里？”

大汉道：“我带你去！”

街上的人还是很多，可是看见这大汉走过来，大多都远远的避开了。

“我也姓陆，叫陆广。”他好像认为姓陆是件很光荣的事，所以他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

陆小凤却只希望他少说话，快走路。

“我佩服你，你的功夫真是莫得顶。”陆广却一心在讨好：“这东西香得很，你吃不吃？”他从怀里拿出来的东西，竟赫然又是几个糖炒栗子，又香又热的糖妙栗子。

陆小凤却好像看见了毒蛇一样，一把拉住他的手：“这是哪里来的？”

陆广怔了怔，道：“当然是买来的，姓陆的从来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

“ 从哪里买来的？卖栗子的人呢？”

“就在那边。”

陆广随手一指，街角上果然有个卖栗子的摊子，一个人正在大铁锅里炒栗子。栗子本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到处都有得卖的。陆小凤松了口气，但掌心却已泌出了冷汗。

现在想起来，他才发现刚才他剥开栗子的那一刻，也许就是他生平最危险的时候，只要那个栗子一进了嘴，现在他已不是陆小凤了。

“死人就是死人，死人没有名字。”就连叶孤城剑锋逼上他胸膛的那一瞬间，也没有刚才危险。他忽然发觉一个人多情也是有好处的。何况他现在总算已知道了薛冰的下落。

陆小凤忽然又觉得愉快了起来，拍着陆广的肩，笑道：“想不到你也姓陆，好极了，几时有空，我请你饮茶。”饮茶本是广东人最大的嗜好，饭可以不吃，茶却不可不饮。

谁知陆广却摇着头道：“我不饮茶，我只喝酒！”

陆小凤大笑，笑得别人都扭过头，吃惊的看着他。可是他不在乎。

他高兴的时候，只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陪他高兴。这时陆广已转进了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正在一家饼店和一家绸缎庄的中间，巷子特别窄，两个人都不能并肩走，巷子两边也没有门，看来这只不过是那两家店铺盖房子时，故意留出来的一点空地而已。

也许这两家人彼此都看不顺眼，所以谁都不愿自己的墙连着对方的。但巷子的尽头，却有扇小红门。门是虚掩着的，一个人正站在门口，好像很着急，急得直搓手。

看见陆广，这人立刻迎上来，在陆广耳边悄悄的说了两句话，陆广的脸色似已变了，回过头向陆小凤勉强笑了笑，道：“就在这里，我……我不能陪你进去了。”他为什么不能进去？难道这屋子里也有什么可怕的事？

陆小凤已冲了进去，只要能找到薛冰，无论遇着什么事他都不在乎。

院子里只有两间平房，房里有两个人。两个人都不是薛冰。是两个男人，其中竟有一个是金九龄。陆小凤怔住：“你怎么会在这里？薛冰呢？”

金九龄没有回答这句话，却伸出了手—他手里提着件衣服，又轻又软的白衣服。这是薛冰的衣服，陆小凤当然认得出，他脸色已变了。薛冰的衣服在这里，人却不在，这件衣服当然不会是自己走来的。她当然也不会自己脱下衣服，赤裸裸的走出去。陆小凤忽然觉得腿在发软，后退了两步，倒在椅子上，胃里已涌出了酸水。

金九龄的脸色也很沉重，迟疑着，终于问道：“你认得出这是薛冰的衣服？”

陆小凤点点头，他跟薛冰分手的时候，薛冰身上还穿着这件衣服。

“她的衣服既然在这里，她的人当然也一定到这里来过！”

“你看见她没有？”陆小凤还抱着希望。

金九龄却摇摇头，道：“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已没有人了。”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金九龄道：“这地方并不是我们找到的？”

“是蛇王？”

这次金九龄点了点头，道：“他的确是你的好朋友，的确替你尽了力！”

陆小凤没有开口，他正在心里问自己：“我是不是也替他尽了力？”

金九龄道：“自从今天凌晨时开始，他手下所有的兄弟就开始替你找薛冰！”

他们找人的方法很有效，因为他们的兄弟已深入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尤其是茶楼、酒馆、客栈、小饭铺，甚至卖艇仔粥、烧鹅饭的大排档。这些本就是人最杂，消息最多的地方。

他们先从这些地方开始打听，最近有没有可疑的陌生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吃饭睡觉的。客栈里没有，他们又再打听，附近有没有空房子租给可疑的陌生人。三千条市井好汉，在同时打听一件事，当然很快就会问出眉目来。

“麦家饼店后面，有栋小房子，三四个月前，租给了一个人。”

再问房东，房东的答复是：“来租房子的是个很漂亮的后生，出手也很大方，先预付了一年房租，可是自从那次之后，他就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房子也一直都是空着的，好像始终都没有人进去住。”世上绝没有人会特地花钱租一栋房子，却让它一直空着在那里，这其中当然有原因，有秘密。

金九龄道：“今天黄昏时，他们问出了这件事，立刻就派人到这里来探听，那时这屋子里似乎还有女人的呻吟声，来探听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回去再找了人来，这里却已没有人了。”

陆小风道：“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金九龄笑了笑，道：“以前跟着我的那班兄弟，现在都已升了官，成了名！”他拍了拍身旁一个人的肩，微笑着道：“这位就是平城的总捕头，鲁少华。”

陆小凤这才注意到他身旁还有个短小精悍，年纪虽不大，头发却已花白的青衣人，穿着虽是普通生意人的打扮，但目光炯炯，鹰鼻如钓，腰上隐隐隆起，衣服里头虽然还带着软鞭练子枪一类的软兵器，也说不定是锁练铐镣。只要在江湖中混过几天的人，一眼就可看出他一定是六扇门中的高手。“白头鹰”鲁少华，也的确是东南一带黑道朋友觉得最扎手的名捕。

鲁少华赔着笑道：“我吃的虽然是公门饭，可是对蛇王老大也一直很仰慕，只要过得去，我对他手下的兄弟，总是尽量的给方便！”其实他心里也知道，若想保持这城市地面上的太平，就最好少惹蛇王的兄弟。

“但是今天一清早，蛇王手下的三千兄弟，就全部出动，我既不知道究竟是出了什么大事，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管。”所以他也派出了他手下的捕快，四处打听。平城是岭南第一大埠，龙蛇混杂，四方杂处，能在这种地方做捕快们的总班头，当然是有两下子的。

鲁少华道：“等在下知道这件事和陆大侠有关系后，就立刻设法和老总联络。”虽然金九龄已不是他的老总，但是他的称呼犹未改。现在陆小凤才知道陆广刚才为什么不愿进来了，有平城的总捕在这里，他们当然是要避着些的。

金九龄道：“薛姑娘的衣服还在，可是人已不见，这只有一种解释！”

陆小凤在听。他相信金九龄的判断，他自己的心却已又乱了。

金九龄道：“绑她来的人，知道行踪已被发现，就立刻将她带走，却嫌她身上穿的白衣服太惹眼，所以就替她换了套衣服！”

“这里有衣服可换？”鲁少华打开了屋角的衣柜，柜子里还有六七套衣服，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有老年人穿的，也有年青人穿的。

金九龄道：“这地方只有一张床，只有一个人住，但却有六七套各种不同的衣服，这就可以证明一件事。”

陆小凤道：“证明这个人必定精于易容改扮，随时都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身分出现！”

金九龄道：“但却只有衣服，没有鞋子，这也可以证明一件事！”

陆小凤道：“证明她无论改扮什么人，穿的鞋子却只有一种！”

金九龄道：“红鞋子？”

陆小凤道：“不错，红鞋子，红缎的绣花鞋，就像是新娘子穿的那种！”

金九龄道：“由很多迹象都可以看出，来租房的那漂亮后生，的确是女人改扮的！”

陆小凤道：“哦？”

金九龄道：“这里到处都积着灰尘，显见已很久没有人来住过，日用生活需要用的东西，这里连一样也没有，但却有面镜子！”女人的确总是比较喜欢照镜子，可是——

陆小凤道：“男人也有喜欢照镜子的，易容改扮时更非照镜子不可！”

金九龄在窗前的桌上，拿起了面镜子，道：“这上面有个手上汗迹留下来的印子，是新留下来的！”

陆小凤道：“是女人的手印？”

金九龄点点头，道：“但却绝不会是薛冰的，她既然被人囚禁在这里，手脚纵然没有被绑住，也一定被点了穴道。”床上的被褥凌乱，好像刚有人睡过的样子。

金九龄道：“若是我猜的不错，她刚才很可能一直都是躺在床上的。”

鲁少华道：“蛇王的兄弟，曾经听见屋子里有女人的呻吟声，所以我猜想那位薛姑娘还很可能已受了伤！”金九龄瞪了他一眼，他显然不愿让陆小凤知道这件事，免得陆小凤焦急难受。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其实他就算不说，我也可以想得到的！”

金九龄立刻道：“但屋子里一点血迹也没有，可见她就算受了伤，伤得也不重！”这就是安慰的话了，薛冰受的若是内伤，无论伤势多重，也不会有血迹留下的。但陆小凤却喜欢听这种话，他现在的确需要别人的安慰。

金九龄道：“这人临时要将薛冰带走，走得显然很匆忙，所以才会有这

些痕迹留下！”
陆小凤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金九龄道：“天还没有黑的时候！”
那时陆小凤正在路上，正准备到西园去赴约，那卖糖炒栗子的‘老婆婆”，也还没有出现。她很可能是将薛冰带走之后，再到西园去的。她很可能就是租这房子的人。
金九龄道：“这房子是在两个月前租下来的，正确的日期是五月十一。”
陆小凤动容道：“五月十一？”
金九龄道：“王府的盗案，是六月十一发生的，她来租这房了的时候，正恰巧在盗案发生的前一个月。”
陆小凤道：“也正是江重威生日的前三天！”
金九龄道：“江重威的生日，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
陆小凤道：“他生日那天，江轻霞曾经特地来为他祝寿。”
金九龄目光闪动，道：“也就在那天，她将酒窖的钥匙打了模型。”
陆小凤道：“为了避免让别人怀疑她跟这件事有关系，所以她们又等了二十多天才动手！”
金九龄道：“在做这种大案之前，当然一定要有很周密的计划，还得先设法了解王府的环境，动手时才能万无一失。”
陆小凤道：“她平时当然不能以那大胡子的身分出现，所以到了当天晚上，一定要准备个隐蔽的地方，易容改扮。”
金九龄道：“这里就是个很好的地方！”
陆小凤道：“就因为这地方是在闹区里，所以反而不会引人疑心！”
金九龄叹道：“看来她的确很能抓得住别人心里的弱点！”
鲁少华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听着，此刻才忍不住问：“难道来租这房子的人，就是那绣花大盗？”
陆小凤道：“现在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已有六七成把握！”
金九龄忽然道：“不止六七成！”
陆小凤道：“哦？”
金九龄道：“我敢说我们现在至少已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陆小凤道：“你为什么如此确定？”
金九龄道：“就因为这样东西！”他从衣袖里拿出了个红缎子的小荷包：“这是我刚才从衣柜下找到的，你看看里面是什么？”荷包里竟然是一包崭新的绣花针！
鲁少华从巷口的麦家饼店，买了些刚出炉的月饼。现在距离中秋虽然还有整整一个月，但月饼却已上市了。陆小凤勉强吃了半个。这条街道很静，他们一边走，一边吃——绣花大盗当然绝不会再回到那房子去的，他们也没有留在那里的必要。
金九龄道：“这些绣花针都是百炼精钢打成的，和普通的不同！”
“上面有没有淬毒？”
“没有。”
金九龄又道：“她留下那些人活口，为的也许就是要那些人证明她不是女人，是个长着大胡子的，会绣花的男人。”
陆小凤道：“她根本也没有一定要杀他们的必要！”
金九龄道：“你想她有没有可能就是江轻霞？”

“没有，完全没有可能！”陆小凤道：“江轻霞的武功虽不弱，但比起她来，却差得很远！”

他接着又道：“江轻霞唯一的任务，只不过是替她到王府里去探查情况，再打出几个钥匙模型来而已！”

金九龄道：“你认为江轻霞是她的属下？”陆小凤点点头。

金九龄道：“江轻霞在江湖中也已是个名人，而且很骄傲，怎么会甘心受她的控制？”

陆小凤叹道：“因为她样样都比江轻霞强的多，我这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见过武功那么高，那么凶狠狡猾的女人！”

金九龄耸然动容：“你已见过她？”

陆小凤苦笑道：“不但已见过她，而且几乎已死在她手里！”

金九龄道：“你怎么会见到她的？”

陆小凤道：“我本来是代一个朋友到西园去赴约的！”

金九龄道：“赴约？那是个什么样的约会？”

陆小凤长长叹了口气：“那实在是个要命的约会！”

金九龄道：“你那朋友约的人是谁？”

陆小凤道：“公孙大娘，公孙兰。”

金九龄皱眉道：“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听过这名字。”

陆小凤道：“因为她本就不是个有名的人，也从来不愿出名！”

金九龄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陆小凤道：“不知道。”

金九龄更奇怪：“你已见过她，却连她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

陆小凤道：“我见过的是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太婆，买了她两斤糖炒栗子，我只要吃了一个下去，你现在就已见不到我了。”

金九龄忽然失声道：“熊姥姥的糖炒栗子！”

“熊姥姥的糖炒栗子？”陆小凤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金九龄道：“前两年里，常常会有些不明白的人死在路上，都是被毒死的，尸体旁都散落着一些糖炒栗子。”

鲁少华也知道这件事：“出事的时候，都是在月圆之夜。

陆小凤道：“今天正是月圆。”

鲁少华道：“我就曾经办过这么样几件案子，从来也查不出一点头绪，死的那些人，既不是被仇家所害，也不是谋财害命。”

金九龄道：“就因为死的都是些无名之辈，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在江湖中流传，只有在公门办案的人才知道。”

鲁少华道：“两年前，有个新出道的镖师叫张放，就是这么样死的，只不过他临死前还说了两句话。”

“说什么？”

“他第一句说的就是：“熊姥姥的糖炒栗子。”我们再问他，熊姥姥是谁？为什么要害他？他又说了句：“因为她每到了月圆之夜，就喜欢杀人。”

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原来她不但是女屠户、桃花蜂、五毒娘子，还是熊姥姥！”

金九龄道：“你认为绣花大盗也是她？”

陆小凤道：“我本来也没有想到，但几件事凑在一起，就差不多可以说明她就是绣花大盗了！”

“哪几件事？”

“我一路追到麦记饼店那条街上，才被她溜了，现在我才知道她为什么要往那边逃。”

“因为她在那条街上住过，对那条街的地势比你熟悉！”

陆小凤道：“而且衣柜里那些衣服，也正和她身材相合，听她的声音，年纪也不大，要扮成个漂亮后生，也绝不会被人看破！”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

陆小凤道：“她虽然扮成个老太婆，但脚上穿的却还是双红鞋子——鲜红的缎子鞋。上面据说还绣着只猫头鹰。”

金九龄也长长吐出口气：“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总算已知道那绣花大盗是什么人了！”

鲁少华道：“只可惜我们还是找不到她，而且根本没有线索去找？”

陆小凤忽然道：“有。”

“有线索？”

“非但有，而且还不止一条！”陆小凤接着道：“第一，我们已知道江轻霞是认得她的，第二，她既然在这里有个秘密的巢穴，在别的地方做案时，也一定会同样有的！”

金九龄眼睛亮了：“不错，无论什么样的高手做案，都免不了有他自己独特的习惯，而且很难改变。”

陆小凤道：“所以我想她在南海一定也有个巢！”南海就是华玉轩的所在地。

鲁少华眼睛也亮了，这：“南海的班头孟伟，也是以前跟着金老总兄弟，我现在就可叫他开始去找，等你们到了那里，他说不定已经找到！”

陆小凤道：“你现在就可以叫他找？”

鲁少华点点头，道：“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保持着联络，而且用的是种最快的法子！”

陆小凤道：“什么法子？”

鲁少华道：“飞鸽传书。”

金九龄道：“也许她就是准备将薛冰带到那里去的，我们若是尽快赶去，说不定就可以在那里抓住她！”

鲁少华道：“我会叫孟伟在查访时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金九龄道：“你现在就写这封信！”

鲁少华道：“是。”

他刚加快了脚步，金九龄忽然又道：“还有一件事！”鲁少华多少就停下，等着吩咐。

金九龄欢笑着，看着他，道：“你每个月要收蛇王兄弟他们多少例规银子？”

鲁少华的脸有点红了，却还是不敢不说实话：“八百两，但也是由兄弟们大家分的！”

金九龄沉下了脸，道：“你知不知道蛇王是陆小凤的朋友？知不知道陆小凤的朋友也就是金九龄的朋友？”

鲁少华垂下头，道：“我知道，这分银子从今天起我就不再去收。”

金九龄又笑了：“好，从今天起，这分银子由我补给你！”

鲁少华看着他，目中露出感激之色，躬身一礼，什么话也不再说了，也

不必说。

陆小凤看着他去远，忽然叹道：“ 我现在才知道别人为什么都说你是三百年来，六扇门中的第一高手了！”

金九龄微笑道：“ 为什么？”

陆小凤道：“ 因为你不但会收买人心，还会出卖朋友！”

金九龄笑得似已有点勉强：“ 我出卖过谁？”

陆小凤道：“ 我。”他苦笑着，接着道：“ 若不是你把我拉下这趟浑水，我现在怎么会有如此多麻烦？怎么会如此头疼？”

金九龄道：“ 可是现在看来你已经快把你的头疼送给别人了！”

陆小凤道：“ 送给谁？”

金九龄微笑着，缓缓道：“ 绣花大盗，公孙大娘。”

陆小凤也笑了：“ 我们现在就去送给她？”

金九龄道：“ 当然现在就去，别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先放到一边再说。”

陆小凤道：“ 但我却还有一件事放不下？”

金九龄道：“ 什么事？”

陆小凤道：“ 朋友。”

金九龄叹了口气，道：“ 我就知道你一定还要去找蛇王的，却不知他肯不肯交我这个朋友？”

蛇王不肯。因为他已本来没法子再交朋友。死人怎么能交朋友？

小楼没有声音，也没有灯光。院子里兄弟们都已派出去，只有四个人在守望，他们本已在奇怪，但却没有一个敢上去看。没有蛇王的吩咐，谁也不敢上楼去。但陆小凤当然是例外。

“ 昨天晚上他就没有睡，也许现在已睡了。”门是虚掩着的，陆小凤推开进去，金九龄给了他个火摺子。火摺子刚燃起，又熄灭，落下。陆小凤的手已就冷僵硬，连火摺子都拿不住了。

火光一闪间，他已看见蛇王一双凸出眼眶外的眼睛。他竟已被人活活的勒死在软榻上，被一条鲜红的缎带勒死的。公孙大娘短剑上系着的，正是这种缎带。

陆小凤走过去拉起蛇王的手，身子突然开始颤抖。蛇王的手比他的更冷，已完全冰冷僵硬。屋子里一片黑暗。金九龄也没有再燃灯，他知道陆小凤一定不忍再见蛇王的脸。他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陆小凤。死一般的黑暗，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感觉到“ 死 ”是件多么真实，多么可怕的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陆小凤突然道：“ 走，我们现在就走。”

金九龄道：“ 嗯。”

陆小凤道：“ 但我却不会再将头疼送给她了。”

他忽然又笑了笑，笑声中充满了一种无法描叙的悲痛和愤怒之意。

幸好金九龄没有燃灯，陆小凤现在的表情，他一定也不忍看的。

只听陆小凤一字字道：“ 我要让她的头永远不会再疼。”

金九龄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的头只有在被割下来以后，才永远不会再疼的！

契而不舍

陆小凤不愿坐车，但现在却又偏偏坐在车上。人只要活着，就难免要做一些自己本不愿做的事。“你一定要想法子在车上睡一觉，找到公孙大娘时，才有精神对付她！”

陆小凤也知道金九龄说的有理，可是他现在怎么睡得着。

“小王爷很钦佩花满楼，一定要留他在那里住几天，王府里有他照顾，我也放心得很。”

陆小凤更不会为王府中的事担心，也不必再为蛇王担心。现在他应该担心的只是他自己。无论多坚强的人，若是受到他这种可怕的压力，都可能会发躁的。车马走得很急，车子在路上颠簸。

他拼命想集中自己的思想，他有许多事都要集中精神来思索。可是他连心都似已被人割得四分五裂。

破晓时，车马在一个小乡村里的豆腐店门口停下，晨风中充满了热豆浆的香气。

“你就算吃不下东西，也一定要喝点热豆浆。”陆小凤虽然不愿耽误时间，却也不愿辜负朋友的好意。何况，赶车的人，拉车的马，也都需要歇歇了。

豆腐店还点着盏昏灯。一个人正蹲在角落里，捧着碗热豆浆，“呼噜呼噜”的喝着。灯光照在他的头上，他的头也在发光。这人是个和尚。这和尚倒也长得方面大耳，很有福相，可是身上穿的却又脏又破，脚上一双草鞋更已几乎烂通了底。老实和尚！

看见了这个天下最古怪的和尚，陆小凤才露出了笑容：“老实和尚，你最近有没有再去做不老实的事？”老实和尚看见他，却好像是吃了一惊，连碗里的豆浆都泼了出来。

陆小凤大笑，道：“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昨天晚上一定又不老实了，否则看见我怎么会心虚？”

老实和尚苦着脸，道：“不老实的事，老实和尚平生只做了那么一次，我佛慈悲，为什么总是要我遇见你？”

陆小凤笑道：“遇见我有什么不好，我至少可以替你付这碗豆浆的帐！”

老实和尚道：“和尚喝豆浆用不着付帐，和尚会化缘。”他将碗里最后一口豆浆匆匆喝下去，好像就准备开溜了。

陆小凤却拦住了他：“就算你用不着我付帐，也不妨跟我聊聊，欧阳情又不会在等你，你为什么急着要走？”

老实和尚苦笑道：“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和尚遇见陆小凤，比秀才遇着兵还糟，聊来聊去，总是和尚倒霉的！”

陆小凤道：“和尚倒什么霉？”

老实和尚道：“和尚若不倒霉，上次怎么会在地上爬。”

陆小凤又忍不住笑了，道：“今天我保证不会让你爬！”

老实和尚叹道：“不爬也许更倒霉，和尚这一辈子只怕遇见两个人，为什么今天偏偏又让我遇见你！”

陆小凤道：“还有一个是谁？”

老实和尚道：“这个人说出来，你也绝不会知道的！”

陆小凤道：“你说说看！”

老实和尚迟疑着，终于道：“这个人是个女人！”
陆小凤笑道：“和尚认得的女人倒真不少！”
老实和尚道：“女人认得和尚的也不少。”
陆小凤道：“这个女人是不是欧阳？”
老实和尚道：“不是欧阳，是公孙！”
“公孙？”陆小凤几乎忍不住要叫了起来：“是不是公孙大娘？”
老实和尚也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是她？你也认得她？”
陆小凤已叫了起来：“你认得她？你知不知道她在哪里？”
老实和尚道：“你为什么要问？”
陆小凤道：“因为我要找她算帐！”老实和尚看着他，忽然大笑，笑得弯下了腰，忽然从陆小凤身旁溜了出去。这一溜竟已溜出四五丈，到了四五丈外还在笑。
可是陆小凤这次已决心不让他溜了，身子凌空一翻，已又挡住了他的去路：“你为什么要笑？”
老实和尚道：“和尚觉得好笑的时候，和尚就笑，和尚一向老实。”
陆小凤道：“这件事有什么好笑的？”
老实和尚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陆小凤道：“就算要打破和尚的脑袋，我也要问到底，”
他说得很认真，老实和尚只好叹了口气：“和尚的脑袋不能打破，和尚只有一个脑袋。”
陆小凤道：“那么你说，这件事有什么好笑的？”
老实和尚道：“第一，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她，第二，因为你就算找到她，也打不过她，第三，因为你就算能打得过她，也没有用的。”
陆小凤道：“为什么？”
老实和尚道：“因为你只要看见她，根本就不忍打她了，那时说不定你只希望她能打你几下！”
陆小凤道：“她很美？”
老实和尚道：“武林中有四大美人，你好像都认得的？”
陆小凤道：“我认得！”
老实和尚道：“你觉得她们美不美？”
陆小凤道：“美人当然美。”
老实和尚道：“可是这个公孙大娘，却比她们四个加起来还要美十倍！”
陆小凤道：“你见过她？”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苦笑道：“我佛慈悲，千万莫要让和尚再看见她，否则和尚就算有十个脑袋，只怕都要被打得精光。”
陆小凤道：“你知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老实和尚道：“不知道。”老实和尚若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老实和尚从来不说谎。
陆小凤道：“你上次是在什么地方见到她的？”
老实和尚道：“我不能告诉你。”老实和尚若说不能告诉你，就是不能告诉你，你就算打破他脑袋，也没有用的。
陆小凤也知道这是没法子的，只有狠狠的瞪着他，忽然笑道：“其实和尚并不是只有一个脑袋的。”老实和尚听不懂。
陆小凤道：“因为和尚还有个小和尚！”他大笑，笑得弯下了腰。老实

和尚已气呆了。他明知陆小凤是在故竟气他的，还是气呆了，几乎已被气得晕过去。金九龄在旁边看着，也忍不住要笑。

老实和尚忽然叹道：“和尚不说谎，还有句老实话要告诉你。”

陆小凤好容易才忍住笑，道：“你说。”

老实和尚道：“看你们两个人，都是一脸的霉气，不出三天，脑袋都要被人打破的！”

孟伟虽然也只有一个脑袋，却叫做三头蛇，在九大名捕中，他一向是手段最毒辣的，对付犯人最凶的一个。三头蛇当然也有三种面目，看见金九龄，他不但态度恭敬，笑容也很可亲。连陆小凤都很难想象到这么样一个人，会时常在暗室中对人灌凉水，上夹棍。

就因为世上还有他这种人，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还是不要犯罪的好。替金九龄赶车来的，也是鲁少华那一班的捕快，车马一入城，就有本地的捕快接应，将他们带到这里来。这里也是闹区——大多数人在犯罪时，果然都有这种很难改变的习惯。

所以世上也很少有破不了的罪案。孟伟一直在街角上的茶馆里等他们，他们的目标，就是后面的一条巷子里，巷底的一栋小房子。

“来租房子的，也是个很英俊的后生小伙子，预付了一年房租。”

“你有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动静？”

“没有，据说那房子也好像一直都没有人来住过。”

——也许他们来得比公孙大娘快，她杀了蛇王后，总难免要耽误些时间，何况她还要带着个已受了伤的薛冰。

于是金九龄吩咐：“把你手下显眼的兄弟都撤走，莫要被人发觉这里已有了警戒！”

孟伟道：“我们的行动一直很小心，到这里来的兄弟，都已经过改扮。”

金九龄冷笑道：“改扮有什么用？别人难道看不出？”

陆小凤也一眼就看出，茶馆里的伙计，巷子对面一个卖生果的小贩，旁边的算命先生，和七八个茶客都是他们的人改扮成的。在公门中耽得久了，一举一动都好像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尤其是脸上的神色和表情，更瞒不过明眼人。

孟伟道：“我这就去叫他们走。”

巷口的屋檐下，有个长着一身疥疮，手里捧着个破瓦钵的秃子乞丐。孟伟走过去时，他居然还伸出瓦钵来讨钱，却被讨来了一脚。

片刻间那些改扮的捕快就都已散尽了，孟伟回来报告：“我只留下了两个人，有什么事时，也好叫他们去跑腿。”

一个就是巷口对面的小贩，那生果摊子显然是一直都摆在那里的，只不过换了个人而已，所以就不致引人注意。还有一个是谁？

金九龄看着那秃子，道：“宋洪近来的确已很不错了，你多教教他，将来也是把好手。”

陆小凤忽然明白，这满身痤疮的乞丐，也是他们的人。现在还不到戊时，七月里白天总是比较长，屋子里还用不着燃灯，斜阳从窗子照进来，照着一屋子灰尘。这地方果然已很久没有人来往过，屋子里的陈设，也跟平城那边差不多。

柜子里有八九套各式各样不同的衣服，桌上有面镜子，旁边有张小床，看不出一点特别的地方，也找不出一点特别的线索。他们竟似白来了一趟。

金九龄背着双手，四下走来走去，忽然一纵身，窜上了屋梁，又摇摇头，跳下来。

孟伟却忽然在厨房里欢呼：“在这里了！”他奔出来时，手里拿着木头匣子。

金九龄大喜道：“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灶里。”那的确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东西藏在那里，固然有秘密。

金九龄已准备打开来看看，陆小凤却拦住了他：“小心，匣子里说不定有机关？”

金九龄用手拈着匣子，笑道：“这匣子轻得很，若是装上了机簧暗器，一定会比较重。”

他当然也是个极认真的人，否则十年前就已该死了几十次。陆小凤不再说什么，机簧暗器，一定是金属的，拿在手里的分量当然不同。匣子没有锁，金九龄打开了雕花的木盖，突然间，一股淡红色的轻烟急射而出。金九龄想闭住呼吸已来不及了，他的人倒窜了出去，“砰”的一声，撞在柜子上，倒下！

匣子里的确没有机簧暗器，却有个用鱼泡做的气囊，匣

盖一开，盖上的尖针刺破气囊，囊中紧缩的毒烟立刻射出。

金九龄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到这一着。

他的人倒在地上，看来也正像是个突然被抽空了的气囊，整个人都是软的，脸色更苍白得可怕，头上还在流着血。

他刚才情急之下一头撞在柜子上，脑袋竟被撞破了个洞。

——你们两个看来都是一脸的毒气，不出三天，脑袋都要被人打破的。老实和尚说的果然是老实话。陆小凤已闭住呼吸，一股掌力挥出，驱散了毒烟，想起老实和尚说的话，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发冷。孟伟早就窜了出去，只等毒烟散尽，才捏着鼻子走进来。

这时陆小凤已扶起金九龄，以真力护住了他的心脉，只希望能救回他一条命。

孟伟却拿起了那匣子，他对这匣子竟远比对金九龄关心，但匣子却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他看了很久，忽又欢呼：“在这里了！”

秘密并不在匣子里，却在匣盖上，若是仔细去看，就可以发现雕花的盖子上，雕的竟是钟鼎文，一段有八个字：“留交阿土，彼已将归。”

越明显的事，别人反而越不会注意，公孙大娘的确很懂得人们的心里，用这种法子来传送消息，又有谁能想得到？——她这是在通知一个人，将一样东西交给阿土，因为阿土已经快回去了。

消息是留给谁的？要留交给阿土的又是什么？阿土是谁？这些问题，还是无法解答。

孟伟皱着眉，沉思着，喃喃道：“阿土？难道就是那个阿土？”

陆小凤忍不住问：“你知道有个阿土？”

孟伟道：“以前在巷口要饭的那癞子，别人就都叫他阿土。”

陆小凤道：“现在他的人呢？”

孟伟道：“我为了要叫宋洪扮成他，在外面守望，已把他赶走了。”

陆小凤道：“快去找他。”孟伟立刻就走。

陆小凤又道：“等一等。”孟伟在等。

陆小凤道：“他知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赶他走的？”

孟伟摇摇头：“ 我只说不准他在这里要饭了。 ” 捕头要赶走一个乞丐，根本用不着什么很好的理由。

陆小凤道：“ 你找到他后，就赶快通知我，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

孟伟道：“ 是，我一找到他，就立刻回来。 ”

陆小凤道：“ 不要回到这里来，我现在就要带金九龄去找施经墨，你有了消息，就到他那里去！ ” 施经墨是这里最有名的大夫，孟伟当然也知道。

陆小凤道：“ 还有，你赶快叫人去找些灰尘来，撒在我们刚才碰过的地方，要撒得均匀。 ”

孟伟道：“ 是。 ”

陆小凤道：“ 将这匣子也摆到原来的地方去。 ”

孟伟道：“ 是。 ”

陆小凤道：“ 宋洪也得赶快离开这里，叫别的人在巷口守候，最好在隔壁院子里也留一个人，一发现有可疑的动静，也立刻去告诉我！ ”

孟伟道：“ 是。 ” 他站在那里，看着陆小凤，仿佛还有什么话要说，却又忍住。

可是他走到门口时，终于又忍不住回过头，微笑道：“ 陆大侠若是也入了六扇门，我们这些人就只有回去抱孩子了。

陆小凤对自己也很满意，他对这件事的处理确实很恰当，就算金九龄还清醒着，也绝不会比他处理得更好。可惜他并不是神仙，他也有算不到的事。施经墨居然不在。

这位名医的架子一向很大，一向很少出诊去替人看病的。但华玉轩的主人却是例外。

叶一帆眼睛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而且还得了种怔忡病，嘴里总是喃喃的在念着他那些失窃的名画。为什么越有钱的人，越放不开这些身外之物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放不开，所以才有钱？

现在也没法子再联络孟伟了，陆小凤只有在施家外面的客厅里等。奇怪的是，现在他脑筋反而变得特别清醒。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很多本来从没有去想过的事。

就在这时，孟伟已传来的消息：“ 阿土在家里。 ”

“ 要饭的也有家？ ”

“ 要饭的也是人，连狗都有个窝，何况人？ ”

可是阿土这个家却实也只能算是个窝，是个人家已废弃了的砖窑，在四边打几个洞，就算做窗户。现在天气还很热，窗户上的破木板当然不会钉起来，里面居然还有灯光。

“ 阿土的人还在？ ”

“ 在，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壶酒，正在里面自斟自饮。 ”

“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 ”

“ 还没有，可是那边却已有人去过？ ”

“ 是个什么样的人？ ”

“ 是个青年小伙子，居然戴着红樱帽，打扮成官差的样子。 ”

刚说完这句话没多久，已有个戴着红樱帽的官差，手里提着个黄布包袱，大摇大摆的从土坡下走了上来，四下张望了几眼，就钻进了阿土的窑洞。他当然没有看见陆小凤和孟伟，他们都隐身在一棵大树上。

孟伟悄声问：“ 要不要现在就进去抓人？ ”

陆小凤立刻摇头：“ 我们要抓的不是他。 ”
孟伟立刻明白了：“ 你是想从他身上，找出那个绣花大盗？ ”
陆小凤道：“ 嗯。 ”
孟伟道：“ 匣子上留下的话，是说他要回去，你认为他就是回到公孙大娘那边去？ ”
陆小凤点点头：“ 那包袱想必就是有人要交给她的，现在她想必已回到自己窑里！ ”
连阿土都有个窝，何况公孙大娘。孟伟只好沉住气等，等了没有多久，那戴着红樱帽的官差，又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嘴里哼着小调，走下了山坡。他已交过了差，显得轻松极了。
又过了半晌，屋里的灯光忽然熄灭，阿土走出来，还关上了那扇用破木板钉的门。他背上背着两个破麻袋，那黄布包袱显然就在麻袋里。
陆小凤道：“ 我盯住他，你回去照顾你们的金老总。 ”
孟伟道：“ 你一个人去，恐怕…… ”
陆小凤拍了拍他的肩：“ 你放心，我死不了的！ ”
月还是很圆，月光照满大地，晚风中已带着一点点秋意。这正是行路的好天气。阿土既没有乘车，也没有骑马，尤哉游哉的在前面走着，好像一点也不着急。陆小凤也只好沉住气，在后面慢慢的跟着。幸好这时夜已深，大路上已没有别的行人，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在路上走着，阿土有时哼哼小调，有时唱唱大戏，走得好像越来越慢了。
陆小凤简直恨不得找条鞭子在后面抽他几鞭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星已渐稀，月已将沉，阿土非但没有加快脚步，反而找了株树，在树下坐着，打开个麻袋，拿出了半只烧鹅，一壶酒，居然就在路边吃喝了起来。
陆小凤叹了口气，也只好远远的找了一棵树，窜上去，等着、看着。他忽然发觉自己肚子也饿得要命，这两天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本来他是不想吃，吃不下，现在他却是根本没得吃了。
阿土正撕了条鹅腿，啃一口，喝了一口酒，忽然又叹了口气，喃喃道：“ 一个人喝酒真没意思，现在假如有个人能来陪陪我，那有多好。 ”
陆小凤也实在想过去吃他一顿，却只有在旁边看着干瞪眼。好容易等到阿土吃完了，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油，再往前走。陆小凤忽然发现那半只鹅，除了一条腿外，几乎连动都没动，就被他抛在地上。这要饭的居然一点也不知道节省。
他当然并不是个真的要饭的，陆小凤却是真饿了，几乎忍不住要从地上捡起这半只鹅来，充充饥，可是他只有忍住。想起阿土那一身疥疮，他就算真的已快饿死，也只好饿死算了。
走着走着，天居然已快亮了，七月里晚上总是比较短的。忽然间，太阳已升起，路上已渐渐有了去赶早市的行人。阿土竟忽然在路上狂奔起来。一个臭要饭的，无论他要在路上发疯也好，打滚也好，都不会有人注意他的。
但陆小凤又怎么能跟他一样在路上野狗般乱跑？怎奈他偏偏只有跟着跑，就算被人当做疯子，陆小凤也只有认了。阿土跑得还真不慢。
路上没人的时候，他走得比乌龟还慢，路上有人的时候，他反而跑得像只中了箭的兔子。陆小凤忽然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好对付的，要盯住这么样一个人，并不是件容易事。幸好阿土并没有回头，而且显然已经有点累了。忽然跳上辆运猪糠的骡车，靠在上面，好像准备在上面睡一觉。

赶车的回头瞪了他一眼，居然并没有将他赶下车，陆小凤叹了口气，忽又发现一个要饭的在路上行走，竟有很多别人意想不到的方便。

难怪有人说，要了三年饭，就连皇帝都不想做了。太阳渐渐升起，阿土闭着眼睛，竟似真的已睡着。陆小风身上却已在冒汗，只觉得又热、又累、又饿、又渴，却又偏偏不能停下来。

要想找到公孙大娘，就非紧紧的盯住这个人不可。若是运气好，常常会在路上遇见一些卖冷酒牛肉的小贩。可惜陆小凤的运气并不好，这条路上竟连个卖大饼的都没有。

原来岭南人讲究吃喝，要吃，就得舒舒服服的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就算有这种小贩，也很少会有人去光顾的。所以这种路上常见的小贩，在这里根本就无法生存。所以陆小凤只有饿着。

道路两旁，本来是一片沃野，到了这里，才从一座青山旁绕过去。阿土忽然跳下车，奔上了山坡。山上林木青葱，总算凉快了些，阿土在车上小睡了一阵子，精神更足。

陆小凤也只好打起精神来。他忽然又发现这臭要饭的不但腰腿极催，而且身上还似带着轻功。幸好山并不太高，阿土既然往山上走，也许地头已经快到了。公孙大娘的秘穴，本就很可能是在一座山上的，谁知这竟是座荒山，一路上都看不见有房子，山路也很崎岖。

到了山巅，忽然有一股香气随风飘了下来，好像是炖羊肉的香气。上面当然一定有人家，当然就是公孙大娘的家。谁知陆小凤这次又猜错了。上面还是没有屋子，却有一群乞丐在吃肉喝酒，看见阿土走上来，就有人笑道：“ 算你运气好，我们刚从山上偷了条肥羊，在这里打牙祭，你既然遇上了，也来吃一顿吧！ ”

阿土大笑着走过去，道：“ 看来我这几天口福真不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好吃的！ ”

陆小凤却又只有看着干瞪眼。他当然不能混到这群乞丐中去，吃人家偷来的肥羊，他当然也不能让阿土看见他。所以他只有躲在一块山石后。饿得连胃都已发疼。

他甚至开始有点后悔，昨天晚上本该将那半只鹅捡起来吃的。阿土居然一下子就跟这些乞丐混熟了，大家有说有笑，又吃又喝，快活得像神仙一样。陆小凤却简直好像在十八层地狱里，他平生也没有受过这种罪。

但这些乞丐里，说不定也有公孙大娘手下的，他们说不定就是等在这里，接应阿土的。所以陆小凤根本连片刻都不能放松，非但紧紧的盯住他们不可。若是阿土偷偷的将黄布包袱交给了别人，再由那个人送去给公孙大娘，他这些罪，就完全是白受的了。

好容易等到这些人吃喝完了，阿土向他们唱了个肥诺，居然又扬长下山。他到这山上究竟是干什么的？

陆小凤实在弄不懂：“ 难道他真的已将黄布包袱偷偷交给了别人？我为什么没有看见？ ”既然没有看见，就只有再盯着阿土。

到了山腰间，阿土忽然停下来，从后面的麻袋里，拿出了个黄布包袱，看了看，又放回去，喃喃的笑着道：“ 幸好东西还没有被那些偷羊贼摸去，否则我脑袋只怕就得搬家了！ ”

这黄布包袱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陆小凤当然看不见，也猜不出。

不管怎么样，东西总算还在阿土手里，而且，这东西既然如此重要，他说不定会当面交给公孙大娘的。陆小凤受的这些罪，看来总算还不冤。

最冤的是，阿土竟又从原路下山了。他当然不会是特地上山去吃顿羊肉的。难道他已发觉后面有人跟踪，故意要让跟踪他的人受点罪？也不会。他并没有根紧张的样子，假如他发现有人跟踪，也绝不会再从原路下来。

陆小凤更相信自己绝不会被人发现的，就算他再饿一两天，行动时也绝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来。

近来已有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轻功已可列入天下前五人之内。

“一个人若是负有秘密的重要任务，无论后面有没有人跟踪，行动时都会故意弄些玄虚的。”

一定是这原因，陆小凤对自己这解释，也觉得很满意。下山后阿土的行动果然就正常得多，又走了半个时辰左右，他就进了城，在城里也兜了两个圈子，走进个菜馆，又从后门走出，忽然转入条巷子，巷子里只有一个门。是一家大户后花园的角门。

他居然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不敲门就扬长而入，而且对园子里的路径也很熟，三转两转，穿过片花林，走过条小桥，来到面临荷塘的一座小楼。楼上亮着灯光。陆小凤这才发现，现在竟已又是黄昏后。

黄昏后，夕阳已薄。小楼上灯光辉煌，却听不见人声，连个应门的童子也没有。阿土也没有敲门，就登楼而上。楼上一间雅室中，不见人影，却摆着一桌很精致的酒菜。

“看来他口福真不错，果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好东西吃。”

虽然没有人，桌上却又摆着八副杯筷，阿土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块醉鸡，自己又摇摇头，放下来，从后面的麻袋里，取出那黄布包袱，放在桌子上，喃喃道：“想不到这次又是我到得最早，”他显然是在等人，等的是什么人？其中是不是有公孙大娘？

小楼对面，有棵浓荫如盖的大银杏树，正对着楼上的窗户。

陆小凤从树后壁虎般滑了上去，找了个枝叶最浓密之处躲了起来。天色更暗，就算有人到窗口来张望，也绝不会发现他，现在阿土总算已到了地头，总不会再玩什么花样了。

陆小风刚刚想喘口气，养养神，突听衣袂带风之声响起，一条人影飞燕般从树梢掠过，“细胸巧翻云”已掠入了小楼。

“好漂亮的身法，好俊的轻功。”陆小凤立刻又瞪大了眼睛，但却已知道这人并不是公孙大娘。这人的轻功虽高，比起公孙大娘来，却还差些，比起他来，当然也还差些。

只不过这人也是个女人，年纪已近四十，可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眉梢眼角的风情，比少女更迷人。她身上穿着件深紫色的紧身衣，手里也提着个黄布包袱。

刚才她凌空翻身时，陆小凤已发现她脚上穿着的也正是双红鞋子。

现在她已坐下来，向阿土嫣然一笑，道：“又是你来得最早。”

阿土叹了口气，道：“男人总是吃亏些，总是要等女人的。”

这句话陆小凤倒也深有同感。他发现自己果然没有看错，这阿土果然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而且身份也绝不低。这紫衣女客轻功极高，风度极好。可是长着一身疥疮，在巷口要饭的阿土，却居然可以跟她平起平坐。难道他也是位武林高手？

陆小凤本来认为自己对江湖中的人事已很熟，现在才发觉，武林高手中，他不认得的还是很多，至少这两人他就连见都没见过。风中忽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笑声，人还未到，笑声已到。

紫衣女客道：“ 老七来了。 ”

一句话没说完，屋子里已多了一个人，当然也是个女人。是个梳着两条乌油袖的长辫，明眸皓齿，巧笑嫣然的红衣少女，手里也提着个黄布包袱。

她先向阿土笑了笑，又向紫衣女客笑着说：“ 二娘你们来得早！ ”

紫衣女客叹了口气，道：“ 年纪大的人总是难免要吃亏些，总是要等小姑娘的。 ”

红衣少女银铃般笑道：“ 你几时吃别人的亏？你不占别人的便宜，别人已经谢天谢地了。 ”

紫衣女客看着她，又叹了口气，道：“ 我真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总是一天到晚笑个不停？ ”

阿土悠然道：“ 因为她自己觉得自己笑起来很好看，还有两个很好看的酒涡，若是不笑，别人岂非看不见了。 ”

红衣少女瞪了他一眼，却又笑了，而且一笑就笑个不停。陆小凤现在才知道这紫衣女客叫二娘。二娘？莫非是公孙二娘？公孙二娘既然已来了，公孙大娘想必迟早也总会来的。陆小凤总算觉得开心了些，无论受了什么罪，总算已有了代价。何况，这红衣少女的笑声，也实在能令人听了觉得愉快。只可惜陆小凤也不认得她。

她还在吃吃的笑着，又道：“ 我跟你们打赌，你猜这次又是谁来得最晚？ ”

二娘道：“ 当然是老三，她洗个脸都要洗半个时辰，就算火烧到她眉毛，她也不会着急的！ ”

红衣少女拍手笑道：“ 对了，这次一定又是她。 ”

突听楼梯下有个人道：“ 错了，这次一定不是她。 ”

说话的声音很温柔，很缓慢，一个人慢慢的从楼下走了上来。她现在走得虽慢，但陆小凤却居然没有看见她是怎么走进小楼的。

红衣少女看见她，仿佛很惊，但立刻就又笑道：“ 想不到这次居然出了奇迹，三娘居然没有迟到！ ”

三娘不但说话声音温柔，态度也很温柔，笑得更温柔，慢慢的走上来，慢慢的坐下，慢慢的将手里一个黄布包袱放在桌上，才轻轻的叹了口气，道：“ 这次我不但没有迟到，而且比你们来得都早。 ”

红衣少女道：“ 真的？ ”

三娘道：“ 我昨天晚上就来了，就睡在楼下，本想第一个上来等你们的，让你们大吃一惊！ ”

红衣少女笑道：“ 那你为什么还是直等到现在才上来？ ”

三娘叹道：“ 因为我有很多事要做！ ”

红衣少女道：“ 什么事？ ”

三娘道：“ 我又要梳头，又要洗脸，又要穿衣服，又要穿鞋子。 ” 听到这里，连树上的陆小凤也忍不住要笑。

红衣少女更已笑得弯了腰，喘着气道：“ 这些倒真是了不起的大事。 ”

三娘也忍不住笑道：“ 我说过，她洗个脸都得洗上半个时辰的。 ”

阿土忽然道：“ 我只奇怪一点！ ”

红衣少女抢着问道：“ 哪一点？ ”

阿土道："她每天除了梳头洗脸，穿衣穿鞋外，哪里还有空去做别的事？"

红衣少女拼命忍住笑，正色道："这问题倒实在严重得很，将来她若嫁了人，也许连生孩子的空都没有，岂非误了大事？"一句话没说完，她的人几乎已笑得滚到地上去了。

三娘也不生气，还是慢慢的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很多空生孩子的，将来你至少会生七八十个孩子。"

红衣少女笑道："我就算一年生一个，也生不了这么多呀！"

三娘道："若是一窝一窝的生，岂非就可以生得出了？"

红衣少女道："只有猪才会一窝一窝的生小猪，我又不是猪……"这句话没说完，她已发觉这简直等于自己在骂自己。

二娘又忍不住"噗哧"一笑，道："原来你不是猪呀，这倒真的要赶快声明才行，免得别人弄错了！"

红衣少女撅起了嘴，道："好呀，现在四姐和六姐都还没有来，所以你们就乘机欺负我！"

三娘道："她们来了又怎么样？"

红衣少女道："她们至少总会帮着我说话的，你们两个加起来，也说不过她们半个。"

一阵风吹过，窗外已又有三个人燕子般飞了过来，一个人微笑着道："至少有一点我是绝不会弄错的，我知道她绝不是小猪！"

红衣少女又拍手笑道："你们听见了没有，我就知道四姐是个好人。"

三娘却还是要问："她不是小猪是什么？"

四姐道："她只不过是个小母鸡而已！"

红衣少女又怔住："我是个小母鸡？"

四姐道："若不是小母鸡，怎么会一天到晚"格格、格格"的笑个不停？"

红衣少女笑不出了。陆小凤也笑不出了——最后来的这三个人中，他居然认得两个。其中一个当然是江轻霞，他并不意外，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她们的"四姐"居然就是欧阳情！那位曾经被他气得半死的名妓欧阳情！那位只爱钞，不爱俏的姐儿欧阳情！

看见欧阳情居然会和江轻霞一起出现，看见她的轻功居然也不在江轻霞之下，看来倒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欧阳情和江轻霞显然都是这组织的首脑。桌上有八副杯筷，这组织中显然有八位首脑，现在已到了七位。

那紫衣女客是老二，洗脸也得洗半个时辰的是三娘，四姐是欧阳情，五姐是江轻霞，六姐青衣白袜，满头青丝都已被剃光，竟是住出了家的尼姑，那一天到晚笑个不停的小母鸡是七娘。大娘呢？公孙大娘为什么还没有露面。这个满身癞子的阿土，跟她们又有什么关系？又算是老几？

七个人都已坐了下来，面前都摆着个黄布包袱，只有首席上还空着，显然是为公孙大娘留着的。阿土忽然道："你们姐妹六个，这次带回来的都是些什么？可不可以先拿出来让我看看！"

红衣少女抢着道："当然可以，三姐既然来的最早，我们就该先看看她带回来的是什么？"

三娘既不反对，也没有拒绝，只是慢吞吞的伸出手，去解包袱上的结。她的包袱上打了三个结，她解了足足有半盏茶的功夫，才解开第一个结。二娘叹了口气，苦笑道："你们受得了，我可受不了，还是先看我的吧。"

陆小凤已振起了精神，张大了眼睛。这些神秘的黄布包袱里究竟是什么

东西？他早已忍不住想看了。他实在比谁都急。幸好这位二娘的动作倒不慢，很快的就将包袱打开，包袱里是七八十本大大小小的存折。

二娘道：“今年我的收成不好，又休息了三个多月，所以只在各地的钱庄存进了一百八十八万两银子，但明年我却有把握可以弄到多一倍。”

她一年之内，就有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的进帐，还说收成不好。陆小凤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实在想不通这位二娘是干什么的。据他所知，就算黑道上势力最大的几股巨寇，收入也绝没有她一半多。他也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做强盗收入更好的生意。

三娘轻轻叹了气，道：“既然只有一百八十多万两，今年我们的开销就得省一点了。”

二娘道：“你呢？今年你的收成怎么样？”

三娘笑了笑，道：“我的收成还算不错，最近不要鼻子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不要鼻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脸。这句话陆小凤是懂得的，可是，不要脸的人有多少，和她的收成有什么关系？这点陆小凤就不懂了。好在三娘总算已将包袱上的三个结解开，里面还有层油布。

她再解开这屋油布，里面又有层红缎子。红缎子里包着的，赫然竟是七八十个大大小小不同的鼻子！的人的鼻子！陆小凤几乎又要一跤从树上跌下来。这个又温柔，又斯文，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的女人，难道竟能亲手割下七八十个人的鼻子？

三娘柔声道：“他们既然不要鼻子，我就索性把他们的鼻子割下来！”红衣少女拍手笑道：“这倒真是好法子！”

三娘道：“可是明年我就不用这种法子了！”

红衣少女道：“明年你准备用什么法子？”

三娘道：“明年我准备割舌头！”

红衣少女道：“割舌头？为什么要割舌头？”

三娘又轻轻的叹了口气，慢慢的说道：“因为最近我又发现这世上的人，话说得太多！”

红衣少女伸了伸舌头，银铃般笑道：“我若不认得你，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你是个这么心狠手辣的人！”

三娘淡淡道：“我不会打死你的，我最多也只不过割下你的舌头来！”

红衣少女闭上了嘴，伸出来的舌头一下子就缩了回去，好像连看都不肯再让她看了。这位洗脸都要洗半个时辰的女人，无论要割人的鼻子也好，割人的舌头也好，出手都绝不会慢的。

欧阳情忽然问道：“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鼻子，却不知是什么人的？”

三娘道：“你想知道？”

欧阳情笑道：“我对大鼻子的男人，总是特别有兴趣！”

二娘笑骂道：“这丫头在那种地方混了两年，不但心越来越黑，脸皮也越来越厚了。”

欧阳情吃吃的笑道：“二姐果然是过来人，大鼻子的男人有什么好处，她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三娘道：“只可惜鼻子最大的人，现在已变成了没有鼻子的人！”

欧阳情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三娘道：“段天成！”听见这名字，陆小凤又吃了一惊。这名字他听过，

这人他也见过，“ 镇三山 ”段天成不但鼻子大，气派大，来头也不小，无论谁要割下他的鼻子来，都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红衣少女的嘴已闭上了很久，此刻又忍不住道：“ 今年我们是不是还准备和往年一样，大家痛痛快快的大喝一顿，喝醉为止。 ”

二娘道：“ 这是我们的老规矩，当然不会变的。 ”

红衣少女道：“ 现在我们的人既然已到齐了，为什么还不开始呢？ ”陆小凤的心又沉了下去——。现在的人已到齐了？——难道公孙大娘今天根本就不会来？

二娘道：“ 谁说人已到齐了？你难道没有看见还有个位子是空着的？ ”

红衣少女道：“ 还有什么人要来？ ”

二娘笑了笑，道：“ 据说大姐又替你找了个八妹！ ”

红衣少女也笑了：“ 现在总算有个比我小的了，以后你们再欺负我，我就欺负她！ ”

阿土忽然道：“ 只可惜她今天已不会来！ ”

二娘皱眉道：“ 为什么？难道她已不想来？ ”

阿土道：“ 她想来，却不能来！ ”

二娘道：“ 有人不许她来？ ”阿土点点头。

红衣少女又抢着道：“ 她既然已不能来，我们还在等谁？ ”

阿土道：“ 等一位客人！ ”

红衣少女眼睛发出了光：“ 今年我们居然还请了位客人来？ ”

阿土道：“ 嗯。 ”

红衣少女道：“ 他的酒量怎么样？ ”

阿土道：“ 据说还不错！ ”

红衣少女笑道：“ 不管他的酒量有多好，今天只要他真的敢来，我保证他直着进来，横着出去！ ”

二娘目光闪动，道：“ 看来他不但酒量要大，胆子也要大，否则听见你这句话，吓也被你吓跑了。 ”

红衣少女也眨了眨眼，道：“ 他的胆子不太大？ ”

阿土道：“ 他还没有跑。 ”

红衣少女笑道：“ 既然没有跑，为什么还不进来？难道这个人喜欢在外面喝风，不喜欢进来喝酒？ ”

阿土淡淡道：“ 他已喝了一整天的风，现在想必已该喝够了。 ”

窗外的树上有人叹息着，苦笑道：“ 我实在已喝够了。 ”叹息声中，陆小凤已随着一阵风飘了进来。他早已准备进来。

凭这么样七个人，有人就躲在她们窗外的树上，她们会一点也不知道？陆小凤忽然发觉自己躲在外面喝风，实在是件很愚蠢的事。他觉得自己简直越来越像是个笨蛋。

可是他看来并不像笨蛋。无论什么样的笨蛋，都绝不会长着四条长眉毛的。

红衣少女看着他，忽然拍手笑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那个有四条眉毛的大笨蛋陆小凤！ ”

喝了一整天风，饿了一整天肚子，已经是件很不好受的事了。唯一更不好受的事，也许就是在已经饿得发晕的时候，还被人叫做大笨蛋。

陆小凤却笑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叫我大笨蛋，但还有很多别的人，

却喜欢叫我另外一个名字！”

红衣少女忍不住问：“什么名字？”

陆小凤道：“大公鸡。”红衣少女的脸红了，红得就像是她的衣裳一样。

欧阳情忽然道：“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红衣少女立刻又问道：“什么名字？”

欧阳情道：“陆三蛋。”

红衣少女道：“陆三蛋？这是什么意思？”

欧阳情悠然道：“这意思很简单，因为他不但是个大笨蛋，又是个大混蛋，而且还是个穷光蛋，加起来正好是三蛋。

红衣少女又笑得弯下了腰，吃吃的笑着道：“这名字真好听极了，我一辈子也没听过这么好的名字！”

二娘也不禁嫣然笑道：“现在你们既然已饿得要命，为什么还不把这三个蛋炒来吃？”

欧阳情道：“因为这三个蛋都已不太新鲜，是臭蛋。”

三娘叹了口气，道：“现在我只担心一件事！”

欧阳情道：“什么事？”

三娘道：“我只怕他不是鸭蛋，是鸡蛋！”

欧阳情点了点头，正色道：“这问题倒真的很严重，他若是鸡蛋，就一定是母鸡生下来的，那么岂非变成了小母鸡的儿子。”

红衣少女的脸虽更红，却已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陆小凤没有笑，但却已明白了两件事：

——女人是得罪不得的，尤其是像欧阳情这种女人。

——一个男人若是想跟六个女人斗嘴，就好像一个秀才要跟六个兵讲理一样，还不如买块豆腐来一头撞死的好。现在他已做错了一件事，他不想再错第二件。红衣少女还在笑。她的笑声不但很好听，而且还仿佛有种感染性，无论谁听到她的笑声，都一定会觉得心情很愉快，忍不住也想笑一笑。陆小凤却还是没有笑。他突然冲过去，出手如闪电，反拧红衣少女的臂。

二娘失声而呼：“小心！”

两个字出口，红衣少女反肘后撞陆小凤的肋骨，旁边也已有三件兵刃同时刺向他的左右两肋。

她们的出手都很快，尤其是那青衣白袜的女尼，掌中一口精光四射的短剑，乍一出手，森寒的剑气已逼人眉睫。只可惜陆小凤的出手更快，他的胸腹一缩，一双手还是拧住了红衣少女的臂，三件兵刃同时刺出，又同时停顿，剑锋距离陆小凤的肋下要害已不及半尺。

陆小凤却连动都没有动，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他知道这一剑绝不会再刺下来的。他的兄弟若是已落在别人手里，他也绝不敢再轻举妄动。青衣女尼握剑的手上已凸出青筋，要将这一剑碍生生停顿，远比刺出这一剑更吃力。

剑尖犹在颤动，青衣女尼厉声道：“放手！”陆小凤不放手。

红衣少女也已笑不出来了，咬着嘴唇道：“我又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不放手？”陆小凤不放手，也不开口。

欧阳情的剑也已出袖，冷笑道：“这么样的一个大男人，却要来欺负个小姑娘，你害不害臊？”陆小凤不害臊。他的脸既没有发白，也没有发红。

二娘用的一柄亮银弯刀，也是从袖中抽出的，长不及两尺：“我们这两

口剑，一柄刀，随时都可以把你刺出十七八个透明窟窿来！”

欧阳情立刻接着道：“所以你若敢再不放手，我们就要你死在这里。”陆小凤忽然笑了。

二娘怒道：“我们说的话，你难道不信？”

陆小凤微笑道：“你们说的每个字，我全都相信，但我却不信你们真敢出手！”

二娘冷笑：“哦？”

陆小凤淡淡道：“因为你们现在想必都已看出来，我并不是个君子！”

青衣女尼道：“你根本不是人！”

陆小凤道：“所以无论什么事，我都做得出的！”

二娘变色道：“你想对老七怎么样？”

陆小凤道：“我很想放了她！”

这句话又大出意料之外，二娘立刻追问：“你为什么不放？”

陆小凤道：“只要你们答应我两件事，我就放！”

二娘眼珠子转了转，道：“只要你放了她，莫说两件事，就算……”

这句话的下半句，应该是：“……就算两百件事，我也答应。”可是二娘并没有说完这句话。

一直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的三娘，忽然道：“就算半件事，我们也不答应。”

她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慢，那么温柔。可是说到最后二个字时，她已出手。她的出手既不慢，也不温柔。她用的是鞭子，一条漆黑发亮，就像是毒蛇般的鞭子。她安安静静的坐着时，已在桌下悄悄将这条鞭子解了下来。她的鞭子抽出来，比毒蛇还快，比毒蛇还毒。

二娘又不禁失声而呼：“小心七妹。”

三娘却不管。鞭梢毒蛇般一卷，抽向陆小凤耳后头下的血管。陆小凤的人已滑出去，带着红衣少女一起滑开了八尺。三娘突然凌空跃起一鞭子从上面抽下来。她竟似已忘了她的七妹还在对方手里，她的出手完全无顾忌。陆小凤心里在叹气。

他实在想不到这位文文静静的三娘，竟是这么样一个不顾一切的女人。他实在想不到她真敢出手的。

现在她已出手了，他能对红衣少女怎么样？他若杀了这少女，她的姐妹们一定会跟他拼命的，他若放了她，她的姐妹还是一样会要他的命。所以他也只有拼命！除此之个，他好像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余地。三娘的鞭子根本就不让他有第二条路走。

二娘突然跺了跺脚，道：“好，大家一起上，先废了他再说！”

欧阳情道：“七妹呢？”

二娘道：“他若敢伤了七妹一根毫发，我就把他全身的肉一寸寸割下来！”

这两三句话说出来，三娘的鞭子已抽出了二十鞭。陆小凤叹了口气。他不喜欢看人流血，尤其不喜欢看女人流血。可是现在他已没法子再闪避下去，这条鞭子实在太快，太狠。他只有反击，二娘的弯刀也已银虹般刺过来。她的刀法怪异，出手更毒。

只要她一出手，就连江轻霞都绝不会再袖手旁观的，但就在这时，突听“叮”的一响，一个酒杯击上了她的刀，一双筷子也忽然从旁边伸出来，轻轻一夹，竟夹住了那条毒蛇似的鞭梢。阿土！

这双筷子竟在阿土手里。

三娘的脸色铁青，瞪着他，缓缓道：“我不喜欢被人要挟！”
阿土道：“我知道。”
三娘道：“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手？”
阿土笑了笑：“因为这人虽不是君子，总算还是个人！”
三娘道：“哦？”
阿土道：“他至少还没有用七妹做挡箭牌，来挡你的鞭子！”
三娘想了想，慢慢的坐了下去，又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连动都不动了。二娘也坐下来，捧着手腕，她的银刀虽然没有脱手，但手腕却被扫得又酸又疼。可是她脸上并没有生气的样子，对这个满身癞子的乞丐，她也很服气。陆小凤的眼睛里已发出了光。
阿土忽然问：“你刚才说，你要我们答应你两件事？”陆小凤点点头。
阿土道：“你先说第一件！”
陆小凤道：“我本来要你们带我去见公孙大娘的！”
阿土道：“现在呢？”
陆小凤道：“现在已不必了！”
阿土道：“为什么？”
陆小凤看着他，道：“因为我现在己看见了公孙大娘。”阿土笑了，他笑的样子很古怪，就像是个假人在笑。
陆小凤却不禁叹了口气，道：“其实我早该想到你就是公孙大娘的，我不但已跟了你一天，而且以前也见过你一次！”
阿土笑了笑，道：“其实还不止一次！”
陆小凤很意外：“不止一次？”
阿土道：“那天晚上在西园，我们已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陆小凤更奇怪，忍不住问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
阿土并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还记不记得霍休？”陆小凤当然记得。
阿土道：“那天你从霍休的小楼里出来，在山脚下等花满楼时，有没有看见一个刚摘了一篮子野菜的女人从你面前走过？”
陆小凤失声道：“那个女人也是你？”阿土点点头。
陆小凤道：”那天你也在那里？”
阿土笑了笑，道：“我若不在那里，霍休又怎会直到现在还被关在笼子里？”
陆小凤怔住。现在他总算才明白，霍休那石台下的机关，怎么会突然失灵的了。那绝不是因为有只老鼠在无意中闯进去，将机关卡死的。世上绝不会有那么巧的事，也绝不会突然发生奇迹。奇迹本就都是人造成的！
阿土道：“我知道霍休是条老狐狸，他就算把你卖给杀猪的，我也不营，可是他不该将上官飞燕也一齐卖了。”上官飞燕当然也是她的人。陆小凤又想起了那双上面绣着飞燕的红鞋子。
阿土淡淡道：“他杀了我的姐妹，他就得死，现在他虽然还活着，但我想他一定比死还难受！”
陆小凤忽又问道：“那天雪儿也看见了你？”
阿土微笑道：“那孩子实在是个鬼灵精，你们走了后，她就立刻溜到石台下的机关总枢去查看，她知道那下面一定有古怪的！”
陆小凤道：“她看见了你？”

阿土道：“她没有看见我，却看见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红鞋子！”

陆小凤苦笑道：“所以她才会认为她的姐姐还没有死！”

阿土叹道：“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想得实在太天真了，死在霍休手下的人，是绝不会再复活的！”

陆小凤道：“所以你故意让霍休活着，好留给她！”

阿土道：“不错，我要让她自己报复。”

陆小凤道：“但我却想不通，你怎么会将霍休的财产也全都留给了她，我看得出你也很需要那笔财富！”

阿土眼睛里露出种很奇特的表情，道：“只可惜她能从霍休手里敲出来的已不多了。”

陆小凤道：“哦？”

阿土道：“那笔财富早已落入了另一个人手里，无论谁都再也休想能从这个人手里要出一两银子来！”

陆小凤皱眉道：“这个人是谁？那笔财富怎么会落入他手里的？”

阿土目光凝视着远方，眼睛里竟似带着种说不出的恐惧之色，突然改变话题，冷冷道：“你说过你要我们答应你两件事，你已说了一件，现在你还想要什么？”

陆小凤道：“要你跟我走！”

阿土笑了：“要我跟你走？难道你看上了我？”

陆小凤道：“我的确看上了你！”

阿土笑道：“你看上的是那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太婆？还是这癞子乞丐？”

陆小凤道：“我看上的是另外一个你！”

阿土目光闪动，道：“你是说——绣花大盗？”陆小凤点点头。

阿土道：“你认为我就是绣花大盗？”

陆小凤道：“你不承认？”

阿土叹了口气，道：“看来我现在就算想否认，也没有用的！”事实俱在，证据确凿，她否认当然没有用。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道：“你总算救过我，我并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阿土淡淡道：“我知道，你只不过是个笨蛋而已！”陆小凤只好装作听不见。

阿土又道：“现在你是不是想将我送到金九龄那里去归案？”

陆小凤道：“我保证你一定会受到公正合理的审判！”

突听“夺”的一声，二娘的银刀已钉在桌子上。青衣女尼手抚着剑锋，欧阳情面带着冷笑，江轻霞的嘴唇已发白。

红衣少女又大笑：“你要我大姐跟你走？你是不是在做梦？”现在她的笑声听来已没有刚才那么令人愉快了。

等她笑完了，阿土才淡淡道：“他不是在做梦，我很可能会跟着他走的！”

红衣少女怔住，每个人都怔住，甚至连陆小凤都觉得很意外。

阿土慢慢的接着道：“我喜欢有本事的男人，一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无论要我跟他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会去。”又有人笑了。

这次笑的是欧阳情，她第一个明白了阿土的意思：“所以你若要大姐跟你走，就得先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够不够！”

陆小凤也笑了：“我的本事有很多种，却不知你们要看哪几种？”

阿土道：“我只想看三种！”

陆小凤道：“三种？”

阿土看着他，瞳孔仿佛在渐渐收缩：“我们三阵定胜负，你只要能胜我两次，我就跟你走！”

陆小凤微笑道：“三阵定胜负？这听来倒好像蛮有趣的！”

阿土道：“我保证一定有趣极了！”

陆小凤目光闪动，笑道：“我们第一阵比什么？比喝酒？”他知道她当然一定不会跟他比喝酒的。只有最愚蠢的女人。才会跟他这种男人比喝酒。

谁知阿土却偏偏说出了一句他做梦也想不到她会说的话：“好，我们就比喝酒！”

酒摆到桌上的时候，陆小凤才发现自己又做了件多么愚蠢的事。现在他累得就像是条老牛，饿得就像是匹狼。现在他最需要喝的，是一大碗用火腿炖的鸡汤，但他却偏偏要跟人比喝酒。

喝酒也跟做很多别的事一样，是需要体力的。何况，此时此刻，公孙大娘就算醉了也无妨，他却绝不能醉。这地方都是公孙大娘的人，他根本就连一滴酒都不能喝。可是现在桌上却摆着六坛酒。六坛沪州大曲。

现在“阿土”身上的癞子已不见了，头也不秃了，已换了件柔软的袍子，脸上脂粉不施，看来就像是个普通的中年妇人。难道这就是她的真正面目？陆小凤看不出，也猜不出，没有人知道公孙大娘的真正面目是什么样子的。她甚至连声音都在随时改变。现在她说话的声音，就像是个殷勤的主妇，在招待她的客人。

她看着陆小凤，微笑着道："这六坛酒给我们两个人喝，不知道够不够？”

陆小凤苦笑道：“就算是给两匹马来喝，只怕也够了，只不过菜却好像还不太够！”桌子上还是只有一碟冷盘。

公孙大娘笑道：“菜的确太少，幸好我们不是比吃菜，是比喝酒！”

她当然也知道，空着肚子时喝酒，酒量至少要小一半。现在陆小凤的肚子空得就像是乞丐的钱袋。三碗酒下肚，他已觉得不对了，六碗酒下肚，他忽然又觉得自己的酒量还是不错，再喝两碗，他就已忍不住开始要抢着喝。然后，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忽然发现自己在吐，连肚肠子都快要吐了出来。

“你醉了！”公孙大娘却还是清醒得像管仲一样：“这一阵你已输了！”

陆小凤想否认，也已无法否认，只是在喃喃的分辩着：“我根本一点酒意也没有，只不过肚子觉得有点不舒服而已！”

“你还不认输？”

“认输就认输，有什么了不起！”

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在他眼中看来，天下根本已没有一件事是真正严重的，何况，第一阵就算输了，还有两阵可比。但他却忘了一件事。这一阵输了，后面的两阵也等于输了。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唯一还能跟别人比的事，就是比睡觉。公孙大娘当然绝不会跟他比睡觉。

“第二阵我们比剑！”公孙大娘悠然道。

陆小凤挺起胸：“比剑就比剑，有什么了不起。”

公孙大娘道：“好，你稍候，我去换衣服！”

陆小凤道：“你又要换衣服？”

公孙大娘道：“嗯！”

陆小凤道：“我们究竟是在比剑？还是在比换衣服？”

公孙大娘道：“这你就不懂了，喝酒要穿喝酒的衣服，比剑也得穿比剑

的衣服！”

陆小凤道：“ 为什么？”

公孙大娘微笑道；“ 因为衣服也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心情，也因为女人天生就喜欢换衣服！”

陆小凤既不饿，也不累了。酒，通常都能带给人一种奇怪的精神和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是种骗人的力量——就算骗不到别人，至少总可以骗骗他自己。他忽然想起了江湖传说中的那些“ 醉侠”。据说那些人是“ 喝了酒才有本事，喝得越多就越有本事。”

据说以前有个打虎的武松就是这样子的，喝一分酒，就有一分本事，喝十分酒，就有十分本事，陆小凤的酒似已到了十分。他忽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的本事也已到了十分。现在就算有七八只大老虎一起出来，他也有把握一个个全都打死。只可惜他要对付的不是老虎，是公孙大娘。高手决战，出手的时间、部位、出手时的判断，是连半分都错不得的。

陆小凤是不是还能作正确的判断？看来他简直已连这屋子是方是圆都判断不出了。江轻霞一直没有跟他说过半句话，但现在看着他时，眼睛里却带着种同情和怜悯之色，就好像在看着个快死的人一样。除了三娘外，别人的眼色看来也跟她差不多。

陆小凤看着三娘，忽然笑道：“ 我若输了，也把耳朵割下来送你好不好？”

三娘轻轻道：“ 我说过，我已不要耳朵！”

陆小凤道：“ 对了，你现在要的是舌头！”

三娘道：“ 可是我并不想要你的舌头！”

陆小凤道：“ 你想要什么？”

三娘道：“ 要你的头！”

陆小凤大笑：“ 好，我若输了，就把头送给你！”

对他说来，一个人是不是有头，好像也已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现在江轻霞看着他，又好像是在看着一个没有头的人，甚至连那红衣少女眼色中都已露出些怜悯。无论谁都已看得出，这个长着四条眉毛的醉鬼，这一阵又输定了！

陆小凤居然还在找酒。酒坛子就在桌上，他居然没有看见，因为他的眼睛突然发直，直勾勾的看着一个刚从后面走出来的人。一个女人，一个灿烂如朝霞，高贵如皇后，绰约如仙女般的美丽女人。甚至连她身上穿的衣服，都不是人间所有的，而是天上的七彩霓裳。

陆小凤不认得这个女人，他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高贵艳丽的女人。幸好他还认得她手里的剑，一双短剑，锋长一尺七寸，剑柄上系着红绸。难道她就是公孙大娘？就是刚才那个平庸的中年妇人？就是那癞子乞丐？就是那卖糖炒栗子的老太婆？陆小凤在揉眼睛。他几乎已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公孙大娘微笑着，看着他，道：“ 难道你又认不出我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我只不过有点想不通而已！”

公孙大娘道：“ 想不通什么？”

陆小凤道：“ 我想不通一个像这么美的女人，为什么要扮成老太婆，我若是你，就算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肯的！”

公孙大娘道：“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我本来的面目的？”

陆小凤道：“ 我不知道，我只不过希望如此而已！”

公孙大娘道：“ 为什么？”

陆小凤叹道：“ 因为我若一定要死在一个人手里，我只希望能死在你这种人的手里。 ”

公孙大娘嫣然道：“ 你的确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连我的心都快要被你说软了。 ”

她盈盈走过来，身上的七彩霓裳无风自动，就像是有千百条彩带飞舞。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 下次我比剑时，一定也要做这么样一套衣裳穿！ ”

公孙大娘道：“ 哦？ ”

陆小凤苦笑道：“ 现在你的剑还没有出手，我的眼睛已经花了！ ”

公孙大娘道：“ 我的心已软，你的眼已花，我们正好扯平！ ”

陆小凤道：“ 还没有扯平！ ”

公孙大娘道：“ 还没有？ ”

陆小凤道：“ 你手上有两柄剑，我手上却只有一手冷汗！ ”

公孙大娘道：“ 你的剑呢？ ”

陆小凤道：“ 我没有剑！ ”

公孙大娘道：“ 你有刀？ ”

陆小凤道：“ 也没有。 ”

公孙大娘叹道：“ 像你这样的人，出来时身上连一样武器都不带，实在危险得很！ ”

陆小凤道：“ 实在危险得很，尤其是今天。 ”

公孙大娘道：“ 你想不想借一口剑？ ”

陆小凤道：“ 想。 ”

公孙大娘道：“ 想向谁借？ ”

陆小凤转过身，对着那青衣女尼微笑。

公孙大娘又叹了口气，道：“ 看来这人并不是真醉，他倒还识货得很。 ”

这柄剑也不长，但精光四射，剑气森严，屈指一弹，龙吟不绝。

陆小凤握剑在乎，忍不住脱口而赞：“ 好剑！ ”

青衣女尼冷冷道：“ 只可惜这柄剑，今日竟被一个快死了的醉鬼握在手里！ ”

陆小凤笑道：“ 醉鬼的确是醉鬼，快死了却未必！ ”

现在他们已下了楼，到了院子里，星光从那棵大银杏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正照在陆小凤的脸上。他眼睛里的酒意突然全都不见了，看来也清醒得像诸葛亮一样。

二娘失声道：“ 你没有醉？ ” 陆小凤并不想否认。

二娘道：“ 既然没有醉，你为什么要认输？ ”

陆小凤笑了笑，道：“ 第一阵我若不认输，第二阵我就输定了，第三阵就根本连比都不必比！ ”

二娘叹了口气，道：“ 看来这人也并不是真的笨蛋。 ”

红衣少女咬着嘴唇，狠狠道：“ 但却是个真的混蛋。 ”

公孙大娘淡淡道：“ 你第一阵纵然故意认输，第二阵也未必能赢！ ”

这句话说出口，她的剑已出手，剑光闪动间，她霓裳上的七色彩带也开始飞舞不停，整个人就像是变成了一片灿烂辉煌的朝霞，照得人连眼睛都张不开，哪里还能分辨她的人在哪里？她的剑在哪里？若是连她的人影都分辨不清，又怎么能向她出手？

陆小凤第一次与她交手时，已觉得她的剑法奇诡变幻，甚至比西门吹雪更可怕。现在他才知道，那一次她的剑法根本还没有完全发挥威力，这种剑法的威力好像本就需要这么样一身七色霓裳来烘托的。古老相传，“剑器”并不是剑，只不过是一种古代的武舞名称，舞者彩衣空手，彩带如飞，直到公孙大娘，才将这种本来只作观赏的舞技，加以变化，变成了真正可以刺敌伤人的武技！

她在圣文神武皇帝驾前作此舞时，也许是不用剑的，她生怕剑气惊了御驾。可是她私下却真的创立了一种剑法，使得“剑器”真正变成了剑的一种。

这种剑法既然脱胎于舞，当然和别的剑法不同，所以今日的公孙大娘才会特地换上了这么样一身彩衣，甚至不惜以真面目见人。因为这种剑法真正的威力，是需要“美”来发挥的，也只有她这么样的绝代佳人，才能将这种剑法发挥到极致！

陆小凤心里在叹息，直到今天，他才知道武功的玄妙奥秘，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凭空臆测的！

假如他今天没有亲身体验，也许永远不会懂得这种剑法的妙处何在？可是他并不想体验得太多。

因为这种剑法的变化实在太奇诡，招式实在太繁复，一发出来，就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只要他露出一点破绽，只要他的眼与神稍有疏忽，就很可能立毙于剑下！他想战胜，只有凭一个字！

快！以快刀斩乱麻，以不变应万变。公孙大娘乍一出手，他的身子已凭空飞起，飞上了对面的屋脊。

红前少女叫：“这人想逃了！”

五个字还没有说完，陆小凤的人又已飞出，人与剑似已合二为一。只见剑光如匹练，如飞虹，从屋脊上向公孙大娘直刺了过去，剑光辉煌而迅急，没有变化，甚至连后着都没有。他竟已将全身的功力都溶入这一剑中。——没有变化，有时也正是最好的变化。

公孙大娘人如彩霞，剑如流星，但却还是已来不及变化。她的人与剑，似已全都在陆小凤这一剑的剑气笼罩下。

只听“叮”的一声，声如龙吟。剑光一合即分，满衣彩霞飞舞，公孙大娘身上的彩带，已被削断了数十条。没有人动，没有声音。

公孙大娘身形已停顿，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竟不再出手。陆小凤也不再出手，也只是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看着公孙大娘。

二娘忽然大声道：“这一阵还未分出胜负，你们为什么已住手？”

陆小凤淡淡道：“这一阵若是比杀人，当然还没有分出胜负，若是比剑，就已算我胜了！”

公孙大娘终于长长叹息，道：“不错，这一剑之威，实在已胜过了我！”

陆小凤道：“多谢。”

公孙大娘道：“但我却从未想到，你居然能使得出这样一剑？”

陆小凤笑道：“这一剑本是我刚刚偷学来的！”

公孙大娘道：“从哪里偷学来的？”

陆小凤道：“白云城主。”

公孙大娘耸然道：“叶孤城？”

陆小凤点点头，道：“这一剑叫‘天外飞仙’，本是白云城主剑法之精华，连木道人都认为这已可算是天下无敌的剑法！”

公孙大娘长叹道：“这一剑形成于招未出手之先，神留于招已出手之后，以至刚为至柔，以不变为变，的确已可算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陆小凤笑道：“白云城主若是能听到大娘这番话，一定愉快得很！”

公孙大娘冷冷道：“可是这一剑若是由他使出来，就未必能胜得了我！”

陆小凤忍不住问：“为什么？”

公孙大娘道：“因为他是天下无双的剑客，他这一剑还未出手，我已必定有了戒备，可是你刚才掠上屋脊时，我却以为你是想逃了，所以我的气势已松泄，所以才没有挡住你那全力击来的一剑！”

陆小凤笑道：“也因为我根本连剑都没有，你当然想不到我会使出那一剑！”

公孙大娘叹道：“所以柔能克刚，弱能胜强，也正是这道理！”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道：“幸好我不是个有名的剑客，否则今日只怕已死在这里！”

公孙大娘沉着脸，道：“但今日你还没有胜，我们还有第三阵。”第三阵才是决定胜负的一阵！”

陆小凤道：“第三阵我们比什么？”

公孙大娘道：“轻功。”陆小凤笑了。

公孙大娘道：“轻功本是你的拿手本事，你又是个男人，气力自然比较长，我跟你比轻功，已经吃了亏了，所以……”

陆小凤道：“所以我也应该让你占些便宜！”

公孙大娘道：“你至少总得让我先起步！”

陆小凤道：“行。”

公孙大娘道：“但只要你能追得上我，就算你胜了，所以你也并不是完全吃亏的。”

陆小凤道：“我本来就很少做真正吃亏的事！”

公孙大娘道：“我令人敲锣为号，锣声完全停止后，你才能追！”

陆小凤道：“锣声只一响？”

公孙大娘道：“就只一响。”

陆小凤笑道：“这么样看来我的确不能算吃亏！”

公孙大娘道：“只不过我还是要……”

陆小凤抢着道：“你当然还得先去换套衣服，喝酒有喝酒的衣服，比剑有比剑的衣服，比轻功当然也得有另外一套衣服。”

公孙大娘展颜一笑，嫣然道：“你的确不是笨蛋，一点也不笨。”

夜凉如水，她们姐妹们的脸色，也冷得像水一样——像已将结成冰的水。

红衣少女突然冷笑道：“偷机装醉，又偷学别人的剑招，这种男人，我最讨厌了。”

陆小凤微笑道：“我本来就没有要你喜欢！”

红衣少女道：“我只想问问你，你究竟是不是男子汉？”

陆小凤道：“你看呢？”

红衣少女道：“我看不出。”

陆小凤叹道：“我就知道你看不出的，你只不过还是个孩子！”

红衣少女狠狠瞪了他一服，扭头就走，好像连理都懒得理他了。

欧阳情眼波一转，道：“我总不能算是个孩子了吧？”

陆小凤道：“你当然不是孩子，你简直已可算是个老太婆。”欧阳情也

狠狠瞪了他一眼，扭头走进了小楼。

陆小凤叹了口气，在石价上坐下来，喃喃道：“ 一个男人若是能活六十年，至少有十年光阴是白白浪费了的。 ”

二娘忍不住问道：“ 怎么浪费了的？ ”

陆小凤道：“ 这十年中，起码有五年是在等女人换衣服。

二娘道：“ 还有五年呢？ ”

陆小凤道：“ 你一定要听？ ”

二娘道：“ 你不敢说？ ”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 你一定要听，我就说，还有五年，是在等女人脱衣服。 ”二娘的脸都气红了，青衣女尼的脸都气得发白。

三娘忽然道：“ 我现在已改变了主意！ ”

陆小凤也忍不住问道：“ 改变了什么主意？ ”

三娘冷冷道：“ 我现在已经想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了！ ”这时有一个满脸胡子的青衣大汉，手里提着面铜锣，从小楼后走了过来，肃立在石价上。

陆小凤又喃喃道：“ 我运气总算还不错，是在等大娘换衣服，若是等别人，那就真惨了！ ”

三娘瞪眼道：“ 别人是谁？ ”

陆小凤道：“ 我又没有说是你，你着急什么？ ”

三娘的脸也气得一阵红、一阵白。就在这时，突听铜锣“ 当 ”的一声，三个人从小楼窜出来。

三个人装束打扮都是一模一样的黑衣妇人，连三张脸都是完全一样的，一窜出来，就凌空翻身，分别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掠了出去，用的轻功身法也一样，锣声余音不绝，三个人都已掠出墙外，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公孙大娘？——红衣少女和欧阳情刚才故意生气，为的就是要进去扮成另外两个人。现在陆小凤应该去追谁？无论他去追谁；就算能追上，也必定要错过另外两个。

他错过的两个当中，很可能就有一个是公孙大娘。这简直比押宝还难押得准。陆小凤已怔住。

二娘、三娘、青衣女尼嘴角都露出了冷笑——这下子陆小凤毕竟还是上当了。

陆小凤也在叹息着，若笑道：“ 看来我毕竟还是上了她的当。 ”他叹息着站起来，喃喃道：“ 不管怎么样，先追上一个再说！ ”他身子突然窜出，又突然掠回，闪电般出手，扣住了那敲锣大汉的手腕。

这大汉一惊，“ 当 ”的，铜锣落地，嘎声道：“ 你抓住我干什么？ ”

陆小凤微笑道：“ 也不想干什么，只不过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

大汉道：“ 见谁？ ”

陆小凤道：“ 金九龄！ ”

这大汉瞪着他，瞪了半天，突然大笑，笑声清悦如黄莺：“ 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连我都服了！ ”

原来这敲锣的大汉，才是真正的公孙大娘。

“ 你怎么看出来的？ ”谁都想不到陆小凤是怎么看出来的。

陆小凤微笑道：“ 那位欧阳姑娘生气进去时，我已经觉得有点不对了！ ”

公孙大娘道：“ 有什么不对？ ”

陆小凤道：“ 她本不是那种被我一句话就会气跑的人！ ”

公孙大娘道：“ 我们进去的是三个人，出来的也是三个人，你怎么知道那三个人里面没有我？ ”

陆小风道：“ 我不知道。 ”

公孙大娘道：“ 你不知道？ ”

陆小凤道：“ 我只知道一个长着满脸胡子的大男人，身上不该这么香的！”

公孙大娘叹了口气，苦笑道：“ 看来我本不该站得离你这么近，一个女人站得离你太近，的确是件很危险的事！ ”

陆小凤笑道：“ 尤其是像你这么香的女人！ ”

公孙大娘吃吃的笑道：“ 可是我也实在没有想到，你这人居然像小狗一样，不但会用眼睛，而且还会用鼻子！ ”

陆小凤道：“ 这也是我最近刚跟别人学来的！ ”

公孙大娘道：“ 跟花满楼学来的？ ”

陆小凤道：“ 对了。 ”

公孙大娘叹道：“ 看来别人无论有什么长处，你学得很快！ ”

陆小凤道：“ 我一向很虚心。 ”

公孙大娘点点头，道：“ 虚心的人，总是有福的！ ”

陆小凤道：“ 所以你们现在才应该虚心一点，听我一句话！ ”

公孙大娘道：“ 我们都在听！ ”

陆小凤道：“ 现在你已落在我手上，你的姐妹们若想要你平安无事，最好乖乖的留在这里听消息。 ”他目光慢慢的从二娘、三娘脸上扫过，冷冷的接着道：“ 若有人还想轻举妄动，就等于是想要你快点死，你死了之后，她才好取而代之，做这地方的老大。 ”

公孙大娘笑了笑，道：“ 你放心，这里不会有人想我死的！ ”

三娘铁青着脸，忽然跺了跺脚，道：“ 你难道真的就这样跟着他走？ ”

公孙大娘淡淡道：“ 你总该知道，我并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她又叹了口气，接着道：“ 何况，我现在就算不想跟他走，也不行了，这个人只要抓住了一个女人，就好像死也不肯放手的。 ”陆小凤悠然道：“ 尤其是像你这么香，这么漂亮的女人。 ”公孙大娘道：“ 现在我只希望你小心一件事！ ”陆小凤道：“ 什么事？ ”公孙大娘道：“ 小心你的手，不要被人砍断！ ”

功败垂成

孟伟睡觉一向很警醒。一个被江湖好汉称做“三头蛇”的人，睡觉必须警醒。否则他就算有三十个头，也早已被砍了下来。可是他今天晚上醒来时，已有一个人站在他床头，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看着他。夜色还很深，屋子里没有燃灯，他看不清这个人的脸。

他只觉得掌心已沁出冷汗。这个人没有动，他也不动，鼻子里故意发出鼾声，突然出手，想去抽肋下的刀，可是这个人的动作更快，他的手一动，这个人已按住了他的肩。他从未遇到过这么样一双坚强有力的手，这双手若是扼住他咽喉，一眨眼间他的呼吸就会停顿。

事实上，现在他呼吸就已几乎停顿，嘎声道：“你要什么？”

这人的回答很简单：“要钱。”

孟伟立刻问要多少？”

“十万两！”这人的胃口不小：“你若拿不出十万两，我就要你的命！”

孟讳毫不迟疑：“我拿得出。”

这人道：“我现在就要！”

孟伟道：“我现在就给！”

这人忽然笑了：“想不到孟班头竟是个这么样大方的人。”他笑的时候，声音也已改变。这声音很熟。

孟伟失声道：“你是陆小凤？”

这人点点头：“我是陆小凤。”

孟伟长长吐出口气，忍不住埋怨：“这玩笑实在很有趣，却几乎吓掉了我半条命！”

陆小凤笑声中带着歉意：“我本来也不想开这种玩笑的，可是今天我的心情特别好！”

孟伟的眼睛立刻亮了，抢着问道：“你已抓住了绣花大盗？”

陆小凤并不否认，却反问道：“你们的金老总呢？”

孟伟道：“他已回了羊城！”

陆小凤道：“他中的毒不碍事了？”

孟伟道：“多亏你及时把他送到施大夫那里去，施经墨真不愧是名医。”

陆小凤道：“我身边带着要犯，行动必须小心，所以只有晚上来找你，我不能让她的手下知道我的行踪！”

孟伟道：“我明白。”他心里在暗暗庆幸，没有让小红留在这里过夜。他从不留女人在这里过夜，他从不相信任何女人。这是种好习惯，他决定要继续保持——陆小凤若是发觉有小红那样的名妓睡在他床上，若是被金老总知道，总不是件好事。

陆小凤沉吟着，又道：“你现在能不能用飞鸽传书通知羊城的人，叫你们的金老总明天晚上子时，在蛇王以前住的那小楼上等我？”

孟伟道：“当然能。”他立刻跳起来，套起鞋子：“我后面的院子里，就有信鸽。”

陆小凤道：“你为什么不先写好书信再出去？”

孟伟点点头，用火折子燃起了灯，磨墨，写信：“陆爷已得手，请金老总明夜子时，在蛇王老窝等候。”对一个从小在六扇门里混饭吃的人来说，他的字写得已算不错，文笔也算还通顺。

陆小凤微笑着，在旁边看着，忽然道：“你为什么不用小篆写？也免得书信万一落入别人手里，走漏消息！”

孟伟笑道：“我是个老粗，连大篆都转不出来，何况小篆？可是你尽管放心，这种信鸽都是金老总以前亲手训练出来的，路上绝不会出错。”

陆小凤道：“他能不能及时收到这封信？”

孟伟道：“一定能。”他将信笺卷起，塞入了一个制作很情巧的小竹简里，竹筒上还烙着火印。

陆小凤道：“你现在就去放信鸽？”

孟伟道：“我这就去。”他披上衣服，匆匆走了出去，过了半晌，屋脊上就响起一阵信鸽振翅的声音。

陆小凤一直在屋里等着，等他回来了，才抱拳告辞：“我现在也立刻赶到羊城去！”

孟伟迟疑着，终于忍不住道：“我刚才出去看过，外面好像没有人？”

陆小风道：“是没有人。”

孟伟勉强笑道：“那个公孙大娘呢？”

陆小凤笑了笑，道：“你若是押解她的人，你会不会带着她满街走？”

孟伟摇摇头，道：“你是用什么法子押解她的？”

陆小风淡淡笑道：“法不能传六耳，等我把她押到地头后，有机会再告诉你！”

孟伟也笑了，道：“陆爷真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我早就说过，陆爷若是也改行吃我们这行饭，一定是六扇门里的第一好手！”

陆小风却叹道：“只可惜我自己知道我随便怎么样也比不上你们那位金老总！”

孟伟道：“但公孙大娘却是陆爷抓到的！”

陆小凤苦笑道：“他叫我去替他拚命，自己却躺在床上享福，就凭这一点，他已比我厉害多了！”

小楼上的陈设还是原来的样子，只不过躺椅上的人换了一个而已。金九龄正躺在那里，闭目养神。他的脸色看来很不错，心情也很好，晚上那顿丰富而精致的酒菜，还留在他胃里，明园麦大师传的手艺，总是能令他十分满意。何况，现在巨盗已将归案，从今以后，他又可以好好的享几年福了。他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不错，居然能请到陆小凤这样的好帮手。

陆小凤虽然还没有来，他却一点也不担心，他相信陆小凤绝不会出错。桌上摆着一杯波斯来的葡萄酒，他端起夜光杯，慢慢的啜了一口，享受着美酒的滋味。他实在是个很懂得享受，也很会享受的人。这种人世上并不多。陆小凤有时虽然也很会享受，只可惜却是天生的劳碌命，总喜欢多管闲事。金九龄已决定，这件案子结束后，他绝不伸手再管六扇门里的事。

就在这时，他听到屋脊上轻轻一响，响声并不大，就像是有狸猫审上了屋脊。他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这一定是陆小凤来了，而且身上一定背着很重的东西。陆小凤行动时，本不会弄出任何声音来。

金九龄刚放下酒杯，已听见陆小凤在窗外叹息着道：“我提着这么重的一个箱子，辛辛苦苦的赶了一夜路，你却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喝酒，看来你这人真是天生的好命！”窗子已开了，是金九龄从里面打开的。陆小凤的人还没有进来，就已先送了个很大的藤箱进来。

金九龄微笑道：“我也并不是天生的好命，我的运气好，只不过因为我

有陆小凤这种朋友。”

这句话说完，陆小凤已到了他面前，板着脸道：“你的运气实在比我好，你交对了朋友，我却交错了。”

金九龄笑道：“这趟差使的确不容易，我就知道你火气一定会很大的，所以早就替你准备了一樽波斯葡萄酒，压压你的火气！”金樽已在桌上，酒已斟在杯中，金九龄双手奉上，又笑道：“这是我自己刚用冰镇过的，保证清凉解火。”

陆小凤也不禁笑了，摇头道：“看来你伺候人倒真有一手，我若是个女人，也非被你迷死不可。”他举杯一饮而尽，提起藤箱放在桌上：“你猜箱子里是什么？”

金九龄目光闪动，道：“是个会绣花的人？”

陆小凤道：“不但会绣花，还会绣瞎子！”

金九龄眼睛里发出了光，挑起大姆指，道：“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果然了不起。”

陆小凤苦笑道：“就为了喜欢听这句话，我这一辈子也不知上了多少当，奇怪的是，现在我偏偏还是喜欢听这句话！”

金九龄大笑：“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拍人的马屁，绝不会错的！”他大笑着，想去开箱子。

陆小凤却拦住他：“等一等。”

金九龄奇怪：“还等什么？”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你知不知道那绣花大盗究竟是谁？”

金九龄道：“岂非就是公孙大娘？”

陆小凤点点头，又问道：“你知不知道公孙大娘是个什么样的人？”

金九龄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你猜呢？”

金九龄迟疑着：“是个老太婆？”

陆小凤道：“再猜。”

金九龄道：“就算不是老太婆，年纪也已不会太小，因为年轻的女人，做事绝不会有她那么老辣！”

陆小凤道：“哦？”

金九龄道：“我想她长得也不会太漂亮，漂亮的女人，是绝不情愿扮成个老太婆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别人都说你平时料事如神，这一次却是料事如猪。”

金九龄道：“我猜错了？”

陆小风道：“错得厉害！”

金九龄道：“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陆小风道：“是个可以将男人活活迷死的女人，尤其是你这种男人！”

金九龄苦笑道：“我是哪种男人？”

陆小凤道：“你是个色鬼，所以我只希望你看到她后，莫要被她迷住！”

金九龄笑了：“色鬼也有很多种的，我至少还不是那种没见过女人的小色鬼。”他打开箱子，只看了一眼，已怔住。箱子里的女人实在太美，美得就像是一朵春睡中的海棠。她的年纪虽然已不能算很年轻，可是她的美丽却已足够令人忘记她的年纪。

金九龄长长叹了口气，道：“看来你这趟差使并不能算太苦！”
陆小凤冷笑，忽然问道：“花满楼呢？”
金九龄道：“走了！”
陆小凤皱眉道：“他为什么不等我？”
金九龄道：“他急着要赶到紫金山去！”
陆小凤道：“去干什么？”
金九龄叹了口气，道：“白云城主已约好了西门吹雪，下个月初一在紫金山决斗！”陆小凤脸色变了。
金九龄道：“知道这消息的人已有不少，这地方已有很多人赶到紫金山去，据我所知，还有人在他们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以三博二，赌叶孤城胜！”
陆小凤道：“今天是几号？”
金九龄道：“二十四！”
陆小凤跳起来：“我现在就赶去，也许还来得及！”
金九龄道，“可是这公孙大娘……”
陆小凤道：“现在我已交了差，她从头到脚都已是你的人了。”
金九龄苦笑道：“你这是在引诱我？”
陆小凤道：“我只希望你是个禁得住引诱的人！”
金九龄道：“你放心。”
陆小凤道，“我不放心。”
金九龄笑道：“这女人是条毒蛇，我的胆子并不太大，至少我还得提防她咬我一口！”
陆小凤道：“就因为她现在已不能咬人，所以我才不放心！”
金九龄道：“毒蛇也有不咬人的时候？”
陆小凤道：“我已逼着她吃了一大瓶他自己的独门迷药“七日醉”，就算她能醒过来，至少还有两三天不能动。”金九龄听着，“七日醉”这种迷药，他好像也听过。
陆小凤道：“所以这两三天内，你随便对她怎么样，她都没法子反抗，可是你若真的对她怎么样了，你就惨了，我也惨了！”
金九龄笑道：“你若不放心我，为什么不留下来？”
陆小风叹道：“因为我更不放心西门吹雪。”他似已准备穿窗而出，又停下来，道：“我还有件事要你替我做！”
金九龄道：“请吩咐。”
陆小凤道：“替我问了薛冰的下落来，我不会逼人的口供，你会！”
金九龄承认：“就算她是个石头人，我也有法子要她开口的！”他忽然又道：“外面有匹马，是我骑来的！”江湖中人都知道金九龄是当世的伯乐，最善相马，他骑来的一定是好马。
陆小凤大喜道：“你肯让我骑走？”
金九龄点点头，微笑着道：“只不过，我也有点不放心！”
陆小凤道：“有什么不放心？”
金九龄道：“那是匹母马。”
陆小风已走了，带着那樽波斯葡萄酒一起走的。下面传来蹄声马嘶，片刻间就已去远。那的确是匹快马。金九龄推开窗，往下面看了看，院子里有个人向他点了点头。——陆小凤在马上。马蹄声已听不见了。金九龄这才闭起窗户，走到桌了前面，将箱子里的女人衣袖卷起。

春藕般的玉臂上，有一块铜钱般大的紫红胎记，形状就像是一朵云一样。

金九龄仔细看了两眼，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喃喃道：“果然是公孙大娘！”

他怎么知道公孙大娘臂上有这么样一块胎记的？女人的这种秘密，本该只有跟她最亲近的人才会知道。金九龄关起箱子提起来，匆匆走下了楼。前门外已准备了一顶绿绒小轿，他提着藤箱，坐上小轿。抬轿子的大汉正是羊城最得力的两名捕快，不等他吩咐，就已抬起轿子，放腿急行。

金九龄坐在轿子里，脸上露出满意之色，现在他的计划已完成了十分之几。轿子专走小巷，转过七八条巷子后，才上了正路。巷口停着辆黑漆马车。

金九龄提着箱子，下轿上车。马车急行，赶车的挥鞭打马，控制自如，竟是羊城名捕鲁少华。

街上已看不见人，每老过一条街口，两旁屋脊上都有人挥手示意：“附近没有可疑的夜行人，马车后也没有人跟踪。”

马车又转过七八条街后，连在屋脊上守望的人都没有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西城角有条斜街，短而窄，这条街一共有七家店铺，店门全都很古老破旧，其中有三家卖的是古董字画，却大半是膺品，还有两家是糊裱店，一家很小的刻印庄，一家油伞铺。

这本就是条很冷落的街道，只有那些又穷又酸的老学究，才会光顾这些店铺。车马却在这条街停下来。金九龄一下车，鲁少华就又立刻赶着车走了。一个半聋半瞎的老头子，已打开了那家糊裱店的小门。金九龄提着藤箱，闪身而入。

店铺里挂着些还没有裱好的低劣字画，金九龄掀起一张伪冒唐伯虎的膺品山水，将墙上的一块砖头轻轻一掀，竟立刻现出了一道暗门。门后面是条很窄的秘道。走过这条秘道，再打开一道暗门，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个花木扶疏的小院子。

院子虽不大，但一花一草，都经过刻意经营，看来别具匠心。花木深处，有三五间精舍，己有两个明眸善睐的垂髫小鬟，在价前巧笑相迎。

公孙大娘终于醒了，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到了一间极精致的女子闺房。躺在一张极华美的床上。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比兰花更清雅的幽香，却不知香是从哪里来的。她静静的躺着，没有动。因为她根本不能动。小窗上日影偏斜。还未到黄昏。窗外有莺声啾啭，却听不见人声。

公孙大娘忍不住呼唤：“这里有没有人？”没有人，没有回应。她呼唤的声音也不大，因为她根本还没有力气。

公孙大娘咬着牙。狠狠道：“陆小凤，你死到哪里去了……总有一天，我会要你死在我手上的！”

她只有躺在那里，等着。然后她的脸突然涨红——她急着要方便。可是她用尽力气。也不能动，再叫也没有人来。直到她实在设法子控制的时候，她只有方便在床上了。这实在是件要命的事。床已湿了，她却还是只有动也不动的躺在那里。她已气得忍不住要哭。

“陆小凤，总有一天，我要叫你想死都死不了。”突然间，帐顶上一样东西掉下来，掉在她身上，竟是条蛇。公孙大娘平生最怕的就是蛇。她的脸已吓得发绿，却还是不能动，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这条蛇在她身上爬。她想叫，却已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

眼见着这条蛇已快爬到她脸上，突然间人影一闪，一个人出现在床头，轻轻伸手一夹，夹着了这条蛇，摔出窗外。公孙大娘总算松了口气，脸上已全是冷汗。

这人却正在微笑着，看着她，柔声道：“大娘你受惊了。”他虽然已是中年人，看来却还是很潇洒，身上穿的衣服，无论谁都看得出是第一流的质料和手工。他脸上的微笑却比衣衫更能打动女人的心。

公孙大娘瞪着他：“你……你就是这里的主人？”金九龄点点头。

公孙大娘道：“你这屋子里怎么会有蛇？”

金九龄道：“蛇是我特地捉来的！”

公孙大娘变色道：“为什么？”

金九龄道：“因为我一定要试试，大娘你是不是真的不能动！”

公孙大娘恨恨道：“你们不但给我吃了迷药，还点了我的穴道，这还不够？”

金九龄微笑道：“我一向是个很小心的人，尤其对大娘你，更得特别小心。”

公孙大娘终于明白：“你就是金九龄？”

金九龄道：“想不到你直到现在才认出我！”

公孙大娘咬着牙，恨恨道：“那个姓陆的王八蛋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金九龄悠然笑道：“现在他已交了差，他已将大娘你从头到脚，全都交给了我！”

公孙大娘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为什么将我带到这里来？”

金九龄道：“这地方虽不好，至少总比牢房里舒服些。”他叹了口气，又道：“我知道大娘你一定没有到牢房去过，那地方简直就像猪窝一样，到处都是蚊子和臭虫，像大娘你这么样娇嫩的人，到了那里，不出半天就会被咬得全身发肿，你若是要叫，立刻就会挨一顿鞭子，若是运气不好，遇着凶恶的牢头，说不定还会淋你一身臭尿。”公孙大娘的脸又已发绿。

金九龄看着她，淡淡道：“你总不会真的想我把你送到那种地方去吧？”

公孙大娘突然冷笑，道：“其实你心里想要什么，我也知道！”

金九龄道：“哦？”

公孙大娘道：“你只不过想要一张我亲笔写的口供！”

金九龄微笑道：“公孙大娘果然是聪明人……”

公孙大娘道：“你要我承认我就是绣花大盗，承认那些案子全是我做的！”

金九龄道：“不错，只要你肯写这么样一张口供，我绝不会亏待你，否则……”

公孙大娘道：“否则怎么样？”

金九龄冷冷道：“这附近的蛇多得很，我随时都可以抓上百条回来的！”

公孙大娘咬着牙，道：“你怎么知道我最怕蛇！”

金九龄道：“我知道的事一向很多！”

公孙大娘突又冷笑，道：“其实我知道的事也不少！”

金九龄道：“你知道什么？”

公孙大娘盯着他，一字字道：“我至少知道真正的绣花大盗是谁！”

金九龄道：“是谁？”

公孙大娘道：“是你！真正的绣花大盗，就是你！”

金九龄静静的站在床边，那动人的微笑已看不见了，脸上连一点表情都

没有。

公孙大娘冷笑道：“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在怀疑，那绣花大盗就是你！”

金九龄道：“哦？”

公孙大娘道：“我也知道从一开始，你就想要我替你背黑锅！”

金九龄道：“就算我真是那绣花大盗，为什么要选上你来替我背黑锅？”

公孙大娘道：“因为我本就是个行踪很神秘的人，谁也不知道我的底细，你无论说我做了什么事，别人都很容易就会相信！”

金九龄道：“就只因为这一点？”

公孙大娘道：“这当然不是最主要的缘故！”

金九龄道：“还有什么别的缘故？”

公孙大娘道：“最主要的是，我的姐妹中，本就有一个是你的同谋，你想要我替你背黑锅，替你死，我若死了，她就正好将我的地位取而代之，你们用的本就是一石二鸟之计。”

金九龄脸色变了变，但瞬即就恢复自然，淡淡道：“难道你已知道她是谁？”

公孙大娘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迟早总有一天，我会查出来的！”

金九龄冷冷道：“只可惜那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来了！”

公孙大娘道：“你知道这些案子发生之后，别人一定会找到你的，因为你是六扇门中的第一名捕，别人永远也不会怀疑到你。”

金九龄道：“我的名声一向很好。”

公孙大娘道：“你去找陆小凤，因为你认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对付我！”

金九龄道：“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这点只怕连你也不能不承认的！”

公孙大娘冷笑道：“我只承认他是个猪。”

金九龄悠然道：“他若是个猪，你怎么会落入他手里的？”

公孙大娘咬着嘴唇，道：“也许是条比较聪明的猪，但猪毕竟是猪。”

金九龄笑了。

公孙大娘道：“就因为他是个猪，所以一开始就被你诱入了歧途！”

金九龄道：“哦？”

公孙大娘道：“你故意将那块绣着黑牡丹的红缎子交给他，你知道他一定会拿去找薛老太婆看的！”

金九龄微笑道：“我也知道薛老太婆一定看得出那是女人绣的花！”

公孙大娘道：“所以他一开始就错了，他居然认为绣花大盗真的是个女人改扮的！”

金九龄道：“因为他相信薛夫人的老眼不花，绝对不会看错！”

公孙大娘道：“然后你再故意要司空摘星去偷他那块红缎子，送到江轻霞那里去，因为你知道江轻霞是我的姐妹！”

金九龄道：“说下去。”

公孙大娘道：“从那时候开始，陆小凤就已认定这件事必定是红鞋子姐妹做的！”

金九龄道：“你莫忘了司空撞星本是陆小凤的朋友，他怎么会听我的话，去骗陆小凤？”

公孙大娘道：“因为他是神偷，你是神捕，神偷也难免有失手的时候，

他一定曾经落到你手里，你知道这个人迟早一定会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就故意施恩于他，将他放过了！”

金九龄叹了口气，道：“这件事本没有人知道，你想必是猜出来的？”

公孙大娘并没有否认，又道：“可是就凭这一点，陆小凤还不会怀疑到我身上。”

金九龄道：“不错。”

公孙大娘道：“你知道他到了羊城，一定会去找蛇王。”

金九龄道：“蛇王难道也是我的同谋？”

公孙大娘道：“他当然不是你的同谋，只不过他也像司空摘星一样，受过你的恩，所以才甘心被你利用。”

金九龄道：“这次你猜错了！”

公孙大娘道：“哦？”

金九龄道：“他甘心被我利用，只不过因为他别无选择！”

公孙大娘道：“为什么？”

金九龄淡淡道：“羊城的捕快，都是我的徒子徒孙，我又已成为王府的总管，他若敢不听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将那班兄弟连根铲出去！”

公孙大娘道：“你知道我七月十五那天，一定会到西园去，所以就要他将陆小凤也诱到西园去！”

金九龄道：“你的行踪，别人虽不知道，我却了如指掌。”

公孙大娘道：“因为我的姐妹中，有个人一直在跟你暗通消息！”

金九龄居然已不再否认：“我假造了一封信，故意要蛇王给陆小凤看见，因为我知道陆小凤一向不愿欠人的情，一定会替蛇王去赴约的！”

公孙大娘道：“从那时候开始，陆小凤才怀疑到我。”

金九龄道：“你本不该请他吃那种糖炒栗子的！”

公孙大娘冷冷道：“那天我的确因为有事才会到西园去，我做事的时候，一向不愿别人挡我的路。”

金九龄道：“但他却偏偏要你去替他找红鞋子！”

公孙大娘道：“所以他那天没有死，实在是他的运气。”

金九龄微笑道：“也是我的运气，”

公孙大娘道：“但那时他还不能确定，所以你又和蛇王串通，掳走了薛冰！”

金九龄道：“别人都说她是条母老虎，在我看来，她却只不过是条小猫而已！”

公孙大娘道：“然后你又故意让陆小凤发现那两间陋巷中的小屋，让他认为那是我的落脚之地！”

金九龄淡淡道：“我布置那两间屋子，倒的确费了些苦心！”

公孙大娘道：“阿土当然也是你早已安排在那里的人！”

金九龄道：“因为我知道陆小凤一定找不到你！”

公孙大娘道：“但你却早已知道我们的聚会之地！”

金九龄道：“所以我又制造出那个传奇的木匣，让阿土带陆小凤到你们那里去！”

公孙大娘道：“你自己为什么要故意假装中毒呢？”

金九龄笑了笑，道：“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到你们那里去！”

公孙大娘道：“只要你自己不去，陆小凤那一去无论是否能得手，跟你

都没有关系！”
金九龄微笑道：“我一向是个很谨慎的人，没有把握的事，我是一向不肯做的！”
公孙大娘道：“你对这件事完全有把握？”
金九龄道：“我也知道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的行动，很可能会被你看破，我甚至知道你已杀了阿土，再扮成阿土的样子，陆小凤能找到你，本就是你自己带去的！”
公孙大娘很意外：“你知道？”
金九龄淡淡笑道：“我当然知道，可是我并没有将这种事放在心上！”
公孙大娘道：“哦？”
金九龄道：“因为我也知道我的计划已完全成熟，所有的证据，都指明你就是绣花大盗，你就算已知道我的计划，却连一点证据都没有。”他又笑了笑，道：“再加上薛冰失踪，蛇王被刺，陆小凤已恨你入骨。所以你无论说什么，他都绝不会相信，也绝不会放过你的，何况，我是个久负盛名的神捕，又是他的朋友，你却是个行踪诡秘，来历不明的女魔头！”
公孙大娘忍不住叹了口气，道：“你算得的确很准，我以前的确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算说出你是绣花大盗，也绝不会有人相信！”
金九龄道：“现在你说出来，还是一样不会有人相信的！”
公孙大娘冷冷道：“莫忘记现在你已自己承认了！”
金九龄大笑，道：“不错，现在我的确已承认了，但就算我已承认了又怎么样？”
公孙大娘冷笑道：“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活，除了我之外，就不会有人听见？”
金九龄道：“我说过，没有把握的事，我是绝不做的！”
公孙大娘道：“你看准了绝不会有人找到这里来，看准了我已不能动，所以才肯承认？”
金九龄道：“我并不想让人死了还得做糊涂鬼！”
公孙大娘道：“你不怕陆小风突然闯进来？”
金九龄道：“他虽然是条猪。跑得却很快。”他微笑着，从怀里取出个上面烙着火印的竹筒：“这是我刚才接到的，从南海来的飞鸽传书，陆小凤已过了南海，现在已直奔棱陵去了。”
公孙大娘又不禁叹了口气，道：“看来你考虑得的确很周到！”
金九龄道：“多谢。”
公孙大娘道：“但你却永远休想能从我手里拿到一个字的口供！”
金九龄淡淡道：“这点我也早就考虑到了，这口供，并不是非要你自己写不可的！”公孙大娘脸色变了。
金九龄道：“你这种口供，我随时都可以叫人写几千张，随便叫谁写都行，你的字迹，反正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过。”
公孙大娘道：“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杀了我，因为我想拒捕脱逃，所以你只有杀了我！”
金九龄道：“这次你总算说对了！”
公孙大娘咬着牙，道：“我死了之后，这件事就已死无对证，你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
金九龄道：“从我十九岁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那些被人抓住的强盗都

是笨猪，我久已想做件天衣无缝的罪案出来。
公孙大娘道：“ 现在你的心愿总算已达到了！ ”
金九龄道：“ 还差最后一步。 ”
公孙大娘道：“ 我还没有死。 ”
金九龄叹道：“ 我本来还想让你多活两天的，你的确是个少见的美人，只可惜我现在已发觉还是早点杀了你的好。 ”公孙大娘瞪着他，忽然大笑。
金九龄道：“ 你觉得死是件很好笑的事？ ”
公孙大娘道：“ 死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你！ ”
金九龄道：“ 哦？ ”
公孙大娘道：“ 你若是回头去看看，就会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很可笑了！ ”
金九龄忍不住回过头，全身忽然冰冷。他一回过头，就看见了陆小凤。
陆小凤正对着他微笑，道：“ 我是陆小凤，不是陆小猪。 ”
大盗伏诛站在门口的这个人，竟真的是陆小凤，既不是陆三蛋，也不是陆小猪，陆小凤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的？金九龄简直不能相信，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金九龄竟不由自主说了句很笨的活：“ 你本该已在八百里之外的！ ”
陆小凤道：“ 好像是的！ ”
金九龄看着手里的竹筒，道：“ 我刚才还接到从南海来的飞鸽传书！ ”
陆小凤道：“ 我知道。 ”
金九龄道：“ 你知道？ ”
陆小凤道：“ 那鸽子的确是你训练出来的，交给孟伟的，竹筒上的火印和信纸也都不假，可是这次放鸽子的人却不是孟伟！ ”金九龄不懂。
陆小凤道：“ 这封信上写的是不是‘ 陆某已过此地，西行而去 ’？ ”
金九龄道：“ 你……你怎么会知道？ ”
陆小凤笑了笑，道：“ 我当然知道，这封信本就是我写的！ ”
金九龄更吃惊：“ 你写的？你几时写的？ ”
陆小凤道：“ 前天晚上。 ”他微笑着解释：“ 前天晚上，我特地要孟伟传书给你，约你在蛇王的老窝相见，你总该知道！ ”金九龄点点头。
陆小凤道：“ 那天晚上他写信时，我已看到了他的字迹，那种字并不难学！ ”
因为他写的字实在太拙劣，要学好字难，写得坏的字，看来总是差不多的。
陆小凤道：“ 他去放鸽子的时候，我就乘机拿了他一个竹筒，一张信纸，等他再上床后，我又去摸了他一只鸽子。 ”金九龄的脸色已发青。
陆小凤道：“ 那天晚上，我就将鸽子交给了一个住在南海的朋友，请他在今天午后放出来。 ”
他又微笑着解释：“ 因为我算准了你一见到我，就会想法子把我支开的，你才好有机会将公孙大娘杀了灭口。 ”
金九龄忍不住道 :“ 你也算准了我会叫孟伟在那边等着报告你的行踪？ ”
陆小凤道：“ 南海是我的必经之路，孟伟在那里是地头蛇，你又是个很谨慎的人，若非我已走远，你怎么会放心下手？ ”
金九龄道：“ 可是这地方…… ”
陆小凤打断了他的话，道：“ 这地方的确很秘密，本来我的确很难找得到。 ”

金九龄道：“ 是谁带你来的？ ”
陆小凤道：“ 是那只鸽子。 ”金九龄又怔住。
陆小凤道：“ 竹筒迎风，就会发出哨声，从今天午后，我就在城楼上等着，我知道那只鸽子一定能找得到你。凑巧我的轻功也不错！ ”
金九龄的脸色已由青变绿，看看公孙大娘，又看看陆小凤：“ 难道你们也是早已串通好的？ ”
陆小凤微笑道：“ 你想不到？ ”
金九龄道：“ 难道你早已在怀疑我？ ”
陆小凤道：“ 直到蛇王死的那一天，我才真正开始怀疑你！ ”
金九龄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发现他死了时，他那小楼上并没有燃灯？ ”
金九龄点点头，却还是不明白这一点有什么重要！
陆小凤道：“ 屋子里没有燃灯，就证明蛇王是在天黑之前死的，说明他还没有准备燃灯时，就已遭了别人的毒手！ ”
金九龄的脸突然僵硬。他永远想不到这一点迹象，竟是破案的重要关键。
陆小凤道：“ 公孙大娘若真的已约好蛇王在西园相见，为什么又要在赴约之前，赶去杀了他？所以那时我就已想到，杀死蛇王的凶手，必定是另外一个人！ ”
金九龄道：“ 你已想到是我？ ”
陆小凤道：“ 我还没有把握，我只不过想到，蛇王很可能在替你做事！ ”
金九龄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只有你才能要挟蛇王，因为他替我去找王府那张地形图时，得来太容易，那张图也太详细，就凭一个市井的好汉，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神通，除非他已和王府的总管有了勾结！ ”金九龄的嘴唇已发白，额上已沁出了冷汗。
陆小凤道：“ 你用那种缎带勒死蛇王，本是准备嫁祸给公孙大娘的，却不知那反而变成了替她脱罪的证据。 ”
金九龄又忍不住问：“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她与我交手时，剑上的缎带已被我削断了，那种缎带却不是随时可以找得到的，那种时候她根本也没有机会去找！ ”金九龄说不出话来了。
陆小凤叹道：“ 只要有一点漏洞，已足以造成堤防的崩溃，何况你的漏洞还不止一点！ ”
金九龄第三次问：“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你布置那两间屋子，本是很高的一着，但你却忘了一点！ ”
“ 哪一点？ ”
陆小凤道：“ 每个人身上都有种独特的气味，那些衣裳若真是公孙大娘穿过的，就难免会有她留下来的气味。 ”
公孙大娘嫣然道：“ 有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很香的女人。 ”
陆小凤道：“ 你总是不肯让花满楼参与这件事，也许就正是因为怕他发现这秘密，却不知我也早已学会了他的本事！ ”他微笑着又道：“ 现在我看一件事时，已不但会用眼睛看，还会用鼻子闻！ ”
公孙大娘又笑道：“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他像是条猎狗。 ”

陆小凤道：“ 你故意制造出那个传奇的木匣，故意中毒，好让我一个人去，这实在也是高招，只可惜你又疏忽了一点。 ” 现在金九龄只有听着。

陆小凤道：“ 孟伟根本是个老粗，连小篆都不懂，又怎么会认得匣子上的钟鼎文？何况，你中毒之后，他居然一点也不关心，岂非也是很反常的事？ ”

公孙大娘道：“ 而且他太有钱了，居然随时都能拿得出上十万两的银子来！ ”

陆小凤道；“ 我算过他的薪俸，就算不吃不喝，一文钱也不花，也得存五六十年，才能存得到十万两银子！ ”

公孙大娘微笑道：“ 想不到这个人的算盘，居然也打得很精。 ”

陆小凤道：“ 可是一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有把握能确定，因为薛夫人若说那红缎上的牡丹是女人绣的，绣花的就一定是女人，所以…… ”

金九龄终于又忍不住开口：“ 所以怎么样？ ”

陆小凤道：“ 所以我又拿出那块红缎子，仔细看了很久。那块红缎子被司空摘星偷走，被薛冰送到栖霞庵，放在纯阳真人的神像下，最后还是回到陆小凤手里。

陆小凤道：“ 我足足看了一人时辰，才看出了你的秘密！ ”

金九龄道：“ 看出了什么？ ”

陆小凤道：“ 我看出那牡丹有一瓣的针眼比别的花瓣粗，想必绣的是两层线，拆了一层，还有一层！ ” 他微笑着又道：“ 别人看你在绣花时，其实你却是在拆线，所以那牡丹虽然是女人绣的，那绣花大盗却不是女人。 ”

金九龄道：“ 还有呢？ ”

陆小凤道：“ 还有一点，你不该掳走薛冰的！ ”

金九龄第四次问：“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后来我已知道，薛冰已做了公孙大娘的八妹，就算公孙大娘真的是绣花大盗，也不必对她的八妹下毒手！ ”

公孙大娘道：“ 你怎么知道她就是我八妹的？这连我都不懂了！ ”

陆小凤道：“ 因为那只手！ ”

公孙大娘道：“ 什么手？ ”

陆小凤道：“ 孙中的手！ ” 他又解释着道：“ 薛冰砍断了孙中的手，那只手却又回到薛冰的屋子里，那只手当然不会是自己回去的，除了红鞋子的姐妹外，砍断别人的手之后，也绝不再去将断手要回来！ ”

公孙大娘道：“ 你看到了三娘包袱里的耳朵，才想到那只手的？ ”

陆小凤点点头，道：“ 她加入你们并不久，本已忘了你们每个人每年都带些东西回去交差的，等她想起来，才去要回那只断手，可惜她走得太匆忙，偏偏又忘记将手带走。 ” 他叹了口气，又道：“ 我问她手是怎么会到她屋子里去，她也装糊涂，因为她不愿让我知道她跟你们有关系！ ”

公孙大娘道：“ 可是你已猜到了！ ”

陆小凤道：“ 直到我听你说：“ 八妹已不会来 ” 的时候，我才想到，你的八妹一定就是她！ ”

金九龄突然冷笑，道：“ 这理由并不好！ ”

陆小凤道：“ 这些理由的确都不太好，可是对我说来，却已足够！ ”

金九龄道：“ 真的已足够。 ”

陆小凤道：“ 理由虽已足够，证据却还不够。 ”

金九龄道："你根本一点证据都没有。"
陆小凤道："所以我一定要你自己承认，所以我才想出了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法子！"
金九龄道："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陆小凤道："我知道你一定要等到你的计划已完全成功，公孙大娘已死定了的时候，你才可能在她面前说实话，所以我就只好先将她置于死地，让你认为她已等于是个死人了！"
公孙大娘苦笑道："这法子虽然有效，却苦了我，像这样的罪，我一辈子也没有受过。"
陆小凤道："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先让你知道一点风声，绝不能让你怀疑我们已有默契！"
公孙大娘道："但我的姐妹中，却有一个是你的人。"
陆小凤道："所以我们还特地在她们面前，演了一出戏！"
公孙大娘道："直到现在为止，她们还不知道我是自己愿意跟你走的，并不是真的败给了你！"
陆小凤笑了。
公孙大娘瞪眼道："你用不着笑，总有一天，我还要跟你再比过，还是三阵定胜负，看看究竟是你强，还是我强？"
陆小凤道："当然是你强，我只不过是一个笨蛋。"
公孙大娘道："你的确很笨，连我都一直觉得你很笨，可是你有一样好处！"
陆小凤道："我也有好处？"
公孙大娘嫣然道："你当然有，你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忽然变得聪明起来！"
陆小凤叹道："我自己的确有点莫名其妙！"
公孙大娘笑道："不是你自己莫名其妙，是让别人莫名其妙！"她用眼角瞟着金九龄，又道："譬如说这个人，他现在就一定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会忽然变得聪明起来的！"
陆小凤又笑了。
金九龄却不禁长长叹息道："我的确一直都低估了你！"
陆小凤道："也许我……"
金九龄打断了他的话，道："我一直将你当做好朋友，当作好人，想不到你竟会和绣花大盗勾结，来陷害我。"
陆小凤不笑了，吃惊的看着他，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一样。
金九龄板着脸，冷冷道："只可惜你们随便怎么样陷害我，都没有用的，我从十三岁入公门，到如今已近三十年，从来也没有做过一件枉法的事，无论你们怎么说，都绝不会有人相信！"
陆小凤道："可是你自己刚才明明已承认了！"
金九龄冷笑道："我承认了什么？"
陆小凤好像也已说不出来。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一点证据。
金九龄当然已看准了这一点，又道："我难道会承认我自已是绣花大盗，天下会有这么笨的人？这种话你们说出来，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他冷冷的接着道："何况，现在羊城和南海的两班捕快，都已知道公孙大娘就是绣花大盗，你们现在就算杀了我，官府中也一样会画影图形，通缉天下，你们迟早还是跑不了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这一战又是你胜了。”

金九龄正色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邪必不能胜正，公道必定常存，所以你们不如还是乖乖的随我去归案的好。”

陆小凤叹道：“邪不胜正，正义常存，想不到你居然也明白这道理。”

金九龄道：“我当然明白。”

陆小凤道：“你既然明白，就该知道你无论玩什么花样，都没有用的！”

金九龄道：“我根本……”

这次是陆小凤打断了他的话，道：“你以为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除了我们之外，就没有别人听见。”

金九龄脸色变了变，立刻恢复镇定，道：“我并不是聋子，这附近若还有别人，再也休想能瞒得过我！”

陆小凤道：“我知道你的耳目很灵，刚才只不过是一时疏忽，得意忘形，所以才没有发现我，现在若还有别人在这附近三五丈内，的确瞒不过你！”金九龄冷笑。

陆小凤道：“你也知道若是有人在三五丈外，就根本听不见你话的。”他不让金九龄开口，又道：“只可惜这些人是和平常人不同的！”

金九龄道：“哦？”

陆小凤道：“这些人的耳朵比你还灵，你虽然听不见他们，他们却听得见你。”他眼睛里发着光，一字字接着道：“因为他们全都是瞎子，瞎子的耳朵，总是特别灵的！”金九龄脸色又变了。

陆小凤大笑，道：“现在你们已经可以出来了！”

笑声中，只听屋瓦上响声不绝，三个青衣妇人，带着一个瞎了眼的男人掠下屋脊，走了进来。

这三个青衣妇人乍看面貌几乎完全一样，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她们都是经过易容改扮的，正是陆小凤与公孙大娘赌最后一阵时，从小楼里分别窜出去的那三个人。她们带来的三个瞎了眼的男人，一个紫红面膛、脸上带着三条刀疤，一个颧骨高耸、神情肃然，另一个却是个锦衣华服、满面病容的老人。看见了这三个人，金九龄的全身都已冰冷僵硬。他当然认得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的眼睛，就是被他刺瞎的，正是常漫天、江重威和华五轩的主人华一帆。

江重威脸色铁青，恨恨道：“我与你相交数十年，想不到你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常漫天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若是真的明白这道理，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华一帆气得全身发抖，想说话，却说不出。金九龄看着他们，一步步往后退，找到张椅子坐下，似已再也站不起来。

公孙大娘道：“你一定想不到他们三位是怎么会忽然来的！”金九龄的确连做梦都想不到。

公孙大娘道：“我的姐妹，最没有嫌疑的，就是老四和老六，所以我早就关照了她们，和我的贴身丫鬟兰儿，叫她们分别去找江总管、常镖头和华老先生昼快赶到这里！”

陆小凤道：“我们早已算准，他们三位最迟今天都可以赶到这里，所以我也约好了他们今天正午前后，在城楼上相见！”

一个青衣妇人吃吃的笑道：“陆小凤去追那鸽子，我就追陆小凤，等我

知道这地方后，就把他们全都带来了。”她的笑声耳而令人愉快，正是那爱笑的红衣少女。

另一个青衣妇人道：“但我们也知道你的耳目很灵，所以都不敢走得太近，你在说什么，我们的确没有听见，幸好他们三位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她的声音甜而柔，正是公孙大娘的四妹欧阳情。金九龄没有动，也没有开口。到了现在，他才真正已无话可说。

“邪不胜正，正义常存”，这句话他也许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红衣少女和欧阳情已走过去，双双扶起了公孙大娘，两人忽然同时皱了皱眉，又皱了皱鼻子。

公孙大娘的脸居然也红了，悄悄的在她们耳畔说了两句话。两个人都笑了。红衣少女已又忍不住笑得弯下腰，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她们的确有权笑，也在理由笑。只有问心无愧的人，才能笑得出，才能笑得如此愉快。笑不出来的人是金九龄。

常漫天恨恨道：“我知道你不但会绣花，还会绣瞎子，两针绣一个瞎子，可是现在你还能绣得出什么来？”

江重威道：“你现在就算还能绣出双翅膀来，也休想再飞出法网。”

红衣少女笑道：“现在唯一应该绣的，就是口特别大的棺材，好让孟伟和鲁少华陪你一起躺进去。”

陆小凤道：“我还得再提醒你一件事，你最好也不必再等他们带着你的徒子徒孙来救你！”

金九龄不动，也不开口。

陆小凤道：“现在孟伟还在南海等着向你报告我的行踪，鲁少华却已病了，病得很重！”

红衣少女笑道：“据说他忽然得了种怪病，他那双老是喜欢伸出来向人要钱的手，已不见了！”

金九龄终于长长叹息，道：“棋差一着，满盘皆输，想不到我金九龄竟有今日！”

江重威也不禁叹息了一声，道：“其实我早已算到你会有这么样一天的，你太喜欢花钱，太喜欢享受！”

欧阳情道：“别人都认为你在女人身上不必花钱，只有我知道，像我们这种女人，眼睛里一向是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就算你是潘安再世，宋玉复生，也一样要得有钱才能进得了门。”

陆小凤也忍不住笑了。他知道她说的是老实话。

欧阳情瞪了他一眼，忽又嫣然道：“但是你却可以例外，这世上也只有你一个可以例外！”

陆小凤道：“哦？”

欧阳情沉下了脸，冷冷道：“因为你根本不是人，只不过是个长着四条眉毛的混蛋！”陆小凤叹了口气，像欧阳情这种女人，的确是不能得罪的，你只要得罪她一次，她一辈子都记得你。

公孙大娘忽然道：“现在我只有最后一件事要问你了！”

金九龄道：“问我？”

公孙大娘点点头，道：“你最好赶快告诉我，薛冰在哪里？”

金九龄忽又笑了笑，却闭上了嘴。

公孙大娘怒道：“你难道还想用她来要挟我们？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手

段？”

金九龄不理她，却看着陆小凤，缓缓道：“白云城主剑法无双，但他却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是他平生仅见的武林奇才。”陆小凤在听着，知道他一定还有下文。

金九龄道：“公孙大娘千变万化，剑器第一，却还是败在你的手里！”

公孙大娘冷笑道：“你少拍他的马屁，揭穿了也没有用的！”

金九龄还是不理她，看着陆小凤道：“我师兄苦瓜一向目中无人，但对你也另眼相看，因为他总认为你那两指一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技。”陆小凤轻轻叹了口气。他忽然想到，苦瓜大师若是知道自己唯一的师弟如此下场，心里一定会难受得很。

金九龄道：“霍休、霍天青、阎铁珊，他们都是当世的顶尖高手，但却已都败在你手下，由此可见，你纵然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也差不多了。”他又叹了口气，接着道：“而我却只不过是六扇门里的一个鹰爪孙而已，像我这种人，在那些武林高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文！”

陆小凤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金九龄淡淡道：“我只不过想和你这位傲视天下的武林高手，赌一赌输赢，比一比高下！”

公孙大娘冷笑道：“你现在已是瓮中之鳖，还有什么资格和人赌输赢，比高下！”

金九龄连看都不看她一眼，道：“我若输了，不但心甘情愿的束手就缚，随你去归案，而且还立刻将薛冰的下落说出来！”陆小凤眼睛里发出了光，显然已被他打动。

金九龄道：“但你若输了呢？”

陆小凤道：“你说！”

金九龄道：“你若输了，我也并不想要你放了我！”

公孙大娘厉声道：“就算他要放，我也不答应！”

金九龄好像根本听不见她说的话，道：“你若万一败在我手里，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陆小凤道：“你说！”

金九龄道：“我只想要你为我保全一点名声，莫要将这件事泄漏出去，我想，你看在我师兄面上，也该答应的！”陆小凤没有说话，慢慢的走到窗口，推开窗子。窗外夕阳满天，已过黄昏。

常漫天忽然道：“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他这人狡猾如狐，其中必定还另有诡计！”

江重威道：“他武功之高，也远在我意料之外。”

常漫天道：“我从小闯道江湖，与人交手数百战，负伤数十次，武功虽不高，经验却有的，但却连我都看不出这人的武功深浅，我甚至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华一帆忽然也叹了口气，道：“此人的武功，实在深不可测，昔年我也曾和木道人、古松居上这些前辈高人切磋过功夫，但以我所见，就算他们二位的功夫，也比不上他！”他们的话，陆小凤也好像连一句都没有听见。满天夕阳中，正有一行秋雁飞过。

陆小凤喃喃道：“明明还是盛夏，转眼已正仲秋，时间过得好快，好快……”

金九龄也叹息着道：“光阴如流水，一去不回头，想到我们初见之日，到如今转眼也已近十年了，人生又有几个十年？”

陆小凤道：“公孙大娘体力仍未复，因为我们生怕被你看出破绽，所以她的确是被迷倒过！”

金九龄道：“我也看得出那并不假！”

陆小凤道：“现在她十成功夫中，最多只剩下五成，加上她的四妹和七妹，与我联手，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必死无疑！”

金九龄道：“我知道！”

陆小凤道：“但我若答应与你交手，若是败在你手里，纵能不死，也必负伤！”他叹息着，又道：“何况，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若真的和你立约赌技，若是败了，就绝不会厚颜再向你出手的！”

金九龄道：“我一向知道你，你虽不是君子，却是条男子汉！”

陆小凤道：“所以我若败了，他们就未必能拦得住你，今日你若走了，很可能就从此杳如黄鹤，逍遥法外！”

欧阳情道：“你既然已明白他的意思，又何必再跟他说废话，难道你真是个混蛋？”

陆小凤忽然笑了笑，道：“我说的并不是废话！”

欧阳情冷笑道：“不是废话是什么？”

陆小凤道：“我只不过告诉他，这一战我既然不许败，只许胜，我答应他，就一定有胜他的把握！”

欧阳情耸然道：“你已准备答应他？”

陆小凤淡淡道：“我若不想答应他，说的这些就是废话了！”

金九龄霍然长身而起，道：“好！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

陆小凤叹道：“这句话我总算又听到一次！”

金九龄道：“你准备在哪里动手？”

陆小凤道：“就在这里！”

金九龄道：“就在这屋子里？”

陆小凤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不想给机会让你溜！”

金九龄大笑，道：“好！好极了！”他精神突然振奋，就似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陆小凤道：“你用什么兵器？”

金九龄笑道：“当然是用一种你两根手指捏不住的兵器！”

陆小凤道：“你已有准备？”

金九龄道：“我心里总是有种预感，好像已知道迟早总有和你交手的一天！”屋角有个衣橱，他走过去，打开，衣橱里竟有一根枪、一柄刀、两口剑、一双钩、一对戟、一条鞭、一把宣花斧、一条练子枪，还有一柄似鞭非鞭，似锤非锤的大铁椎。这衣橱竟无异是个具体而微的兵器库。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看来你果然随时随地都有准备！”

金九龄微笑道：“我是个很谨慎的人，没把握的事，我是从来不做的！”

陆小凤道：“没把握的架你也不打？”

金九龄淡淡道：“我平生与人交手，还从未败过一次。”这不是假话。

金九龄凝视着陆小凤，道：“但我也知道，你平生与人交手，也从未败过一次！”

陆小凤笑了笑，道：“无论什么事，都有第一次的！”

金九龄道：“说得好！”他一伸手，选了件兵器，他选的竟是那柄重达七十斤以上的大铁椎！

公孙大娘已耸然动容，沉声道：“你们全退出去，在外面守住门窗！”

“你们”包括了她的姐妹，也包括了常漫天、江重威和华一帆。她知道这种大铁椎的威力，这屋子虽不小，却也并不大，这种兵器一施展开，这屋子里无论是人是物，都很可能被打成粉碎！

陆小凤也暗暗心惊，这人用的本是轻如鸿毛的绣花针，此刻却变成了重达百斤的大铁椎。难道他的武功真的已达到化境，已能举重若轻，随心所欲？

金九龄己在问：“你用什么兵器？”

陆小凤沉吟着，忽然发现衣橱的角落里，赫然也有一包绣花针。他就选了一很绣花针！

金九龄大笑，道：“好，我用大铁椎，你用绣花针，若有外人在这里看见，不认为你是绣花大盗，那才是怪事。”

陆小凤淡淡道：“我虽不是绣花大盗，却也会绣花！”

金九龄目光闪动，道：“你会不会绣瞎子？”

陆小凤道：“不会。”他的眼睛已变得亮如刀锋，一字字接着道：“但我却会绣死人！”

公孙大娘并没有出去。静静的站在屋角，脸上虽没有表情，心里却实在担心。这地方太小，金九龄选的兵器，威力却太大。他招式一发动，陆小凤只怕就很难有回旋闪避的余地！

大铁椎长达五尺，绣花针却只有一寸。他们用的兵器，一个至强，一个至弱，一个极重，一个极轻，柔虽能克刚，弱却未必能胜强，轻更无法能制重！在兵器上，陆小凤显然已吃了亏。

金九龄忽然道：“你能不能也请出去？”

公孙大娘冷笑道：“你难道还怕我暗算你？”

金九龄笑了笑，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是你留在屋子里，对我也是种威胁！”公孙大娘迟疑着，用眼角瞟着陆小凤。

陆小凤淡淡道：“我们在屋子里交手，外面也一样能看得见的！”

公孙大娘叹了口气，终于走了出去，忽又回头道：“我的功夫现在已恢复了八九成，你纵然战败，他也逃不了的！”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根本从未想到他能跑得了。”

金九龄微笑道：“这屋子已是死地，我现在也正想将自己先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这句话说完，他的大铁椎已出手！

这大铁椎实际的重量是八十七斤。一柄八十七斤重的大铁椎，在他手里施出来，竟仿佛轻如鸿毛。他用的招式轻巧灵变，也正像是在用绣花针一样，这一招施出，竟暗藏着六七种变化，却听不见丝毫风声。陆小凤叹了口气。

直到现在他才真的明白，金九龄实在是个深藏不露的人，武功实在是深不可测。直到现在他才相信，木道人、古松居士、苦瓜大师他们，的确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他的心念转动极快，动作更快。他的脚步轻轻一滑，绣花针已反手刺出，只听“嗤”的一声，针锋破空，竟像是强弩出匣！

这根绣花针虽然轻如鸿毛，在他手里施出来，却仿佛重逾百斤。他用的招式刚猛锋厉，竟也正像是在用一柄大铁椎。霎眼间两人已各自出手十余招。至强至刚的兵器，用的反而是至灵至巧的招式！至弱至巧的兵器，用的反而是至刚至强的招式！

这一战之精采，已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形容。江重威、华一帆、常漫天，面上都已不禁露出惊讶之色。他们虽看不见，却听得见。

屋子里只听得见绣花针的破空声，反而听不见大铁椎的劲风。他们全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却也无法想像这是怎么回事。只听绣花针破空之声，“赤赤”不绝，越来越急，而且听之在东，忽而在西，流窜变化，竟远比飞蜂还快十倍。

华一帆忍不住长叹道：“难怪木道人也常说陆小凤是百年难逢的武林奇才，此言果然不虚！”

常漫天沉着脸，道：“但金九龄却更可怕！”

华一帆道：“哦？”

常漫天道：“陆小凤的出手如此迅急，招式变化如此快，但金九龄的大铁椎施展间，竟还能连一点风声都不带出来，这岂非更令人不可思议！”他知道金九龄用的是大铁椎，因为他刚才已问过欧阳情。他交手经验的丰富，远不是养尊外优的华玉轩主人能比得上的，他的分析当然也远比华一帆更精辟。

华一帆沉默了半晌，缓缓道：“久闻常总镖头身经战役之多，少有人及，这话看来也不假！”

一句话刚说完，突听“呼”的一声，如狂风骤起，如神龙出云。

常漫天耸然道：“金九龄招式已变了！”

金九龄招式如此变了，变得刚烈威猛，无坚不摧，无物可当！屋子里突然间已被大铁椎的风声笼罩，几乎已没有别人的容身之地。

江重威动容道：“难道他刚才一直都是在试探陆小凤的出手招式，直到现在才真正使出真功夫来！”

常漫天道：“但陆小凤的真功夫也使出来了！”

江重威道：“怎见得？”

常漫天道：“他的大铁椎招式如此凌厉，若是换了别人，早已被逼出了屋子，但陆小凤却反而没有动静了，显然还能从容应付，在待机而动。”

欧阳情看着他，眼睛里不禁露出钦佩之色。这瞎子看得竟比有眼睛的人还准！陆小凤的确还可以从容应付，他的人竟似已从有形变成了无形，竟似已变得可以随意扭曲变化，竟似变成了一阵风。无论金九龄的大铁椎怎么样逼他，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就闪了过去。

有时这大铁椎明明已将他逼入了死地，谁知他身子突然一扭，就已化险为夷。公孙大娘脸上本来还带着忧郁之色，现在却已松了口气。

常漫天忽然叹道：“我本来还认为陆小凤不是敌手，现在才知道金九龄已必败无疑！”

江重威又问：“怎见得？”

常漫天道：“金九龄现在已施展出至刚至强的招式，刚必易折，强必不能持久，他的力气消耗，必定远比陆小凤快得多！”他脸上也发出了光，慢慢的接着道：“等到他已不能将大铁椎运用自如，要砸烂屋子里的东西的时候，也就表示他气力已将竭，陆小凤已可反击了！”就在这时，突听“砰”的一声，“哗啦啦”一片响。

欧阳情忍不住脱口道：“他已砸烂了那张桌子！”又是“砰”的一响。

红衣少女道：“他连床也砸烂了！”

常漫天脸上已露出微笑，道：“看来华玉轩主珍藏的字画，已可稳稳收

回了！”

华一帆脸上也已露出喜色，道：“莫忘记还有你的镖银！”

就在这时，突然又是“轰”的一声，天崩地裂的一声大震！

金九龄额上已现冷汗，大铁椎的运转，已越来越慢，他也知道陆小凤现在必定已将全力反击。

他踏前两步，大铁椎直刺而出。陆小凤后退两步，以退为进，正待反扑。谁知金九龄突然反手一抡，大铁椎突然脱手飞了，挟带着狂风般的风响，掷向陆小凤。

这一掷之力，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硬接硬挡，陆小凤只有耸然闪避。只听“轰”的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大震，八十七斤重的大铁椎，竟将墙壁撞破了个大洞。铁椎余势未竭，直飞了出去。金九龄的人也借着这一抡之力，跟着大铁椎飞了出去！这一着连陆小凤都没有想到。他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屋子里金九龄人已不见了！

“砰“的一声，大铁椎撞上院墙，落在地上。金九龄的人却已掠出墙外，公孙大娘耸然失色，正想去追，只听“嗖”的一声，陆小凤已从她面前窜了过去。

常漫天失声道：“好快的身法！”

公孙大娘叹了口气，苦笑道：“只可惜我的气力未复。否则我也让你见见我的身法！”她并没有去追。陆小凤既然已去了，她己不必再去追。

常漫天道：“大娘只管放心，金九龄气力已将竭，轻功也本就不如陆小凤，他逃不了的！”

公孙大娘终于笑了笑，道：“陆小凤的轻功，的确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现在金九龄也已明白，陆小凤的轻功，竟远比他想像中还要可怕。他出动在前，又占了机先，可是七八个起落后。陆小凤竟似已快追了上来。

他们的距离本来至少有十丈，现在竟己缩短成四五丈。这距离只要一个起落，就可赶上。奇怪的是，金九龄居然并没有显得太恐慌。前面一片园林，亭台楼阁，花木扶疏。

金九龄突然大呼：“陆小凤才是绣花大盗，快来人挡他一挡！”

呼声不绝，园中小阁里，突然飞出了四条人影，赫然竟是公孙大娘的姐妹，二娘、三娘、青衣女尼，和江轻霞。四个人燕子般飞来，三娘与青衣女尼在前，只听“呼”的一声，三娘手里的长鞭，已卷住了陆小凤的腿。

陆小风全心全意都放在金九龄身上，竟没有避开这一鞭。三娘反手一抽，他的人就已将倒下。

这时金九龄已掠出数丈外，眼见已逃出了法网。青衣女尼掌中剑寒光闪动，直闪到陆小凤胸膛。

陆小凤突然伸出两根手指一夹，夹住了剑尖。青衣女尼只觉手腕一震，剑已离手。

陆小凤用两根手指捏住剑尖，反手掷出去。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剑的力量和速度！

没有人能想像！甚至没有人会相信。就连“闪电”这两个字也不能形容这一剑的速度于万一。

这一剑的速度就像是光。灯燃起，灯光就己到了每一个角落里。

剑出手，剑光一闪，剑锋已到了金九龄的后心！

金九龄忽然听到了一声很奇怪的声音，他从来也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

然后他才觉得心里一阵刺痛，就好像伤心的人那种刺痛一样。

他低下头，就看见一股血从自己前心冒了出来。血冒出时，他才看见了穿胸而过的剑锋。

看到剑锋时，他的人已倒下！可是他还没有死！这一剑太快，比死亡来得还快。

他还能看见陆小凤窜过来——三娘的鞭子也被陆小凤的两指一夹，就断成了两截！

陆小凤己扶起金九龄，大声道：“薛冰呢？薛冰在哪里？”

金九龄看着他，眼睛里竟又露出种奇特而残酷的笑意，轻轻道：“我现在就要去见她了，你却要过很久很久才能见得到她，很久很久……”

他的声音突然停止，心跳也突然停止。

他的眼睛还是带着那种残酷恶毒的笑意，仿佛己看见了薛冰……

尾　声

陆小凤已醉了。因为他想醉，他非醉不可。

“我现在就要去见她了，你却要过很久很久才能见得到她，很久很久……”他明白金九龄之意，他怎么能不醉？虽已沉醉，却未沉睡，他还听得公孙大娘在向她的姐妹们解释！

“陆小凤并不是个笨蛋，我一直知道他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他也看得出金九龄的阴谋！”

“虽然没把握，我也一定要揭穿金九龄的阴谋，没有人能像他这么样陷害我！”

“我也一定要找出谁是他的共谋，我不能让这种人留在我的姐妹中，就好像我不能让一粒沙子留在我眼睛里。”

“所以我故意带陆小凤到我们的聚会之处去，因为我希望有机会能向他说出我的看法，希望他能和我联手捉住那个真正的绣花大盗。”

“我正苦于找不到机会，陆小凤却给了我机会！”

“他要跟我比喝酒，”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我就立刻照他的意思做！”

“他快醉的时候，果然找了个机会，跟我说了两句话，你们都没有发现！”

他说的是：“跟我走，我知道你不是绣花大盗！”

“所以我就跟他走了！”

“可是为了要瞒住那个奸细，我们还是要继续将这出戏演下去，所以我们又比了两阵！”

“比到最后一阵时，我暗中示意，叫老四和老七跟我进去，我知道只有她们两个人完全没有嫌疑，因为只有她们两个人还是处女！”

身在青楼的欧阳情，居然还是处女。陆小凤霍然抬起头，吃惊的看了欧阳情一眼，又伏倒。

公孙大娘已又接着说下去：“我要她们和兰儿立刻分头去找江重威、华一帆和常漫天！”

“那奸细一定认为那是我故意对陆小凤布下的疑兵之计，当然还是不会怀疑！”

“我跟陆小凤走了后，立刻找了个隐秘的地方，将我们心里怀疑的事，互相印证！”

“然后我们就订下了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划！”

大家都静静的听着，没有人开口。

公孙大娘又道：“到最后金九龄脱逃时，显然已知道你们到了羊城，所以才故意走那条路。”

那园林本是她们在羊城的聚会处。

公孙大娘目光如刀，从二娘、三娘、青衣女尼和江轻霞脸上扫过去，冷冷的接着道：“所以那奸细必定是你们四个人其中之一！”二娘、三娘、青衣女尼的脸上都完全没有表情，江轻霞的脸色却已苍白。

公孙大娘道，“江五妹的嫌疑本来最重，因为只有她最了 解王府的动静，只有她能接近江重威，拿到江重威的钥匙。”她笑了笑，又道：“但是陆小凤却推翻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金九龄是江重威的好友，也一样能接近江重威，何况，五妹若真是他的同谋，他就绝不会要司空摘星将那块缎子送到

栖霞庵去。”

江轻霞看着已醉倒在桌上的陆小凤，目中不禁露出感激之色。

公孙大娘道：“老六的嫌疑也很重，因为她虽然身在空门，但最近我却知道她已不能守身如玉！”青衣女尼的脸红了，又由红变白。

公孙大娘道：“但后来我已知道，她那秘密的情人是谁——你们也不必问我他是谁，反正不是金九龄，我知道老六是个痴情的人，既已有了情人，就绝不会再和金九龄勾搭，所以她也已没有嫌疑！”青衣女尼垂下头，目中忽然流下泪来。

二娘和三娘却还是神色不变，静静的坐在那里。

公孙大娘的目光，突然刀锋般盯在三娘脸上，道：“你本来没有嫌疑的，但你却不该在老七被胁时，还要向陆小凤出手，逼着陆小凤只有跟我们决一死战，你更不该在陆小凤去追金九龄时，施展杀着！”她突然沉下了脸，厉声道：“二娘！你现在既然知道奸细是谁了，你还不出手？”

二娘还是坐着没有动，可是银刀已在手，突然反手一刀．刺向三娘的腰。这是致命的一刀。三娘却完全没有闪避，似己甘心情愿的要挨这一刀！

但就在这时，公孙大娘手里的筷子已飞出，一根筷子击落了二娘的刀，一很筷子打中了她的穴道。二娘全身突然僵硬，就像突然变成了个石人。

公孙大娘看着她，缓缓道：“其实我早已知道是你了，你为了要供给金九龄挥霍，己亏空了很多，你知道我迟早总会发现的，所以你一定要杀了我，我死了之后，也只有你才能接替我！”

二娘石像般僵硬的脸上，已沁出了一粒粒发亮的汗珠。

公孙大娘道：“但我们毕竟还是姐妹，只要你还有一点悔过之意，只要你肯承认自己的过错，我已准备忘记你以前的事！”她长长叹了口气，接着道：“但你却不该向老三下那种毒手的，可见你非但没有丝毫悔悟，还准备要老三来顶你的罪，替你死，你……”她没有再说下去，却又挥手拍开了二娘的穴道，黯然道：“你去吧，我让你走，只希望你走了后，自己能给我个了断！”

二娘没有走，她看看公孙大娘，目中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恐惧之色。

她知道自己已无路可走。银刀落在桌上，她拿起来，突然反手一刀，割向自己的咽喉。

可是她的刀又被击落。是被陆小凤击落的。

陆小凤似己醉了，却又未醉，挥手击落了她的刀，喃喃道：“如此良辰，如此欢会，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二娘咬着嘴唇，道：“我……我没有要杀人，我要杀的是 自己。”

陆小凤笑了，痴痴的笑着道：“你自己难道不是人？”二娘怔住。

陆小凤喃喃道：“既已错了，又何必再错，心已死了，人又何必再死？旧恨已够多，又何必再添新愁？血已流得够多，又何必再流？”

二娘怔了半晌，忽然伏在桌上，失声痛哭。

公孙大娘看着陆小凤，忽然笑了笑，道：“好，我依你，我就再依你这一次，可是……”

陆小凤却打断了她的话，道：“话已说得够多，又何必再说，人既已醉了，又何必再留？……”他摇摇晃晃的站起来，摇摇晃晃的走出去！

公孙大娘却拦住了他：“你现在就要走？真的要走？”

陆小凤道：“天下本无不散的筵席，此刻又何必不散？该走的总是要走，

此刻又何必不走？”

公孙大娘道：“你要到哪里去？”

陆小凤道：“我既然已要走了，你又何必再问？”

公孙大娘凝视着他，悠悠的道：“我既然已问了，你又何必不说？”

陆小凤笑了，大笑。

公孙大娘道：“其实我既不必问，你也不必说，因为你的去处，也正是我的去处！”

陆小凤忽然睁大眼睛，道：“你知道我的去处？”

公孙大娘微笑道：“三百年来，武林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剑客，就要在紫金山决斗，这一战不但势必轰动天下，也必将永垂不朽，我又怎么肯错过？”

陆小凤道：“你知道？”

公孙大娘道：“我还知道他们的决斗之期并不是初一，而十五，金九龄说是初一，只不过要你快走！”

陆小凤道：“十五？八月十五？”

公孙大娘点点头，慢声而吟：“月圆之夜，紫金之巅，一剑西来，天外飞仙……”